

《眉庐丛话》 清 况周颐

举止安详，攸关福泽。常熟翁文端未达时，家贫乡居，偶与二三父老为叶子戏，适雨著钉鞋，竟夕坐博。验其履印，曾不一移。南皮张文襄督江鄂日，士有呈赠诗文者，当时未即阅看。俟其人来谒，寒暄毕，辄命侍者取出，即于座间从容展诵，自首至末，一字不遗。遇有佳处，一一奖许；稍涉称颂，必致谦词。虽文系长篇、诗至百韵亦然。阅毕，仍交侍者，并谕以存贮某处毋忽。即此二事征之，如文端者，所谓安也；如文襄者，所谓详也。二公皆富贵寿考，极遇合之隆，是其验也。

以翎枝为冠饰，自明时已有之。江彬等承日红笠之上，植靛染天鹅翎为贵饰，贵者三翎，次二翎。兵部尚书王琼得赐一翎，自谓殊遇。是翎之名始于明，但植立于笠上，与曳于冠后者，其式异耳。

道光朝，曹太傅当国，陶文毅督两江，兼盐政。时以商人藉引贩私，国课日亏，私销日畅，至有根窝之名，谋尽去之，而太傅世业蹇，根窝殊夥，文毅又出太傅门下，投鼠之忌，甚费踌躇。因先奉书取进止，太傅覆书，略曰：“苟利于国，决计行之，无以寒家为念，世宁有饿死宰相乎？”文毅遂奏请改章，尽革前弊，其廉澹有足多者。惟其生平荐历要津，一以恭谨为宗旨，深悉后生躁妄之风。门生后辈，有入谏垣者，往见，辄诫之曰：“毋多言，豪意兴。”由是西台务循默守位，浸成风气矣。晚年恩礼益隆，身名俱泰。门生某请其故，曹曰：“无他，但多磕头，少开口耳。”道、咸以还，仕途波靡，风骨销沉，滥觞于此。有无名氏赋《一剪梅》词云：“仕途钻刺要精工，京信常通，炭敬常丰。莫谈时事逞英雄，一味圆融，一味谦恭。大臣经济在从容，莫显奇功，莫说精忠。万般人事要朦胧，驳也无庸，议也无庸。”其二云：“八方无事岁年丰，国运方隆，官运方通。大家襄赞要和衷，好也弥缝，歹也弥缝。无灾无难到三公，妻受荣封，子荫郎中。流芳身后更无穷，不谥文忠，便谥文恭。”损刚益柔，每下愈况，孰为之前，未始非太傅盛德之累矣。

牛奇章镇维扬，每冬，令街卒卫杜书记夜游，报帖盈篋。尚书灵岩毕公抚陕，孙渊如居幕府。渊如好治游，节署地严，漏三商必下键，公自督视之。渊如则夜逾垣出，翌晨归，以为常。或讠以告公，弗问也。二公相距千余年，晚节蹉跎，后先一辙，论者惜之。然其雅意怜才，则固有未容湮没者。

道州何暖爰叟书名重海内，达官殷贾赍重金求之，弗可得。一日，之永州，访杨息柯。距城数里，忽饥疲，因憩食村店。食已，主人索值，时资装已先入城，乏腰缠，无以应。请作书为偿，主人弗许。竟典衣而后行。息柯闻之，笑曰：“何先生法书，亦有时不博一饱耶？”

清之初年，洪文襄以胜朝魁硕，翊赞新猷，幕府超，极一时之选。泊薨于

位，行述之作，诸名士各殚所长，于其仕明、仕清，前后勋绩，咸能称述烂然，惟于中间去故就新，措词极难得体。商略再三，莫衷一是。爰釀重金为濡润，募有能圆其说者。某名士落拓京师，闻之，褻然往，约字一直金百，先索金而后秉笔。略云：“岁甲申，闻贼陷京师，烈皇帝殉国。北庭徇平西王之请，爰举义旗，入关破贼，元凶授首。公于是投袂而起曰：”杀吾君者吾仇也，诛吾仇者吾君也。“下即接叙是年拜某官之命云云。诸名士为之搁笔，稿遂定。按：《公羊·昭公三十一年传》曰：”颜夫人者，姬盈女也，国色也，其言曰：“有能为我杀杀颜者，吾为其妻。‘叔术为之杀杀颜者，而以为妻。”是某之说之所本也。

宋陈藏一，名郁，字仲文，所著《话腴》，醇雅可诵，中有一则云：“今言命者有曰：”丑为破田，戌为负戈，丙丁为平头，辛卯、甲申为悬针。‘尝以滕强恕命考之丙戌、丙申，丙戌、丙申，平头矣，官至侍从而无子；以金辉命考之甲午、辛卯，甲午、辛卯，悬针矣，故初为海寇，三遭决配，后为都统制，赠武义大夫。“按：”子平《家言》以五行生克决人生休咎，未闻以字形为说者。此说绝新，亟记之。

杜鹃，一名杜宇，一名子规，一名谢豹。自唐已后，多入诗词，曰啼血，曰劝春归，曰红鹃、绿鹃，与紫燕、黄鹂并用，殆禽类中之绝韵绝怨者也。乃宋车若水云：“杜鹃，鷓属，梟之徒也。飞入鸟巢，鸟见而去。因生子于其巢。鸟归，不知是别子也，遂为育之。既长乃欲敢母。”诚如所云，詎非甚不宜称耶，抑同名而异物耶？

《石林燕语》云：“及第必有赐诗，惟莫俦一榜不赐。政和末，御史李彦章言，士大夫多作诗，有害经术，诏送敕局立法。何丞相执中为提举官，遂定命官习诗赋杖一百，故是榜官家不赐诗而赐箴。未几，知枢密院吴居厚，喜雪御筵进诗，称口号。是后上圣作屡出，士大夫亦不复守禁。或问何立法之意，何无以对，乃曰：”非谓今诗，乃旧科场诗耳。‘“作诗获罪，乃至于杖，诚事之绝可笑者。

梁吴均《吴城赋》：“不见春荷夏槿，惟闻秋蝉冬蝶。”荷非春花，未知叔庠何所本也。

俗谓事势舛戾而决裂者曰糟。糟义甚古，《大戴礼记·少间第七十六》云：“糟者犹糟，实者犹实，玉者犹玉，血者犹血，酒者犹酒。”注：“糟以谕恶，实以谕善，玉者谕善人，血忧色也，酒以谕乐，犹忧其可忧，而乐其所乐。”

乌程张秋水《冬青馆诗》，《山塘感旧》句云：“东风西月灯船散，愁绝空江孛相人。”孛相，吴语，今讹为“白相”也。

富阳董文恪少时，以优贡留滞京师，寓武林会馆。资尽，无以给饗飧，馆人藐之甚。不复可忍，乃徙于逆旅，益复不见容，窘迫无所归。有刘媪者，自号精风鉴，奇其貌，谓必不长贫贱也。属假馆余屋，善视之。俾俟京兆试，董日夕孟晋，冀博一第自振拔，且副媪厚期。榜发，仍落第，恚甚，耻复诣媪。徘徊衢市，饥且疲。道左一高门，惘然倚而立，不知时之久暂也。俄有人启门，问为谁，董以实告。其人色然喜，延入。少憩，出红笺，属书谢柬，署名则侍郎某也。书毕，持以入，须臾出，殷勤具鸡黍，食次，通款曲，则侍郎司阁仆，以荐初至，适书谢柬，主人亟奖许，因请留董代笔，薄酬资斧。董方失路，欣然诺之。自是一切书牒，悉出董手，往往当意。仆辄掠美以自固，日见信任，不与他仆伍。居顷之，侍郎有密事，召仆至书室，命拟稿。仆惶窘，良久，不能成一字。侍郎穷诘，得实，大骇。亟具衣冠出厅事，延董入见，且谢曰：“辱高贤久溷厮养，某之罪也。”因请为记室，相得甚欢。侍郎夫人有细直婢，性慧敏，略通词翰，及笄矣，将嫁之，婢不可。强之，则曰：“身虽贱，匹舆隶，非所堪，乃所愿，必如董先生，又安可得，宁终侍夫人耳。”侍郎闻之，听然曰：“痴婢，董先生蹶云骥，指顾腾上，宁妻婢者？”会中秋，侍郎与董饮月下，酒酣，从容述婢言，且愿作小红之赠，劝纳为室。董慨然曰：“鰥生落魄，尽京师，不获一青睐。见拔于明公，殊非望。彼弱女子能怜才，甚非录录者，焉敢妾之？正位也可。”侍郎益重之，谋于夫人，女婢而婿董焉。逾年，董连捷成进士，官至礼部尚书，生子即富阳相国。相国登庸时，太夫人犹健在。知其事者，传为彤管美谈云。

湘阴郭筠仙侍郎学问赅博，明于古今治乱升降之故，尤详究海外各国形势。咸丰朝，随郡王僧格林沁筹防津沽，王于两岸筑炮台，绵数里，博数丈。犖炮三千具以填之，大者逾万斤，小者亦二三千斤。又伐巨木，列栅海口，沉以铁锚，格以铁刃。无何，敌舰至，遗书为媁，王不许。嵩焘曰：“战未必胜，不如姑与之和，徐图自强。”王不听。嵩焘知边祸且亟，言之再四，至于涕洟，王执不听。越日，敌以书来曰：“亟撤尔栅，我将以某日时至。”届期，王率将佐登台望之，敌以三舰来，距栅里许，自相旋绕。顷之，栅皆浮起，王大惊，急发巨炮，弹如雨雹，海水沸腾，竟沉其舰。敌引去。明年复来，遂有北塘之败。嵩焘家居时，好危言激论。攸县龙汝霖作《闻蝉》诗规之曰：商气满天地，金飈生汝凉。撩人秋意聒，忤梦怨声长。

畏湿悉霜露，知时熟稻粱。隐情良自惜，莫忘有螂螳。

嵩焘和曰：饱谙蝉意味，坐对日苍凉。天地一声肃，楼台万柳长。

杳冥通碧落，惨澹梦黄粱。吟啸耽高洁，无劳引臂螂。

又：树木千章暑，山河一雨凉。荫浓栖影悄，风急咽声长。

秋气下微物，天心饫早粱。居高空自远，尘世转蜚螂。

后十余年，边事日棘，嵩焘以礼部侍郎出使英吉利国，至伦敦，上书李文忠，论列中外得失利病，准时度势，洞见症结，凡所谋画，皆简而易行。其论当时洋务，谓佩蘅相国能见其大，丁禹生能致其精，沈幼丹次之，亦稍能尽其实。又自言平生学问皆在虚处，无致实之功，其距幼丹尚远，皆克知灼见，阅历有得之言。全书四千二百余言，兹不具录。

扬子江中泠水，世所称第一泉，其质轻清，非他水所及。然或运致远方，舟车颠顿，则色味不免稍变，可以他处泉水洗之。其法以大器贮水，鏗志分寸，而入他水搅之。搅定，则浊皆下沉，而上浮之水，色味复故矣。其沉与浮也，其重与轻为之也，挹而注之，不差累黍。以水洗水之法，世鲜知之。

和当国时，京朝官望风承指，趋跄恐后。帷所至，俊彩星驰，织文鸟章，夹道鹄立，此补子胡同所由名也。无名氏《咏补子胡同》云：绣衣成巷接公衙，曲曲弯弯路不差。

莫笑此间街道窄，有门能达相公家。

道光壬寅，粤海戒严，果勇侯杨芳为参赞，慑敌舰炮利，下令收粪桶及诸秽物，为厌胜计。和议成，不果用。有无名氏作诗嘲之曰：杨枝无力爱南风，参赞如何用此公。

粪桶当年施妙计，秽声长播粤城中。

咸丰庚申，车驾幸热河，变起仓卒，警卫不周，从官、宫人，极流离困瘁之状，诏天下勤王，讫无应者。汉阳黄文琛《秋驾》诗云：“秋驾昆仑疾景斜，盘空辇道莽风沙。

檀车好马诸王宅，翠褥团龙上相家。

剩有残流愤血，寂无哀泪落高牙。

玉珂声断城西路，槐柳荒凉怨暮鸦。

此诗声情激越，骨干坚苍，置之老杜集中，不复可辨。

宋谈钥《吴兴志》：“菱湖，在归安县东南四十五里，唐崔元亮开，即凌波塘也。”又德清县永和乡管，有雅词里，地名并韵绝。

魏明帝乐府诗：“种瓜东井上，冉冉自逾垣。与君新为婚，瓜葛相结连。”世谓戚谊较疏者为瓜葛，与诗意不甚合。

乾隆朝，高文恪由詹事赐同博学鸿儒科，文恪得君最深，当出特赐。未审他人有同受此赐者否。

“色即是空空是色，卿须怜我我怜卿。”某说部谓是平阳中丞诗句，为卿怜作，余疑非是。上句尤不称，特卿怜命名，本此下句耳。相传某太史得京察一等，当简道员，顾高尚不屑就，旋擢卿曹，空乏不能自给。友人某戏为诗赠

之，有句云：“道不远人人远道，卿须怜我我怜卿。”语殊工巧。

昆山顾亭林先生本明季诸生，国变后，间关补被，谒南北两京旧陵。所过访山川险要，郡国利病，纳交其魁杰。时或留止耕牧，致富巨万，辄复弃去，人莫测其用意。按：此与陶朱公已事略同。理财为百度之根本，亭林固留心经济者，亦为是牛刀小试，自考验耳。

清之季年，某相国总制闽浙，政体开通，人才乐为之用，刷新涤旧，百废具兴。相国以龙马之精神，备鸳鸯之福禄。虽忧劳于国是，公尔忘私，而颐豫其天和，兴复不浅。相国勤民如冒，经武如陶公，力矫大僚简重之习，不数日必驾出。迨其归也，炮声砰訇于辕，鼓声渊填于堂，节署各色人等无崇卑疏戚外内，故事必班而迎，二堂东班，则文案委员，内而京曹，外而监司已次，咸鹄立，必补服数珠。西班稍前，则内文案委员，洋务委员，电报房学生等；稍后则衙官，材官，戎装剑佩，伉伉之勇夫。咸出一膝，去地不能以寸。相国拾级尽，略伫立，与东班首员周旋数语，略回顾西班首员，仍目注东班，若为皆颌之者，徐行而入。一十三四龄童子肃掖之。二堂东班及西班稍前者，唯朔望谒庙则然。其西班稍后，及在三堂、四堂者，则每出皆然。然当时冀幸承颜之辈，往往不以为优异而以为疏逖，因而不自谦者有之。三堂则司阍典签，纪纲之仆，面必田，须必泽，一视听，屏气息，或伛偻呈敬恭，或矜作表干练。倍其盥漱，时其冠服，部领其次，奔走给使令者如干人，各以其职司。而立，皆鞠踞至地，相国夷然入，目不属。然设有迟误不到者必知之，以故无敢或脱疏。四堂则粉白F 1 4绿者，珥瑶碧，曳绮罗，为数逾数十。肥者环，瘦者燕，澹者妆，浓者抹，南洲翡翠，北地胭脂，如箏雁之成行，若梁鸳鸯之戢翼，莫不袖低鬟，曼立远视。相国及阶，略伫立，掖者童子肃退休。首班者亭亭捧杖进，左掖之，右拄杖，步益徐。自兹已还，燕寝深，如何如何，外间仅得之传闻，未必能历历如绘矣。于斯时也，相国之风度，庄者和，肃者温，敛者舒。进咫，立于咫者随之；进尺，立于尺者随之。鱼贯而鸿翩，花团而锦簇，鬢影如雾，衣香成风。履整则前者却，巾堕而后者蹴。羸屏乍转，麝薰微闻。有精室焉，俗称内签押房，相国之所憩也。相国之杖，未至精室数武，即已授之随而右者，则左掖者若为逾谨。相国固矍铄，无须杖，并无须掖，而必杖必掖，亦故事也。入室，则自脱其冠，授掖者，置之架，展红巾谨覆之。由是而数珠，而褂，而纓集佩，而带，而领，而袍，皆解者、接者各一人。或一人摄二事，唯承侍日深体便手敏者为能，往往新进持慎，弗敢兼也。其以褻服进者，人之数，视衣服之重数。同时巾者，茗者，淡巴菰者，尤争先恐后，以有事为荣。则就养和坐，脱鞋者，左右各一人，又一人以舄进。而巾者，茗者，淡巴菰者羹其手，兰其息，亦盈盈而前。相国或先巾，或先茗，本无所为厚薄

，而先焉者若为色然喜，则从容就榻坐。榻设阿芙蓉，相国夙不嗜此，而具乃绝精，不嗜而必设之，亦故事也。相国自驾出至是，或逾一二时矣。当是时，自四堂来者，咸集此精室，立者，坐者，所事已毕而如剧者，宜身至前而乍却者，若喜而浅笑，倦而轻颦者，同辈相关而喁喁私语者，面窗而徘徊，近案而徙倚者，位置笔砚，拂拭书牋，为殷勤者，弄姿而掠鬢丝，选事而拨炉灰者，非雾非花，温{麻香}四塞，相国若欠伸，微呼某名，指烟具谓之曰：“若曷整理此。”又呼某名，谓之曰：“曷相助整理此。”则二人者独留，其余皆出。精室之窗，皆嵌白颇黎，浅色绸为衣。迨相助整理烟具者亦出，则窗衣之弛者张，疏者密矣。时则午梦，帘垂柳絮风前；隐隐春声，门掩梨花雨外。燕欲归而诂待，香未散而仍留。后出者只伺于窗外。久之，又久之，见窗衣启者，约一方颇黎之半，则款步入，捧沃盥，进燕窝汤。先是，相国驾出时，传谕庖人整备者，汤凡三进。相助整理烟具者，亦在朵颐之列。盖此人即下次整理烟具者。若旧制，简授差缺，此次拟陪者，下次必拟正，亦故事也。已上各节，或目验所经，或耳邮所得，不必皆据为事实，而又无秘辛焚椒之笔，足以传之。言之无文，负此雅故已。

遂宁张船山太守移疾去官，侨寓吴阊，别营金屋藏娇，夫人不知也。一日，携游虎丘，而夫人适至，事遂败露。太守戏作一诗云：秋菊春兰不是萍，故教相遇可中亭。

明修蜀道连秦陇，暗画蛾眉斗尹邢。

梅子含酸都有味，仓庚疗妒恐无灵。

天孙应被黄姑笑，一角银河露小星。

此诗近人传为韵事，或谱院本以张之，不知船山夫人林氏乃奇妒。相传船山纳姬后，其夫人索诸查小山家，不得，船山之弟山携妇归视兄嫂。山妇见林盛怒，因劝之曰：如此男子，谓之已死可耳。“因而一室大哄。故船山有句云：”买鱼自扰池中水，抵雀兼伤树上枝。“山之友某寄船山句云：”苦为周旋缘似续，更无遗行致讥弹。“皆为此事而发。船山有《二月二日预作生子》诗云：三十生儿乐有余，精神仿佛拜官初。

频年望眼情何急，他日甘心我不如。

爪细难胜斑管重，发稀轻倩小鬟扶。

绕床大笑呼奇绝，似读生平未见书。

（见《船山诗补遗》）

其后船山卒无嗣，则亦家庭孀父，乖戾之气，有以致之。才人风味，诃悍妇所能领略。可中亭之诗，略同粉饰太平之具，“仓庚疗妒恐无灵”，行间句里，流露于不自觉矣。

江都汪容甫尝江行，与洪北江同舟论学。北江专崇马、郑，容甫兼涉积、朱。辩争良久，容甫口舌便捷不逮北江，屡为所屈，愤甚，厂北江堕水，舟人救之，仅乃得免。吴县张商言《碧箫词》自序云：“故人蒋舍人心余乞假还，过吴门，饮予舟中，喜读予词，纳于袖，以醉堕江，寒星密雾，篙工挽救，群呼如沸鼎。既得无恙，而此卷亦不就漂没。明日心余词，所谓‘一十三行真本在，衍波纹绉了桃花纸’也。”洪、蒋二公，一则意气忿争，一则兴会泰甚，其不与波臣为伍几稀，然至今思之，殊饶有风味也。汪洪争之烈，视黄尧圃、顾千里世经堂用武，尤为奇特。

道光间，有侍郎平恕者，蒙古人，督学江苏，贿赂公行，贪声腾于士论。当时或编杂剧，付梨园以刺之。托姓名曰干如，其上场科白云：“忘八丧心，下官干如是也。”拆字离合，甚见匠心。

乾隆季年，朱文正督学浙江，以古学见赏拔者，临海洪地斋、萧山王畹馨、东阳楼更一齐名，称为“浙东三杰”。楼君姓名及字就唐人诗一句错综为之，求之载籍中，不能有二。

无锡钱础日别号十峰主人，明诸生，甲申后弃去。县令以事夹其足胫至折，础日笑曰：“夔一足，庸何伤。”遂为跛足生，自号东林遗老，年八十卒。艾子好饮，少醒日，门人谋曰：“此未可口舌争，宜以险事怵之。”一日，大饮而啻，门人密袖彘膈置啻中，持以示曰：“凡人具五脏，今公因饮而出一脏矣，何以生耶？”艾子熟视而笑曰：“唐三藏尚可活，况四脏乎？”“唐三脏尚可活，夔一足庸何伤。”属对工绝。

名人有洁癖者夥矣，亦有以不洁为高者。钱塘陆丽京文采昭烂，吐属闲雅。客有诣之者，尘羹粗饭，扞虱而谈，亦不觉其秽也。羽岑山民垢面而谈诗书，不屑盥漱，尝作竹西之游，下榻魏氏园之秋实轩。默深先生，给两走祇伺之。一日晨兴，呼主人急。出则怒甚，曰：“若仆黝我，吾不习沫沫。畴则不知，乃以水数数溷我，是轻我也，贤主人乃用此仆乎。”默翁笑谢之。比闻吴郡某方伯，自其太夫人三朝洗儿以还，未尝试浴。其里衣自新制乃至于朽敝，未或经浣濯。方伯嗜书，尤嗜宋元本。其观书也，少以案，多以榻。寻常之书，经摩挲循览者，如覆酱瓿代线夹久，趾之雪者黝，角之楞者垸，字之银钩铁画者，如雾花云月，无复分明朗晰，唯宋元本不可知，容或信有而皆秘之，不可得而见也。乡来劬学妮古之士，其心力有所专壹，朝斯夕斯，往往不暇自洁治，然而若是其甚者亦仅，其诸以告者过欤。

林文忠扶苏时，有续立人者，官苏州同知兼厕幕僚，颇见信任。或忌之，黏联语于其门云：“尊姓本来貂不足，大名倒转豕而啼。”续恚愤，白文忠请究，文忠笑曰：“苏州设同知久矣，官此者，宁无胜流佳士，顾姓名孰传焉

？君托此联，庶几不朽。且属对工巧，不失为雅谑，何愠为？”续默然退。今事隔数十年，苟无此联，世孰知续立人者。文忠之言，有至理存焉，何止释纷之佳妙而已。

同孙王半塘微尚清远，博学多通，生平酷嗜倚声，所著《袖墨》、《味梨》、《蝸知》等集，及晚年自定词均经刻行，其他著述，身后乏人收拾，殆不复可问。曩见其《四印斋笔记》，褒然巨帙，详于同、光两朝轶闻故事，稍涉愤世嫉俗之言，偶忆一则，略云：“翰林院衙门在前门内以东，世所称木天冰署也。大门外有垒培，高不逾寻。相传中有土弹，能自为增减。适符阁署史公之数，或有损坏其一，则必有一史公赴天上修文者。是说流传已久，至于土弹之有无，有究作何状，要亦未经目验。惟是环栅以卫之，置隶以守之，则固慎之又慎也。某年伏阴，大雨破块，竟有数土弹被冲决而出，余询之往观者，其形盖如卵云。”

道、咸间，京朝士夫大半好名，犹善俗也。或有科目进身，以不治古文为耻，乃摭摭帖括浮词，杂以案牘中语，牵合成篇，当时目为“京报古文”。曾文正督两江时，开阁延宾，群才云涌，清奇浓澹，莫名一格。有同乡某太史，记问极博，倚马万言，惟矜才使气，自放于绳尺之外，文正戏以“土匪名士”称之。同、光以还，朴学凋谢，小慧之士，粗谙叶韵，辄高谈风雅，自诩名流。间或占一绝句，填一小令，书画一扇头，怏然自足，不知井外有天，于是乎有“斗方名士”之目，出于轻薄者之品题，要亦如其分以相偿也。土匪名士，斗方名士，皆可与京报古文作对。

梁萧宏有钱癖，百万一黄榜，千万一紫标，当时有“钱愚”之目。然以厚封殖，非以供赏鉴也。光绪季年，刚毅南下，调查江、鄂等省财政，怙势黷货，贿赂公行。刚尤酷嗜纸币，盈千累万，装潢成册，暇辄展玩，若吾人对于法书名画者然。往往省局银数皆同之币，亦务累牍连篇，以多为贵。盖其贪鄙之性，与生俱来，有未可以常情衡论者。相传，刚为刑部尚书，初莅任，接见诸司员。谈次，称皋陶为“舜王爷驾前刑部尚书皋大人皋陶”，又提牢厅每报狱囚瘐毙之稿件，辄提笔改“瘐”为“瘦”，而司员且以不识字受申斥。盖入于彼必出于此，二者无一，不成其为刚毅矣。

“相思病”三字，元人制曲，有用之者。以曲之为体，不妨近俗也。按：《周易》疏：“损卦六四，损其疾，使遄有喜。”正义曰：“疾者，相思之疾也。”元曲中语乃与经疏暗合，当然雅训，何止非俗。

王梦楼有五云，曰素云、宝云、轻云、绿云、鲜云，年皆十三四，垂髻弓足，善歌舞。越数年，轻、绿、鲜三云各遣嫁，自携素、宝二云至鄂，以赠灵严毕公。谛审，则美男耳。为返初服，署为小史，绝警慧解人意。

闽县王可庄，文勤之孙，丁丑状元。造科名之极峰，兼勋旧之嫡裔。传闻玉音褒美，指顾“大用可期”。会馆课，赋题《辅人无苟》，中有一联云：“危不持，颠不扶，焉用彼相。进以礼，退以义，我思古人。”触阅卷者之忌，以竟体工丽，得置一等末。王固知名士，下月课题，名士如画饼赋，则为王而发也。未几，外放苏州遗缺知府，终镇江府知府，论者以未竟其用惜之。

织业盛于苏、杭，皆有机神庙。苏州祀张平子，庙在祥符寺巷。杭州祀褚登善，庙在张御史巷。相传登善子某迁居钱塘，始教民织染，后遂奉为机神，并其父祀之。今犹有褚姓者为奉祀生，即居庙侧。阮文达撰《褚公庙碑记》，详载此事，当必有本。惟苏州祀张平子不知其由。史称平子善机巧，尝作浑天仪、候风地动仪等。崔瑗为撰碑文，称其制作侔造化。又云，运情机物，有生不能参其智。意者，机杼之制当时或有所发明。而载籍弗详，未可知耳。按：唐时以七月七日祭机杼，奉织女为机神，则尤名谊允叶，所谓礼亦宜之也。

长洲沈文恚少时家贫，无僮仆，每晨必携一筐自向市中购物，售者索值若干，悉照付，无稍争执。久之，市人知其宽厚，亦无复敢欺者。吴县某巨公未达时，每晨沽米于市，辄脱破帽如盂仰而盛之，捧持以归。衣敝而貌癯，离F 1 5如病鹤也。未几，廷对首选，官至大学士。晋秩师傅，其贵盛视文恚有加。乃至世易沧桑，犹安富尊荣如故。阖门父老，多有能言其轶事者。凡此皆士林佳话，独惜名德硕学，未免文恚专美于前耳。

某太守加道衔，有贻书称观察者。一小史粗谳文义，见之愤然曰：“彼藐吾官已甚。观察者，捕役之别名也。”众皆不解，则检《水浒传》“缉捕使臣何观察”云云为证，众亦不能非之。盖元、明之际固确有此称也。按：世俗称谓，一经研究，舛戾良多。如中丞为唐女官之名，宗伯非礼部尚书，司空非工部尚书，沿用皆为未合。至大帅尤贼渠之称，而可属之疆圻长吏乎。又小姐二字，古者以称宫人侍姬，《玉堂逢辰录》：“有宫人韩小姐。”下至于乐妓，今时为宦女之美称，失之甚矣。

咸丰朝，变起金田，东南鼎沸，练兵筹饷，日不暇给，疆臣节帅，握吐求贤，缙绅先生咸出而相助为理。向所谓仰望林泉者，亦复手版脚靴，随班听鼓。大约为乡间计者十之二三，为身家计者十之七八，或作《字字双》曲嘲之曰：花翎红顶气虚器，阔老。

打恭作揖认同僚，司道。

厘金军务一包糟，胡闹。

果然有事怎开交，完了。

刘葱石属校《荆钗记》，见一字绝新，左从骨，右从上皮下川，在第二十九出，钱孙交哄曲文中叶韵处。此字各字书所无，云斋博洽，必有所本。

宋代神弩弓，亦曰克敌弓。立于地而踏其机，可三百步外贯铁甲。元灭宋，得其式，曾用以取胜，至明乃失传。《永乐大典》载其图说。又纪文达笔记，载前明万历时，浙江戴某有巧思，好与西洋人争胜，尝造一鸟铳，形若琵琶，凡火药铅丸皆贮于铳脊，以机轮开闭。其机有二，相衔如牝牡，扳一机，则火药铅丸自落筒中；第二机随之并动，石激火出而铳发矣，计二十八发，火药铅丸乃尽。据此，则制造枪炮之法，吾中国旧亦有之，特道德之蓄念，仁厚之善俗深入人心，由来已久，或尼以好生恶杀、因果报施之说，遂不复精研扩充之，尤不肯传之子孙。其人往，其半生精力所寄，乃与之俱往，为可惜耳。戴某曾官钦天监，以忤南怀仁坐徙。

青浦王述庵侍郎少时家綦贫，体貌不逾中人，瘦削而修长，玉楼峻耸。乡人无亲疏，以寒乞相目之，遭白眼者数矣。未几，捷南宫，入词林，谒假锦旋，则曰：“王公鹤形，故应贵也。”二十年前旧板桥，薄俗炎凉，又奚责焉。其后荐历清华，益复敛抑。某年，省亲珂里，肩舆过外馆驿，适值某典史到任，舆卫俨然，钲车英而盖飞扬也。亟命停舆让道，而驺从或呼之出，重譙呵之。公于是局路隅，而珊瑚孔翠与青金练雀相照映也。典史骇绝，亟降舆，蒲伏泥途，俟公登舆去远，而后敢起。吾谓典史或过矣，典史虽末秩，地方命官也，述庵诚巨公，在籍荐绅也，停舆让道，即谓礼亦宜之，可也，为典史者当坦然乘舆行，抵署，亟惩责此冒昧之从者，以谢王公，庶不失卑亢之宜焉。述庵通人，为里计，得如是风力之典史，方契赏之不暇，而顾有意督过之乎？吾知述庵必不然矣。

有致书何秋鞏者，误书“鞏”为“鞏”；书中用“研究”字，又误“究”为“宄”。秋鞏友人某君，戏撰联语云：“鞏鞏同车，夫夫竟作非非想；究宄各盖，九九还将八八除。”又某君为之改定云：“鞏鞏同车，人尽知非矣；究宄各盖，君其忘八乎。”改联尤隽妙，然而虐矣。

癸卯日俄之战，战地属中国领土，而中国乃以中立国自居，诚千古五洲未有之奇局也。明年，有俄国兵舰三艘，一名阿斯歌，一名奥斯科，一名满州，为日本春日舰所迫，驶入吴淞口。当道严守中立，尽收其器械军火及舰中行驶紧要机器，存制造局，而任保护其舰队。是时南洋大臣为周玉山，苏松太道为蔡和甫，洋务律法官为罗诚伯。一日，洋务局得俄领事公牒，谓“该舰兵士等离家日久，归国尚未有期，比以阴阳失调，多生疾病，非医药所能奏功。敝国向章，凡海军士卒，每月准其上岸游戏运动数次，所以便卫生，示体恤也。夙仰贵国尚武恤兵，凡可以加惠赤籍者，无微不至。王道不外人情，区区法外之意，用敢为兵请命。查《万国国际公法》，彼国一切人等，居留此国，营业之暇，出入行院，例所弗禁。从前贵国广东省滨海地方闻有一种土妓，名曰户

，颇能熟习外情，外国商民孑身旅寄者，常有与之往还。现在上海地方，有无前项妓，能否设法暂时招集，以应急需。贵国昔在姬周时代，晏婴相齐，设女闾七百，以招徕远人。今推而仿之，至于交通中外，仅范围加阔耳，于政体无伤也。敝领事为优待军人、慎重卫生起见，事虽琐屑，情实迫切，为此商请贵洋务局，查照办理。实为公便，立候惠覆施行。”牍文到局，法律官已下咸骇笑。继思之，亦属实情。不得已，商同沪道，具禀南洋大臣，并抄录原牍黏附。未几，奉准南洋批飭，遵于东清码头以南，觅隙地一区，圈拓广场，为该兵士练习之所。并搭盖芦棚，俾资憩息，惟不许越界他往，以免日人喷有烦言。建设甫毕，一时妓寓沪者，闻风集，不待洋务局之罗致也。彼于思弃甲者流，不得为跋浪之鲸，差幸为得水之鱼，凡为留髻而来者莫不缠头而去，绝无啁莺叱燕，捣麝搗莲之举，殆势绌情见使然耶。是诚海邦师律之异闻，而亦震旦外交之趣史矣。

某名士游寓日本有年，近甫归国。据云，曩在彼都，曾见秦火已前古本《孟子》，与今世所传七篇之本多有不同。因举其首章云：“孟子见梁惠王，王曰：”叟，不远千里而来，仁义之说，可得闻乎？‘孟子对曰：“王，何必仁义，亦有富强而已矣。’”

中国以跪拜为礼，礼无重于跪者，跪亦有可传者。松陵吴汉槎兆騫，以事戍宁古塔，其友锡山顾梁汾贞观极力营救，尝赋〔金缕曲〕二阕寄之，词意惋至。纳兰容若成德者，相国明珠公子，亦善汉槎，见顾词，殊感动。顾因力求容若，为言于相国。而汉槎遂于五年内得赐环。既入关，过容若所，见斋壁大书顾梁汾为吴汉槎屈膝处，不禁大恸。此跪之攸关风义者矣。句吴钱梅溪泳，藏汉“杨恽”二字铜印，歙汪讪刃庵启淑欲得之，钱不许，汪遂长跪不起。钱不得已，笑而赠之。此跪之饶有风趣者也。

乡先生林贞伯官贵州臬使时，有即用知县某，到省未久，诣抚军衙参，误入两司官厅。值藩司先在，贸然一揖。时丁国制，彼此着青袍褂无少异，而于其顶珊瑚，则未遑措意也。旋促坐，问姓字，藩司以实对，某亦不甚了了，唯曰：“兄乃与藩台同姓乎？”又问贵班，藩司怫然曰：“余布政司也。”某骇绝，亟趋出，适贞伯至，甫及门，某力阻之，曰：“老兄切不可入，藩台在内，弟顷冒昧获重咎，决非欺兄。”贞伯曰：“吾正欲见藩台，吾入，无妨也。”某仍力挽之，再申前说，意若甚诚恳者。伯贞不得已，实告之。某益惶骇，释手，大奔。贞伯亟呼之，欲稍加慰藉，不复闻。此事余闻之贞伯之公子，当时能举其姓名，非杜撰也。寒士甫膺一命，来自田间，未节少疏，爰又奚责？其人天良未斫，本色犹存，得贤长官因材造就之，深之以阅历，而后试之以事，以视工顰妍笑，轻身便体者，宜若可恃焉。勿以其仁塞陋而遽弃之如遗

也。

乾隆丙戌，甘肃高台县民胡爰、杨洪得等于武威县山中掘得金山一座，经山西民任天喜引验缴官。此即金矿也。当时风气未开，几诧为祥异矣。宋彭百川《太平治迹统类》云：“北汉鸿胪卿刘融于伯谷置银冶，募民凿山取矿烹银，北汉主取其银以输契丹，岁千斤。因即其冶，建宝兴军。”此即银矿也。烹银二字绝新。吾中国矿政旧矣，曩撰《惠风{移}二笔》，尝谓畴若予上下草木鸟兽，上下是矿字误写为令横，又误分两字。

吴孙休时，乌程人，有得困病。及瘥，能以响言者，言于此而闻于彼。自其所听之，不觉其声之大也；自远听之，如与对言，不觉其声之自远来也。声之所往，随其所向，远者至数十里。其邻有责息于外，历年不还，乃假之使责让，惧以祸福，负物者以为鬼神，即畀还之。其人亦不自知所以然也。事见《晋史》。此必电气之作用，不俨然无线电话乎？顾何以必得之困病之后？世之精研电学者，必能推究其故矣。

中外交通之初，西国某文学士游寓北京，于厂肆购新科状元策，译而读之，佩仰甚至。谓中国状元诚旷世鸿才也。及次科又购之，亦大同小异焉。于是诧绝，谓三科状元策，何如出一手也。同治癸亥殿试，南皮张之洞策，尽意敷奏，不依常格。先是，江苏贡生吴大应诏上书，言殿试对策，或有佻论，试官匿不以闻，请申壅蔽之罚。及见张策，读卷官颇疑怪。久之，乃拟第十进呈，及胪唱，则拔置第三人，盖特达之知也。

辜鸿铭部郎居张文襄幕府久，向知其精通西国语言文字。及见所作《尊王篇》及《叶成忠传》，则于国文亦复擅长。其叶传之作，以讽世为宗旨，尤卓然可传。传曰：“自中国弛海禁，沿海编氓，因与外人通市。而暴起致资财者不一而足。然或攻剽椎埋，玩法买奸，宗一比周，欺凌孤弱，类皆鄙琐齷齪不足道。独沪上富人叶氏，初赤手掉扁舟，而卒起致巨万。又慷慨好义，清刻矜己诺，犹是古之任侠，隐于商且隐于富者也。叶氏名成忠，字澄衷，先世居浙之慈溪，后迁镇海沈郎桥，遂家焉。父志禹，世为之邱氓。后因成忠，三代皆赠荣禄大夫。成忠六岁失怙，母洪氏抚诸孤，刻苦仅以自给。成忠九岁始就学，未几，以贫故，仍从母兄耕。年十一，受佣邻里。居三年，主妇遇之酷，成忠慨然曰：”我以母故，忍此辱，丈夫宁饿死沟壑耶？“遂辞去，欲从乡人往上海。临行，无资斧，母指田中秋禾为抵，始成行。时海禁大开，帆船轮船，集沪渚。成忠自黎明至暮，棹扁舟往来浦江，就番舶贸有无。外人见其诚笃，乐与交易，故常获利独厚。同治元年，始设肆虹口，迎母就养。肆规綦微，然节饮食，忍嗜欲，与佣妇共操作，又能择人任事。越数年，肆业益扩充，乃推广分肆，遍通商各步。又在沪北汉镇创设缫丝、火柴诸厂，以兴工业。

且养无数无业游民。既饶于资，自奉一若寒素，绝无豪侈气象，若构洋楼、集珍玩之类。言必信，行必果，交友必诚。与巨公大人言，りり如也，绝无谄谀意。又好引重后辈，善体人情，各如其意之所欲，故人乐为用。性好施予，无倦容，无德色。客外虽久，戚尚有缓急，罔不依次助。待族人尤笃，捐金置祠田，建义庄，以贍贫乏。附以义塾、牛痘局，歳事，则曰：“是吾母之志也。

“凡里中善举，必力任其成。购大地沪北，立蒙学堂，教贫穷子弟，拨十万金充经费，又倡捐二万金建怀德堂。凡肆业中执事，身后或有孤苦无告者，必岁时存问，俾免饥寒。各省有水旱偏灾，必出巨资助振款。疆吏高其义，请于朝，屡邀宠赐。光绪己亥十月，在沪病笃。诏其子七人曰：“吾昔日受惠者，各号友竭诚助吾任事者，汝曹皆当厚待勿替，以继吾志。”卒年六十。先是，由国子监生加捐候选同知，赏戴花翎，荐升候选道，加二品顶戴。余谓王者驭贵驭富之权，操之自上，日渐陵夷，则不驯至一商贾之天下而不已，悲乎。然世之贤豪不能立功名、布德泽于苍生，若富而好行其德者，此犹其次耳。故司马迁曰：“无岩处奇士之行。而长贫贱，同好语仁义，亦足羞也。”云云。

蕙风曰：据余所闻，叶氏起家贩果。其致富之由，无辜传殆犹有未尽。若如辜氏所云，则亦唯是勤奋敦笃，积累而底于成，无甚异闻奇节也。

骆文忠抚湖南，左文襄居幕府，言听计从，将吏惮而忌之。曾文忠严劾总兵樊燮，燮疑出自文襄主持，诉之京师，复构之督部。事竟上闻，几陷文襄于罪。赖南书房翰林郭嵩焘、大理寺卿潘祖荫斡旋之力，仅乃得免。其后曾文正力荐之，授太常卿，督兵浙江。初，文忠疏辩文襄无罪，奉有“劣幕把持”之谕，不逞者或署左门曰：“钦加劣幕衔帮办湖南巡抚左公馆。”及闽、浙救平，文襄大用，声誉日隆。昔之谤之者，群起而趋承恐后矣。

左文襄体貌魁梧，丰于肌，腋气颇重。某年述职入都，两宫召对，文襄陈奏西北军务情形及善后方略，缕析条分，为时过久。值庚伏景炎，兼衣冠束缚，汗出如沈，仅隔垂帘，殊蒸腾不可耐。语次，玉音谓：“左大臣殊劳苦，宜稍憩息。未尽之意，可告军机王大臣。”随命内监扶掖之。文襄不得已，退出，意极愤懑，谓身为大臣，乃不见容倾吐胸臆，而不知其别有所为也。

道光时，疆圻大吏犹知宏奖风流。有湖南广文某，博学工诗，撰《湘沅耆旧集》，文名藉甚，交流綦广。无名氏嘲之以诗曰：藩司昨日拜区区，顷接中丞片纸书。

南省无如卑职者，东斋敢说宪纲乎。

一联春海传家宝，两字如山镇宅符。

惟有新来陶太守，揭开手本骂糊涂。

光绪初元，以曾惠敏言，选派部员傅云龙、缪孙等出洋游历。丁丑归国

，云龙、孙各著有日记，可资考镜。孙阶主事，游历俄国。甫抵俄境，谒某总督，已出见矣，忽返身入，遣侍者语翻译曰：“此人戴白顶，官太小，我见之何为？曩吾在中国，见金将军执水菸桶之侍者，亦皆戴白顶矣。”翻译为辩明：“此人之白顶，系由考试得来，与金将军之侍者之白顶，迥乎不同。”乃复出见。语次，犹屈以屈在下位，为孙惜。盖当时交通未久，吾中华制度文为，外人犹未深知也。

张文襄督鄂时，提倡学堂不遗余力。某年，某学堂行毕业礼，卜省官僚、各学堂教员、学生毕集。某书院监督、粤人太史某特制长篇讼词，道扬盛美，令毕业学生刘某朗诵之，环而肃听者数百人，虽咳唾弗闻也。诵甫毕，忽有狂生某，应声续曰：“呜呼哀哉，尚飨。”闻者莫不骇笑，群集视于发声之一隅。顷之，亟敛笑收视，肃立如初。某监督则艷然变色者久之。唯文襄夷然自若，若充耳不闻者，亦未尝旁瞬也。

常熟翁叔平相国，少时由监生应乡试。某年，同潘文勤典试陕西，内廉正副考官分住东西房，每日同在堂上阅卷。至第三日，叔平曰：“吾明日在房阅卷，不到堂上矣。”文勤问其故，叔平曰：“君阅卷，见不佳者，则曰：”此监生卷也。‘弃之。吾亦监生也，岂监生而皆不佳者乎？“相与一笑而散。明日，仍同在堂上阅卷。不时许，文勤见不佳者，又如昨者之言矣。老辈真率，不斤斤于世故，风趣可想。

咸丰军兴，鲍忠壮超本胡文忠部曲，其乡人李申甫，曾文正门人也，荐之于文正。未几，由文忠给咨，率所部，诣文正大营。初进见，文正以两营相属。鲍少之，退而言于李曰：“曩胡帅之遇我也，推心置腹，视诸将佐有加。兵若干，饷若干，凡吾陈乞，不吾稍靳也。吾兵有功，则赏赉随颁；有疾，则医药立至。吾乏衣甲，帅解衣衣我；我阙鞍马，帅易骑骑我。以是感激，遂许吾帅以驰驱，而所向亦往往克捷。今吾观曾帅，未若胡帅之待人以诚也。且两营何能为役？君爱我，速为我办咨文，愿仍归胡帅。”李温语慰劝之，为言于文正。文正曰：“鲍某未有横草之劳，何遽嫌兵少？姑先带两营，倘稍著成效，虽十倍之，吾何吝？”李再三言之，乃得加一营，覆于鲍，且语之曰：“吾帅待人，未遽不如胡公。公独初至，未款洽耳。姑少安，观其后。”鲍仅不言去，意殊未嫌也。明日，文正招鲍饮，文正嗜肚脰，宴客则设肚脰，佐以家常鸡鹜而已。席间，鲍首座，屡以兵少为言。文正辄曰：“今日但鬯饮，勿言兵，且食肚脰。”于是举杯相属，殷勤劝进，鲍竟不得复言。退而又谓李曰：“曩胡帅宴我，皆盛饌，列珍羞。宁为口腹之欲，礼意重也。吾非孟尝食客，弹铗歌无鱼者，而顾以肚脰屡劝进，殆所谓大烹养贤者非欤？幸则晤对，又不令布胸臆。仆武夫，性卮亢爽，安能郁郁久居此。君爱我，速为我办咨文

，愿仍归胡帅。”李又慰劝之，至于舌敝唇焦，而去住之间，鲍犹徘徊歧路也。俄警报至，贼攻扑某城急，文正檄鲍赴援，竟全胜以归。文正亟奖藉之，立加数营，礼貌优异。自是，始绝口不言去，而文正亦倚之如左右手矣。其后，文正克复金陵，论功行赏，鲍忠壮与彭刚直未得膺五等之荣。后人滋遗议焉，谓夫当日者，苟无刚直水师及忠壮游击之师，则金陵之克复，或犹需以岁时也。

挽联之作，有措词极难得体者。曾文正挽其门生某妇云：“得见其夫为文学侍从之臣，虽死何恨；侧闻人言于父母昆弟无间，其贤可知。”语庄而意赅，斯为合作。

道光壬寅，海氛不靖。弈山以靖逆将军驻广东，弈经以扬威将军驻浙江，拥兵自卫，久而无功。二弈，兄弟也。时浙抚刘韵珂竭蹶筹防，毕殫心力，舆论翕然。浙人某制联云：“逆不靖，威不扬，两将军难兄难弟；波未宁，海未定，一中丞忧国忧民。”

友人某君告余：某年，谒某大府，同见者六人。有知县饶某与焉，昔为大府幕僚，今选安徽池州府属某县者也。坐间，各问对数语。次及饶，问何日赴任，则鞠躬对曰：“卑职情愿伺候大帅，不愿到任，专候大帅分示，求大帅栽培，不作赴任之想，故尚未有期也。”顷之，六人者皆辞毕，已举茶送客矣。饶忽作而言曰：“卑职尚有要话回大帅。”则又皆坐。饶乃继续言曰：“卑职此次投供在京，见日本小田公使，渠佩仰大帅甚至。”大府辄曰：“渠佩仰我者何也？”饶于是历举兴学、练兵、理财、外交各大政，洋洋洒洒，舌本澜翻，其辞不能殫述。大府为之掀髯笑乐，欢愜而散。某君出而诧骇者久之，谓夫某大府，信非不学录录者，而顾可罔非其道若是，所谓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者非耶。好腴恶直，贤直不免，而况其下焉者耶。

唐人饮酒贵新不贵陈。白居易诗：“绿蚁新醅酒。”储光羲诗：“新丰主人新酒熟。”张籍诗：“下药远求新熟酒。”皆以新酒为言。杜甫诗：“尊酒家贫只旧醅。”且于酒非新醅，深致歉仄。李白诗：“吴姬压酒劝客尝。”白以饮中仙称，而尝吴姬新压之酒，尤为酒不贵陈之确证。白又有句云：“白酒新熟山中归。”

康熙朝，举行鸿博特科，一时俊彩星驰，得人称盛，乃《郑寒村集》云：“时新任台省者，俱补牍续荐，内多势要子弟。闻有鸿儒一名，价值二十四两，遂作《告求举博学鸿儒》二诗云：博学鸿儒本是名，寄声词客莫营营。

比周休得尤台省，门第还须怨父兄。

补牍因何也动心，纷纷求荐竟如林。

总然博得虚名色，袖里应持廿四金。

按：郑寒村，名梁，字禹湄，慈溪人，黄梨洲弟子，所著见黄集，为受业梨洲已后作，有《晓行》诗最佳，称为“郑晓行”。此二诗虽讽切时事，难免打油钉铰之诮。

校勘之学，近儒列为专门，非博极群书，而性复沉静能伏案者不办。故遐稽载稽，以武人而多藏书者有之，以武人而能校书者未之闻焉。余旧藏《百川书志》二十卷，明古涿高儒子醇撰。其自序作于嘉靖庚子，有云：“叨承祖荫，致身武弁。”此武人多藏书者也。其武人能校书者，唯康熙朝武进士杨恺，仪征人，以文学受特达之知，召入南书房，同蒋文恪、何屺瞻诸名辈校讎书史，时论荣之。恺后提督荆湖，许登濂作联赠之云：“天禄校书名进士，岳阳持节老将军。”

某学使喜割裂试题，某场试两屠，以“牛未”、“马皆”为题。一卷《牛未》题破云：“物有生于丑者，可以观其所冲也。”一卷《马皆》题破云：“午与戌合，纯乎火局矣。”并用子平家言，新颖殊绝。某场，以“鳖生焉”为题。一卷破云：“以鳖考生，生真不测矣。”此场盖试生员者，破题语涉机锋，亦出题者有以自取矣。又咸丰朝，某学使以试题割裂褫职。其最触忌讳者，尝试某属，以“贤圣之君六”为题。其他题虽割裂，罪犹不至褫职也。

南阳铨部刻《双梅景ウ丛书》，首列异书三种，曰《素女经》，曰《玉房秘诀》，附《玉房指要》，曰《洞玄子》，皆绝艳奇丽之文。求之古人，非庾、鲍以次克办，而至理所寓，尤玄之又玄，通乎天人性命之故，合大《易》微言、《黄庭》内景而一以贯之，其殆庶几乎。刻成，以赠某尚书，尚书语人曰：“南阳之才信美，独惜其不庄耳。”南阳之友闻之曰：“不庄者见之谓之不庄。”曩余得见是书于十斋，求之南阳，至于再三，弗可得也。

曩阅各说部，见百文敏菊溪轶事三则。

其一云：总制江南时，阅兵江西，胡果泉中初与之宴，百严厉威肃，竟日无言。自中丞以下莫不震慑。次日再宴演剧，有优伶荷官者旧在京师，色艺冠伦，为百所昵。是日承值，百见之色动，顾问：“汝非荷官耶，何以至是？年稍长矣，无怪老夫之鬢皤也。”荷官因跪进至膝，作捋其须状，曰：“太师不老。”盖依院本貂婵语。百大喜，为之引满三爵，曰：“尔可谓荷老尚余擎雨盖，老夫可谓菊残犹有傲霜枝矣。”荷官叩谢，是日，四座尽欢。核阅营政，少所推劾。

其二云：有女伶来江宁，在莫愁湖亭演剧，闻者若狂，皆走相告。公饬县令驱之出境，并占一绝示僚属云：宛转歌喉一串珠，好风吹出莫愁湖。

谁教打桨匆匆去，煮鹤焚琴笑老夫。

其三云：乾隆五十八年，公陈臬浙江，李晓园河帅知杭州府，两公皆汉军

，甚相得也。忽以事齟齬，李大愠，至一月不禀见，告病文书已具矣。时届伏暑，公遗以扇，并书一诗，有句云：“我非夏日何须畏，君似清风不肯来。”李见诗释然，遂相得如初。

闲尝综而论之，其第二事，若与第一事相反，其实无足异也。一则春明梦华，偶然之柁触；一则宪司风纪，当然之维持。而且禁令之具，即寓风雅之贻，其于道德齐札，庶乎近焉。其第三事，尤为温厚和平，非挽近巨公所及。尝谓“薄俗”二字相连，“厚雅”二字亦相连，不雅不能厚也。文敏之为，要亦不失为贤者，风趣亦复尔尔。

滇、黔、蜀、粤各土官，娶妻以五色瓔珞盛印为聘，过门时悬之项下，谓之挂印夫人。娶后印即掌于其妻，呼为护印夫人。筑高楼以居之，曰印楼。民间税契，例价千钱外，折钱百五十，名印色钱，护钱夫人之花粉钱也。光绪朝，两淮都转某公，其先官汉黄德道。某年，道署不戒于火，时夜逾半，而觉察又甚迟，振臂一呼，熊熊者烛霄汉矣。群惊起睡梦中，大半索裤履弗及。其文孙甫周岁，由乳媪倒抱而出，其匆遽可想。当是时，火正炽于上房，亲丁毕集于大堂，查点未竟。俄幕府某君疾趋至，问印救出否，众无以应，都转惶急不知所云。盖印若被毁，则处分弥重也。先是，都转长公子娶于延陵，有媵婢艳而慧，袖低鬟，辄顾影自负，谓必不久居人下也。是日以印故，自都转已下，举相覩无策，则亭亭自众中出，近都转立，从容出印怀袖中，庄肃而奉上之，黄袱宛然，芴泽温香，微闻鼻观。都转喜极，若无可为之奖藉者，第高举其印，以示众人，其为欣慰，殆并未熄之火，而亦忘之。凡所损失，一切金玉锦绣，耳目玩好，微尘视之弗若矣。钱塘某尚书，都转儿女姻也。方枋枢要，道署之火，印与大堂皆未毁。枢臣复为之地，仅予薄谴。未几，擢都转两淮，而昔者护印之功人，始犹肃抱衾稠，继且荣膺珈服。盖都转久虚嫡室，至是竟敌体中闺。其后数举丈夫子，皆成立，女亦作嫔名门，每年都转揽揆之晨，祝百龄，称双寿，以及元辰令节，舞彩称觞，延陵少夫人，当然领子妇班行，不能独异，亦无可如何也。扬人士作《护印缘》院本事张其事，谓夫以护印得夫人，非寻常护印夫人比。夫人性慷慨，乐施予，御下以宽，而内政殊井井，持满戒溢，绝无骄奢侈靡之习。飞上枝头变凤凰，要亦其德有以致之。其护印一节，《参同契》所谓神明告人，心灵自悟，偶然而非偶然也。

清之季年，财政紊乱。如某省官报局、某省官书局皆冗散之尤，而虚糜绝巨，弊窦甚多。往往盘踞数年，因而致富者有之。某太守起家翰林，为某省官书局总办，而总纂则某绅也。一日，某书刻成，呈样本于总办，甫幡，见第一卷弟字，不作“第”，遽加寸许红勒，并于书眉批“白字”二字。总纂大愠，白之中丞。中丞不得已，改委某守某府厘金局总办。约计每岁所入，视官书

局相差五千金，总笑语局员曰：“俗云，一字值千金。今吾一白字，乃竟值五千金耶。”

托活洛忠敏官霸昌道时，有直隶顺德府知府重阳谷，与端午桥作对，天然巧合。又歪、扁二字，昔人以状隶书者，或以对忠敏之名，亦工。

灵岩毕公抚陕，孙渊如居幕府。渊如素狂，灵岩实能容之。然亦有时匡正灵岩，非唯阿取容而已。有长安生员某，揭咸阳生员某伪造妖书，结党谋逆，已捕置狱中矣，并搜获妖书及名册，刑幕纵舆穷治之，将兴大狱。渊如闻有妖书，约洪稚存同往，就请假观，则皆剽袭佛门福利之说，为诱胁箕敛计，并无悖逆字样，名册乃编造门牌底稿也。时方隆寒，炉火甚炽，二公出其不意，遽杂烧之。刑幕以白中丞，中丞坦然，事竟冰释。

嘉庆朝，四川简州牧宋霭若，佚其名。有积案猾贼，不畏严刑，以不能得其实事，乃于公案取锦笺十幅，诗韵一部，前列四役，旁侍一童，以讯贼事。贼无言，先作绝句二首。再讯之，贼无言，继作五七律各一首；又讯之，贼无言，乃作短古一首。贼竟无言，更作长七古一首，朗诵不已。遂不复讯贼。时漏已三转，役倦如醉，童痴如木，而贼不觉泣下，自言贼不畏严而畏清也，乃具言所事。大兴舒立人作《折狱篇》，而为之序如此。余意此案得其情实信有之，此贼殆意气豪迈者，静夜闻啾啾声，其为不可耐，有甚于桁杨刀锯，故不惜倾吐底里，藉免目前之厄，安所谓不畏严而畏清者，且公案吟诗，亦何与于清也。

钱塘陈退庵《熙道堂诗。题李香小影序》云：“丙寅冬日，梅庵宫保勘河云梯关，于安东行馆壁间得明李香小影，写在聚头扇面上。长身玉立，著澹红衣，碧襦，白练裙。图中梅树二，映以奇礪。凭梅伫立，眉宇间有英气恨色。”后署“辛卯四月，为香君写照”。款曰“洛生”，印曰“马振”。按：余澹心《板桥杂记》云：“李香身躯短小，肤理玉色，慧俊婉转，调笑无双，人名之为香扇坠。”澹心赠诗，有“怀中婀娜袖中藏”之句。此云身躯短小，彼云长身玉立，诘初时娇小，后乃苗条耶？辛卯香君年约十九二十。

柳如是劝钱牧斋殉节，牧斋不听。牧斋卒，如是殉焉。方芷生归杨龙友，劝龙友殉节。陈退庵《秦淮杂咏》有云：“劝郎殉国全忠义，更有当年方芷生。”葛嫩，字蕊芳，归桐城孙克咸。江上之变，克咸移家云间，间道入闽，授监中丞杨文骢军事，兵败被执，并缚嫩。主将欲犯之，嫩不从，嚼舌碎，含血巽其面，将手刃之。克咸见嫩抗节死，乃大笑曰：“孙三今日仙登矣。”亦被杀，何旧曲之多烈媛也。意者，明之季年，士大夫敦尚气节，一时眉妩西家，燕支南部，舞余歌阙，多闻忠义愤发之谈，有以潜移默化于不觉耶。

秦淮校书王翘云尝以舌血染绢素，赠汪紫珊。松壶道人仿《桃花扇》故事

加点缀焉。郭频伽、陈竹士并有词纪之。陈退庵《后秦淮杂咏》云：画笔空劳点染工，尚留余恨在春风。

桃花潭水深千尺，不及罗巾一捻红。

睢阳杀妾，后人或议其忍，不图后世，乃有仿而行之者。甘文，辽东人，康熙十二年为云贵总督。吴三桂反，致书贵州提督李本深，慷慨数千言，约共剿御，而本深以安顺应贼。甘知贵阳不可守，遂驰下镇远，杀其妾以飨士，冀招楚兵扼隘。而副将姜议先已从贼。甘知事不可为，乃自缢于吉祥寺。事闻，赠兵部尚书，谥忠果。

五代时，梁将王彦章以铁枪称，虽屡建奇功，跻身将帅，而不令其终。嘉庆朝，淮宁有张铁枪，名永祥。丁巳二月，白莲教贼妇齐王氏自楚掠豫，势将南趋襄城叶。贼五千人，张以乡兵三百，破之于卢氏。贼遂溃窜秦蜀间，而中州无贼矣。当事者给张把总衔，弃之而去。又十年，仪征文达阮公抚河南，乃罗致麾下。洎文达再抚浙，命从行，教习温宁营枪法。文达内召，张送别至仪征，乃应仪征知县屠孟昭之聘，捕缚蒋光斗等若干人置诸法，皆十余载漏网之戎首也。其他渠梟积滑，擒治略尽。张诸技皆长，而枪法尤绝，其人则恂谨若书生，忠信出于天性。大兴舒立人赋诗赠之，当是时，盖犹在仪征县署也。夫王铁枪见用而非其时，张铁枪怀才而不见用，其为不尽其才，一也。夫张铁枪挟不可一世之慨，落拓风尘，至乐为仪征县令之用，若犹有知己之感然，诃不重可悲夫。

光绪戊子，满洲文镜堂以潼商道兼权陕西巡抚。越十年，戊戌在川臬任，值将军出缺，总督藩司，均新简，未到任，文又得护督篆。向来臬司首道，护理督抚，亦事之常，无足异者。惟至于再则仅见，亦遇合之奇也。

某督部初莅任，凡候补道禀见，延入厅事，必令先写履历呈阅，然后出见。某道员曾榘盐纲，所写履历于盐字卤中之四点，布置不匀，几不成字。无名氏作诗嘲之云：盐差原不是盐差，卤莽涂成草草鸦。

一个臣兮犹简便，何如点尔怪纷拿。

毫挥苦恨歪田窄，汗出应沾半面麻。

属吏风流乔太守，鸳鸯簿上也交加。

光绪乙未、丙申间，张文襄权江督，幕僚多才俊。值暮春佳日，观察数公相约踏青，访随园故址，谒简斋先生墓，七姬墓亦在焉。随园大门外有石碣，刻王梦楼先生撰序，姚姬传先生题名，或摩挲凭吊久之。归途集顾石公寓园，纵谈游事，石公亦秣陵耆宿也。某观察者夙有通才之目，席间谓石公曰：“袁公七姬，其一姓姚，顷见石碑上有姚姬传字样。此传公曾读过否？”石公瞠目不能答，越日而此事乃盛传白下。

曩余少时，往往于行用制钱中得古小平钱佳品，如平当五铢，永安五铢，二面乾封泉宝，二面天启之类，占毕之余，以为至乐。自铜元盛行，孔方戢影，此乐不复可得。比阅某官书有云：“广东雷州府向来行用古钱。”就令其说信然，今亦未必然矣。

曩寓京师，于厂肆得旧钞三册，皆考论金石书画之作，大半未经刻行。内有潘文勤与诸侄论书数叶，老辈风趣，流露于楮墨之表，兹录一则如左。

天凉后，吾欲令侄辈看吾写大字。凡此七人，吾当各为写一扁一对一屏，须用昔笺、白昔黄昔均可，勿用生纸，纸由尊处备，墨由尊处研，若伺候则兄带人来。盖尊处人，向不惯伺候写字。兄写字易怒，如《儒林外史》末卷，季君一怒，则不能写。虽在懋勤殿写字，亦未尝改乎此度，而太监等亦服者。盖伺候三十年，深知之也。若不知者，越巴结，越怒，则一字亦不能写。吴人自以为机灵，其实大愚也，但能放胆作契耳，此外何能哉！侄辈小字可以言说，大字必须目睹，乃能得其旨也。虽不必好，亦胜于盲人瞎写焉。若不须，则亦不必，兄非以此求售。侄辈即能书，亦无用，人之勋名不在书，且亦封不到我。

《板桥杂记》云：“刘元佻达轻盈，有一过江名士与之同寝，元避面向里帷，不与之接。拍其肩曰：”汝不知我为名士耶？‘元转面曰：“名士是何物，值几文钱耶？”相传以为笑。”皋兰朱香孙《瞑庵二识》云：“某官素恶名士，尝曰：”名士名士，能辟谷乎？‘余闻之，戏为诗曰：“名士原无辟谷方，贵人休替达人忙。冰山我有天公在，胜似人家沈部堂。’”同一鄙夷名士之言，受之美人可忍，闻之俗吏不可耐，彼拍肩人，博得刘元一转面，宁非幸乎。

纯庙晚年，每多忌讳。当修乾清宫上梁之日，预敕奏事处：“是日凡直省章奏，不必进呈。”盖恐有触忌语也。时和管奏事处，独进直隶总督一折，折中皆吉祥事，督臣梁肯堂也。即日和与梁皆蒙嘉奖。和之揣摩迎合，大率类此。

庚寅正月某日，中班入直，过厂肆东火神庙，匆匆入内浏览。见地摊有篆隶书一册，用极精竹纸，间黏高丽笺。篆径不逾四分，隶称是。所书或古文一段，或陶诗、杜诗一二首，必两段相同，后段末署“臣汪由敦书”，前段盖宸翰也。议定价五金，约翌日往取，因未携资，又不能返寓，迨下直则向夕矣。明日以午前往，甫抵庙门，值常熟相国自内出，手携此册，询其价，则十金矣。常熟行走毓庆宫，购此册以进呈，甚为得体也。

缪嘉蕙，字素筠，云南人，善篆隶书，尤工画。归于陈，早孀。光绪十五年五月四日，奉特宣入储秀宫，供奉绘事。庚子西幸，随驾至长安，仍居宫中

。太后几暇无事，辄召入寝宫，赐坐地上，闲论今古。内监皆称为缪先生。有兄嘉玉，由举人教习某官学，期满可得知县，嘉蕙为言不胜外任，冀特予京秩，讷竟以教职用。未几，入资为内阁中书舍人，事在壬辰、癸巳间。嘉蕙随驾至秦，有侄留滞北都，侄妇年二十余，嘉蕙携以自随，居于太后寝宫东偏小室中，终日不得出户。嘉蕙参承禁闼，入陪清宴，出侍宸游，垂二十余年，国变后不闻消息矣。有《供奉画稿》，武进屠寄为之叙。

大凡中人以上之姿，大都具有慧根焉。能善葆其清气，涵养其性灵，可以通于神明，彰往察来，而知变化之道。吴县潘功甫舍人，文恭冢子，值文恭当国，深自韬匿，就所居凤池园，构一椽曰船庵，键关谢人事，终日焚香读书，浇花洗竹，一家如在深山中。一童子应门，客至受柬门隙，无贵贱一不报。中间省视京邸者再，往返数千里，亦不见一客。俗所用署名小红笺，摈不具者二十余年。中岁以后，长斋礼佛，究心内典。生平不为术数之学，而自言梦辄验，仿东坡《梦斋》，作正续《三十六梦龕图》。弟曾莹举京兆，从子祖荫捷南宫，咸预知次第不爽。壬子春，趣工治义井，凿新渫旧，凡四五十区，人莫测也。无何，秋八月不雨，至冬十有一月，城中担水值百钱，远近赖以得饮，始大异之。殆佛家所谓习虚静而成通照耶？抑吾儒所谓至诚之道，可以前知耶？见冯桂芬撰墓志。又石埭杨仁山生平耽悦内典，寓江宁碑亭巷有年，专以刻经为事。辛亥八月十八日，置酒集亲朋鬯饮。谈次，屡示话别之意，皆以为暮年人常态也。翌日，竟无疾而逝。其属纊之时，即革命起事之时，亦云异矣。

。 阎文介性喜朴质。管户部日，吾邑谢春谷官主事，云南司主稿，兼北档房。一日，文介谓谢曰：“取名何必用华字，谢固别有奥援者。”从容对曰：“中堂以华字为嫌，然则取名当用夷字耶？中堂异日若奉命转文华殿，抑亦拜命焉？否耶？”文介默然，未尝以为悟也。某司员工于揣摩，故用旧宪书，夹名片置袖中，于堂见时，误坠于地。文介问携此何为，则对曰：“买一护书，需京钱数千，为节费计，以此代之。”文介奖藉有加，自后屡予乌布。相传其抚晋时，属吏中有以衣冠华整及带时辰表名列弹章者，官无大小，皆着布袍褂。有知县某，独绸袍缎褂，文介大不谓然，亟以崇俭去奢诫之，词色俱厉。某鞠躬对曰：“卑职非敢不俭也，近来布袍褂，未易购求。有之，价亦绝巨，以购者众也。卑职贫寒弗克办，绸缎者，属旧有，故用之。”文介亦无以难也。嗟乎，其在于今，华服带表之风，亦已古矣。采采西人之衣服，荧荧宝石之约指，不知文介见之，又将何如。

慧由静生，一切不学而能。释敬安，字寄禅，楚人，农家子。幼誓出家，然指求法，精进甚苦。初识字无多，未几，忽通晓经论，尤工吟咏，以《白

梅》诗得名，诗十首，录其六云：一觉繁华梦，惟留澹泊身。意中微有雪，花外欲无春。

冷入孤禅境，清于遗世人。却从烟水际，独自养其真。○而我赏真趣，孤芳只自持。澹然于冷处，卓尔见高枝。

能使诸尘净，都缘一白奇。含情笑松柏，但保后凋姿。○寒雪一以霁，浮尘了不生。偶从溪上过，忽见竹边明。

花冷方能洁，香多不损清。谁堪宣净理，应感道人情。○了与人境绝，寒山也自荣。孤烟澹将夕，微月照还明。

空际若无影，香中如有情。素心正宜此，聊用慰平生。○绝壑无寻处，高寒是我家。苦吟终见骨，冷抱尚嫌花。

白业宜薰习，清芬底用夸。却怜林处士，只解咏横斜。○人间春似海，寂寞爱山家。孤屿淡相倚，高枝寒更花。

本来无色相，何处著横斜。不识东风意，寻春路转差。

诗境清空冲穆，非不食人间烟火不办。有《八指头陀诗集》二册刻行，其他作亦称是。王湘绮为之序，以贾岛、姚合比之，非溢美也。惜乎行间字里，间有某中丞、某尚书、某布政、某考功，为明镜之尘埃耳。

沈文肃夫人，林文忠之女也。咸丰丙辰，文肃守广信，时发逆杨辅青连陷贵溪等县，郡城危在旦夕。文肃适赴河口劝捐，归恐无及，夫人刺臂血作书，乞援于饶总兵廷选。饶得书，星夜驰赴，甫抵郡而文肃亦归，城赖以全。向来闺媛工诗词者夥矣，能文者不数遘。夫人此书，尤为义正词严，不能有二之作，亟录之。“将军漳江战绩，啧啧人口，里曲妇孺，莫不知海内有饶公矣。此将军以援师得名于天下者也。此间太守，闻吉安失守之信，预备城守，偕廉侍郎往河口拜饷招募。但为势已迫，招募恐无及；纵仓卒得募而返，驱市人而战之，尤为难也。顷来探报，知昨日贵溪失守，人心惶惶，吏民铺户，迁徙一空，署中童仆，纷纷告去。死守之义不足以责此辈，只得听之，氏则倚剑与井为命而已。太守明早归郡，夫妇二人荷国厚恩，不得藉手以报，徒死负咎，将军闻之，能无心恻乎？将军以浙军驻玉山，固浙防也。广信为玉山屏蔽，贼得广信，乘胜以抵玉山，孙吴不能为谋，贲育不能为守，衢严一带，恐不可问。全广信即以保玉山，不待智者辨之，浙省大吏不能以越境咎将军也。先宫保文忠公奉诏出师，中道赍志，至今以为心痛。今得死此，为厉杀贼，在天之灵，实式凭之。乡间士民，不喻其心，以舆来迎，赴封禁山避贼，指剑与井示之，皆泣而去。太守明晨得饷归后，当再专牒奉迓。得拔队确音，当执爨以犒前部，敢对使几拜，为七邑生灵请命。昔睢阳婴城，许远亦以不朽。太守忠肝铁石，固将军所不吝与同传者也。否则贺兰之师，千秋同恨，惟将军择利而行之

。刺血陈书，愿闻明命。”云云。光绪甲申，江西抚臣潘{尉}奏请以夫人附祀广信府文肃专祠，报功也。

同治、光绪间，宝文靖当国，有内阁中书苏州人吴，因与文靖同名，改名均金。适其婿某捷礼闈，得内阁中书，无名氏撰联云：“女婿头衔新内翰，丈人腰斩老中堂。”相传以为笑。

道光朝，风尚柳诚悬书法，时称翰林院为柳衙，南书房为深柳读书堂，清秘堂为万柳堂。当时士夫犹稍知名节为重。迨同治朝，则专取光圆。光绪朝，尤竞尚姿媚，而风骨日见销沉。仕途为之波靡，勿谓艺事罔关风会也。

清太庙在午门内，庙内树木阴森，历二百数十年。不惟禁止翦伐，即损其一枝一叶，亦有罪。树上栖鸦，亦托芘蕃育，为数以万亿计，日饲以肉若干。有成例：凡鸦晨出暮归，必在开城之后、闭城之前，由禁门内经过，绝无飞越城垣之上者。余尝目验之，信然。自辛亥已还，未知鸦类亦革命否耳。

桑有寄生，葡萄、枇杷有寄生，皆入药。吾广右兴安、全州一带有红兰，寄生古松树上，开时香闻数里，奇矣。此植物类之寄生也。鳗乃寄生乌鳢鬣上，春深有细虫即鳗，稍能游泳即脱去，银鱼亦蝼蚌口上寄生，此动物类之寄生也。

德宗某年谒东陵，带二山羊回京，不知何所用也，以牧养之处问御前太监。某监以社稷坛对，谓地方空旷，且多青草。时福相为内务府大臣，以羊付之，福唯唯遵旨，牵羊至坛，交九品坛官德某。德毅然曰：“社稷坛何地，乃可牧羊乎？有上谕否？”福以仅奉玉音对。德不受，福无以难之，遂置羊他所，羊旋毙。后有旨索羊，福辄购二头以进。此坛官殊可传，惜其名记忆不全矣。

光绪中叶，内监李莲英怙宠滋甚。仪鸾殿侧有斗室，为大臣内直憩息之所。一日，李在此室，于颇黎窗中见福相将至，故含余茶于口俟福至。甫及廉，李骤揭帘，对福喷茶，若吐漱然，淋漓满面，亟笑谢曰：“不知中堂到此，殊冒昧。”福无可如何，徐徐拭干而已。李之藐视大臣，所以示威福，福尤其所狎而玩之者也。

公主尊贵，视亲王有加。京朝官遇亲王于途，停车让道而已；惟遇公主杏黄轿，则车若向东，必须勒回向西。凡执御者知之，无庸车中人为之区别也。相传公主下嫁，阃闼之内礼节烦苛，绝无伉俪之乐。惟九公主力矫此习，对于额駙，悉脱略繁文，夫唱妇随，与寻常家庭无以异。宫眷或嘲笑之，不以为意也。

清时云贵两省公车例得驰驿。人各一车票，若二人共乘一车，则其一车票可转售与人，得资贴补旅费，计甚得也。道光间，有贵州王生肇桂、陈生浚明

，平素交情款洽，乡闈同捷，遂同车北上，不第，仍同车南旋。次科复同车北上，则乙巳恩科也。甫头场，陈忽于号舍自缢，于试卷上写冤单，略谓：“己与王举人肇桂交谊甚深，前科北上南旋，及本科北上，皆同车，事诚有之。讵有不逞之徒，捏造秽褻不堪之言，横加诬蔑，至谓吾二人互相待遇，有同余桃断袖之为。肇桂惭愤至极，因而自缢。其鬼有灵，来索同死。吾二人情同胶漆，肇桂死，某原不愿独生。”云云。一时外帘各官莫不传闻此异。明日，二场点名，至贵州省，乃竟有王肇桂其人。当事者大异之，亟举陈事以问。肇桂对曰：“姑无论事之有无，举人固生存，何尝自缢也，何庸辩？”榜发，肇桂竟中式，旋以殿试怀挟，褫革贡士，交刑部枷杖。此事诚奇绝古今。王、陈方同应会试，安得有王之鬼索陈之命，而陈固真死。荒唐中之荒唐，诚百思不得其解。曩阅某说部载有一事，某甲与某乙积憾甚深，甲之膂力强于乙。某日向夕，相遇于某桥。甲四顾无人，亟挤乙堕水，惶遽而归。越数日，下流数里，有尸浮出，男也，面目已不可辨。甲闻之殊忐忑，而人固未有疑之者。未几，甲忽发狂疾，时时自挝扑，甚至刀蠹引锥刺，几无完肤，并诵言其隐事，谓乙之鬼来索其命也。乙家乡僻寒微，本无力诉讼，乡愚之见，谓早已罹冥罚，必不久于人世，益复姑置之，乃乙忽挟青蚨数贯归。盖堕水后，被救于舟人，第委顿不遽能语。载至二十里外某村，值农忙，遂留于彼佣工。田事毕，始告归，青蚨则佣资也。闻甲病状，亟自往见之，询解明白，甲病亦寻愈，彼此释夙怨焉。此与王、陈事略相类，然较王、陈事为有因，而王、陈事尤离奇。其殆挽近新学家所谓关涉心理者非耶？又某医案，谓凡病人昏瞶中见神鬼，无论如何奇特，皆不可信，仍是脏腑发见之疾，其消息至微，于此等事可参。

黟县俞理初博学多通，久困胶痒，夙蜚声誉。道光辛巳，江南乡闈监临苏抚某公遍谕十六同考官，某字号试卷切须留意。是科正主考汤金钊，副主考熊遇泰，同考某，呈荐于副主考，并面禀中丞之言，熊公大怒曰：“他人得贿，而我居其名，吾宁为是。中丞其如我何？”竟摈弃不阅。同考不敢再渎，默然而退，以为卷既荐，吾无责焉矣。填榜日，监临主考各官毕集至公堂，中丞问两主考：“某字号曾中式否？”汤公曰：“吾未之见也。”熊公莞尔而笑曰：“此徽州卷，其殆盐商之子耶？”中丞曰：“鄙人诚愚陋，亦何至是。乃黟县俞正燮，皖省绩学之士，无出其右者也。”熊公爽然，亟于中卷中酌撤一卷，易以俞卷，未尝阅其文字也。凡人意气太盛，往往误事。熊公诚侃侃刚直，惜乎稍未审慎出之。向使监临以面问为嫌，不几屈抑真才耶？越十二年，癸巳会试，阮文达以云贵总督入为总裁，异数也。理初卷，同考王菽原荐于曹文正，文正素恶汉学，抑之。文达以未得见，深为扼腕。菽原为刻所著《葵巳类稿》十五卷，而为之序。夫科第虽微物，信有命焉。文达以未见理初卷为惜

，就令见之，安知不为东坡之目迷五色者。唯是当理初时，有一文达而不克遇为可惜耳。若并无文达之可遇，不更无怨无尤哉。

在普通人韵士未尝以贫为讳，往往形诸楮墨，藉可考见其清德，而亦流传为佳话。明王雅宜借银券文曰：“立票人王履吉，史文寿承作中，借到袁与之白银五十两。按月起利二分，期至十二月，一并纳还，不致有负。恐后无凭，书此为证。嘉靖七年四月日，立票人王履吉押，作中人文寿承押。”钱竹汀为赋七言长篇，有云：“诗人多穷乃往例，四壁萧然了无计。雅宜山色难疗饥，下策区区凭约契。”朱竹宅析产券云：“竹宅老人虽曾通籍，父子只知读书，不治生产，因而家计萧然，但瘠田荒地八十四亩零。今年已衰迈，会同亲族分拨付桂孙、稻孙分管，办粮收息。至于文恪公祭田，原系公产，下徐荡续置荡七亩，并荒地三分，均存老人处办粮，分给管坟人饭米。孙等须要安贫守分。回忆老人析箸时，田无半亩，屋无寸椽，今存产虽薄，能勤俭，亦可稍供个粥，勿以祖父无所遗，致生怨尤。倘老人余年再有所置，另以绩析。”此可与苏文忠马券，香光居士鬻田契并传不朽矣。

仁和缪莲仙所辑文章游戏多至四十余卷，虽无关大雅，而海内风行。莲仙工艳体诗，有《春日郊行即事》云：“阿谁行露手双携，窄窄弓鞋滑滑泥。愿化此身作筇杖，替伊扶过板桥西。”为时传诵，有“缪板桥”之称，或曰当改“缪筇杖”，可与“苏绣鞋”作确对也。曩余赋〔临江仙〕词有句云：“愿为油壁贮婵娟，愿为金勒马，宁避紫丝鞭。呼我为马，应之曰马，可耳。”

先辈有言，文艺之事，惟灯谜与围棋。今人突过古人，机心胜也。先大父花工公有《灯谜》二巨册，大都浑雅有余，尖巧不足。录谜诗四首如左：永嘉徐照与徐玑，翁卷还连赵紫芝。

解奉唐人为轨范，是何名誉在当时。

（《礼记》一句，谓之四灵。）

卤汁元灰细酌量，抔沙不惜屡探汤。

黄金变作琅色，白玉凝为琥珀光。

圆象浑成丸可拟，花纹隐映画难方。

纵然融化如胶漆，也合黎祈与共尝。

（物一，皮蛋。）

楮生满腹贮比糠，野艾从兹不擅长。

既有微云生气焰，全无利喙肆锋芒。

解嘲权比梅花帐，谬奖居然龙脑香。

昔日高邮如此，露筋何至叹红妆。

（物一，纸蚊烟。）

又一字至七字诗云：好，工。

是宝，非铜。

堪拂拭，谢磨砢。

分临秋水，近隔眉峰。

边随长缆系，上有小桥通。

说者名为，看来不复朦胧。

助彼绿窗挑绣姥，资予几读书翁。

（物一，眼镜。）

诗体平正稳成，虽余事末技，亦具先正风格。

李季，宋人，见《广川书跋》。林材，明人，著《福州府志》七十六卷，见《千顷堂书目》。二人姓名，可称绝对（季增李一笔，材减林一笔），不能有二。

半臂非胡服也。叶石林云：“即褙子，古武士之服，后又引长其两袖。”云云。

江阴炮台官吴祖裕以营谋得差，对于所部军队尝以利歆动之。未几，台兵哗变，祖裕竟被戕，时四月十三日也。先是，祖裕之祖名瑛，字仲铭，于咸丰庚申督乡兵御发逆殉难，亦四月十三日。无名氏制联云：“正款一万二千，杂款一万二千，好兄好弟大家来，青天鹅肉。阴历四月十三，阳历四月十三，乃祖、乃孙同日死，泰山鸿毛。”

道光壬寅，朝议与英吉利媾和。蒲城王相国文恪力争不获，遂仰药死，以尸谏。遗疏力荐林文忠，痛劾琦善。其门人渭南张文毅芾以危词恫喝其公子溉，竟匿不上。溉官编修，以此事为时论所轻，迄不复能显达。芾后守江西最有功，江西人作庙祀之，比于许旌阳。而兹事实为盛德之累，论者惜之。

咸丰时，骆文忠抚湖南，左文襄居幕府，适总兵樊燮以贪懦被严劾，燮疑文襄所为，因荧惑某督部，构文襄急。值庚申会试，亟入都以避之。闱中各考官相约毋失文襄。未几，得湖南一卷，文笔绝瑰玮，皆决为文襄，亟取中之。及揭晓，乃湘潭黎培敬也。后由编修官贵州学政。时贵州大乱，培敬募壮士百余人，击贼开道。三年按试皆毕，朝廷以为能，授贵州布政使，经营战守十余年。贼平，擢巡抚，尽心民瘼，黔人至今思之。

偶与艺风缪先生谈“而”字典故，有两事绝可笑。某甲作八股文一篇，自鸣得意。其友请观，不许；请观其半，亦不许。乃至小讲、承题、破题，至于一句，皆不许。请观其第一字，许之。及其郑重出示，乃是“而”字。又道光戊戌科，江南乡试，首题“博学而笃志，切问而近思”。解元郑经文，平分四比，抛荒两“而”字，似“博学笃志、切问思思”题文。殿军甘熙文纯用交互

之笔，于四项之首，一律作转语：似“而博学而笃志而切问而近思”题文。说者谓解元文，题目中两“而”字移置殿军文题目二句之首矣。昔有人读《大学》：“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虑，虑而后能得。”谓“”句“末少一”得“字。迨后读《论语》：“少之时，血气未定，戒之在色，及其壮也，血气方刚，戒之在斗，及其老也，血气既衰，戒之在惰。”谓衍一”得“字。忽恍然悟曰：“原来《大学》中所少‘得’字，错简在此。”因第二事牵连记之。

曩阅某说部有云：“阮元初入翰林时，和为掌院学士。一日，玉音从容谓曰：“眼镜别名，近始知之，‘退以语元，且曰：“上不御此也。’未几大考，诗题即”“，元诗独工，得蒙睿赏，拔置第一。不数年，遂跻清要。”

余意此殆当时薄夫嫉忌，诬蔑文达之词。眼镜别名未为癖典，渊博如文达，宁有不知，即其诗句：“眸奚须此，瞳重不恃他。”云云，亦非理想所万不能到。诗家咏物，用笔稍能超脱，命意略有翻腾，安见弗克办者。谓之无心巧合则可，诘必受之于和。文达夙赋雅性，对于庸庸视肉者流，或不免为青白眼。即如晚岁恒貌聋以避俗，唯龚定 F 1 6 至，则深谈竟日夕。扬人士为之语曰：“阮元耳聋，逢龚则聪。”若斯之类，出于少年，即招尤府怨之道矣。

友人某君告余，光绪壬寅、癸卯间，于役吴门，偶游八旗会馆，见壁间黏绝句二十首，惜记忆不全，仅记其较有风趣者。诗云：进士居然以大称，南天仗钺势がテ。

三吴自昔推繁盛，铲地长也不胜。

又：低昂价值视漕粮，州县繁多费审详。

一任贪声腾众口，奥援赖有庆亲王。

又：专差妥速走京华，十万腰缠办咄嗟。

此次并非因节寿，寻常盘盒送亲家。

又：今朝南汇昨阳湖，几辈寒酸合向隅。

侍婢匆匆传谕帖，专差上海买珍珠。

又：口脂面药学红人，几辈争妍巧笑颦。

毕竟承恩难恃貌，也须腰橐富金银。

又：纷纷新政绝张皇，警察征兵办学堂。

入告总言经费绌，几多膏血润贪囊。

又：千万缠腰饱更饕，天威不畏况民岩。

全凭独断成公事，那许兼圻不会衔。

又：银烛高烧签押房，牙牌端正未登场。

芙蓉香雾氤氲里，高唱时闻京二簧。

又：此事由来甚画眉，断无兄弟可怡怡。

剧怜草草埋香日，冠玉陈平泪暗垂。

又：名花召到近黄昏，小轿直穿东角门。

归去娘姨传好语，大人恩典会温存。

又：脸儿小白辫长青，袖窄腰纤态鲫伶。

直恁风流似张绪，教人掩鼻是铜腥。

又：漂亮谁如大纨绔，轻儇合作小司官。

才庸尚是南中福，只够贪顽不够奸。

曾文正尝自言：“百岁之后，墓碑任人为之，唯铭词则自撰：不信书，信运气。公之言，告万世。”云云。文正斯言，可谓穷理尽性，以至于命者矣。命者，转移运气者也。运气者，命之否泰之所流行也。凡人智慧具足，事理通达，假我斧柯，乌在弗能展布者。是故阮籍穷途之哭，非哭穷途也，时命不犹，所如辄阻，虽有裁云镂月之才华，补天浴日之襟抱，亦唯置之无用之地，甚至俯仰不能以自给。俾吾生有用可贵之光阴，长销磨于穷愁抑塞中，宁不图尺寸之进稍自振拔，其于运气何哉。是则感士不遇，昔人所为废书而三叹也。

唐王之涣《出塞》诗可作长短句读，唯末句之下，须叠首三字方能成调：黄河远，上白云间一片，孤城万仞山，羌笛何须怨，杨柳春风，不度玉门关。“黄河远”，近人有仿之者，即以〔黄河远〕名调，亦可诗、词两读，见张玉《昭代词选》。

和侍姬卿怜，吴姓，苏州人。先为浙江巡抚王望妾，望字味兼，平阳人。官浙蕃时，曾刻“米帖”凡四集，梁山舟为之跋，亦大僚中风雅者也。后擢巡抚，适丁忧，应回籍。朝廷以海宁改建石塘，王在浙肯担当事务，令其在工督办。与李质颖共事，意见不合。李赴京奏王居丧携眷，安住杭州。旋奉谕旨，有云：“伊父王师，品行甚正，不应有此等忘亲越礼之子，褫王职，仍留工效力。”未几，甘肃收捐监粮案发，竟服上刑，卿怜为蒋戟门侍郎锡所得。时和方枋用，以献于。嘉庆己未，败，卿怜没入官。作绝句八首，叙其悲怨云：◇其一晓妆惊落玉搔头（自注：正月初八日，晓起理鬟，惊闻籍没），宛在湖边十二楼（王中丞抚浙时，起楼阁，饰以宝玉，浙人相传，谓之迷楼。和相池馆，皆仿禁苑）。

魂定暗伤楼外景，湖边无水不东流。

◇其二香稻入唇惊吐日（自注：和府查封，有方餐者，因惊吐哺），海鼎列陈厌尝时（自注：王处查封，庖人方进燕窝汤，列屋皆然，食厌多陈几上。兵役见之，纷纷大嚼，谓之洋粉云）。

峨眉屈指年多少，到处沧桑知不知。

◇其三缓歌慢舞画难图，月下楼台冷绣襦。

终夜相公看不足，朝天懒去倩人扶。

◇其四莲开并蒂岂前因，虚掷莺梭廿九春。

回首可怜歌舞地，两番俱是个中人。

◇其五最不分明月夜魂，何曾芳草怨王孙。

梁间燕子来还去，害杀几家是戟门。

◇其六白云深处老亲存，十五年前笑语温。

梦里轻舟无远近，一声款乃到吴门。

◇其七村姬欢笑不知贫，长袖轻裾带翠颦。

三十六年秦女恨，卿怜犹是浅尝人。

◇其八冷夜痴儿掩泪题，他年应变杜鹃啼。

啼时休向漳河畔，铜雀春深燕子栖。

以诗考之，卿怜归王时年十四，和籍没时，年二十九。自兹以往，处境奚若，不复可考。诗笔隐秀，亦贺双卿、邵飞飞之流亚，闺阁中未易才也。时命不犹，曷胜可惜。陈云伯《卿怜曲》云：卿怜本是琴河女，生小玲珑花解语。

十三娇小怨琵琶，苦向平阳学歌舞。

平阳歌舞醒繁华，移出雕阑白玉花。

幸免罡风吹堕溷，从今不愿五侯家。

侍郎华望殷勤顾，移入侯门最深处。

欲使微名达相公，从今却被东风误。

言先归王后归和也。又云：独有红闺绝代人，网丝尘迹吊残春。

将军西第凝红泪，阿母南楼梦白云。

哀词宛转吟香口，珠啼玉泣嗟谁某。

昨日才歌相府莲，今朝已叹旗亭柳。

言和籍没后赋诗悲怨也。曲长不具录。

桂林相国陈文恭宏谋，乾隆三十二年三月授东阁大学士，始奏请将原名上一字改用“宏”字，前此扬历中外，一切折奏书名，均未改避。乾隆朝政体较雍正为宽大，此其一验也。文恭精研宋学，著述闳富，《培远堂全书》为册百，余家旧有之，后闻书板归岑襄勤家，稍有残缺，襄勤为之修补。襄勤逝后，其后人不知爱惜。广右地湿易蠹，今殆不复可问矣。

自海禁开通已还，吾国出使大臣往往离奇怪诞，腾笑异邦，某大臣身负工诗，尝用西法摄影，以正坐不露翎顶，因而侧坐，并自题绝句云：巍巍一柱独擎天，体自尊崇势自偏。

正是武乡侯气象，侧身谨慎几多年。

又过某国时，暂驻使馆，与某大臣唱和，诗中有一“夜”字，“夜”下一字写法在“邑”与“色”之间，白云：“典故本此字不清，作邑作色皆可，故两从之。”清之季年，官场办公以模棱为要诀，此公更通之于吟事矣。

苏东坡诗有神智体《晚眺》一首：长亭短景无人画，老大横拖瘦竹筇。

回首断云斜日暮，曲江倒蘸侧山峰。

其法：“亭”字写极长，“景”字写极短，“画”写作“■”，“■”无人，“老”字写稍大，“拖”字横写，“筇”字竹头写极细，“首”字反写，“云”字上雨下云，中间距离稍远，“暮”字下日斜写，“江”字写作■，“蘸”字倒写，“峰”字山旁侧写，与“暮”字下日同式。此体后人未有仿之者。先大父花工公尝撰《春景》一联云：“青山绿水红桥小，紫燕黄鹂白日长。”“山”用青色写，“水”用绿色写，“桥”用红色写小，“燕”用紫色写，“鹂”用黄色写，“日”用素纸双钩写长，此拟神智体别开一境也。

灯谜有绝巧者，亦有奇拙者。以“惨睹”二字，隐《四书》人名六，即唐诗一句：“襄阳回望不胜悲。”此谜底不能有二。按：《惨睹》，乃《千钟禄》院本之一出，演明建文帝出亡事。虽据野史，近于不经，然词笔甚佳也。此出情景，建文飘泊襄阳，回首南都，极伤心惨目之致。原曲云《倾杯玉芙蓉》：“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，四大皆空相。历尽了渺渺程途，漠漠平林，垒垒高山，滚滚长江。但见那寒云惨雾和愁织，受不尽苦雨凄风带怨长。雄城壮，看江山无恙。谁识我一瓢一笠到襄阳。《尾声》：路迢迢，心怏怏，何处得稳宿碧梧枝上。忽飘来一杵钟声，错听了野寺钟鸣当景阳。”曩寓京师，一夕过某胡同，见一家门首设有灯谜，亟下车观之，有人揭去一条。其一去：“身为万乘之尊，还挑破铜烂铁担子。”底《书经》一句：“朕不肩好货。”余尝谓宋人词拙处不可及，此谜拙处亦不可及。

孝钦显皇后六旬万寿，内阁撰拟谕礼部敕书，有云：“爰从归政，始遂安贞。萃五福于三辰，届六旬之万寿。”呈稿于宗室相国。麟曰：“贞字是孝贞显皇后尊谥，不可用。”遽提笔改“荣”字，点金成铁，令人辄唤奈何。向来撰拟文字以平正皇为得体，字句稍涉奥衍，即在摈弃之列，本不容有佳构也。

孝钦显皇后万机之暇，留意风雅，精绘事，工吟咏，尤擅长试帖诗。每岁春闱及殿廷考试，辄有拟作。相传同治乙丑科会试，诗题“芦笋生时柳絮飞”，得“生”字，拟作云：南浦篙三尺，东风笛一声。

鸥波连夜雨，萍迹故乡情。

又同治癸酉科考差，诗题“江南江北青山多”，得“山”字，拟作云：雨后螺深浅，风前雁往还。

舍连春水泛，峰杂夏云间。

惜全首不传。

同治庚午科，济宁孙尚书文恪典试四川，顺德李若农侍郎副之。考官例应驰驿，值秦蜀间盗氛未靖，改道溯荆湖西上。由宜昌遵陆赴万县，山路绝险，有地名火火箭岭，尤斗峻无伦。文恪肩舆竟于是倾跌。舆夫后二人，坠崖致毙。幸舆前有牵夫十六名，并力撑持，赖以不坠，舆前二夫亦幸免。其后，顺德尝语人：“当时情形奇险，幸山神有灵，双手托住军机大臣，仅乃无恙。”是夕驻节荒村，庖人无以为馔，于山家得一鸡，醢以煮粥，顺德食而甘之，自后非鸡粥不饱也。

姓名笔画最少者，同治朝，内阁中书丁乃一，三字只五笔，不能有二。

合肥龚芝麓尚书主持风雅，振拔孤寒，广厦所需，至称贷弗少吝。其卒也，朱竹挽诗有云：“寄声逢掖贱，休作帝京游。”其轶事屡见前人记载中。马世俊未遇时，落拓京华，无以自给。公阅其文，叹曰：“李峤真才子也。”赠金八百，为延誉公卿间，明年辛丑，马遂大魁天下。又尚书女公子卒，设醮慈仁寺。一士人寓居僧寮，僧请作挽对，集梵二语曰：“既作女子身，而无寿者相。”公询知作者，即并载归，面试之，时春联盈几，且作且书，至溷厕一联云：“吟诗自昔称三上，作赋于中可十年。”乃大咨赏，许为进取计。久之，以母老辞归。濒行，公赠一匣，窃意为行李资，发之，则士人家书，具云：“某年月日，收银若干。”盖密遣人常常馈遗，无内顾之忧久矣。乃顿首谢，依倚如初，卒亦成其名。曩阅武进汤大奎《炙砚琐谈》，有云：“龚芝麓牢笼才士，多有权术。”嗟乎，何晚近巨公大僚，欲求有是权术者，而亦不可复得耶。尚书姬人顾媚，字横波，识局明拔，通文史，善画兰，尚书疏财养士，顾夫人实左右之。某年，尚书续灯船之胜，命客赌鼓吹词，杜茶村立成长歌一百七十四句，一座尽倾，夫人脱缠臂金钏赠之。

吴江吴汉槎幼即恃慧狂恣。在塾中，辄取同辈所脱帽溺之。塾师责问，汉槎曰：“笼俗人头，不如盛溺之为愈也。”师叹曰：“此子他日，必以高名贾奇祸。”后捷顺治丙申北闱，坐通榜，谪戍宁古塔，居塞外念余年。其友人顾梁汾为之地，乃得赐环。按：《史记·酈食其传》：“沛公不好儒，诸客冠儒冠来者，辄解其冠，溲溺其中。”此与汉槎事绝类。稍不同者，彼竟解其冠，此则其所自解耳。沛公枭雄当别论，汉槎尤不可为训。

宗室祭酒伯熙大雅闳达，立朝有侃侃之节。其母夫人博尔济吉特氏通经术，娴吟咏，有《芸香馆遗诗》二卷梓行。光绪中叶，某学士承要人风旨，摭《芸香馆集》中《送兄》诗，谓为忘本。请旨削板，将以倾显，朝廷不允所请。文字之祸，浸涉门为闳，亦甚矣哉。

彭刚直中兴名将，丰功亮节，世称道弗衰，未闻有登诸白简者。光绪九年

，补兵部尚书，疏辞不允。讲官盛昱以不应朝命劾之，奏云：兵部尚书彭玉麟，奉命数月，延不到任。而在浙江干预金满之事。现在兵制未定，中枢需人，该尚书晓畅戎机，理宜致身图报。较之金满之事，孰重孰轻，无论所办非是，即是亦不可也。该尚书托言与将士有约，不受实官，实则自便身图，徜徉山水耳。古之纯臣，似不如此。且现在握兵宿将各省甚多，该尚书抗诏鸣高，不足励仕途退让之风，反以开功臣骄蹇之渐，更于大局有碍。请旨敦迫来京，不准逗留，以尊主权而励臣节。云云。《春秋》责备贤者，要亦词严而义正也。

道、咸间，苏州顾千里黄尧圃皆以校勘名家，两公里同，嗜好同，学术同。顾尝为黄撰《<百百>宋一廛赋》，黄自注，交谊甚深。一日，相遇于观前街世经堂书肆，坐谈良久。俄谈及某书某字，应如何勘定之处，意见不合，始而辩驳，继乃诟詈，终竟用武，经肆主人侯姓极力劝解乃已。光绪辛卯冬，余客吴门，世经堂无恙，侯主人尚存，曾与余谈此事，形容当时忿争情状如绘。洎甲辰再往访世经堂，则闭歇久矣，为之惘然。忆余曩与半塘同客都门，夜话四印斋，有时论词不合，亦复变颜争执，特未至诟詈用武耳，往往指衣而别，翌日和好如初。余或过晡弗诣，则传笺之使，相属于道矣。时异世殊，风微人往，此情此景，渺渺余怀。

孝钦显皇后盛时，每逢由宫还海，文武百官跪迎，皆在西苑门外，唯总管太监李莲英，三品冠服，独跪于西苑门内。远而望之，觉其宠异无比。

慈舆由宫还海，各官先在宫门外跪送，旋由间道驰赴西苑门跪迎，望见前驱卤簿，立刻雅雀无声，呼吸可闻，非复寻常之肃穆。夹道笙簧，更觉悠扬入听。迨驾过不数武，则跪者起，默者语，眼架镜，手挥扇，而关防车方络绎不绝。

午门坐班典礼，犹沿前明之旧，告朔之饩羊耳。各衙门堂派者皆资浅无乌布之员。届时，齐集朝房，俟纠仪御史至。传呼上班，则各设品级垫，盘膝列坐，纠仪御史巡视一周。有顷，退班，各投递衔名而散。

考太医院医士亦用八股试帖，以楷法工拙为去取。时人为之语曰：“太医院开方，只要字迹端好，虽药不对症无妨也。”曩余在京时，值考试医士，题为“知者乐水，仁者乐山”。闻取第一者之文有云：“知者何取于水，而竟乐夫水；仁者何取于山，而竟乐夫山。”只此一卷最佳，通场无出其右。

咸、同间都门有斌半聋者，旗人，工篆刻，不轻为人作。半聋不聋，意谓时人之言，太半不堪入耳，故以“半聋”自号，惜其名记忆不全。稍后有宗子美官兵部主事，亦旗人，善诗词，亦工篆刻，品行端洁。

某大僚述职入都，夙有烟癖。一日，召对候久，瘾作，不复可耐，商之内监，求可以御瘾者，吸烟非所望也。监曰：“大人贵重，烟非吸奚可者。即吸

烟亦非难，顾赏赍何如耳。”某出千金纸币示之。监欣然曰：“重赏若斯，敢不勉效绵薄。”遽导之，稍东北迤邐行，历殿阁数重，路极纡折，间不逢人，逢亦弗问，旋至一精室。室中陈设及榻上烟具，悉精绝，监就榻半卧，为燃灯烧着。烟尤精美，超越寻常。大僚平日所御不逮远甚。顷之，氤氲鬯满，精神焕然，亟付纸币，匆匆出。中途问监曰：“汝曹所吸之烟与夫吸烟之室，何讲究一至于此？”监曰：“吾侪安敢有此？此室此烟，吸之者何人，大人若先知之，殆必不敢往矣。”某闻之憬然悟，为之舌挢不下久之。返至原候处所，心犹震悚不宁，幸未误召对。盖驾山时刻早晏，监辈讵之熟矣。

光绪己丑，太和门灾。传闻内府貂皮、缎匹、铺垫各库皆在门之左近，历年库储，盗卖略尽。值大婚典礼，需用各物，典守者惧罹于罪，因而纵火，希冀延烧灭迹。此说未知确否。尝见太和门之柱之巨，约计三四人不能合抱，即辇致薪苏，绕之三匝。拉杂而摧烧之，未易遽尾。乃以赤一怒，曾不一二时顷，顿成瓦砾之场，殆亦不尽关于人事矣。

每岁元旦，太和殿设朝，金炉内所香名四弃香，清微澹远，迥殊常品，以梨及苹婆等四种果皮晒干制成。历代相传，用之已久，昭俭德也。

王半塘清通温雅，饶有晋人风格。唯早岁放情，增口于群小；中年谏论，刺骨于要津。虽遭遇因而屯，亦才品资其磨练，官礼科掌印给事中。某年，届试俸期满，百计筹维，得数百金，捐免历俸，截取道员，旋奉旨以简缺道员用。向来京曹截取道府，皆以繁缺用，以简缺用者，不用之别名也，为自有截取之例以来所仅见，半塘泊然安之。是岁樵米之需转因而奇绌，夫亦甚可笑矣。未几，复严劾某枢相，不见容于朝列，补被出都，潦倒以没。山阳邻笛之痛，何止文字交情而已。

高阳相国李鸿藻以理学名臣自居，饰貌矜情，工于掩著。相传其曾受孝哲皇后跪拜。春明士夫，多有能言之者。当穆宗升遐时，孝哲力争立嗣，孝钦意指已定，殊难挽回。正哀痛迫切间，适高阳入内，孝哲向之泣告，且谓之曰：“此事他人可勿问，李大臣先帝之师傅，理当独力维持。我今为此大事，给师傅磕头。”高阳亟退避而已，卒缄默无言。论者谓高阳受此一拜，不知何日偿还也。清季理学名臣吾得二人焉，曰李鸿藻，曰徐桐，庶几如骖之靳矣。

苏州名妓赛金花，有一事绝可传。本名傅彩云，光绪中叶，曾侍某阁学，出使德意志国。欧西国俗，男女通交际酬酢。赛尤瑶情玉色，见者尽倾。德武弁瓦德西，其旧识中之一人也。庚子联军入京，瓦竟为统帅，赛适在京，循欧俗通郑重，旧雨重逢，同深今昔之感。自后轻装细马，晨夕往还，于外人蹂躏地方，多所挽救。琉璃厂大贾某姓，持五千金为寿，以厂肆国粹所关，亟应保全，乞赛为之道地。赛慨然曰：“兹细事，何足道。矧义所当为，阿堵物胡

为者。”竟毅然自任，却其金，亟婉切言于瓦。明日，下毋许骚扰之令，而百城缥帙，万轴牙签，赖以无恙，皆赛之力也。比者，沪滨妻孥，憔悴堪怜，集菀集枯，如梦如幻，或犹捕风捉影，摭摭莫须有之谈，形诸楮墨，恣情污蔑。嗟嗟，无主残红，亦既随波堕溷。彼狂风横雨，必欲置之何地，而后快于心耶。

近撰《辑藏书话》，得一事绝奇，绝可笑亟录如左。阅者勿以剿说为罪，经芟繁节要，俾文省事具，非径剿说也。

常熟毛斧季嗜书不减其父，尝手跋赵孟奎《分类唐歌诗》残本，略云：“此书乃先君藏本，按照目录仅存十一。因思天下之大，好事者众，岂遂无全书。传闻武进唐孔明有之，托王石谷往问，无有也。先是，托王子良访于金坛。甲辰二月，子良从金坛来，述于子荆之言曰：”唐氏旧有是书，索价百金。因思于与唐，姻娅也，果能得之，鸠工付梓，公之天下，乐事孰逾于此，盍再访诸。‘内兄严拱侯曰：“此韵事，亦胜事，吾当往。’翌日即行。道丹阳，宿旅店。丙夜闻户枢声，鸡初鸣，邻壁大呼失金，诸商旅皆起。将启行，户皆扃，不得出。天明，伍伯来，追宿店者二十三人，拱侯居首，与失金者比屋也。匍匐见县令，命客各出囊金，布满堂下，多者数百，最少者，拱侯也。召失金者验之，皆非，遂出。拱侯曰：“可以行矣。‘曰：“未也。当质之于神。’昇神像坐广庭，架巨锅炽炭上，倾桐油于中，火熊熊出油上，趣拱侯浴。拱侯叹曰：“毛斧季书癖害人，一至此乎？《唐歌诗》有无未可知，予其死于沸油乎。‘一老人曰：“若无恐，苟盗金，必糜烂；否，无伤也。’以手探之，痛不甚剧，醮油涂体殆遍，无恙。以饮二十二人验皆毕。拱侯曰：“人谋鬼谋，计殆无复，今可行矣。‘又一人亦去，其二十一人与旅店哄。及事白，盗金者店家也。拱侯抵金坛，促子荆寓书孔明，答曰无之，竟不得书以归。予趋迎，问《唐歌诗》，拱侯曰：“焉得歌，不哭，幸矣。’因缕述前事。”云云。

按：此事尤奇者，沸油不灼，岂鬼神之说，竟可信乎。拱侯雅人，且身自尝试，宜非F 2 0言也。

光绪戊申某月，金陵讹言聚宝门城门上现巨人影如绘，兼目有泪痕，似闻往观者甚众，未详果有所见否也。不数月，两宫升遐，或云兆朕在是矣。泊辛亥国变及癸丑乱事，金陵以冲要必争之地首撻其锋，劫掠淫杀之惨，诚有如昔人所云，虽铁石亦为之垂泪者，尤目有泪痕之应矣。国家将亡，必有妖孽，民之讹言，殆亦古时童谣之类，有触发于几先，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耶。

都门石刻有绝香艳者。香冢碑阴题云：浩浩劫，茫茫月，短歌终，明月缺，郁郁佳城，中有碧血。碧亦有时尽，血亦有时灭，一缕烟痕无断绝。是耶非

耶，化为蝴蝶。

又诗云：飘零风雨可怜生，烟草迷离绿满汀。

落尽夭桃又浓李，不堪重读瘞花铭。

有绝模棱者，五道庙碑云：有天地然后有万物，五道庙者，万物中之一物也。人谓树在庙前，吾谓庙在树后，何则。谨将捐资芳名，开列于左。

香艳可爱，模棱尤不俗，细审其笔端，饶有疏宕简劲之致，非不能文者之所为也。滑稽玩世耶，抑有所为而然耶，殆不可知矣。

内阁撰拟文字多主于庆，如恩诏、诰命、敕命之类。翰林院撰拟文字多主于吊，如谕祭文之类。唯南书房应制之作，不在此例。

御前大臣翻穿之皮外褂有上下两截，用两种皮联缀而成者。远而望之，第见其颜色不同，不获审定其皮之名类也。

大祀天于圜丘，受福胙后，必须纳之怀中，带回斋宫，以示祇承天庥帝赉。惟时长至届节，北方隆寒，胙肉冰凌坚结，不至沾渍袞衣也。

岁首御殿受贺，銮仪卫陈设卤簿，太半故敝不堪，盖旧制相传，每逢登极改元置备一次，自后不再更新，亦毋庸添补修整。即如光绪中叶所用，已历十有余年，乃至伞扇之属或用缁帛绩画者，仅撑持空架而已。在昔康、乾晚季，六十年前之法物，其为故敝，当又何如。

东华门向明而启，屠者驱豕先入，是日膳房所需用也。次奏事御史随之入，次百官及供差人等皆入。入不先豕，由来已久，不知其故何也。曩待漏东华门，宿黄酒馆中，东方未明，反侧无寐，远闻豕声呦呦，则馆人趣起盥漱，馆门之外，车马渐殷填矣。

军机直房门帘非军机人员，擅揭者罪。内阁早班中书每日到军机处领事，行抵帘次，必先声明职事，然后揭帘而入。直日章京起立，彼此一揖，出黄绶匣，当面启封。谕旨共若干件，一一点交。旋出簿册，俾领事中书签名画押毕，然后捧持而出，回内阁直房，上军机档。少迟，六科笔帖式到内阁领事，亦有簿册，签名画押。按：山阳阮吾山《茶余客话》：“明制：六科隶通政司，雍正朝始改隶都察院。”科员到阁领事，盖尚沿明制也。

顺治朝，曲阜世职知县孔允醇以居官廉能加东昌府通判衔，仍任知县事。道光五年，蒲城王相国文恪以一品衔署户部左侍郎。通判衔、一品衔及衔上冠以地名今并罕见。康熙朝，江宁黄虞稷、慈溪姜宸英以诸生荐入馆修史，加七品衔。乾隆朝，先曾祖纓传公讳世荣由世袭云骑尉改七品监生，一体乡试，七品诸生，七品监生，亦皆仅见。

黄大痴《陡壑密林图》严岫郁盘，云岚苍润。王烟客旧藏，后归石谷，吴渔山久假不归。石谷索之亟，几至变颜。渔山语人曰：“石谷，吾友也；《陡

壑密林图》，吾师也。师与友孰重？全友而弃师，吾弗能也。”二人竟因是绝交。渔山名历，又号墨井道人，绘事与四王齐名。《琴川志》云：“晚年不知所之。”其人品不无遗议，此犹其小焉者耳。

偶阅近人说部，载龙阳易哭庵所著《王之春赋》，其起联云：“石头长巷，绳匠胡同。”谓石头、绳匠，皆妓女集合之所。其实绳匠胡同，绝无妓女。哭庵亦久客京华，此误甚不可解。又一联云：“刘坤一，刘坤二，刘坤三，刘坤四；王之春，王之夏，王之秋，王之冬。”杜撰牵合，毫无谊意，何如见身说法，即以魂东集、魂西集、魂南集、魂北集属对乎？哭庵又有《上张文襄短章》云：“三十三天天上天，玉皇头戴平天冠。平天冠上竖旗竿，中堂更在旗竿巅。”此诗可谓形容尽致，恭维得体，文襄见之，为之掀髯笑乐。

张文襄于俚体文、近体诗极喜对仗工巧。曩余购得文襄手书楹联，句云：“未忘尘尾清谈兴，常读蝇头细字书。”即此可见一斑。

两湖节署对联，间有佳构，偶忆其一二。大堂联云：“冒勤民，筭路山林三代化；陶公讲武，营门官柳四时春。”十桂堂联云：“六曲阑干春昼永，万家台笠雨声甘。”又织布局联云：“经纶天下，衣被苍生。”筹防局联云：“财力雄富，士马精妍。”

姓名三字同韵或韵近，古有田延年、高敖曹、刘幽求、张邦昌、郭芍药，清光绪中叶有进士蹇念典。比阅浙江道光《缙云志·艺文录》“碑碣”下《元儒学题名碑》有虞如愚，姓名三字同音，尤为罕见。

洪秀全、李秀成辈崛起草泽，一无凭藉，蹂躏八九省，奔走天下豪杰垂二十年仅乃克之，不可谓非一世之雄也。独惜其以逆取，不能以顺守，据有金陵大都，长江天堑之形胜，而无通人正士为之匡弼，日持其天父、天兄之邪说，以寇盗目封，卒乃底于灭亡，而徒贻东南全盛之区，以刻骨剥肤之痛，则不学无术，不谙治体，有以致之。然而狼居虎穴之间，亦犹有艺文之属可资谈柄。且皆渠酋梟桀者之所自为，而非当时胁从诸文士润饰谀媚之笔。兹据得之传闻者，缀录如左。伪天王府正殿联云：“维皇大德曰生，用夏变夷，待驱欧美非澳四洲人，归我版图一乃统。于文止戈为武，拨乱反正，尽没蓝白红黄八旗籍，列诸藩服千斯年。”寝殿联云：“马上得之，马上治之，造亿万年太平天国于弓刀锋镝之间，斯诚健者。东面而征，南面而征，救廿一省无罪顺民于水火倒悬之会，是曰仁人。”又楹联云：“先主本仁慈，恨兹污吏贪官，断送六七王统绪。藐躬实惭德，望尔谋臣战将，重新十八省江山。”

相传正殿联及楹联，秀全自撰，寝殿联则秀成手笔。秀成有《国士吟》一卷，其《感事》两章云：举杯对客且挥毫，逐鹿中原亦自豪。

湖上月明青箬笠，帐中霜冷赫连刀。

英雄自古披肝胆，志士何尝惜羽毛。
我欲乘风归去也，卿云横亘斗牛高。○鼙鼓轩轩动未休，关心楚尾与吴头

。岂知剑气升腾日，犹是胡尘扰攘秋。
万里江山多筑垒，百年身世独登楼。
匹夫自有兴亡责，肯把功名付水流。

每岁值霜降日，建醮追祭阵亡军士，秀成自拟青词云：“魂兮归来，三藐三菩提，梵曲依然破阵乐；悲哉秋也，一花一世界，国殇招以巫咸词。”金陵、苏州同时被围甚急，秀成守苏，不能分兵救援金陵。书一短札寄秀全，略云：“婴城自守，刁斗惊心，沈灶产蛙，莫馈馈糲之药。析骸易子，畴为庚癸之呼，伤哉入瓮鳖，危矣负虎。金陵公所定鼎，本动则枝摇；金闾公之辅车，唇亡则齿敝。一俟重围少解，便当分兵救援。锦片前程，伏惟珍重。磨盾作字，无任依驰。”札为官军某弁截获。弁故重李，贼平，出札钩勒上石，拓赠戚友。书兼行草，类南宋姜尧章也。

又伪翼王石达开亦通词翰，曾文正尝致书劝其归降，石答以诗五首云：曾摘芹香入泮宫，更攀桂蕊趁秋风。

少年落拓云中鹤，陈迹飘零雪里鸿。
声价敢云空冀北，文章今已遍江东。
儒林异代应知我，只合名山一卷终。
不策天人在庙堂，生惭名位掩文章。
清时将相无传例，未造乾坤有主张。
况复仕途多幻境，几多苦海少欢场。
何如著作千秋业，宇宙长留一瓣香。
扬鞭慷慨莅中原，不为仇讎不为恩。
只觉苍天方愫愫，莫凭赤手拯元元。
三年揽辔悲羸马，万众梯山似病猿。
我志未酬人亦苦，东南到处有啼痕。
若个将才同卫霍，几人佐命等萧曹。
男儿欲画麒麟阁，早夜当娴虎豹韬。
满眼河山增历数，到头功业属英豪。
每看一代风云会，济济从龙毕竟高。
大帝勋华多颂美，皇王家世尽鸿濛。
贾人居货移神鼎，亭长还乡唱大风。
起自匹夫方见异，遇非天子不为隆。

醴泉芝草无根脉，刘裕当年田舍翁。

又洪大全，衡山人，与秀全联宗谊。起事之初，被擒于永安，献俘京师。作中赋《临江仙》词云：“寄身虎口运筹工，恨贼徒不识英雄，漫将金锁绾飞鸿。几时生羽翼，万里御长风。一事无成人渐老，壮怀要问天公，六韬三略总成空。哥哥行不得，泪洒杜鹃红。”

又捻苜苗沛霖亦能画工诗，尝为人画一巨石，自题二绝句云：星精耿耿列三台，谪堕人间大可哀。

知己纵邀颠米拜，摩挲终屈补天才。

位置豪家白玉阑，终嫌格调太孤寒。

何如飞去投榛莽，留与将军作虎看。

诗笔亦李、石伯仲，故连类书之。

江都吴园次顺治朝由拔贡生荐授秘书院中书舍人，奉诏谱杨椒山乐府，迁武选司员外郎，盖即以椒山原官官之。出知湖州，人号为“三风太守”，谓多风力、尚风节、饶风雅也。合肥龚芝麓尚书疏财养士，广厦所需，至称贷弗少吝。晚岁囊无余资，身后萧条，两文孙伶俜孤露，几至落拓穷途。平日门生故吏无过存者。园次独在次助之，以爱女妻其幼者，饮食教诲，至于成立。其敦风义又如此，当号为“四风太守”矣。

偶阅近人笔记有云：吴县潘尚书文勤喜诱掖后进。光绪己丑会试前，吴门名孝廉许某薄游京师，文名藉甚。一日，文勤治筵，邀许及同里诸公畅饮。酒阑，出古鼎一，文曰眉寿宝鼎，铭字斑驳可辨，顾谓座客曰：“盍各录一纸，此中大有佳处也。”客喻意，争相传写而出。迨就试时，文勤总司阅卷事，二场经文，有《介我眉寿》一题。先期则将眉寿鼎文抚印若干纸，遍致同考官，令有用铭语入文者一律荐举。各房奉命惟谨，而某房独与文勤牾，有首场已荐，因二场用铭文而摈弃者，则许某是也。

按：许某，名玉琢，号鹤巢，吴中耆宿。文勤夙所引重，官内阁中书有年，非薄游京师，后迁刑部员外郎。工俚体文，有《独弦词》，刻入《薇省同声集》，与江宁端木子畴齐名。当时闾作，不肯摭用鼎铭，自贬风格，而文笔方重，又不中试官，故未获隗，非因某房考与文勤牾之故。而房考中，尤断无能牾文勤者。

德宗瑾嫔，志伯愚都护之女弟也。一日，志府庖丁自制笼饼，馈进宫中。德宗食而甘之，谓瑾嫔曰：“汝家自制点心，乃若是精美乎，胡不常川进奉也？”不知宫门守监，异常需索，即如此次呈进笼饼，得达内廷，所费逾百金矣。

大清门为大内第一正门，規制极其隆重。自太后慈驾、皇帝乘舆外，唯皇

后大婚日，由此门入。文武状元传胪后，由此门出，此外无得出入者。

有清一代，科第官阶唯旗人进取易而升转速，其于文理太半空疏。相传寿耆考差，诗题《华月照方池》，有句云：“卿士职何司。”接坐者不解，问之，寿曰：“我用《洪范》‘卿士惟月’典。君荒经已久，宜其不知出处。”当时传以为笑。绍昌为江南副主考，撰刘忠诚祠联云：“应保半壁地，乃留九原灵，功无愧乎。君子欤，君子也；可托六尺孤，合寄百里命，利其溥矣。如其仁，如其仁。”又闾中《中秋即景》诗云：“中秋冷冷又清清，明远楼头夜气横。借问家乡在何处，高升遥指北京城。”则并寿耆而弗若矣。

吴园次《艺香词》有“把酒祝东风，种出双红豆”二语。梁溪顾氏女子，见而悦之，日夕讽咏，四壁皆书二语，人因目园次为“红豆词人”。红粉怜才，允推佳话。相传明临川汤若士撰《牡丹亭》院本成，有娄江女子俞二娘读而思慕，矢志必嫁若士，虽姬侍无怨。及见若士，则颓然一衰翁耳。俞惘然，竟自缢。若士作诗哀之曰：“画烛摇金阁，真珠泣绣窗。如何伤此阙，偏只在娄江。”此其爱才之专一，亦不可及。妙年无奈是当时，若士何以为怀耶。清季某相国侏儒眇小，貌绝不扬。少时作《春城无处不飞花》赋，香艳绝伦。某闺秀夙通词翰，见而爱之。晨夕雒诵不去口，示意父母，非作赋人不嫁。时相国犹未娶，属蹇修附莛萝焉，及却扇初见，乃大失望，问相国曰：“《春城无处不飞花赋》，汝所作乎？”背影回灯，嚶嚶啜泣不已。不数月，竟抑郁以歿。此则以貌取人。顿改初心，适成儿女子之见而已。

吴文节可读为立储事，以尸谏。遗摺经某当道更易太半，然后呈进。其真本必有触忌讳破扁谄之语，惜不可得见矣。相传其《绝命诗》云：回头六十八年中，往事空谈爱与忠。

A 土已成黄帝鼎，前星还祝紫薇宫。

相逢老辈寥寥甚，到处先生好好同。

欲识孤臣恋恩所，五更风雨蓟门东。

岁在甲午，东败于日，割地媾和。李文忠忍辱蒙垢，定约马关。一日宴会间，日相伊藤博文谓文忠曰：“有一联能属对乎？”因举上联曰：“内无相，外无将，不得已玉帛相将。”文忠猝无以应，愤愧而已。翌日乃驰书报之，下联曰：“天难度，地难量，这才是帝王度量。”则随员某君之笔。某君浙人，向不蒙文忠青眼者，相将度量，系铃解铃，允推工巧。

鲍子年《内阁中书题名跋》：“嘉庆初，李鼎元曾充册封琉球国王副使，赐一品麒麟莽服。”相传此项品服，唯自陛辞之日始，至复命之日止，得用之，所以示威重也。又清初视翎支极重，凡赏戴花翎者，必有非常之功。其花翎确由内廷颁给，只准戴此一支，自己不得购用。

方子严《内阁中书题名跋》大庾戴文端云：“和相执政时，兼掌院事，清秘堂中风气为之一变，往往有趋至與前迎送者，独阁中一循旧例，不为动。用是和相雅不喜阁中人，曾以微事黜张兰涛仓场。而汪舍人履基、赵青州怀玉、朱温处文翰皆一时名宿，亦思有以摧抑之。迨和相败，而阁中无一人波及者。”

京朝大僚因公获咎，传旨申饬者，必须纳贿于内监，则届时一到午门，跪听内监口宣上谕，即传旨申饬云云，奉行故事而已。贿之多寡以缺之肥瘠为衡。相传某年，某总督述职入都，忽因事传旨申饬。某督未历京曹，不知行贿，及赴午门跪听传旨时，该内监竟尽情辱骂，有仆隶所难堪者，亦无可如何也。

文渊阁但闻其名，不知所在，或云在大内，或云即内阁大库。库中储藏书籍书画甚多，惜太半损坏。有一种白绵纸书，版本皆绝精旧，霉朽尤甚。远而望之似乎完整，偶一幡，辄触手断散如丝，不复成叶。盖北地虽无潮，而深廊大厦，锢阴沉郁，亦能腐物。兼此种白绵纸尤致而不韧，当制造之时，捶抄之工，殆未尽善耳。

每科会试，由内阁举人中书中式者，殿试日，领题后，得携卷回直房填写。书籍文具先存直房，不必临时携带，一便也。几案视席地为适，二便也。饌茗有厨役候伺，三便也。刮补托能手代劳，四便也。傍晚得随意列烛，五便也。唯地属中秘，外人未便阑入，刮补等事，必同僚相切者为之。即试策中条对排比，亦可相助为理。俾得专力精写，不至限于晷刻，有此种种使宜。故每科鼎甲由中书中式者，往往得与其选。相传光绪中叶，某修撰书法能工而不能速，殿试日，甚瞑暗矣，犹有一行半未毕，目力不复克办。正惶急间，适监场某贝勒至，悦其字体婉美，竟旁立，燃吸烟之纸煤照之，屡尽屡易其纸煤，且屡慰安之：“姑徐徐，勿亟也。”迨竣事而纸煤亦罄矣。殿撰感恩知己，庐唱后，以座师礼谒某贝勒。盖旗人务观美，稍高异者，固犹知爱字，尤能爱状元字也。此殿撰设由中书中式者，则何庸乞灵于纸煤耶。

对联有绝不吃力而工巧无伦者。某名士少时随其师入浙，日暮抵武林关，关闭不得入，小饮旅店。师出对曰：“开关迟，关关早，阻过客过关。”某应声曰：“出对易，对对难，请先生先对。”师为之欣然浮白。

近人江浦陈亮甫洵所著《雅》有云：“香瓷种类不一，凡泥浆胎骨者，发香较多，瓷胎亦偶一有之。要必略磨底足，露出胎骨，而后香气喷溢。鉴家又安肯一一试之耶。”又云：“香瓷最不易得，有土胎香者，有泥浆胎香者，有瓷胎香者，此自然之古香也。有藏香胎者，有沉香胎者，有各种香胎者，此人工之香也。然亦稀世之珍。有梳头油香者，古宫奁具，别是一种风流佳话。亮

甫尝得一苹果绿之印盒，康熙六字双行直款，颜色妍丽，异香郁发，非兰非麝，为撰《瓷香馆记》，并谓恽南田瓿香馆，非云茶香，直是瓿香。”大抵古物皆有香，唯书之香，尤醇而穆，澹而隽。

某说部云：“阮文达受和之指，以眼镜诗得蒙睿赏，荐跻清要。”余前已辩之矣。又按：文达以乾隆辛亥大考第一，由编修升少詹事。是年大考，题为拟张衡《天象赋》，拟刘向《封陈汤甘延寿疏》，并陈今日同不同，赋得眼镜诗，阅卷大臣极赏拟赋博雅，而不识赋中{山企}字音义竟置三等。旋查字典，始置一等二名，奉谕：“第二名阮元，比一名好，疏更好，是能作古文者。”亲改擢为一等一名。文达尝自谓所以得改第一者，实因疏中所陈今日三不同，最合圣意。审是，则文达当日仰邀亲擢，实以疏非以诗，诘亦受之于和耶。窃意文达贍博，心目中何有于大考，何至乞灵和以自污。高宗明察，和对于其私人，平日厚赂固结者，或犹不敢多所漏泄，而独何厚于寒儒冷宦之文达。诚如某说部所云：“吾恐反以< 司见> 探干罪戾，文达通人，断乎不出此也。”

场屋以字编号，未详始自何时，名臣奏疏，司马光论 F 2 1 毡两号所对策，辞理俱高，是宋时取士编号之字。又刘昌世《芦浦笔记》载所编字号，尚有弓、< 多农> 、< 角免> 、 F 2 2 、五字，编号必以僻字，殆亦慎密关防之一道欤。

咸丰间，顺天闱中，哄传大头鬼事。据称其头大逾五斗栲栳，门之小者，不能容出入。同考官有悸而死者。迨后同、光朝乡会闱，大头鬼犹间一示现，人亦习闻而不畏之。相传其面闪闪作金光，团团如富翁，见者试官必升迁，士子必中式，咸谓为势利鬼装绝大面孔者。

乾隆朝，阳湖孙渊如星衍以一甲第三授编修，散馆题为《厉志赋》，孙用“F 2 3 F 2 3 如畏。”时和当国，指为别字，抑置二等应改官。故事：一甲授编修者，散馆居下等，或仍留馆，即改官，可得员外。有劝孙谒和者，孙不往，遂改主事。自后凡散馆改部，皆以主事用。乾隆庚戌以前，会试有明通榜，例得内阁中书，犹乡试之有副榜也。长洲王惕甫芑孙素有才名，上计时，和相欲致之门下，王拒之，不通一刺，和衔之甚深。会试王中明通榜，和特奏停止，竟将榜撤回。会试明通榜，遂自庚戌永远停止矣。和权力之伟，能以私意屈抑人才，变更旧制若此。

长洲何屺瞻学士焯博极群书，长于考订，其手校书籍，今人不惜重金购之。康熙朝以李文贞荐，特赐举人进士，授编修。及散馆，竟列下等，应改官，奉旨着留馆再教习三年。蒙古乌尔吉时帆祭酒，亦负风雅重名，乾隆朝由检讨荐历清华。二十余年未尝得与直省学政，及乡会典试分校之役，两试翰詹

，并以三等左迁。相传祭酒不工书，学士则书名藉甚，号称能品者也。考试得失不足为据，其信然耶。

每科各直省乡试，故事揭晓后，中式者谒见典试，断无不第者与焉。唯钱塘陈句山太修兆仑，文章德业为世儒宗。乾隆丙辰荐鸿博，授编修。某科，典湖北试，闱中落卷，亦一一别其纯疵，明白批示。发卷后，下第士子，多来求见，咸指以要领，各得其意而去。有刘龙光者，闻公讲论，感激欣喜，至于泣下，次科联捷成进士，历官御史，终其身执弟子礼弗衰。

古以猥褻语入史书者，尝汇记之，得四事。

一《战国策》宣太后谓尚子曰：“妾事先王也，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，妾困不疲也；尽置其身妾之上，而妾弗重也。何也，以其少有利焉。”

一《后汉书·襄楷传》：“襄上桓帝疏云：”前者，宫崇所献神书专以奉天地、顺五行为本，亦有兴国广嗣之术。其文易晓，参同经典，而顺帝不行。

“章怀太子注：《太平经典·帝王篇》曰：”问曰：“今何故其生子少也？‘天师曰：’善哉，子之言也。但施不得其意耳。如令施其人欲生也，开其玉户，施种于中，比若春种于地也，十十相应，和而生。其施不以其时，比若十月种物于地也，十十尽死，固无生者。真人欲重知其审。今无子之女，虽日百施其中，犹无所生也。不得其所生之处，比若此矣。是故古者圣贤不妄施于不生之地也，名为亡种，竭气而无所生成。今太平气到，或有不生子者，反断绝天地之统，使国少人。“云云。

一则天朝，张、薛承辟阳之宠，右补阙朱敬则上书切谏，中有“陛下内宠，已有薛怀义、张易之、昌宗，固应足矣。近闻尚食奉御柳模，自言子良宾，洁白美须眉；左监门卫长史侯祥自云阳道壮伟，过于薛怀义，专欲自进，堪充宸内供奉。无礼无义，溢于朝听”云云。则天劳之曰：“非卿直言，朕不知此。赐彩百段。

一《金史·后妃传》：“海陵私其从姊妹莎里古真余都。莎里古真在外为淫佚。海陵闻之，大怒曰：”尔爱贵官，有贵如天子者乎？尔爱人才，有才兼文武似我者乎？尔爱娱乐，有丰富伟岸过于我者乎？“又海陵尝曰：”余都貌虽不扬，而肌肤洁白可爱。“

已上四事，宣太后之言，托谊罕譬。古人质朴，不以此等语为讳，要亦无伤大雅。《襄楷传》注近于房中家言，通乎阴阳化生之旨，不得以猥褻论。唯朱敬则一疏及金海陵之言，则诚猥褻不堪，不当载之史册。敬则疏尤以谏为荐，逢恶导淫，其人品卑污至极，而则天劳之，且厚赐之，可谓有是君有是臣矣。

《春明旧事》以著人姓名属对，有工巧绝伦者，张之洞陶然亭“乌拉布、

蚕吐丝”之类。曩余戏仿之，以《花心动》对叶志超，拳匪对准良。比又以白堕对黄兴。此种对尤难于半虚半实之字，铢两悉称。兴对堕，犹匪对良也。洵尹以文官果对武士英，亦佳。

赵秋谷以丁卯国丧，赴洪思寓观剧，被黄给事疏劾落职，都人有口号诗云：“国服虽除未免丧，如何便入戏文场。自家原有三分错，莫把弹章怨老黄。”相传黄给事家豪富，欲附名流。初入京，以土物并诗稿遍赠诸名士。至秋谷，时方与同馆为马吊之戏，适家人持黄刺至，秋谷戏云：“土物拜登，大稿璧谢。”家人不悟，遂书柬以复。秋谷被劾后，始知家人之误也。见阮吾山《茶余客话》。董东亭《东皋杂钞》云：“钱唐洪思，著《长生殿》传奇，康熙戊辰中，既达御览，都下艳称之。一时名士，张酒治具，大会生公园，名优内聚，班演是剧。主之者为真定梁相国清标，具柬者为益都赵赞善执信。虞山赵星瞻征介，馆给谏王某所，不得与会，因怒，乃促给谏入奏，谓是日系皇太后忌辰，为大不敬。上先发刑部拿人，赖相国挽回。后发吏部，凡士大夫除名者，几五十余人。”按：“此事他书记载，多沿阮说。董云启衅由赵征介，挽回赖梁棠村，可补阮氏所略。

近人有以显宦姓名属对者，或工巧绝伦，不亚都门曩所称述。朱介人对赤发鬼，朱桂辛对白瓜子，又对赤松子，刘心源对弓背路，蔡锷对蛇矛，陆凤石对九龙山，阿穆尔灵圭对又求其宝玉，刘幼丹对康长素，汪精卫对周自齐。又昔人以万青藜对三白瓜，藜瓜皆平声，殊乖对体，不如双红豆，亦工亦韵。

光绪季年，某贝子陈请开去差缺一摺，外间颇有抄传者，略云：“伏念奴才派出天潢，素叨门荫，诵诗不达，乃专对而使四方，恩宠有加，遂破格而跻九列。方滋履薄临深之惧，本无资劳才望可言。卒因更事之无多，以致人言之交集，虽水落石出，圣明无不烛之私。而地厚天高，局有难安之隐，所虑因循恋栈，貽衰亲后顾之忧，岂唯庸钝无能，负两圣知人之哲。思维再四，展转旁皇，不可为臣，不可为子。唯有仰恳天恩，准予开去御前大臣农工商部尚书要缺，以及各项差使。愿此后闭门思过，得长享光天化日之优容。倘他时晚盖前愆，或尚有坠露轻尘之报称，所有沥陈下悃。”云云。按：此摺于宛转乞怜之中寓牢骚不平之意，虽非由衷之言，亦可谓善于词令者矣。

新学家言最重脑，谓脑满则智慧足，凡人属文构思，汨汨然来时，皆若自脑中来者。乾隆时，天台齐次风召南性强记，读书一过，即终身不忘。试宏词高等，由编修官至礼部侍郎，以文学被宠眷。久之，堕马伤脑，脑迸出，垂死，蒙古医取牛脑合之，敷以珍药，数月始痊，自是神智顿衰，读书越日即忘矣。此可为脑主慧之确证。

孙渊如由一甲二名授编修，散馆改刑部主事。相传因《厉志赋》中用

“■■如畏”语，和指为别字，抑置二等。无锡丁杏ㄉ绍仪《听秋声馆词话》云：“渊如自恃文思敏捷，散馆前，戏与友人约：”日午交卷出，当宴于某所。‘致误引，登九余三，为’登三余九‘。改官比部。“此又一说也。渊如以乾隆丁未第二人及第，散馆改部曹，出为山东兖沂曹济道，乞病归。越六十年，宛平袁讠刃庵绩懋以道光丁未第二人及第，亦缘事降部曹，出为福建候补道，权延建邵道。值发逆扰闽，称守顺昌，歿于阵。二公科第官阶，如驂之靳，唯晚节不同，则遭时之常变使然耳。讠刃庵亦工词章，原籍常州。”

唐代博学宏词与诸科并列，不甚贵异。清朝则为特科，垂三百年，仅再举行。康熙己未，初试于体仁阁，特命赐宴，并高卓倚，殿廷常考所无也。乾隆丙辰再试，恩礼如康熙时。一时儒彦彬彬，得人称盛，媲两汉焉。偶阅昆山朱以载厚章《多师集》，有《赋得三才万象各端倪，得才字》七言十二韵诗，自注：“江南三院考取博学鸿词科。”按：以载系乾隆时征士，未及廷试先卒，当其荐举之初，须由本省考试，则亦未极隆重，曰考取，殆犹有考而不取者矣。未审康熙征士如彭羨门、陈其年、朱竹、汪荅文诸名辈，亦曾经本省院试否。

尝记某说部云：毛西河能五官并用，尝右手改门生课作，左手拨算珠，耳听门生背诵，目视小僮浇花，口旋答门生问难，旋与夫人诟谇。比阅《多师集》，沈德潜序：“药亭故豪于才，古歌诗杂文及骈体小词俱合格，又工八法，尝于其座间见旁列二人，各执笔磨墨操纸以待，药亭口授，一成四六序，一改友人长律，而已又誉写某《孝子传》，约千余言。中有得，令二人参错书之。顷之，序成，多新语，长律亦完善，己所誉写，极工楷，无脱误。中又与予道别后相思语，以是知五官并用，惊其才能。”云云。则西河不得专美于前矣。西河康熙己未征宏词，试列二等。

明孝廉海宁查伊璜继佐，甲申后家居，放情诗酒，识吴六奇于穷途风雪中，解衣赠金，以国士相蘄许。迨后伊璜因史案罹祸，六奇感恩图报，既飞章为之昭雪，复持赠至于约云，豪情高谊，垂三百年，播为美谈。独惜六奇以万夫之雄，列贰臣之传，蒙顺恪之谥。六奇诚能报伊璜，其所自处，固有重如泰山者。而唯伊璜之死生祸福是计，乃至起居玩好，尤末之末矣。虽然，不能得之大雅宏达之君子，而顾以绳躐张仁次飞之勇夫，不已苛乎。据《贰臣传》：“吴六奇，广东丰顺人。明亡，附桂王为总兵，以舟师踞南澳。顺治七年，平南王尚可喜等自南雄下韶州，六奇与碣石总兵苏利迎降。”当是得伊璜仁次助后，先投效桂藩，后归命清室。蒋心余作《雪中人》传奇及《铁丐传》，第云梅关途次，投见帅幕，而不及其仕明一节，盖为六奇讳，且谅之深矣。伊璜诗稿名《钓业》，甚新。

江阴缪筱珊先生夙学硕望，并世宗仰。辛亥已还，避地申江，寓虹口谦吉东里。甲寅十月某日，余偕吴遁庵闲步新闻桥迤东，见路南一家，门题“缪筱山医室”横扁，大小各一。何同时同地，姓字巧合若是。戏占一律云：点检同书费审详，教人错认艺风堂。

杏林未必留云在，药笼何因拾藕香。

缙素家珍标难素，顾黄学派衍岐黄。

还疑史笔余清暇，得似宣公录秘方。

他日先生见之，当必为之解颐。

科场故事有绝新者。康熙甲午，准文武生员互乡试一次，文武举人互会试一次。乾隆丙辰，准文监生入武场。辛酉，福建武生某以怀挟文字预藏试院，竟以五经中元，事发，置于理，因停互试及文监生入武场例。

广西乡试题名，每名下注官至某官。顺治丁酉科第六名邓开泰。注云：“湖北有瘴令。”盖当时知县缺，有有瘴无瘴之分。以粤人耐烟瘴，故专补有缺，亦故事也。又康熙十一年壬子科广西乡试，中式第十二名贾锡爵，满洲人。是时，随宦子弟，准与所在省试。

宋版书凡“恒”字，皆作“■”。恒缺末笔，避真宗讳。按：■本同恒。朱子曰：“人心一日为F■。”《周礼·冬官考工记》：“弓人■角而短。”亦用此F 2 4字，第音义异耳。又“■”为清时避讳缺笔字。按：《说文》：“安■■字，本无末笔。”注：“安也，从宀，从心，在皿上，皿，人之饮食器，所以安人也。”或改写作“甯”，谊亦近古。《前汉书·王莽传》：“永以康甯，‘第’宀‘下从’必‘不从’心‘耳’。”

慈溪姜西溟宸英，以布衣荐入史馆，仁庙尝谓近臣：“姜西溟古文，当今作者。”每榜发，辄遣问宸英举否。年七十，始以第三人及第。西溟不食猪肉，见人食猪肉辄恶避之，致有以回教疑之者。朱竹宅戏曰：“假食猪肉，得淡墨书名，则何如？”西溟不答。相传竹宅自定诗集，不肯删《风怀》二百韵，曰：“我宁不食两庖特豚耳。”若西溟乃真不食特豚者。

武进黄仲则景仁才气骏发，洪北江以李青莲比之。乾隆丙甲，驾幸山东，以献诗召试，选武英殿书签，叙劳授主簿。陕抚灵严毕公为入资得县丞，仅八品枝官，却历中外，兼考试劳绩损纳三途，亦不数觐也。

或问杜于皇贫状，于皇曰：“往日之穷，以不举火为奇；近日之穷，以举火为奇。”于皇斯言，可谓不著一字，尽得风流。于皇名浚，黄冈人，性孤傲，好诋诮俗人，著有《变雅堂集》。

宋刘龙洲咏美人足《沁园春》词，“洛浦凌波”一阙，脍炙人口久已。明徐文长《菩萨蛮》词有“莫去踏香堤，游人量印泥”之句，皆咏纤足也。若今

美人足，则未闻赋咏及之者。始安周笙颐夔《念奴娇》云：踏花行遍，任匆匆，不愁香径苔滑。六寸圆肤天然秀，稳称身材玉立。袜不生尘，版还叠玉，二妙兼香洁。平头软绣，风翘无此宁帖。花外来上秋迁，那须推送，曳起湘裙摺。试仿鞋杯传绮席，小户料应愁绝。第一销魂，温存鸳被底，柔如无骨。同借讖好，向郎乞，借吟舄。

又吴县某闺媛《醉春风》云：频换红帮样，低展湘裙浪。邻娃偷觑短和长，放、放、放。檀郎雅谑，戏书尖字，道依真相。步娇无恙，何必运钩仿。登登响々画楼西，上、上、上。年时记得，扶教小玉，画阑长傍。

两词并皆佳妙，亟录之。

咸丰时，巡检某，家本素封，非升斗是需，而以一命为荣者也。所治扼冲要，而户籍无多。一日，钦差过。钦差者，胜保也。权焰熏灼，不可一世。巡检奉严饬，募人夫六百，翌晨开差，百计■■弗克办。方卞 匈卞 夔失厝，忽闻诸人兼从，翌日为钦差诞辰。巡检喜曰“得间矣。”诘朝，钦差坐堂皇，召巡检跪堂下，问人夫齐集未。对曰：“未也。”钦差则怒甚，谓：“而何人，敢误吾差？当以军法从事。”巡检殊夷然，跪进近膝，从容禀曰：“六百人夫，诚咄嗟未易办。值钦差华诞，窃愿帷暂驻，少伸嵩祝之忱。属王程匆促，即亦未敢挽留，谨薄具折席，伏乞赏收。”词毕，叩首至地者再，袖出红笺封，捧持以进，钦差色稍霁。启红封，稍注目，则万金券也。当是时，左右鹄侍者，{比土}而集。钦差重转圜，则厉声诘巡检：“吾生日，汝乌知者？”则叩首对曰：“钦差生日，犹父母生日，乌敢弗知。”巡检固六品顶戴，顶车磔。钦差指其顶，若为斥责之者，谓之曰：“汝知吾生日，胡戴白顶来，其速归，换蓝顶来见我。”巡检崩角肃退。顷之，钦差启节，巡检戴蓝顶往送。未几，以人才保荐，以知县用，加四品顶戴矣。胜保作威作福，大率类此。及其败也，朝廷命将军忠勇多公来拿问，即为之代。将至矣，侦者以闻，胜方拥艳姬，纵羔酒，殊不为意，曰：“彼来，隶吾调遣耳。”俄而忠勇捧诏至，开读毕，仍传谕旨，问胜保是否奉诏。胜泥首仗罪称万死。随纳印绶，易冠服，即日就道，乘二人竹舆，笏以铁索十数匝。忠勇推情，特许办装资，为驮十有二，宠姬一，得之贼中者，挈以行。从行者，都门数旧仆，及幕僚亲厚者一二辈。距节辕数里许，其地某都司驻守，先是，都司固提督，与胜不相能，以微罪，谪今职，奉檄驻守是。胜道出是，当勘验然后行。都司曰：“而犯官，何得挟重装，携眷属。”既皆扣留，益复促胜行，胜无如何。幕僚者为缓颊，执弗许。亟返奔，陈乞于忠勇，得给还装资。宠姬者以贼孳，弗得请。胜泣涕如雨，踉跄北行，闻者快之。其平日养寇自重，误国殃民，尤不止弄权怙势而已。

扬州盐商皆官也，自咸丰朝开捐纳翎枝例，则又皆戴花翎，每日宴集平山

堂，翎顶辉煌，互相夸耀。朋从往来，不以舆而以马，取其震炫道途也。狂生某亦戴其铜顶破帽，帽之后檐，缀以楮镪，策秃尾瘦驴，日逐队骊黄孔翠间，或先之，或后之，或并驾齐驱，自谓备极形容之妙。旁观者辄轩渠。盐商病焉，而无如何。集资厚赂之，仅乃中止。狂生夙寒，自是稍润泽矣。张文午桥说。丈真州人，家郡垣。

世俗异姓结为兄弟，各具红柬，备书生年月日，里居官位，及其三代名氏，兄弟妻妾子女，一一详载。撰吉莅盟，彼此互换收执，谓之换帖，或云拜把。殆取手足之谊，愿以道义结合者殊鲜。大都揣势利之见，为不由衷之周旋。往往兄若弟跻贵显，则卑下者必躬自退帖，受之者亦岸然不以为泰。尤有因以为便，肆行残贼之奸谋。原之急，无望纾其难；虎口之噬，转以戕其生。古今来骇魄恫心之事，宁有过于是者乎。

光绪初年，四川东乡县民袁腾蛟聚众抗粮一案，方事初起，东乡令沈某适公出，令之弟某具牒会垣，以民变告，张皇请兵，意在邀功。时护川督铁岭文格，字式崖，素性卞急，漫不加察，辄檄提督李有恒带兵驰赴，檄文内有“痛加剿洗”云云。有恒尤奉檄操切，戕毙无辜数千百人。适南皮相国张文襄督学西蜀，任满回京，据情疏劾，有旨交新督丁文诚查办。或为有恒危，有恒殊夷然，谓人曰：“吾固遵宪檄办理，吾何患焉。”陕人田秀栗，字子实，于有恒为换帖兄弟，时权成都令，承护督指，薪赚取前檄，归罪有恒，别为檄同式，唯“痛加剿洗”改“相机剿抚”，为得间掣换地。一日，秀栗诣有恒，谈次及东乡案，有恒曰：“吾固遵宪檄办理，吾何患焉。”秀栗曰：“檄安在，曷示我？则是案结束奚若，可一言而决。”有恒武人，无远虑，重秀栗兄弟行，益坦率，遽入内，出檄示秀栗。当是时，日向夕矣，客座稍暗，秀栗则持檄从容就门次，若为审谛者，亟纳袖中，易别檄，归有恒，则慰之曰：“诚然，老哥信无患也。”适有他客至，秀栗匆匆遂行。迨有恒觉察，则已痛悔无及矣。未几狱具，有恒及沈令皆大辟。秀栗以易檄功，擢刺泸州，旋调忠州。某日，送客至门，忽神色惨变，自言见有恒来索命，从者掖以入，俄暴卒。此事凡宦蜀者能言之。夫秀栗，狗彘耳，乌足责；独惜文诚以屏臣硕望，与闻阴贼之谋，又复赏恶劝奸，升擢秀栗，对于“诚”字一字，其能无愧色否乎？

文人短视者夥矣，林璐撰《丁药园外传》云：“药园先生名澎，杭之仁和人，以诗名。与宋荔裳、施愚山、严灏亭辈称燕台七子。其读书处，曰揽云楼。客乍登楼，乐园伏案上，疑昼寝，迫而视之，方观书，目去纸不及寸；骤昂首，又不辨谁某。客嘲之，药园戏持杖逐客，客匿屏后，误逐其仆，药园妇闻之大笑。一夕娶小妇，药园逼视光丽，心喜甚，出与客赋定情诗，夜半披帏，芴泽袭人，小妇卒无语，诘旦视之，爨下婢也。知为妇所给，则又大笑。药

园世奉天方教，及官法曹，犹守教唯谨，同官故以猪肝一片置匕箸，药园弗察。吏人以告，获免。尝晨入东省，侍郎李公棠从东出，药园从中入，瞠目相视，侍郎遣骑卒问讯，药园趋谢。侍郎笑曰：“是公耶，吾知公短视，奚谢为。”《外传》又云：“药园谪居塞上，茆屋数椽，日晡，山鬼夜啼，饥鼯声咽。忽闻叩门客，翩然有喜。从隙中窥之，则一虎，方以尾击户。”

药园短视若彼，门隙听见，殆未必明确以为虎，容或非虎也。余闻某名士，观书轧黔其准；又二人皆短视，相见为礼，各俯其首，额相触，则药园之流亚矣。相传乾隆朝，某省知府某，入都展觐，召对毕，顿首言：“臣犹有下忱。”上曰：“何也？”曰：“臣有老母，臣来京，别母。母命臣，必仰瞻圣颜，归以告母。”上曰：“而目朕可。”曰：“臣短视。”曰：“携眼镜未？”曰：“有之。”曰：“带镜目朕可。”某顿首遵旨。有顷，上曰：“审未？”曰：“审矣。”顿首谢恩出，上嘉其质直。未几，竟大用，亦短视之佳话也。

乾、嘉以还，金石专门之学，偃师武虚谷与钱塘黄小松齐名。虚谷博洽工考据，尤好金石，同县农家掘井，得晋刘韬墓志，虚谷急往买之，自负以归，石重数十斤，行二十余里，到家惫顿几绝。性迂僻善哭，尝游京师，主大兴朱文正家。除夕，文正馈彘肩、蒙古酒，虚谷食已大哭。主宅惊怪，疑其久客思家，亟慰问之。则曰：“无他，远念古人，近伤洪稚存、黄仲则不偶耳。”乾隆五十七年，当和政，兼步军统领，遣提督番役至山东，有所讪察。其役携徒众，持兵刃于民间凌虐为暴，历数县莫敢呵问。至青州博山县，方饮博恣肆，知县武君闻即捕之。至庭不跪，以牌示知县曰：“吾提督差也。”君诘曰：“牌令汝合地方官捕盗，汝来三日何不见吾？且牌止差二人，而率多徒何也？”即擒而杖之，民皆为快，而大吏大骇，即以杖提督差役参奏，副奏投和。而番役例不当出京城，和还其奏，使易。于是以妄杖平民劾革武君职。博山民老弱，谒大府留君者千数，卒不获。然和遂亦不使番役再出。虚谷之风趣如彼，而其风骨如此。相传虚谷得《刘韬志》于桃园庄，珍秘特甚。亟仿造一贗石，应索观及索拓本者，真者则什袭而藏于匱。虚谷歿后，其犹子某，疑其重宝器也，夜盗之出，竭毕生力，几弗克负荷，及启视，石也。则怒而委之河。此事殊杀风景，然亦未尝不有风味，因牵连记之。

张文襄开府两湖，值六十寿辰。仁和谭仲修时主经心书院讲席，撰寿文逾二千言，竟体不用“之”字，避文襄名上一字。文襄亟称赏之。

滇南大观楼长联，脍炙人口久已。庚子五月，北京义和拳匪设立神坛于清凉庵，无名氏仿其体作楹联云：五百石粮储，助来坛里，登名造册，乱纷纷香火无边。看师尊孙膑，祖托洪钧；神上太公，单传大士。伸拳闭目，总言灵爽

凭依。趁古刹平台，安排些芦棚藁荐，便书符念咒，遮蔽那铅弹钢锋。莫辜负腰缠黄布，首裹红巾，背绕赤绳，手持白刃。万千人性命，付与团头。浓梦酣眠，明晃晃刀枪何用。想焚毁教堂，围攻使馆，摧残民舍，蹂躏官衙，张胆丧心。那得天良发现，矧杀人越货，直自同豺制犬贪狼。纵作怪兴妖，今已化沙虫腐鼠。只赢得台偃龙旗，门隳鱼钥；宫屯虎旅，道走翠华。

满人多工于应对，而苛其中之所有。无名氏咏四品宗室诗，句云：“胸中乌黑口明白，腰际鹅黄顶暗兰。”又某君赠某国人诗，有云：“窥人鹭眼兰花碧，映日蜷毛茜草黄。”并工丽绝伦。

某县童试，诗题“多竹夏生寒”。某卷句云：“客来加暖帽，人至戴皮冠。”学使某亟称赏之，谓吐属华贵，非寻常寒能道。又“润物细无声”题，句云：“开门知地湿，闭户闹天晴。”某名士亦亟赏之，谓“无声”二字，熨帖入妙。

同治初年，洪秀全虎踞金陵，号称延揽英杰。江南处士熊倬，字屈人，尝挟策干秀全。秀全奇其才，而不能用，伪翼王石达开与语，悦之，乘间屡言于秀全，卒弗听，而熊感石氏知己甚深。会洪、杨构衅，杨被收，熊闻耗独先，亟贻书报石，趣宵遁。石得书，即日微服过熊，欲约与俱，至则已先行矣。石之去洪也，匆匆弗克办装，然尽篋所携，多金玉宝器，所值殊巨。昏夜单骑，走丰碭间，竟为流寇所困，掠其装资，并致石于其主帅，石亦不自道谁何。帅遥见石，跣而逆，握手若平生欢。石谛视，则熊也，愕眙出意外。熊曰：“公来何暮？仆为公营菟裘久矣。太平非王霸之器，性又多疑忌，不受善，以逆取不能以顺守，‘一片降幡出石头’，指顾间事耳。我公诚有意，仆不才，窃愿从三军之后，效一得之愚。如其不然，或遁迹烟霞，放情山水，亦愿陪尊俎，奉笑言。仆生平落落难合，所如辄阻，凄怆江潭，生意尽矣。不惜须臾忍死，图有以报公，冀公不我遐弃耳。”当是时，石固指别有在，无留志，诘旦辞去，熊挥涕送之。未几，披荆皈释氏，行脚不知所终。夫石达开，而亦被掠于流寇，绝奇。因被掠而遇熊，颇涉世俗小说窠臼，然而皆事实也。宇内不乏熊生，或并一石达开而弗克相遇，悲夫。

上海新闻桥迤东，有缪筱山医寓，揭槩其门者再，与江阴缪筱珊先生姓字巧合，余尝作诗赋其事。越翼月，先生至自都门，见而赏之。因再占一词，《调寄点绛唇》云：男女分科，霜红龕主原耆宿，藕香盈菊，何用参苓。

八代文衰，和缓功谁属。医吾俗，牙签玉轴，乞借闲中读。

日本和文名词，东云，天晓也；珠霰，雹也；年玉，新年馈赠之物也；粟散国，小国也；裙野，山脚也；裙分，分配也；门并，比屋而居也；雪隐，厕也；素读，但读而不求解也；著书，抄本也；歌道，学作诗也；作言，理想小

说也；辛抱，坚志也；言叶，言语也；珍闻，奇闻也；米寿，八十八岁也；金持，富翁也；花取，新妇也；箱入娘，不出户之少女也；引眉，画眉也；步银，行商所得利也；绀屋，染坊也；蒔绘，金漆也；郎从，侍从也；猿松，多言也；浅猿，愚拙也；浅暮，无智也，猪武，过猛而野也；手游，玩具也；鼻呗，微声也；鲛肌，粗皮肤也；玉代，缠头金也；姿见，大镜也；玉垂，绳线也；竹流，钱也；立花，养于瓶内之花也；徒花，华而不实也；花守，守花园之人也；青立，发芽也；韩红，大红也，若绿，新绿也；萌黄，淡青色也；莺茶，合绿色、棕色、灰色而为色也；茸狩，采菌也；蓼酢，酱油之一种也；卯花，豆渣也；皆新隼可喜。又天武四年，彼国方崇尚浮屠教，禁食兽肉，有疾则食肉，疾止复初。于吾国《礼经》所云，殆断章取义焉。市肉者隐其名，曰药食，亦曰山鲸。所悬望子，画牡丹者，豕肉也；书丹枫落叶者，鹿肉也。弛禁后遂不复见。黄公度《日本杂事诗》云：“甚嚣尘上逐人行，日本桥头晚市声；别有菜场鱼店外，丹枫落叶卖山鲸。”夫牡丹，花之富贵者也，乃以为豕肉之标识，未审托谊何居。

贵池刘葱石得唐制大小两忽雷，筑双忽雷阁，绘《枕雷图》，征题咏以张之。余为撰汇刻传奇序，附三绝句。其一云：“取次琅敖按拍来，寻常弦管莫相催。挑灯笑问双红袖，参昴星边大小雷。”盖葱石二姬人龙婵、柳娉，两忽雷归其掌记也。甲寅九月初四，值葱石四十生日，湘阴左子异赠联云：“菊酒称觴，先重阳五日。楚园奏雅，拨四弦双雷。”殊工切。葱石沪上所居，名楚园也。

光绪庚子、辛丑间，友人录示萍斋主人《感怀》八章，步野秋阁学原韵，藏之篋衍久已，兹录如左：一夜西风万木凋，绕枝乌鹊去迢迢。

愁边泪落银河水，梦里心翻碧海潮。

日月乾坤双照外，干戈天地一身遥。

江关萧瑟寻常事，铜狄摩挲恨不销。

又：太息回天力尚微，乘秋便欲破空飞。

一身讷忍言功罪，万口偏难定是非。

大泽龙蛇终启蛰，故山猿鸟莫相违。

三千死士田横岛，南望中原涕泪挥。

又：军符一道下从容，宜有升平答九重。

谁料广寒修月斧，却教洛浦应霜钟。

越禽向暖孤飞去，桀犬骄人反噬凶。

落日营门敞秋色，喧喧笳鼓颂时雍。

又：久已分封向醉乡，又凭射猎入长杨。

渭泾清浊双流合，门第金张七叶昌。

君子何辞化猿鹤，中朝从此有蝮螳。

逢人莫道头颅好，镜里相看半是霜。

又：汉南司马今人杰，万事应非筑室谋。

歌舞能销君国恨，死生空廛友朋忧。

功名白发仍持节，霄汉丹心失借筹。

遥领头衔是横海，忍随李蔡爵通侯。

又：周宣车马中兴日，汉武楼船凿空年。

奉使更无苏属国，谈兵偏罪杜樊川。

风云淮海行看尽，子弟湖湘亦可怜。

昨夜枪又西指，仗谁搔首问苍天。

郑111111重见词源三峡倾，几人联袂又蓬瀛。

欲随幕燕营新垒，已与江鸥背旧盟。

未死秦灰犹有焰，仅存鲁壁更无声。

关山直北多金鼓，要借弦歌写太平。

又：当年亦是凤鸾姿，雪压霜欺历几时。

宦味乍同鸡肋恋，壮怀应有马蹄知。

浊醪味薄愁难破，故剑情深梦所思。

风景不殊悲举目，买山何处采华芝。

八诗皆隽婉可诵，托谊甚显，可推按得之。惜萍斋姓名，弗可得而详耳。

浙人有字亚伯者，以京卿致仕家居，颇不理于乡评。无名氏制联嘲之云：“包藏恶心，违父命，夺弟财，枉作京堂四品；圈成霸道，拜中丞，揖明府，得来洋饼三千。”恶字藏下心为亚，伯字圈去声同霸，语殊工巧。

甲午中东之役，北洋海军不战而降敌。未几，割地媾和。李文忠莅约马关，为彼人不逞者所狙击，致伤面部。日本皇后一条美子遣使慰问，馈赐药物，恩礼周至。无名氏《甲午杂诗》其一云：怜才雅意出椒房，青鸟传言到上方。

为说深恩衔次骨，唐家面药寻常。

凡上飭下曰仰，唯官文书则然，未闻见于谕旨者。庚子拳匪之变，矫诏南中疆吏，仇逐外人。五月某日，鄂督奉廷寄，有“仰该督抚等”云云，一望而知其为伪，不奉诏之计益决。

光绪朝，有诏厘正文体，无名氏仿制艺体，书其后云：“圣朝崇正学，国本不摇矣。夫文体，固与国体攸关者也。厘而正之，不綦要欤？且夫八股之学，创自有宋，盛于有明，至本朝而斐然可观，灿然大备，因文章之极轨，郅治

之鸿规也。乃自喜事之徒，鄙为无用；趋时之士，弃焉如遗。圣人有忧之，光复典章，厘正文体，煌煌朱谕，炳日星焉。君子曰：是之谓女中尧舜。夫人皆知废八股、复八股之说之是非矣，曾亦知八股之文体，固何在乎。八股为孔教之真传，待后守先，直延尧舜禹汤之一脉。点窜典谟之字，出入风雅之辞，语贵不离宗。愿志士名流，唐宋以来书勿读。八股为圣朝之定制，震今铄古，直合学问经济为一家，局则拟行世之文，调则效登科之稿，言之如有物，恐矜奇好异。朝廷从此法难宽，可勿正哉。论坐言起行之理，儒士精神虚耗，八股诚足以误人。似也，而不然也。彼则谓大而能通天人之奥，小亦足包格致之精，苟能养到功深，儒将名臣，由此其选，所谓学有本原者视此也。彼习非所用之言，老成者早鄙为惑世之妄谈矣。挽既倒狂澜，不几赖彤廷之厘剔乎。论拘文牵义之为，学子固执鲜通，八股或足以病国。似也，而不然也。彼则谓出虽无济世之良才，处可为安贫之愿士。苟能读书守分，人心风俗，即有所裨，所谓学无浮慕者视此也。观”民可使由“之语，有国者早奉为馭才之妙术矣。作中流砥柱，不仰藉深宫之订正乎，士刁之衰之不可回也。声光化电，甘师巧艺之为；西地爱皮，竞效横行之字；芴芴泯泯，谬夸有用材焉，恨不能令读八股耳。今得圣母当阳矣，讲求正学，纶频宣，语好新奇，功令有所必黜。吾知培闾左之佳子弟，蔚朝右之贤公卿，在此一举也。列祖列宗，在天之灵，实式凭之已，圣治之隆之万不替也。金陈章罗，颁为程式，谭林杨宋，在所诛锄，穆穆皇皇，群上无疆颂焉，何莫非重视八股哉。今又懿旨下降矣，诰诫试官，稟承有自，鉴衡偶舛，磨勘之咎难辞。吾知保四千年中国之文明，壮四千万士林之元气，恃此一策也。周公孔子，斯文未丧，保佑命之已，猗欤盛矣哉。文明以正，有道万年，他邦人士，拭目俟之矣。”

此文寓谐于庄，声调气机，铃圆磬澈，允推墨裁上乘。

某省某学堂学生季考，《四书》义题“尧舜之道，孝弟而已矣”。某卷句云：“夫尧舜，岂非古今大舞台上之一大英雄哉！”阅卷者商之监督，监督曰：“笔势尚佳。”遂置高等。

禾中朱竹、徐胜力两先生为同征友，竹居梅里，胜力居城东里。胜力尝邀竹饮，或竹携壶就饮胜力家。二公尝以名相戏，有“今日朱移尊”，明日徐家筵之谑。见于辛伯《镫窗琐话》。曩在金陵，一日宴集，南陵徐积馀，丹徒陈善余两君在座，适登盘之品，有鲫鱼、鳊鱼，座中他客，亦举以为笑也。

乙巳、丙午间，山阴某君字凤楼薄游金陵。汝南制府绝礼重之，公余陶写丝竹，为秦淮校书小五脱籍。同僚某集句制联赠之云：“小楼一夜听春雨，五凤齐飞入翰林。”并凤、楼二字，亦作回鸾舞凤格，分嵌句中，珠联绮合，妙造自然。

新历四年元旦，蕙风搦管续《丛话》。是日也，风日妍和，云物高朗。俯仰身世，聊乐我员。口占一律，即以实《丛话》：阳生一九叶龙躔，宝欣开泰运先。

吉语桃符春骏发，清辉桂魄昨蟾圆。
衣冠万国同佳节，歌管千门胜昔年。
晴日茜窗挥彩笔，岁华多丽入新编。

向来酒价至贱，以杜少陵诗“速须相就饮一斗，恰有三百青铜钱”为最。其次则汉昭帝罢榷酤之时，卖酒升四钱。又其次则唐杨凝诗云：“湘阴直与地阴连，此日相逢忆醉年。美酒非如平乐贵，十升不用一千钱。”至李太白云“金尊清酒斗十千”，则唐诗人用此语者多矣。米价至贱，以汉宣帝元康间谷斗五钱为最。其次东魏元象、兴和中，谷斛九钱。又次唐元和六年，天下米斗有值二钱者。唐太宗时，米斗三钱，后世以为美谈。盖未考尤有贱于此者。新年善颂善祷，以醉饱为第一要义，故记之。

乾、嘉间，大兴朱相国文正介节清风，纤尘不染，虽居台鼎，无殊寒素，与新建裘尚书文达为文字至交。某年，岁云暮矣，偶诣文达。谈次叹曰：“贫甚，可若何？去冬蒙上方赐貂褂，比亦付质库矣。”文达笑曰：“君贫甚，由自取，可若何。欲一扩眼界乎？”因出所领户部饭食银千两，陈之几上，黄封<黄亢>然。文正略注视，辄起自座间，手攫二巨镗，登车遂行。兹事诚至有风趣，苟非文达，文正断不出此。其陈银几上也，固欲周之也。文正会其旨，故取之弗疑。庄生所谓“相视而笑，莫逆于心”，晚近无此交情也。

甲寅四月，日本涩泽青渊男爵来游沪上，先之杭州，拜明儒朱舜水先生祠墓。将游京师，取道曲阜，谒孔林。自言其生平得力，不出《论语》一部，诚彼国贵游中铮佼者。余尝赋词赠之，《调寄千秋岁》，云：“云帆万里，人自日边至。桑海后，登临地。湖犹西子笑，江更春申醉。谁得似，董陵浇酒平生谊。

九点齐烟翠，指顾停征辔。洙泗远，宫墙峙。乘桴知有愿，淑艾尝言志。道东矣，蓬山回首呈佳气。”

按：日本自魏明帝时通中国，其主文武天皇，释奠于先圣先师，尊崇孔子。彼国名儒著有《先哲丛谈》一书，恪守程朱之说，于性理之学，多所发明。盖圣学东渐，由来旧已。又同治时，有雅里各者，籍英吉利国，曾游历京师，先迂道山东，谒曲阜孔林。金匱王紫诠《送雅君回国序》称其注全力于《十三经》，取材于马、郑，折衷于程、朱，于汉、宋之学，两无偏袒。译有《四子书》、《尚书》二种，彼国儒者，咸叹其详明赅洽，奉为南针云云。则西儒

亦向风慕义，尤为难能可贵矣。

清制视翰林至重，庶常散馆列二等者，辄以部曹改官。康熙十七年，新城王尚书文简由户部四川司郎中召对懋勤殿赋诗，次日，遂改侍讲；未任，转侍读。由部曹改词臣自文简始，实异数也。

咸丰十一年八月，曾文正克复安庆，部署粗定，命莫子大令，采访遗书，商之九弟沅圃方伯，刻《王船山遗书》。既复江宁，开书局于冶城山，延博雅之儒，校讎经史。政暇，则肩舆经过，谈论移时而去。住冶城者，有南汇张文虎、海宁李善兰、唐仁寿、德清戴望、仪征刘寿曾，宝应刘恭冕，此江南官书局之亡落也（《蕙风{移}二笔》）。按：杭州钱东生《文献征存录》云：“黄仪，字子鸿，常熟人，尚书徐乾学开书局于江南洞庭山，仪与顾祖禹、阎若璩、胡渭并入幕。”此江南官书局之先河，特在苏不在宁耳。

林璐撰《丁药园外传》，屡形容其短视，余前节录并连缀短视雅故，兹又得二事。昭文邵荀慈目短视，每作书，望之若隐几卧者。冬月脱履拥炉坐，俄客至，卒觅履不得，蹶他履以出。履左右各异，客匿笑，荀慈亦自笑，已且复然，不以屑意。吴江吴汉槎性耽书，然短于视，每鼻端有墨，则是日读书必数寸矣，同学者往往以此验其勤否。

宋政和末，御史李彦章言：“士大夫多作诗，有害经术，诏送敕局立法，官习诗赋杖一百，事绝可笑。余前记之，然不过立法而已，未闻受杖者谁也。比阅《文献征存录》，有云：”周，字青士，嘉兴人，遭乱弃举子业，受廛棗于市。一日，市有鬻故家遗书者，买得一船，筐斗斛权衡纷陈满肆，每读之糠乞中，意陶然自适也。尝客游嘉善，借寓柯氏园，月夜诗兴绝佳，辄吟哦达旦。适郡丞某，以事至部，寓与园邻，搅吟声不寐。诘旦，遣隶拘青士至，捩而逐之。“此则吟诗见捩，竟成事实，不尤可笑耶。一说，青士自陈与竹善，仅乃得免。余意不如并不自陈，捩则捩，逐则逐，乃益高绝。昔倪云林被殴于精徒，强忍弗呼器。或问之，曰：”出声便俗。“其旨远矣。

凡人记忆力强，则读书事半功倍，然而天之所赋，不可强也。兹略举见于记载者：顾亭林在京师邸舍，王阮亭曰：“先生博学强记，请诵古乐府《蚨蝶行》，可乎？”即朗念一过，同坐皆惊。吴江潘次耕幼有圣童之目，览历日一过，即能暗诵，无所讹脱，首尾不遗一字。钱塘陈句山幼好学清警，尝游西湖净慈寺，读门榜三篇，还家试诵，略无遗脱。甘泉焦里堂八岁至人家，客有举冯夷音如缝尼者，曰：“此出《楚辞》，冯读皮冰切。”客大惊。阳湖孙渊如年十四，能背诵《文选》全部。之五君者，其资质得于天者独优，故其才力过乎人者甚远。又玉峰徐大司寇凡人有一面者，终身不忘，无材艺者，不入门下，有执贽者，先缮帙以进。公十行俱下，顷刻终篇，其有不善处，则折角志之

。其人进见，公面命指示，一字不爽，则尤能记忆人之面貌，往往善读书者之所难也。相传乾隆时，和记性绝佳，每日谕旨，一见辄能默记，乃至中外章奏，连篇累牍，和仓猝披阅，能一一提纲挈领，批却导。以故与闻密勿，奏对咸能称旨，所谓才足济奸，聪明误用者矣。

凡人于己所擅长，未可自以为至；即至矣，或反不如未至者之为愈。则夫学问器识之间，深识者必窥之于微焉。比余甄述古人之记性过人者，续获二事，缀录如左，而其故可推矣。吴长元宸垣《识余》云：“南宋肃王枢，与沈元用同使金，馆于燕山悯忠寺。寺有唐碑，词皆偶丽，逾三千言。元用素强记，即朗诵一再。肃王不视，且听且行，若不经意。元用欲矜其敏，取纸背书之，失记者阙之，仅十四字。肃王取笔尽补之，并改正元用数误字，置笔他语，无矜色。元用为之骇服。”

黄蛟起西神《丛话》云：“丁松年，字寿夫，惠远，字怀明，与邵文庄公少皆绝颖。尝偕游洞虚宫，见庭有鹅群，入弄之。道士某，戏谓欲为笼鹅右军耶？因笑指屏风曰：”此王学士耐轩寿先师祖文，几三千言。向闻三君敏妙，能诵十遍背之，当烹鹅以饷。“松年曰：”一遍足矣。“即起略观，背之如流，不失一字。惠远朗诵二遍，讹三四字。文庄细读三遍，讹八九字。道士甚喜，急宰鹅治具，出佳酿佐之，尽欢而散。谓弟子曰：”邵子深沉不苟，必大臣也。二子质虽敏，气太浮，恐非远到器。“后松年以儒士第一人应举，不第，卜屯郁遽卒。惠远登成化癸卯科，仕终京兆通判。唯文庄登第为宗伯，悉如道士言。”

前话述朱文正攫金事，谓苟非裘文达，文正断不出此。兹又得一事略相类：北平崔青蚓能诗善书，居恒介节自持，箪瓢屡空，晏如也。史阁部忠正家居，过其舍，见青蚓绝食，乃留所骑马归，青蚓牵于市卖之，沽酒，招其友饮曰：“此酒自史道邻来，非盗泉也。”一日而金尽。盖可取而不取，焉有君子。而为是矫情，却之为不恭，对于知己，尤非所敢出也。

北齐所刻佛经，文字劲伟，拓本虽非艰致，然往往不全，为可惜耳。相传阳曲傅青主晚隐于医，一日，走平定山中为人视疾，失足堕崖穴，仆夫惊哭。青主傍徨四顾，见有风峪，中通天光，石柱林立，数之得一百二十六，则高齐时佛经也。摩挲视之，终日而出，欣然忘食，其嗜奇如此。

《文献征存录》录洪思引赵秋谷之言曰：“思为《长生殿》传奇，非时演于查楼，观者召如云，而言者独劾予；予至考功，一身任之，褫还田里，座客皆得免。思亦被逐归。”按：《长生殿》被劾事，见于记载数矣。唯秋谷独任其咎，俾免他客云云，为他书所未载，是不可弗传也。

雍正时，钱塘汪积山善为诗，尤工五言。论者谓览其诗，非徒有雅致，乃

别见贞白之性。有《积山集》六卷。少补诸生，好洁成癖，每受知于学使者，终不肯毕乡试，以场屋储积污猥，易沾垢渍也。尝考昔人以洁癖著者，莫如米海岳、倪云林，二公未尝厕身场屋，从事科举，殆亦不屑不洁之故欤？

康熙时，王渔洋诗弟子许子逊由进士官福建知县。许虽文士，绝擅拳勇，尝补武平令，县境与粤东某县毗连，两县民因争山地械斗，许驰赴填戢。粤民殊犷悍，群起欧才失许，则败于许，皆宾服，弗敢肆。后以年老乞疾归，息影里闾，逾古稀矣。一日，有老僧山东人，踵门请角艺。许延见，从容语之曰：“若与仆皆老矣，心雄发短，胡竞胜为？矧两败必有一伤，夙非怨仇，即亦何忍出此。何如各奏尔能，以优劣为胜负也。”僧颯之。于是会射，则皆中的；较力，则举任相若。旁观者末由稍稍轩轻。许窥于微，知僧实有胜己处，则与之约：“吾曹孰胜负，以翌日为期。视一事之能否为断。”则置酒召宾朋，许忽默坐运气，令发辫上指，卓立若植竿然。其辫绳{卅到}垂飘拂，若矛戟之繁饰也。僧无辫，谢不敏，竟伏退。此沛公所谓“吾宁斗智，不能斗力也”。子逊有《竹素轩诗集》，清新俊逸，不坠渔洋宗法。

寒食禁火，相传因介之推事。犹端午竞渡，因屈原也。洪武《本草堂诗余》，陆放翁《春游摩诃池》《水龙吟》“禁烟将近”句注云：“《周礼。司匕氏》：”仲春以木铎，彗旬火禁于国中。‘“此别一说也。

钱塘梁山舟学士父文庄，官至大学士。文庄未达，居凤凰山麓，夫人夜织，儿嬉于旁。虎突入户，夫人惊绝，山舟戏如故，神色自若。亟问之，曰：“有大兽来，四顾而去，亦不知为虎也。”其后乾隆五十五年，以在籍侍讲，入都祝厘，不肯诣时相门，有以祸福怵之者，勿顾也。其威武弗屈，已于幼不畏虎时征之矣。灵严尚书毕公自楚赠大砚，不纳，使人委之而去。越数年，友有宦于楚者，仍附还毕公。夫所赠仅大砚，且赠者为毕公，宜若可受矣。而介介若是，詎预知其功名之不终耶。

归安严九能生而识字，四岁作书径尺，有规矩，十龄于屏风上为四体书，擅其艺者莫能及，号为严氏奇童。昔白香山七月识“之、无”，元王恂三岁识“风、丁”，盖亦经人指授，且仅识此二字耳。若夫生而识字，则严先生而外，未之有闻。先生父树蓐，聚书至数万卷，其涵育有自来矣。

仁和叶登南，乾隆十六年成进士，改庶吉士，散馆补江西建昌令，居官口不言阿堵物，避俗如仇，人以为迂，而民甚安之。藩状貌癯瘠甚，趋府白事，在公所罕与人言，人常怪之。一日，值贲郎在坐，藩殊不耐，闭目坐久。同官问何为，闭目不答，微语曰：“痴人去否？”郎大恨，卒为所中，以微谴罢归。夫贲郎诚痴，亦复可人；贲郎而不痴，则益弗可耐耳。

曾文正官翰林时，一日，阅海王村书肆。同时买书者先有二人在。其一人

遗一钱于地，一人亟蹶之。俟遗钱者行，亟俯而拾之，亦遂行，意若甚得者。文正微询肆中人，皆得二人姓名。迨后文正开府江南，有知县新到省来见者，阅其姓名，则当年拾钱人也。文正愀然曰：“若人一钱如命，一旦膺民社，欲无剥民脂膏，得乎？”亟劾罢之。大臣留意人才，淑慝之鉴，操之有素。即其记忆力过人，亦迥乎弗可及已。

沪语谓男女私识曰姘头。按：《仓颉篇》：“男女私合曰姘。”兹字意乃绝古。《汉律》云：“与妻婢奸曰姘。”又别一义。

友人某君告余，某日送某参政北行，归途宴集某所，晤东阳方伯。东阳自言：“日来甚欲填词，因叩以近作，则拟赋《鹧鸪天》，仅得起句云：”从此萧郎是路人。‘适案头有《北山移文》，雒诵至再。俄而客至，遂不竟作。

“此七字含意无尽，真黄绢幼妇也。

吾广右古文家，平南彭子穆，永福吕月沧，马平王定甫，临桂唐子实、朱伯韩、龙翰臣皆得桐城嫡传，所作多名言精理，不同率尔操觚。地本偏僻，士唯治朴学，不屑标榜通声气，以故姓名或不出里，而其流弊所极，乃至不唯不标榜，而反相倾轧。一二颖异少俊稍脱略边幅，辄局不见容，往往垂老殊乡，不敢言旋邦族，言之增于邑焉。因论诸乡先生，不能无感。定甫先生有《龙壁山房文集》梓行，其《计豢龙传》一首，事属异闻，移录如左。

“计豢龙，马平人。先世山东，祖国选，从征粤西蛮，至柳州，以功授五都都毫镇巡检。卒，子仲政贫不能以归，家焉，而熟知瑶壮情。知县张霖荐其材，以诸生承父职。溪洞反者，多所擒灭，诸蛮畏之。仲政卒，子永清业于农，日行龙溪陇上，拾巨卵异之。归翼以鹅，生龙子，畜之钵，钵盈，泳以池，将溢焉，乃纵之冲豪山潭间，日投饮以牛羊之血，人皆驯之。一日，女红裳者过潭侧，龙谓血也，起吞之。永清怒，伪为投牛羊血者，龙出饮，而遽手刃断其尾，龙自是潜不出。或言大风雨晦冥之日，升天行矣。永清死，将出葬，龙降于庭，家人骇奔，徐寤其为钵中物也。前而祝曰：”尔不忘豢者耶？“则往卜诸幽。将舁葬焉，龙蜿蜒，众尾之，龙伏计东寨山之崖下，众以永清窆焉。”

余幼闻诸父老言，与志传小异。吁，亦神怪矣哉。嗣计氏子孙，为马平望族，天顺、成化间，登甲乙科者不绝云。

阅萧山汤纪尚《文乙集》，有《紫纒颂》一首，为合肥相国李文忠作。偶与沕尹谈及，谓羌无故实，殊难工也。沕尹因言近有一紫纒掌故。先是，浙中某闺秀矢志，非极品大臣不嫁，职是桃夭梅B，芳期屡愆，迨后仁和相国王文勤由枢相告归，有续胶之举，竟如愿相偿焉。文勤曾蒙赏用紫纒，结日，其公子某先意承欢，备极优礼，彩輿八座，特换紫纒，其他卤簿称是。旁观者咸喷

嘖称羨，新夫人尤踌躇满志云。

海虞沈石友自号钝居士，有砚癖，藏砚绝夥。比贻余二拓本，因记之。玉溪生像砚，高七寸五分，宽五寸二分，厚一寸三分。琢池方式，近趾处稍狭，背面琢圆式凹下，而像凸起。像半身右向，结带巾，衣后有花纹方式，略如补服而稍下，其上方题云：“予得宋人写无题诗卷子，首列玉溪像，脱失过半，落墨潇洒，非龙眠一辈子不能到。因属包山子摹此砚背，及刻成而陆已谢世矣。仲石记。”右下角有“香心赏”白文印。左边稍下，有“宪成”朱文印。右侧题云：“香兄以玉溪生像砚拓本求题，视其神采飞腾如女子，制作之精，可想见矣。愚有上官周《唐宋诗人像》一册，至玉溪谷微病其多态，今始知上官氏之学有渊源，非妄为者。仲石不可考。嘉庆二年，岁次丁巳，秋八月二日，北平翁方纲。”“苏斋”白文印，砚趾左偏，石友题云：我读韩碑诗，顶礼玉溪像。

千古翰墨缘，神交结遐想。

阿翠像砚，高六寸七分，宽四寸四分，厚一寸五分，池琢圆式。四周隆起而中凹下，上方蓄水处亦凹下，占高一寸六分，凹中左偏，有“半山一侣”白文印。背面刻阿翠像，倚几右向侧坐，右手持卷轴，全身不露足。左方题“咸淳辛未阿翠”六字，分书，像及题款皆凸。右侧题云：“绿玉宋洮河，池残历劫多。佳人留砚背，疑妾旧秋波。己丑三月得此砚，墨池鱼损去之，背像眉目似妾，面右颊亦有一痣，妾前身耶？阿翠疑苏翠，果尔，当祝发空门，愿来生不再入此孽海。守贞记。”

马字朱文椭圆小印，左侧石友题云：片石历四朝，两美合一影。

想见画长眉，露滴玉蟾冷。

洗汲绿珠井，贮拟黄金屋。

若问我前身，为疑王百谷。

刻画入精微，脂香泛墨池。

汉家麟阁上，图像几人知。

砚趾安吉吴昌硕跋云：“石友示苏翠像砚，马守贞题，可称双绝。翠乐籍，工墨竹、分隶。咸淳辛未，宋度宗七年。己丑，明万历十七年也。”

蕙风按：《画史会要》云：“苏氏，建宁人。淳间流落乐籍，以苏翠名。尝写墨竹，旁题八分书。如倚云拂云之类，颇不俗。亦作梅兰。”今此砚像题款，正作分书，则阿翠即苏翠无疑。《画史》云淳间，则咸淳之误也。

嘉庆《泾县志》，洪北江为总修，体例精审，卓然可传。其《人物志。志寿考》有云：“明查万纲，九都人，年一百二岁；季弟万采，年一百岁。万纲兄弟四人，仲万纪，叔万芒，皆年九十余。子友爵，年八十余，五老一堂。知

县何大化赠以扁额云‘寿星五聚’。又查永阔，九都人，年百岁，知县李日文，以”天赐百龄“扁额旌之，县志记永阔，与万纲相连，盖为时相去不远也。”夫人寿期颐，世不多覩，若查氏一门，跻百龄者三人，诚山川间气所钟，求之志乘中，殆不能有二焉。

有清之将亡也，又雀之嬉成为风气，无贤愚贵贱，舍此末由推襟抱，类性情，而其流弊所极，乃不止败身谋，或因而误国计。相传青岛地方，沦弃于德，其原因则一局之误也。当时青岛守臣文武大员各一：文为山东道员蒋某，武则总兵章高元也。岁在丁酉，蒋以闾差调省，高元实专防务。某日日中，炮台上守兵，偶以远镜了望海中，忽见外国兵舰一艘鼓浪而来，亟审睇之，则更有数艘，衔尾继至，急报高元。高元有雀癖，方与幕僚数人合局，闻报夷然曰：“彼自游弋，偶经此耳，胡张皇为？”俄而船已下碇，辨为德国旗帜，移时即有照会抵高元署，勒令于二十四点钟内，撤兵离境，让出全岛。高元方专一于雀，无暇他顾，得照会，竟姑置几上，其镇静情形，视谢安方围棋得驿书时，殆有甚焉。彼特看毕无喜色，此则并不拆视也。久之，一幕客观局者，取牍欲启封，高元尚尼之，而牌已出矣。幕客则极口狂呼怪事。高元闻变，推案起，仓皇下令开队，则敌兵已布通衢踞药库矣。将士皆挟空枪，无子药。既不能战，诣德将辩论，亦无效，遂被幽署中。于是德人不折一矢而青岛非复中国有矣。事后，高元叠电总署，谓被德人诱登兵舰，威胁万端，始终不屈，皆矫饰文过之辞耳。嗟乎，青岛迄今再易主矣。吾中国亦陵谷变迁，而唯看竹之风，日盛一日。尤足异者，旧人号称操雅，亦复未能免俗。群居终日，无复气类之区别，则此风伊于胡底也。俯仰陈迹，感慨系之矣。

宜兴许午楼嘱审定其尊人《木民漫笔》，泰半诗话及异闻，间涉灾祥果报之说，关系掌故者绝少。兹节录数事如左：寿阳相国祁文端易箒日，胸微温，越六日复苏，索笔题诗云：“圣驾临轩选异才，八方平靖物无灾。上元世业十年后，自有贤豪应运来。”

长白青墨卿督学江苏，无名氏制联云：“白旗丁偏心真可怕，青瞎子无目不成睛。”颇工，然非实录。青公鉴衡殊允也。

周迪号藕塘，乡试荐卷，以“心腹肾肠”，为满洲某公所黜，曰医书不可入文。曹铁香太中朝考以“”字见抑，铁香诗云：“御颁诗韵从头检，字何曾作蕴书。”

楚某贵人，蚤岁不善治生，箠瓢屡空，高尚其志，不受嗟来之食。有戚某官江苏，往探，兼为山水之游。抵金陵，其戚早引归。资用既罄，幸逆旅主人不甚索逋，且时来就谈，曰：“相君之貌，非久困风尘者。”因教以卜，设肆于店门，日用粗给无赢余。开年首春，主人致酒曰：“今岁值大比，请复理旧

业。”主人日来劝读，若师保，端阳后钱行，赉白金三十两。贵人归而举于乡。次年成进士，入翰林，即邮书报主人而未得达。后十数年，贵人总制两江，微服访之，主人老不复识客。久之始悟，握手如平生欢。出酒同饮，贵人徐告之故。主人惊起欲拜，贵人捺令坐曰：“贫贱交勿拘形迹。”遂邀主人为食客。甚长子固营卒，旋擢守备；次子略识字，为纳资得县丞，官于浙，后至司马。

沔尹言，朱九江有犹子酷嗜钱。一日，九江谓之曰：“钱之为物，有何佳处，汝顾爱之若是？”犹子者亦请问九江曰：“钱之为物，有何不佳处，叔顾不爱之若是？”斯言饶有哲理，犹子者亦复不凡。因忆吾乡桂林，清议绝可畏。舍兄东桥所居，距吾庐不数武，某日向夕诣兄，值盛暑，未易长衣。甫出门，遇一友，遽诘余曰：“汝何故着短衣出门？”余亦笑诘之曰：“汝何故着长衣出门？”当时此友，竟急切不能答也。

余年十三四，不知诗为何物，辄冒昧屡为之，有句云：“薄酒并无三日醉，寒梅也隔一窗纱。”姊丈蒋君梓材，见而诫之曰：“童子学诗，胡为是衰飒语？”因举似其近作，句云：“有酒且拌今夕醉，好花不断四时春。”自谓兴会佳也。诘蒋君不数年即下世，余虽坎廪无成，然而垂垂老矣。因忆及诘余之友，牵连记之。蒋君雅人，其规我，其爱我也。

近人某氏撰野乘，有“某太史遗事”两则。某太史者，故相国某之馆宾也。相国晚节不可道，方隆盛时，则然讲学家也。太史貌理学迎合之，其遗事野乘殊未备。相国邸第，在前门内东城根，太史寓所在前门外西河沿，相距非甚远，而亦未为甚近。太中固英年，堂上犹具庆，自到馆已还，下榻相国邸，每日授读余闲，必回寓省亲一次。往还时间，不差茧发。且无论寒暑风雨，必步行不乘车，相国以是益重之。而不知其去时，出相邸数武即顾车；回时，未至相邸数武，仅舍车而徒。且未必果回寓，即回寓，亦未必非别有所为也。太史尊人近耄耋，患失明。一日，太史夫人炙牛脯，杂紫兰丹椒，芬馨扑鼻观。尊人问焉，且曰：“幸分而翁一杯羹也。”适太史省亲在寓，则对曰：“吾家近戒食牛犬，安有是？其殆东邻杀牛乎？”太史以相国奥援，入清秘堂，京察一等，出守大郡。尝语友人曰：“居官要诀，唯稳、冷、狠三字。”友人徐曰：“其如别有三字，不能兼顾何？”曰：“何也？”曰：“君、亲、民也。”太史愠甚，而无如何。先是，太史之捷于乡也，年甫十七，其尊人持重特甚，嘱一老仆卫之北行。老仆者，与太史尊人年相若，其尊人幼年入塾时，仆即为僮伴读者也。其行也，以仲冬，由东大道遵陆。当是时，风气犹未甚开，视航海犹畏途也。太史为节费计，与友人共赁一车，而命老仆徒步以从，风雪长途，踉跄历十八站。甫抵都门，仆以积劳病歿，太史夷然，薄敛丛葬之而已。

太史自应童子试，至于散馆考差，皆出手得庐，未尝枉抛心力。年未三十，一麾出守，东南繁富，宦橐甚充，其福命诚加人一等。国变以后，不闻消息。意者，坐拥厚资，优游林下矣。

有清一代，满大臣昏庸陋劣，见于载籍，不胜俚指。定远方子严《蕉轩随录》所记一事，尤为奇绝。雍正间，陕西巡抚西琳接见僚属，有二裁缝旁坐缝衣，不但司道恭辑，二裁缝稳坐，至府厅以下，或长跪白事，二裁缝稳坐如故，凡地方紧要事事件，一一听闻。大小官员，莫不骇异。见陕西粮盐道杜滨奏折。意者，满人好修饰边幅，虽苛其中之所有，而于章身之具，务求熨帖安详。兹事非裁缝不办，宜其待之有加礼也。虽然，若西琳者，殆犹有质直之风焉。优礼裁缝，即不妨令众人见之，以视工于掩著，貌为尊严，而其中不可问者，犹为襟怀坦白己。

满大臣轶事，尤有绝可笑者。乾隆季年，山东巡抚国泰年甫逾冠，玉貌锦衣。在东日，酷嗜演剧，适藩司于某，亦雅擅登场，尝同演《长生殿》院本。国去玉环，于去三郎，演至“定情窥浴”等出，于自念堂属也，过褻或非宜，弄月嘲花，略存形式而已，詎舞余歌阙。国庄容责于曰：“曩谓君达士，今而知迂儒也。在官言官，在戏言戏，一关目，一科诨，戏之精神寓焉。苟非应有尽有，则戏之精神不出，即扮演者之职务未尽。君非头脑冬烘者，若为有余不敢尽，何也？”于唯唯承指。继此再演，则形容尽致，唐突西施矣。国意殊愜，谓循规赴节，当如是也。其后国为御史钱南园所劾，旋解任去，而鹄华明湖间，犹有流风余韵，令人低徊不置云。

光绪朝，江西巡抚德馨酷嗜声剧，优伶负盛名者，虽远道必罗致之。节辕除忌辰外，无日不笙歌沸地也。新建令汪以诚者，有能吏名，专为抚辕主办剧政，即俗所谓戏提调也。邑署中事无大小，悉付他员代之。是时赣人为制联曰：“以酒为缘，以色为缘，十二时买笑追欢，永夕永朝酣大梦；诚心看戏，诚意听戏，四九旦登场夺锦，双麟双凤共销魂。”额曰：“汪洋欲海。”四九旦、双麟双凤，皆伶名也。稍后，柯逢时抚粤西，颇不洽舆情。无名氏制联云：“逢君之恶，罪不容于死；时日曷丧，予及女偕亡。”额曰：“执柯伐柯。”两联额皆嵌姓名同格，粤联集句尤浑成。

道光时，浙江巡抚乌某莅任有年，唯留意海塘工程及考试书院二事，浙人作对讥之曰：“毕生事业三书院，盖世功名一海塘。”康熙朝，商丘宋牧仲抚吴十九年，尝修沧浪亭，刻《沧浪亭小志》，又修唐伯虎坟，然似有不谦舆情处。其抚署东西两辕门榜曰：“澄清海甸，保障东南。”时有加三字成联句云：“澄清海甸沧海水，保障东南伯虎坟。”右两事略相类，然如乌某者，固犹有一二善政；如宋公者，尤不失文采风流。求之晚近巨公中，殆犹未易多得焉

。又宋中丞题沧浪亭联曰：“共知心似水，安见我非鱼。”或改水为火，改鱼为牛，暗合其名，亦堪一噱也。

客岁秋冬间，纂《陈圆圆事辑》，得万余言。比阅长沙杨朋海《词余丛话》，有云：嘉庆间，苏州郑生客游滇，春日踏青商山，访圆圆墓不得，崩榛荒葛中，忽迷归路。俄而落照西沉，暮烟笼树，遥望前途，似有人家，思往借宿。至则朱门洞开，玉金铺，俨然王侯第宅。乃使阍者转达，良久而出，导入东厢。为设食，尊酒簋贰，亦极精洁。饭已，有老姬出问：“客操吴音，是何乡贯？”具告之。少顷，姬秉烛而出，肃客登堂，有女子容色绝代，羽服霓裳，如女冠装束，降阶而迎曰：“妾即邢氏，埋香地下，百有余年。时移物换，丘陇就平。念君是妾同乡，有小诗十首求为传播。”因命侍女取诗付郑。其末章云：“鸳鸯化尽鱼鳞瓦，难觅当年竺落宫。”郑问“竺落”之义，曰：“竺落皇笏天，为十八色界天之一。载在《道经》，妾旧时所居宫名也。”取翠笛一枝以赠，并吟一诗曰：“叹息沧桑易变迁，西郊风雨自年年。感君吊我商山下，冷落平原旧墓田。”遂命送郑出。时东方微明，向之第宅，俱无所见。唯西面隐隐若有垣墉，谛视之；则深林掩映而已。然袖中玉笛故在，视其诗笺，则多年败纸，触手欲腐，墨色亦暗澹，迥非人世之物。郑以幽会荒唐，刻圆圆遗诗，托诸箕笔。东海刘古石傅会作《商山鸾影》传奇，弥失其真。苏人蒋敬臣为予言如此。

右杨氏《丛话》所述，迹涉幽渺，未可据为事实。曩阅长乐谢枚如《赌棋山庄词话》，载朱淑真降箕，赋《浣溪沙》词，其后段云：“漫把若兰方淑女，休将清照比真娘。”朱颜说与任君详，余尝辑《淑真事略》，亦未采入。

康南海宠姬何女士ヤ理，殁于沪寓邸第。其门下客某制联恭挽云：“天若有情亦老，人难再得为佳。”南海亟奖藉之，时方岁晚，馈遗有加。

近人某笔记载吴三桂为前明武举，出江南某公门。某公歿，其子奉母贫甚，间关抵滇，既半载，寄食于藩下护卫。得间通谒，吴立待以殊礼，留邸第数月。旋以母老告归，则大集宾僚祖道，馈赆逾二万金，别肩一篋为母寿，皆珠宝。某归，遂为富人。按：延陵轶事，此类非一。少时曾为毛文龙部将，既贵，与毛氏久不相闻。浙帅李某，强夺毛氏宅，毛无如何。事闻于吴，立责令李还宅，且输金谢毛氏。傅宗龙亦三桂旧帅，其子女视之如兄弟。王府门禁严，汝非时出入，无敢诘者。宁都曹应遴于三桂有恩，其子傅灿游滇，以十四万金赠行。三事见南昌刘健《庭闻录》。

北京政事堂地望高绝，以简为重。某君拟撰楹联云：“竟日淹留佳客坐，两朝开济老臣心。”属对工切，集杜工部句，尤天然巧合。

曩撰《白辛漫笔》，有“琼花艳遇”一则，盖闻之于皖友。岁在甲寅，晤

广陵吴嵇翁为言此事丁道、咸间，事之究竟，有出吾旧闻外者，因并前所记述焉：琼花观未尾时，皖人米客某春日独游，忽逢丽人，相与目成。夕诣客所，自言我仙女也，遂谐燕好。客设肆仙女庙，挈女同归，它人不之见也。其后渐泄，同人有求见者，客为之请，女曰可。某日会坐，忽闻香风郁然，仿佛丽人立数步外，宫装绣裙，腰如约素，双翘纤削若菱，腰已上轻云蔽之，神光离合，倏忽不见。会客经营失意，谓女曰：“卿仙人，曷为我少纾生计？”女曰：“世间财物各有主，讵可妄求？”郡城有售吕宋票者，嘱客往购，谓当稍竭绵薄，比客诣郡购票归，不复见女，票亦旋负。一月后，消息杳如，望几绝矣。女忽自空飞堕，短衣带剑，云鬓蓬飞，气息仅属，谓欲飞渡吕宋，为君斡旋，讵该国多神人守护，斥逐良苦，归途又为毒龙所劫，仅乃得免。客亟捧持慰藉之，女亦从容复其故常。自是，与居越二稔，虽琴瑟在御，未足方其静好也。一日，客因事外出，泊归，女则置酒曲房，嘱客共饮。江东之霍，汉南之隼，紫翼青，琼浆玉膏，不知其致奚自也。酒间，自取洞箫吹之，声不同于引凤，曲乃犯乎离鸾。苏长公所谓如怨如慕，如泣如诉，其为怆恍凄悒，殆无以逾焉。箫阒，复倚声而歌之，歌曰：“明月清风兮夜如何其，醉不成欢兮我心伤悲。执子之手兮黯然将离，桑田沧海兮后会难期。更进一杯兮劝君勿辞，千秋万岁兮人天相思。”歌毕，捧觞嘱客，哽咽而言曰：“离多会少，恩深怨长。吁嗟郎君，缘尽今夕。比以巨泾之国，将丁末运，应运降才，天帝殊难其人。不图仙官某，率以吾辈进，谓夫有媚骨，无刚肠，膺斯选至宜称也，帝可其议。吾祖师方侍直上清，奉敕下，籍所属，候进止，业发遣如干辈，皆以男身降生浮提。妾幸名叨牒末，稍得稽迟，今则无可复延，盖天符已下矣。夫以应龙建马之末裔，无健走千里之殊能，而一代托以兴亡，九阍知其名姓，诚旷古罕有之奇遇。矧帝心慈恕，念兹残劫，虽假手吾辈造成，然实运会使然，不当吾辈任咎。迨至红桑阅尽，销除位业，特许从容骑鹤，逍遥海上仙山。徐俟乘化归真，仍还本来面目。妾与君聚处数年，虽金炉其香，琼佩同照，甚愧未能有益于君。然微审阳消阴息之间，庶几秕糠去而精粹大来，非复天壤王郎、吴下阿蒙可比。君幸自爱，劝力前修，天上人间，未必不复相见。悲莫悲兮生别离，此时此际难为情耳。”语次，泪随声下，客亦涕泗才澜，因问巨泾之国何在。女曰：“此天机，时未至，毋泄也。”于时四目相注，依黯无语，闻云中隐隐有笙鹤声。俄而桦烛异色，光景凄戾，若金风铁雨将至，而琼云璧月不可复留也。客为之心目震眩，一徊徨间，遽失女所在。亟开户引睇，唯见彩云如盖，冉冉向东南而去。久之，回精敛魂，收视返听，耳闻，唯有月落参横，秋声在树而已。客悲惋垂绝，旋亦谢绝人事，披发入山，不知所终。

有清一代，视翰林至重。一若人而翰林，则无论德行节操，学问事功，无

一不登峰造极者。持此见解，深入肺肝，根深蒂固，牢不可拔，虽通儒巨子不免。光绪甲午恩科会试，有钦赐进士湘人某翁，年一百十四岁，殿试后，钦赐国子监司业，盖宠异之也。某翁意殊不谦，谓某某年仅百龄，某某且未逮百龄，皆蒙钦赐翰林，何独于吾靳弗予也。时余客京师，偶与半唐老人夜谈及此，余曰：“卜哉是翁，唯其不知司业翰林秩位之崇卑，乃能寿命延长至是。”半塘亟拊掌然余说。迨后己亥、庚子间，余客荆湖，闻是翁犹健在矣。

《禹贡》九州：冀、兖、青、徐、扬、荆、豫、梁、雍。按：《淮南子。坠形训》云：天地之间，九州八极。何谓九州？东南神州曰农土，正南次州曰沃土，西南戎州曰滔土，正西州曰并土，正中冀州曰中土，西北台州曰肥土，正北济州曰成土，东北薄州曰隐土，正东阳州曰申土。

此九州之名与《禹贡》不同。

北语詈人曰杂种，此二字见《淮南子。坠形训》云：暖湿生容，暖湿生于毛风，毛风生于湿元，湿元生羽风，羽风生暖介，暖介生鳞薄，鳞薄生暖介。五类杂种兴乎外，肖形而蕃。

始安周筮颐撰录宋已来咏美人词为《寸琼词》，得一百七十阙，凡前人未备之题，皆自作以补之。其咏今美人足《念奴娇》一阙，已录前话矣《菩萨蛮。美人辮发》云：同心三绺青丝绾，丝丝比并情长短。背立画图中，巫云一段松。罗衫防污去却，巧制乌绫托。私问上鬟期，平添阿母疑。

《定风波。美人涡》云：容易花时辗玉颜，柔情如水语如烟。春意欲流人意软，深浅，藏愁不够恰嫣然。都说个依禁酒惯，防劝，无端掩笑绮筵前。吹面东风梨晕懒，妆晚，镜波无赖学人圆。

《减字浣溪沙。美人唇》云：记向瑶窗写韵成，重轻音里识双声，石榴娇欲竞珠樱。笛孔腻分脂晕，绣绒香带唾花凝，怜卿吻合是深情。

《沁园春。美人舌》云：慧茁心苗，欲度灵犀，温香自然。恰鹦帘客去，香留茶酽。鸾笺句秀，粲说花妍。金钥深扃，玉津蜜漱，消得神方长驻颜。围曾解，羡澜翻清辩，巾幗仪运。簪花格最婵娟，更妙吮香毫越恁圆。甚小玉偏饶，幽怀易泄。阿侯乍学，泥语轻怜。一角溪山，广长真谛，只在红楼斜照边。闲凭吊，忆楚宫凄怨，扞竟三年。

《减字浣溪沙。美人颈》云：延秀洛川鹤未翔，螭蛴玉映镜中妆。低垂膩粉却羞郎。书雁迟回劳引望，绣鸳偎傍惯交相。溜钗情味鬢香。

《凤凰台上忆吹箫。美人胸》云：酥嫩云饶，兰薰粉著，罗裙半露还藏。乍领巾微褪，一缕幽香。依约玉山高并，皜皜雪，宛在中央。难消遣，填膺别恨，积臆春伤。闺房，别饶光霁，只风月叨陪，侥幸檀郎。更三生慧业，锦绣罗将。云是扫眉才子，浑不让，列宿文章。论丘壑，遥山澹浓，占断眉场。

《减字浣溪沙。美人腹》云：妙相规前写秘辛，圆肌粉致麝脐温。个中常满玉精神。郎若推心谁与置，天教贮恨不堪扞。周饥可奈别经春。

《白苹香。前题》云：属稿未须凤纸，兜罗稳称琼肌。宣文艳说女宗师，不数便便经笥。玉抱香词惯倚，珠胎消息还疑。画眉也不合时宜，约略檀奴风味。

《减字浣溪沙。美人脐》云：可可珠容半寸馀，麝薰温膩较何如。带罗微勒惜凝酥。酒到暂能酩酊，药香长藉暖琼肤。梦中日入叶祲符。

前调《美人肉》云：丝竹平章总不如，屏风谁列十眉图。收藏惯帖是郎书。

似燕瘦才能冒骨，如环丰却不垂腴。鸡头得似软温无。

《减字木兰花。美人骨》云：阳秋皮里，何止肉匀肌理膩。玉莹冰清，无俗偏宜百媚生。银屏读曲，药店飞龙为谁出。袒腹才难，消得文章比建安。

《金缕曲》前题云：画笔应难到，称冰肌，清凉无汗。摩诃秋早，妙像应图天然秀，难得神清更好，怜巢掌中娇小。不把画场双眉斗，恰青衫未抵红裙傲。论高格，九仙抱。

嗤他皮相争顰笑，漫魂销，花柔疑没，肉匀足冒，可奈相思深如刻，瘦损香桃多少。怕玉比玲珑难肖，知己半生除红粉，莫艰难市骏金台道。无俗，是同调。

《满庭芳。美人色》云：倚醉微赧，倦羞浅绛，相映妒煞桃花。艳名增重，顰莫效西家。旭日F 2 7窗穿照，光艳射，和雪朝霞。东风里，红红翠翠，生怕绣帘遮。嫌他，脂粉污，蛾眉淡扫，芳泽无加。更佳如秋菊，鲜若晨葩。任尔芙蓉三变，浓和淡，莫漫惊夸。兰闺静，秀餐长饱，相对茜窗纱。

已上各阕，置之《茶烟阁体物集》中，允推佳构，《寸琼词》未经印行，故录之。

京师名伶梅巧玲色艺冠时，丰姿侠骨，都人士称道弗衰。今日声名藉甚之梅兰芳，其父曰竹芬，巧玲其大父也，歿于光绪壬午冬，先桑尚书文恪一日。文恪寿逾八秩，梅年仅四十耳。京曹某撰挽联云：“陇首一枝先折，成都八百同凋。”殊典雅工切。相传某省孝廉某，以下第留京师，与梅昵，罄其资，长物悉付质库，几不能具饗餐。唯一仆依恋不忍去。会春闈复届，竟不能办试事，方踌躇无措间，俄梅至，仆愤懑，B之门外，且谓之曰：“为汝兔故，虽典质亦无物，即功名亦何望矣。汝兔胡为乎来，岂尚有所希冀耶。”梅婉言逊谢之，至于再三，仅乃得见。则袖出百金遗孝廉，嘱屏当赴试，并尽索其质券，及中空之行篋，郑重别去。比孝廉试毕返寓，梅则以篋至，而向之珠者还，璧者归矣。榜发，孝廉捷，壹是所需，梅独力任之，若李桂官之于毕灵严也。

。孝廉感且愧，仆尤感激涕零，鞠躬亟谢，称之如其主，且谓之曰：“曩唐突，谬兔君，诚吾过。幸恕吾，免吾可。”梅仍逊谢之，然无得色。此事梅固难能，此仆亦岂易得耶。又某太史，亦以昵梅故致空乏，顾举债于梅数百金，旋逝世，无以敛。诸同乡同官集而为之谋。久之，殊无绪。俄传梅至，以谓理债来也。梅入，哭甚哀，出数百金券，当众焚之，并致赙二百金，叙述生平，声泪俱下。闻者多其风义，为之感动，咸慨慷脱骖，咄嗟而成数集，得举宾返妻孥焉。梅之轶事，类此尚多，此尤荦荦者。

曩集六朝文为联云：“翡翠笔床，琉璃砚匣；芙蓉玉碗，莲子金杯。”又集王子安文贺某友新婚联云：“花鸟紫红，苹鱼漾碧；芝房叠翠，桂牖流丹。”两联皆艳绝。友所居，院中有丛桂，尤妙合。

余客扬州三年，闻艳异之事二。其一即前所述琼花艳遇。又红水汪某巨宅，常见怪异，主人弗敢居，旷废已久。花佣某僦其后圃居之，杂蒔群芳，两年来竟无恙。有方塘阔亩许，遍种红莲。戊戌夏，花尤繁密。每瓣上皆作美人影，勾勒纤致，若指甲掐印者然。一时倾城往观，或诧为妖异，或惊为艳迹，有形诸歌咏者，余闻之某分司云。

兰陵酒，出常州，比绍兴酒稍浓酽。郁金香酒，出嘉定南翔镇，色香味并佳，略似日本红葡萄酒。两种酒名，恰合“兰陵美酒郁金香”之句。

梁周兴嗣《千字文》，后人多仿之者，错综组织，极勾心斗角之妙。光绪丙申，南皮张相国文襄六秩寿辰，黄冈令杨葆初重次千文为祝云：盛绩若虚，旧弦斯改。海内龙门，朝端凤彩。

吹垢巨卿，钓大老。化赞玃衡，身真国宝。
羲农御宇，岳牧效忠。要荒遐服，罔敢不同。
冠弁百僚，凌驾万物。迹迩陶桓，道遵羊叔。
鉴操人伦，慕者神往。周甲筵欢，见丙星朗。
孝达张公，八州制府。尹切匡时，荣能稽古。
皇都近邑，世宙植槐。璇楼笃祜，玉燕投怀。
光禄封君，贵阳霸宠。伯舍棠貽，庭阶兰拱。
英姿俊颖，实育令仪。五事作，四箴慎宜。
少侍父诚，受母言。清席暑退，眠床冬温。
劭弟恭兄，馀力游艺。读典玩坟，笋束鳞次。
疑意杞疏，辨释泾渭。昼昃匪餐，夜寂寡寐。
性耽丸墨，秦莽唐妍。纸笔驱遣，隶邈草颠。
累叶组纓，易犹取芥。绮岁调笙，名场获解。
骧举招，仙裳聚会。当空扶摇，唱传殿陛。

独对廊垣，霜严白简。属稿藏箱，射的持满。
抗奏论嫡，嗣位则正。伏阙悚惶，两宫动听。
讥彼挈榼，笑颦随俗。史牒照垂，晦微洞烛。
川楚临安，使历税。灵隐禅心，剑南驴背。
耳熟钟琴，瑟居想汉。浴色染蓝，面执羔雁。
浮辞息韩，徘徊谄几。爱士等李，逸群立稽。
仁主躬劳，孰荷巨任。适被旁求，羸车入晋。
户伤索漠，饭饫沙糠。条黜纳贡，察薄亩粮。
秉节领表，俯字象郡。青犊凋散，野黎绥定。
法羌短发，厥貌甚殊。藉途伐虢，律罪必诛。
璧恐毁赵，将恃廉颇。巾扇指顾，千营济河。
文渊既克，贼渠縻焉。矢翦灭此，飞信遥宣。
圣慈量恻，谓且姑容。新飘翠羽，答女之庸。
方城寥旷，宅市纷罗。假通驰路，坟益终多。
密陈庙堂，帐帷即止。惠政始闻，外惧续起。
日本处东，臣节素守。壹旦肆叛，竟甘祸首。
兽逐鸟骇，奄覆高丽。陪京啸逼，邛洛振基。
维王特命，催履建业。鞶毂无惊，知囊有策。
寓笈比得，潜资默助。说妙转环，伊吕相傅。
和戎魏绛，更辱亲行。枝梧侈口，溪谷难盈。
训语煌乎，尺寸勿让。委土奈何，师丹善忘。
画约夕出，率与设盟。孤军深壁，谁似田横。
感戚悲鸣，上弗云可。非直是矜，尽其在我。
西塞鱼肥，回轳过再。轻盖徊翔，水曲如带。
薪积常虞，汤热思去。莫以道闲，而亡远虑。
昆岫沉冥，气杳郁。鼓运洪钧，良金载跃。
悬机左斡，抽绵纺丝。男丁妇巧，紈布靡亏。
厌造银圆，弊矫疲弱。致富阜民，于兹匕落。
磨利用长，饱腾所据。欲曜声威，刻兴火器。
谈兵每精，戚果推最。武学豫修，承平攸赖。
杜夏池房，乐并贰省。广匹实归，尊经并永。
商务亦详，竭理充极。分骸别毛，诸音坐习。
流离困殆，禹稷已饥。劝穡增稼，施食及衣。
盗发禽捕，淑问审刑。养目治翳，恶竹斩根。

鸡黍念友，石贞漆坚。侠肠夙具，优孟岂烦。
宾从雨集，亭皋欣践。桐门阴凉，鞠寒华晚。
陟吊升严，寻碑摩碣。铭眺岱阿，歌聆敕勒。
恬静谦畏，悦淡耻咸。糟姜烹菜，膳佐杯盘。
义庄洁祀，木杙幸存。祭尝足给，敦睦故园。
儿号宁馨，家驹誉好。右启后昆，贤书登早。
庶美合观，德猷交祉。佳矩景林，茂规超阮。
中秋初吉，酒奉觞称。辰晖映炜，月魄生明。
九重露沛，珍异竞来。云章写福，诗咏孔皆。
帝曰康哉，功惟嘉乃。赏紫图形，为天下宰。
蒙也列职，自谢愚贱。地摄黄冈，仕志赤县。
泰仰宗工，霄澄珠宿。夫子墙瞻，卑官才陋。
引爵接步，愿结因缘。诚倾元礼，情移成连。
拜手谨顿，敬庆松季。

又相国门下士姚汝说集《汉书》句为寿序，尤工巧典重，为相国所击赏云。

定远方莲舫《蔗馀偶笔》云：“李复堂、郑板桥书画精绝。复堂为人题大士像云：”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。‘或讶其不伦，复堂窘甚。板桥曰：“何不云：彼美人兮，西方之人兮。’”按：宋庞元英《谈薮》云：“甄龙友云卿，永嘉人，滑稽辩捷为近世冠。尝游天竺寺，集时句赞大士，大书于壁云：”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。彼美人兮，西方之人兮。‘孝庙临幸，一见赏之。诏侍臣物色其人。或以甄姓名闻曰：“是温州狂生，用之且败风俗。’上曰：”唯此一人，朕自举之。‘甄时为某邑宰，趋召登殿。上迎问曰：“卿何故名龙友？’甄罔然不知所对，既退乃得之曰：”君为尧舜之君，故臣得与夔龙为友。‘由是不称旨，犹得添入。后至国子监簿。’方氏所记李、郑二公之事，殆与昔人暗合耶？抑板桥曾见《谈薮》，值复堂词窘，遂举以相语耶？

兰陵先生言，江阴旧俗敦尚节义，女子或在室丧所夫，虽未经纳采问名，但有片言婚约，亦必矢死靡他。有巨室某氏女，早失怙恃，仅依兄嫂。已聘未字，俄闻婿讣，誓守不字之贞。经婿族婉谢，兄嫂谆劝不为动。稍强之，则以委身江流、毕命索为言，自是无敢以不入耳之言相劝勉者。女婉变明慧，固扫眉才子也，咏絮无惭谢女，颂椒不数臻妻。日唯闭阁焚香，游思竹素，消遣岁月。会郡城创立女校，重女才德，聘为教习。女谓吾斯能信，欣然税驾，遂拥皋比。甫及半年，而向之风骨棱棱者，今则言笑晏晏矣；向之凜然难犯者，今则温然可即矣。嫂氏窥之于微，微语其兄，谓可因势利导也。适同邑某明

经方谋胶续，姑试婉商于女，女则不置可否，嫣然一笑而已。则亟托蹇修为之作合，匝月而嘉礼告成，改岁而宁馨在抱矣。慨自廉耻道丧，纲常弁髦。明达士夫，不幸而丁易姓改步，往往回迹心染，首阳之节不终，而托为一说以自解。矧考之《礼经》，妇未庙见无守谊，虽宋儒亦谓然；女之改弦易辙，即谓礼亦宜之可也。唯是学堂之变化气质，神奇朽腐，开通闭塞，何其神速一至于斯也。其诸明效大验，可以举一反三，有移风易俗之责者，当知所先务矣。

近于某友处见某校书寄某君函稿，词旨清丽，尤有风格，亟录如左：某君足下：瀛需判袂艺，弦柱句更。驰依依，兴怀昔柳。伏维苾画，管钥雄口。丹霞白云，并峙芳誉。谢岩只赤，春草未歇。公暇舒啸，宜多遥情。猥以蒲姿，曩承青睞。落红身世，托护金铃。香桃刻骨，未喻衔感。近状乏淑，途穷多艰。六月徂暑，婴垂绝。叨荫慈云，仅续残喘。蚕丝未尽，鲋辙滋甚。顾影自悼，画眉不时。乌衣薄游，宁少王谢。玉钟彩袖，难为殷勤。空谷足音，益复岑寂。有帖乞米，无人卖珠。夕薰不温，年矢复促。蹙蹙末路，高高讵移台。百{直心}相煎，半筹莫展。支离病骨，诚何以堪。遥夜易凄，怨魄流照。俯仰今昔，悲从中来。卷尽蕉心，谁复知者。言念君子，文章巨公。情生于文，自极斐。不揣葑菲，辄呼鞠穷。宁忘非分，所恃过爱。贻书付雁，损惠舒凫。鹄<来矣>德音，若望云霓。歇浦口江，程不五日。孱躯粗适，甚愿趋侍。惟莅止，弥切忭迎。清冬正寒，伏冀珍摄。

末署“沐爱某名肃拜”。清时军府未弁，对于所隶自称“沐恩”，此“沐爱”二字仿之，殊新隽。

某君赠彩云校书联云：“风采南都卜赛赛，旧游京洛李师师。”

近人某笔记云：“道光二年，山东某县令登泰山，观没字碑，剔藓摩挲，忽于碑肋见一‘帝’字，笔画古秀，拓数十纸，流传京师。后甘泉谢佩禾曾目验之，故有句云：”偶读一碑惟帝字。‘按：此说信然，则与中岳嵩高庙石人顶上”马“字同为瑰宝矣。又江苏上元甘家巷梁安成康王萧秀西碑，相传唯碑额及碑阴曹吏等题名尚存，碑则全泐。余尝命工精拓数纸，完整者犹数十字矣。

外国银币，品类至繁，花纹各异，不下三千余种，略举其名：英曰先令，行于印度者曰罗比；法曰佛郎，行于越南者曰比阿斯德。德曰马克，俄曰罗般，奥曰福禄林，意曰赖儿，荷曰结利特，葡与巴曰密勒，丹麦与瑞典曰列斯大拉，班曰秘西■，秘曰沙而勒，美利坚、智利、科仑比亚等国，皆行墨西哥之秘琐。其他小国，或自铸币，或奉大国之制，弗可得而详也。银币轻重之差，较之中权，自一钱馀至七钱有奇不同。然最以墨西哥之秘琐，重七钱二分为中制，即中国通用之鹰洋也。又铜币之名，英曰本土，法曰生丁，德曰弗尼

，俄曰古贝，奥曰纽扣而哲。馀未详。

西国近事有卢森堡女王为俘一则。女王年甫及笄，娇雩绝伦。德人攻入卢森堡，王率其大臣数人督军过桥以阻之，德人囚之于鲁伦堡附近之某邸。夫孵石不敌，而竟敢与抗，诚美而有勇，虽囚犹荣矣。考卢森堡国与比、法为邻，为德、法往来必经之路，全国九百九十九方英里，人民二十六万，陆军一百五十人，岁入英金六十八万镑，一至小之独立国也。因忆吾国从前藩服，有坎巨提者，回疆部落也。《新疆识略》及《西域水道记》谓之乾竺特，《大清一统舆图》谓之喀楚特，《中俄交界图》谓之棍杂，向来臣服中朝。光绪十七年，英人有事于回疆，欲假道坎中，辟一通衢，以固兴都哥士山门户，使俄人不得越帕米尔东行。坎王称兵拒战，屡经败北，率其眷属而逃，英人遂欲据其版图。适薛叔耘京卿出使英、法、义、比，屡经争辩，仅得存宗¹，别立新王摩韩美德拿星。自后恪奉正朔，每年入贡沙金一两五钱，例赏大缎二匹，视同霍罕安集延巴勒提拔达克之类，谓之朝贡之国。考坎巨提地仅百余里，人民万余，更小于卢森堡十分之九。迄今时异世殊，区区徼外弹丸，当轴宜未遑措意，其得免于蚕食鲸吞与否，在不可知之数矣。

曩余客京师九年，四印斋夜谈之乐，至今萦系梦魂焉。半塘老人工雅谑，多微辞，尝曰：“余闻文字与事之至不贯穿者有三：法越之役，媾和伊始，法人多所要求，吾国悉峻拒，不稍假借。某报纸著论有云：”我皇上天威震怒，一毛不拔。‘又内阁茶人作烛笼，一面书’世掌丝纶‘四字，盖直庐有是扁额也；一面苦无所仿，则率用’花鸟怡情‘四字。近会典馆纂修阙员，初拟属之会稽李莼客侍御，莼客辞，则以属之黎阳部郎。此事较之报纸之论、烛笼之字，尤为不贯穿之至者也。”

曩余客京师时，燕兰妙选，首推四云：曰秦云，以娟静胜；曰华云，以浓粹胜；曰怡云，以莹润胜；曰素去，以秀慧胜。秦、华早驰芳誉于光绪壬午、癸未间。怡、素稍晚出，素尤工书法，往往契合骚雅。宁乡程子大《都门杂诗》云：旧游闲忆道州何，素画凭肩几按歌。

今日四云寥落尽，更谁抛髻唱黄河。

光绪辛卯春，宁乡程子大、同江夏郑湛侯、长沙袁菽瑜、道州何棠荪、龙阳易中实、宁乡程海年、保山吴元弼其、益阳王伯璋、善化姚寿慈、宁乡周莲父、龙阳易菽由、益阳王仲蕃结吟社于长沙周氏之蛻园，有《湘社集》四卷刻行。其第三卷，皆诗钟断句，分事对、言对二门，而言对又分各格，兹各撰录警句如左：事对金日单反镜云：“荣珥貂冠归汉后，巧回螭领试妆初。”

曹孟德诗韵云：“汉祚竟移铜雀瓦，唐文惜佚采鸾书。”

杜甫眉云：“空期骥子诗能继，谁似鸿妻案与齐。”

黄莺云：“三辅汉图雄渭北，双文唐记艳河东。”

言对乌鲁木齐云：“深杯鲁酒青齐道，古木斜阳乌夜村。”

又长沙县学云：“牛背学传周苦县，龙沙地接汉长城。”

《奴儿令》云：“丑如张载惭潘令，奴到苏家字雪儿。”

吴道子云：“铃语上皇悲蜀道，网丝西子出吴江。”

天陌云：“天女花随病摩诘，陌头桑忆媚罗敷。”

又白漆云：“白羽江东都督扇，漆灯燕北故王陵。”

热峰云：“内热蔗浆和露啖，中峰莲瓣倚云开。”

虞画（鸢肩）云：“戈倚虞渊回赤日，诗留画壁唱黄河。”

步虚（蜂腰）云：“地穷亥步迹难遍，赋就子虚才必奇。”

亭古（鹤膝）云：“字老老聃亭毒义，纬传孙穀古微书。”

海年（鹭胫）云：“红泪珠明沧海月，黄昏人约去年花。”

客星（雁足）云：“绿缣仙茧来园客，红窃蟠桃笑岁星。”

马房（魁斗）云：“马史文章迈班固，牺经术数出京房。”

又十通云：“十年学道青牛客，一代谈经白虎通。”

子大（蝉联）云：“徵士书年存甲子，大夫览揆降庚寅。”

《玉台新咏》（碎流）云：“玉人病起楼台冷，愁倚新妆咏落花。”

诗钟之作，挽近极盛，樊樊山一代宗工，比应召赴春明，翊赞余闲，尤多雅集。吟坛甲乙，膺首选者十有三，樊老殊自喜，贻书沪上旧游，有“诗钟饶幸十三元”云云。而龙阳易中实为昔年湘社俊侣，与樊山工力悉敌，比亦盍簪京国，犹角逐于钟声烛影间矣。

易中实著作，以最初所刻《眉心室悔存稿》、《天影事谱》戊己之间行卷为最佳。余最赏会者，《春明惜别》词云：“负汝惊鸿绝代姿，朝朝博得他人醉”最为沉痛。又云：“累依刻骨相思处，是尔颦眉不语时。”又《无题》云：“再从翡翠帘前过，唯见红襟掠地飞。”又《凤凰台上忆吹箫》词云：“向绿波低照，怜我怜卿。”曩余戏语中实：“读君此词，直令我海棠开了，想到如今也。”

明莆田学士陈公音终日诵读，脱略世故。一日，往谒故人，不告从者所之，竟策骑而去。从者素知其性，乃周回街衢，复引入故舍，下马升座曰：“此安得似我居？”其子因久候不入，出见之。曰：“渠亦请汝来耶？”乃告以故舍，曰：“我误耳。”又尝考满，当造吏部，乃造户部，见征收钱粮，曰：“贿赂公行，仕途安得清。”司官见而揖之，曰：“先生来此何为？”曰：“考满来耳。”曰：“此户部，非吏部也。”乃出，见赵鼎卿所著《林子》。又光绪初年，刑部郎某，某日入署，其御者与人哄斗于署前，闻于署。值日

者呼之入，属部郎自治之。部郎谛视，弗识也。御者自言：“为主人执鞭，如干年矣。”部郎殊踌躇，则令回身相其背，曰：“是矣。”盖部郎每日乘车，御者坐车沿，视其辮发至审也。此部郎之模棱，略与明陈先生等。

作诗而至试帖，可云甚无谓矣。比余得海盐陈氏桐花凤阁所刻《宫闺百咏》，道光时，当途黄小田、乐平汪小泉、阳湖汪衡甫、汉军蒋紫玖、太谷温笛楼、上海李小瀛六君之作，诗仿试帖体，以宫闺雅故为题，如皇娥夜织、湘妃竹泪、伏女传经、班昭续史之类，计百题，存诗一百七十首，莫不藻思绮合，清丽芊绵。目录悉列卷端，自各有注。甄采华缛，可当衮史，诚试帖之别开生面者。袖珍精楔，楮洁装雅。姬人西河，极喜诵之，宝爱甚至，宜乎其宝爱也。又近人来雪珊《录香馆稿》有试帖诗二卷，亦多香艳之题，诗亦熨帖可诵。

前话记旧曲烈媛，考《板桥杂记》，载杨龙友侍姬殉难者名玉耶，而方芷生事不具。比偶阅《谐铎》，有“侠妓教忠”一则，即芷生事，亟节录如左：方芷有慧眼，能识英雄，与李贞丽女阿香最洽。阿香屈意侯公子，一日，芷过其室曰：“胃得所矣。但名士止倾倒一时，妾欲得一忠义士，与共千秋。”阿香哂之。杨文骢耳其名，命驾过访。芷浼其画梅，杨纵笔扫圈，顷刻盈幅。芷大喜，竟与订终身约。文骢党马阮，士林所不齿，闻芷许事之，大惋惜，即香亦窃笑。定情之夕，芷正色而前曰：“君知妾季身之意乎？妾前见君画梅花瓣，尽作妩媚态，而老干横枝，时露劲骨，知君脂韦随俗，而骨气尚存，妾欲佐君大节，以全末路。奩中带异宝来，他日好相赠也。”杨漫应之。无何，国难作，马阮骈首，侯生携李香远窜去。芷出一镞金箱，从容而进曰：“曩妾许君异宝，今可及时而试矣。”发之，中贮草绳约二丈许，旁有物莹然，则半尺小匕首也。杨愕然，迟回未决。芷厉声曰：“男儿流芳貽臭，争此一刻，奈何草间偷活，遗儿女子笑哉。”杨亦慷慨而起，引绳欲自缢。芷曰：“止，止。罪臣何得有冠带。”急去之，杨乃幅巾素服，自系于窗棂间。芷视其气绝，鼓掌而笑曰：“平生志愿，今果酬矣。”引匕首刺喉死。后李香闻其事，叹曰：“方姊，儿女而英雄者也，何作事不可测乃如是耶。”乞侯生为作传，未果。而稗官野乘，亦无有纪其事者。

蕙风按：侯朝宗撰《李姬传》叙次至田仰以三百金邀姬一见，姬固却不赴而止。当是时，姬固犹在旧F 2 8也，其于国难后携姬远窜弗详焉。据《谐铎》云云，则龙友、方芷同殉后，姬犹与侯生聚处矣。向余尝惜侯李之究竟不可得，今乃得之《谐铎》，为之大快。

嘉兴李既方《校经稿》，读国初诸公文集成断句十二首。其一云：“侯生才思郁纵横，下笔千言坐客惊。一代董狐谁得并，金陵歌管不胜情。”自注

：“朝宗置酒金陵，戟手骂阮大铖，越五年而祝作。康熙中叶，曲阜孔东塘撰《桃花扇》传奇，于复社诸君子，排斥马阮，形容尽致。唯是李香骂马阮则有之，殊无侯生骂大铖事，未审既方何所本也。

前话记乾隆朝高士奇由詹事赐同博学鸿儒科，未审他人有同受此赐者否。比阅《校经文稿》，书己未词科荐举目后云：“全谢山吉士《公车徵士录》予曾于山舟侍讲处借阅，廛钞有一册，只中选五十人，有赐同博学鸿儒科高士奇、励杜讷，在南书房赋诗一首。”据此，知当时同膺宠命者，唯高励二公而已，励官至刑部侍郎，谥文恪。

《校经文稿》有名医轶事记，略云：“雍正癸卯秋，里中金晋民，以应乡试寓虎林，临场患时疾，类躁壮热绝食，人以伤寒目之。延老医张献夫视之，与大剂桂附，晋民从子玉有难色。张曰：”非此不能入试矣。‘日晡，张又至，曰：“绍兴太守亟请渡江，此证唯闵思楼能接手也。”玉卜之吉，即依方频频与之，觉烦躁消而能寐也。翌晨，闵思楼至，用犀角地黄汤，人咸骇异。闵曰：“非此不能入试矣。’索张先生方观之，笑曰：”昨桂附唯张能下，今犀角唯某能下。安排入闱可也。‘因服数剂，即举动如常，不数日入试，献夫亦不复至。“一人患疾，数日之间，桂附与犀黄并用，绝奇。

《淮南子·道应训》：“卢敖游乎北海，经乎太阴，入乎元阙，至于蒙谷之上。”高诱注：“卢敖燕人，秦始皇召以为博士，使求神仙，亡而不反也。”按：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：“三十二年，始皇之碣石，使燕人卢生求羡门高誓，卢生亡去。始皇大怒，使御史悉案问诸生四百六十余人，皆坑之咸阳。”史称卢生，不详其名。据《淮南子》，知其名敖矣。又秦有博士卢敖，见《唐书·宰相世系表》，亦一佐证。

曩寓蜀东万县，得《小桃溪馆文钞》残本，蜀人陈某所作，名待考，有《记塔将军战马》一首，略云：塔公战马，本总兵乌兰泰之马也。乌兰泰阵亡后，马为贼有。塔公为湖南都司时，与贼战，其卒得此马，不能骑，乃献之公。公命圉人畜之，马见圉人，是蹶欲噬。强被以鞍屐，则人立而号，声若虎豹，一营皆惊。公闻往视，马悚立不敢动。其色黝润如髹，高七尺，长丈有咫，两耳如削筒，四蹄各有肉爪出五分许，遍体旋毛，作鳞之而。公曰：“此龙种也。”试乘之，疾如惊电，一尘不起。亭午时出营，行五十里回，日尚未晡。盖两时许，往还已百里矣。公大喜，自是战必乘之。公既饶勇敢战，马又翘骏倍常，每酣战时，公提刀单骑突出，马振鬣嘶鸣，驰骤如风雨，将士恐失主将也，辄奔命从之。贼愕眙失措不能当，往往以此取胜。由是贼望见即骇曰：“黑马将军来矣。”或不战遂溃云。公一日轻骑遇伏贼百余人，追急，乃避道旁逆旅中，以马匿于芋窖内，覆以草，祝曰：“一鸣则我与尔俱死矣。”而

公自易服为鬻者状，坐灶前。部署甫定，而追者至。问公曰：“见黑马将军乎？”公曰：“未也。”追者遍迹屋前后，至芋窖数数，马竟无声，获免。公之卒也，马哀鸣数日乃食，然受鞍则踢蹶如故，无敢乘之者，遂令从公棹归于京师。陈子曰：“公围九江久，弗克，募卒黑夜缒城袭之，令卒粉墨涂面，为古猛将像，欲惊贼于仓卒也。卒将行矣，公唤前授机宜，一见大骇，急挥卒去，遂病，须臾卒。是日卒所涂抹者，唐鄂国公尉迟敬德像也。”或曰，公鄂国后身也，然则马亦自有由来欤？

《宣室志》“僧契虚”一则：“有道士乔君，谓契虚曰：”师神骨甚孤秀，后当游仙都中矣。师可备食于商山逆旅中，遇才子，即犒于商山而馈焉。或有问师所诣者，但言愿游稚川，当有才子导师而去矣。‘“自注：”才子，即荷竹橐而贩者，才音奉。“《夷坚志》”华阳洞门“一则：”李大川，以星禽术游江淮。政和间，至和州，值岁暮，不盘术。“自注：”俚语谓坐肆卖术为钩司，游市为盘术。“才子，钩司，盘术，字皆绝新。

苏俗赛神，輿神而游于市，前导有臂香者，袒裼张两臂，以铜丝穿臂肉，仅累黍，悬铜锡香炉，ヤ檀其中。或悬巨铜钲，皆重数十斤。乃至数十人，振臂而行，历远而弗坠，亦足异矣。《高僧传》云：“梁僧智泉，铁钩挂体然千灯。”殆其滥觞欤？

同治时，蜀人有西昆熊子者，著《药世》十三万言，力辟妇女缠足之非，其中引经以经之，据史以纬之，不惮苦口药石，欲以菩萨宝筏，遍度优婆尼，亦足见救世苦心矣。其家女公子三，皆能禀承父志，不屑以纤纤取容，特请自隗始，当时不免目笑，而适以开今日风气之先。惜其书未经见，未审曾梓行否。

南皮相国张文襄，撰《戒缠足会序》，论中国女子缠足之弊，最为切中。谓：“极贫下户，无不缠足，农工商贾畋渔之业，不能执一。虺弱倾倒，不能植立。不任负戴，不利走趋，凡机器纺纱织布缫丝，皆不便也。与刑而刖之，幽而禁之等。”又谓：“若妇女缠足，贫者困于汲爨抱子，富者侈于修饰，资用广而疾病多。遇水火兵乱，不能逃避，且母气不足，所生之子女，自必脆弱多病，数十百年后，吾华之民，几何不驯致人人病夫，尽受殊方异俗之蹂践鱼肉，而不能与校。”文襄此论，所谓仁人之言，不惜苦心疾口，极言弊病，以冀众民之听，凡提倡不缠足者，当称述而阐明之者也。又有极言缠足之害，据所闻见，尤为沉痛者，杨子刘恭冕《广经室文钞》有云：当咸丰癸丑后，发逆遍扰江南北各省，吾乡以多水获免。他省之来吾邑者，率多大足妇人，而裹足者卒鲜。且必皆富贵之家，先贼未至出走者也。若贫穷之士，迁延无计，及贼大至，而男女踉跄就道。彼妇人自知不良于行，未及贼而自尽者有之

，为贼追迫而自死才有之，求死不得，为贼所虏胁者有之。又或子为母累，夫为妻累，父母为儿女累，兄弟为姊妹累，骈首就戮，相及于难者指不胜屈。岁乙丑，予游皖南，每至一村，屋宇或如故，而不满二三十人，多者不过百人，就中则九男而一女焉。此一女者，非必少壮有夫能生育。是更二十年，而今所谓九男者，或无遗种焉，岂不可哀也哉。夫自古至今，妇女死于兵者，莫可殫述，而皆未有知其死之多累于裹足者。故予著之，不啻痛哭流涕言之，为天下后世仁人告也。

昔人载籍有关系考证缠足之原始者，略具如左：《宋书·礼志》：“男子履圆，女子履方。”

《北史》：“任城王楷刺并州，断妇人以新靴换故靴。”

宋张邦基《墨庄漫录》“道山新闻”云：“李后主宫嫔娘，纤丽善舞，以帛裹足，令纤小屈上如新月状，由是人皆效之。以此知扎脚五代以来方有之。如熙宁、元丰前，人犹为者少，近年则人人相效，以不为者为耻也。”

宋车若水《脚气集》：“妇人缠脚，不知起于何时。小儿未四五岁，无罪无辜，而使之受无限之苦。缠得小来，不知何用。后汉戴良嫁女，练裳布裙，竹笥木屐，是不干古人事。或言自唐杨太真起，亦不见出处。”

宋王明清《挥麈余话》：“建炎时，枢密议官向宗厚，缠足极弯，长于钩距。王侑戏之，谓脚似杨贵妃。”

宋张世南《游宦纪闻》：“永福乡有一张姓僧，有富室携少女求颂。僧曰：”好弓鞋，敢求一双。‘裂其底，衬纸乃佛经也。‘

《宋史·五行志》：“理宗朝，宫女束足纤直，名‘快上马’。”

宋吴自牧《梦粱录》：“小脚船，专载贾客、小妓女、荒鼓板、烧香婆嫂。”

宋周去非《岭外代答》：“安南国妇人，足加鞋袜，游于衢路，与吾人无异。”

宋百岁寓翁《枫窗小牋》：“汴京闺阁，宣和以后，花鞋弓履，穷极金翠。今掳中闺饰复尔，瘦金莲方，莹面丸，遍体香，皆自北传南者。”

元陶九成《辍耕录》：“程鹏举，宋末被掳，配一宦家女，以所穿鞋易程一履。”

元沈某《鬼董》：“绍兴末，临安樊生，游于湖上寺阁，得女子履绝弓小，张循王妾履也。”

元白 ；湛《渊静语》：“程伊川六代孙淮居池阳，妇人不裹足，不贯耳，至今守之。”

《明史·輿服志》：“皇后青袜舄，饰以描金云龙皂纯，每舄首加珠五颗

。皇妃、皇嫔及内命妇青袜舄，皇太子妃袜舄同，命妇九品青袜舄，宫人则弓样鞋，上刺小金花。”

明黄道周《三事纪略》云：“弘光选婚，懿旨以国母须不束足。”

明沈德符《野获编》：“向闻禁掖中被选之女，入内皆解去足紉，别作弓样。后遇扫雪人从内拾得宫婢敝履，始信其说不诬。”又云：“明时浙东丐户，男不许读书，女不许裹足。”

明胡应麟《笔丛》：“妇人缠足，谓唐以前无之。余历考未得其说。古人风俗流传，如堕马、愁眉等，史传尚不绝书，此独不著。太白至以素足咏女子，信或起于唐末，至宋、元而盛矣。”

至诗词可资印证者，唐明皇《咏锦袜》云：“琼钩窄窄，手中弄明月。”

白香山诗：“小头鞋履窄衣裳，天宝末年时世装。”

杜牧诗：“钿尺裁量减四分，碧琉璃滑裹春云。”

北宋徐积《咏蔡家妇》云：“但知勤四支，不知裹两足。”

《花间集》词云：“慢移弓底绣罗鞋。”

宋赵德麟《商调。蝶恋花》云：“绣履弯弯，未省离朱户。”

刘龙洲有《沁园春》词，咏美人足“洛浦凌波”云云。

汪碧巢《粤西丛载》引林坤《诚斋杂记》云：“广西妇人衣裙，其后曳地四五尺，行则以两婢前携。”按：此西国妇女时装也。近沪上有仿之者，不图吾广右自昔有之。独吾居里十数年，殊未见曳长裙者。吾家会垣，诘省外有是俗耶。抑古有之，而今也则无耶？行必两婢携裙，非富厚之家不办。粤地贫瘠，窃意安得有是，则书之未可尽信也。

元末四川韩氏女遭明玉珍之乱，易男子服饰，从征云南七年，人无知者。后遇其叔，始携以归。又明时金陵女子黄善聪，十二失母，父以贩香为业，恐其无依，诡为男装，携之庐、凤间。数年父死，善聪变姓名为张胜，仍习其业。有李英者，亦贩香，自金陵来，与为火伴，同卧起三年，不知其为女也。后归见其姊，姊诘之。善聪以死自矢，呼媪验之果然，乃返女服。英闻大骇，怏怏如有所失，托人致聘焉，女不从，邻里交劝，遂成夫妇。此二事，焦氏《笔乘》所载，前事甚似木兰，后事甚似祝英台。

云郎者，冒巢民家僮紫云，字九青，儇巧善歌，与陈迦陵狎。迦陵为画云郎小照，遍索题句。相传迦陵馆冒氏，欲得云郎，见于词色，冒与要约，一夕作《梅花诗》百首。诗成，遂以为赠。偶阅盐官谈孺木《枣林杂俎》，有云：“屠长卿礼部求友人侍儿，令即席赋《梅花诗》百首，长卿援笔立成，因归之。”与迦陵、云郎事绝类，其作合皆癯仙之力也，惜侍儿不详其名。

郑芝龙小名凤姐，见《枣林杂俎》。男人女名，如《孟子》所称冯妇，《

庄子》所称禹女，《史记·荆轲传》有徐夫人，《汉书·郊祀志》有丁夫人，夥矣，未有若是其艳者。《春秋传》之石曼姑，《三国志·陆抗传》之暨艳，庶几近之。而乃属之纵横海上之郑芝龙尤奇。又按：以姐为名者，《后周书·蔡佑传》有夏州首望弥姐。

岁在戊戌，偶阅《彼得堡译报》，其一则云：“亚美利洲南境产一种药材，名曰金鸡纳，专治疟疾。初时该处人民只知此树有用，恒剥其皮，而不知培其根本。后有智者至其国，移种各处，迄今二十余载，枝叶荣盛，利济无穷。又英属荷兰地有一种树，名曰尤喀利葛，高十余丈，其叶宽长。美国旧金山亦有一种树，其树身之高大相同，唯枝叶不甚荣盛，滋长时异，其木质最坚，堪为栋梁舟楫，雕镂篆刻，历久不朽。虫不能伤，火不能尾。或种于低洼处，颇可收地之潮湿。现英人颇得其利，并与此树为邻之民，从无疟疾，始知此树之性，与金鸡纳同为治疟之妙品。近年俄国多购此树，移种于齐业弗城乡间，日形蕃郁云。”

按：金鸡纳霜已疟，夫人知之。而尤喀利葛，则未之前闻。曩录附笔记，刻笔记时汰之，兹记如右。

西儒最精天算，即其中帼中，亦往往擅此专门之学，如英之侯氏，以西方羲和著和。自侯维廉，始驰名天算，创寻新星，其得力于臣妹者正不少也。同时英伦孀妇，有松美妃者，亦以天算格致诸学，著书立说，流布各国。尝亲诣法国大观象台，谒掌台拉哥拉斯学士。学士深为器重，隆礼相待，因谓松曰：“各国才女，能解我天算者二人，哥拉斯之外，即吾子也。”松不禁莞尔笑曰：“焉有二人，松美妃我也，哥拉斯亦岂异人哉。”又数十年前，美国提倪智尔氏掌大观象台。提虽善在玑衡，而亦藉助于其妹，实不啻侯氏兄妹也。夫吾国在昔，班昭续《汉书》，不过补兄所未竟，若西国侯、提两媛，或且匡兄所弗及，不尤难能可贵哉！同治十有三年，金星过日，美国钦派学士华德孙来中国北京测验，其夫人偕行，实襄推步各务，闻其精审出华上。西国妇女之于天文若是，他可知矣。

得《二陆词钞》海宁查氏旧藏写本。陆钰，字真如，万历戊午举人，改名菴谊，字忠夫，晚号退庵。甲申、乙酉遭变，隐居贡师泰之小桃源。未几，绝食十二日卒。其词曰《陆射山诗余》。陆宏定，字紫度，真如公次子，高洁不仕，其词曰《凭西阁长短句》。皆清隽高浑，与明词纤庸少骨者不同。卷端各有小传，载紫度夫人周氏，名莹，字西■，喜涉猎经史百家，工诗词。其《别母渡钱塘》句云：“未成死别魂先断，欲计生还路恐难。”《咏杏》诗：“萱草北堂回画锦，荆花丛地妒娇姿。”《送夫子入燕。减字木兰花》云：“莫便忘家莫忆家。”皆闺秀所不能道，惜全什遗去，此册亟应梓行，姑志其略如右

《朱柏庐先生家训》世或误为文公作，金坛于鹤泉《清涟文钞》有《柏庐先生传》，略云：“柏庐先生者，昆山人，朱氏，名用纯，字致一。父集璜，明末贡生，国变殉难。柏庐性坚挺，于书无所不读，以父故，终身不求仕，结庐山中，授徒自给。高中宽服，犹守旧制，邑中重之，以子弟受业者几五百人。会举贤良方正，邑人有贵显者，以先生名首列上之。先生时方集徒讲《易》，或以告且贺，诸生请敛资为束装具。先生笑曰：”甚善。“讲罢入室，久之不出，排闥视之，则已自经矣。诸生大惊，解之，中夜始苏。叹曰：”吾姜桂之性，已决必无生也。“诸生乃致语邑令，追还所上姓名。令高其节，命驾见之者三，固辞弗见。一日风雪抵暮，令度先生在室，轻骑诣之。甫登堂而先生逾垣遁。或怪其迂，先生曰：”吾冠服如此，讵可见当事乎？必欲易之，吾不忍也。“以四月十三日生，及卒亦以此日，年八十余，里人称为节孝先生。”

按：《清涟文钞》第二、三、四卷皆律馆纂述，备载朝会、宴飨、导迎、饶歌、祭祀各乐章，可考见一朝乐制。

凡一字之为用，有深求而更进一解者。《华闻修书绅要语》云：“谦，美德也，过谦者多诈；默，懿行也，过默者藏奸。”有浅解而自为一说者。桂林陈相国文恭任司道时，与上宪论事不合，上宪斥以迂阔，公谢不敢当。上宪诘问之，公曰：“迂者远也，阔者大也，宪薪以远大，安得不谢。”

汪容甫先生。经术湛深，文采召烂，而恃才傲物，多所狎侮。灵严毕公抚陕时，知先生名而未之见也，先生忽以尺书报之，书仅四句云：“天下有中，公无不知之理；天下有公，中无穷乏之理。”毕公阅竟大笑，即以五百金驰送其家，当时旷达之士若孙渊如、若汪容甫，非毕公不能罗致也。

容甫夫人孙氏工诗，有句云：“人意好如秋后叶，一回相见一回疏。”见阮文达《广陵诗事》。

金伟军《金陵待徵录》云：“随园有二：一为焦茂慈之园。顾文庄诗云：”常忆牛鸣白下城，宋朝宰相此间行。‘应在东冶亭左右。一为随织造之园，在小仓山，则袁太中所得而增饰者也。“扬州亦有随园。《广陵诗事》云：”方坦庵寓扬州之随园。“汪舟次诗云：”广陵秋色在随园。“

陈其年以梅花诗百首得云郎于冒巢民，绘影征题，传为韵事。《广陵诗事》云：“又有杨枝，亦极妍媚。后二十年，杨枝已老，其子尤丰艳，因呼小杨枝。邵青门题其卷云：”唱出陈髯绝妙词，镜前认取小杨枝。天公不断消魂种，又值春风二月时。“

张士《咏胭脂诗》云：“南朝有井君王辱，北地无山妇女愁。”呼“张胭

脂”。郑中翰《新婚北上留别闺中》云：“年来春到江南岸，杨柳青青莫上楼。”情韵绝佳，呼“春柳舍人”。吴园次工词，有毗陵闺秀日诵其“把酒祝东风，种出双红豆”二语，谓秦七、黄九不能过也，因号“红豆词人”，皆韵绝。

汉石阙二，在宝应。其一为汪君容甫以钱五十千募人窃归，石刻孔子见老子，及力士、庖厨等物象。容甫自榜其门曰：“好古探周礼，嗜奇窃汉碑。”亦旷达者之所为也。其一为宝应县令某沉之水中，不知其处。

扬州梅蕴生孝廉能诗，又善琴。方弱冠，琴已擅名，喜夜深独坐而弹。一夕，曲未终，见窗纸无故自破，觉有穴窗窃听者，俄而花香扑鼻，已入室矣。乃言曰：“果欲听琴，吾为尔弹，吾固不愿见尔也。”急灭其灯，曲终乃寝云云。蕴生藏唐田府君先并夫人合两志石，吴让翁为撰楹联云：“家有贞元石，人弹叔夜琴。”对句亦纪实也。

《广陵诗事》云：“厉樊榭久客扬州，由湖州纳姬归杭州，名曰月上，作《碧湖双桨图》，扬州诗人多题之。”又《众香集》云：“尼静照，字月上，宛平人，曹氏良家女。泰昌时选入宫，在掖庭二十五年，作《宫词》百首。崇祯甲申，祝发为尼，有《西江月》词云：”午倦恹恹欲睡，篆烟细细还烧。莺儿对对语花梢，平地把人惊觉。有恨慵弹绿绮，无情懒整云翘。难禁愁思胜春潮，消减容光多少。“

又按：《五灯会元》：“舍利弗尊者，因入城，遥见月上女出城，舍利弗心口思惟，此姊见佛，不知得忍不得忍否。”樊榭姬人之名，殆用梵语，与明宫媛暗合耳。

钱竹汀先生《潜研堂文集》记先大父逸事云：“有客举王子安《滕王阁诗序》‘兰亭已矣，梓泽丘墟’二句，对属似乎不伦。先大父曰：”已矣叠韵也，丘墟双声也，叠韵双声，自相为对。古人排偶之文，精严如此。‘按：《宋史》梅溪寿《楼春词》：”几度因风飞絮，照花斜阳。“”风飞“双声，”花斜“叠韵，于词律为一定而不可易，填此调者，必当遵之，近人罕有知者。

昔人载籍往往不可尽信，五代胡峤《陷北记》云：“契丹迤北，有牛蹄突厥，人身牛足。其地尤寒，水曰瓠<卢瓜>河，夏秋冰厚二尺，春冬冰彻底，常烧器泮冰乃得饮。又北狗国，人身狗首，长毛不衣，手搏猛兽，语为犬噪，其妻皆人，能汉语。生男为狗，女为人。自为婚嫁，穴居食生，而妻女人食。常有中国人至其国，其妻怜之，使逃归。与其箸十余只，教其走十余里遗一箸，狗夫追之见其家物，则衔而归，则不能追矣。”言之似甚确凿者。迄今中外鬯通，山陬海丳，电辙飏轮，无远弗届，殊未闻牛蹄狗首其人者。岂其

种族不蕃，历久乃底灭亡耶？抑或人禽之间，屡变而臻纯备耶？

上海乔鹭洲《陔南池馆选集》有《除蟒公传》，事绝奇伟，节其略如左。

除蟒公，姓氏里居皆不传。少年任侠，好击刺，父为人陷死，除蟒公年十六七，逃去，学于少林僧，十年而成。归，手才甚仇人，抉其首，告父墓，遁居吴会空山中。久之，徙居松之峰泖间，筑草屋两楹，佣山民之田以自食。郡之南，朱泾者，巨镇也，属华亭辖。时天久旱，不雨者七阅月。天马横余之间，深山大泽，故有巨蟒二，数百年伏处，未尝为人害，至是一蟒忽自山中出，至镇之野，戕鸡犬、婴儿无算。蟒巨甚，盘伏农人田，禾苗尽偃，鸟枪击之不能中，反为蟒毙，官民惶窘无所计。邑令悬千金募力者斩之。邻以公告，令乃具礼诣公。公年已六十余，发秃尽，见人不知寒暄，口讷讷若无所能者。次日，手一杖以出，至蟒所，蟒方仰首喷毒树间，鸟皆堕落，公伺其不备，击其首不中，急跃至百步外，蟒已及两肘间，肘后衣寸寸裂矣。又回击之，中其背，而蟒已绕公身六七匝，缚若巨为，幸一手向外，亟扼其颈。有顷，公狂呼一声，手足划然开，蟒骨节皆裂，殀矣。令具千金为寿，造其庐，而公已不知所往。于是人始相传诵为除蟒公云。后廿年，雌蟒出求其雄，复至故所，噬人畜尤多。人争思除蟒公，顾虑公年愈高，当不复在人间，或龙钟非蟒敌。会有贩湖绵者，言湖州中客状，侦之，果公，聘不至。时泾民数百诣山中，环其居，日夕号，若申包胥之泣秦庭者。公曰：“吾服气炼形，无求人世，冀百龄从赤松子游。今若此，不复归矣。”乃出。手不持寸铁，询蟒所在，遽跃近蟒，蟒盘旋缠缚如前，仍以手握其颌，腾跃去地寻有咫，居民皆闭户惕息不敢出，但闻砰匍跳跃一昼夜。视之，人与蟒皆死。居民感其德，醵金肖公像，立祠祀之，题曰“除蟒公祠”。

按：除蟒公英勇冠世，可与晋周子隐杀长桥蛟事并传，矧得之手毙父仇之孝子，尤足增重。据乔氏传赞云，稽之郡邑志皆弗翔也。陋哉！

秀水王仲瞿孝廉倜傥负奇气，文词敏赡，下笔千言立就。在京师时，法梧门祭酒重其才，与孙子潇太史、舒铁云孝廉称为三君，作《三君咏》。适川楚教匪不靖，王之座师，南汇吴白化总宪荐王知兵，且以能作掌心雷诸不经语入告，严旨斥吴归里，而王应礼部试如故，卒憔悴失意死，识者悲之。按：钱塘陈退庵《颐道堂文钞。王仲瞿墓志》云：“仲瞿好谈经济，尤喜论兵。嘉庆初，川楚不靖，总宪云间吴公，君座主也，倚某相国。相国怙势败，惧罪及，因荐君知兵，以不经语入奏，冀以微罪避位，非爱君也。”此说直抉其隐。某相国者，和也。《墓志》又云：“君性豪逸，尝于除夕携眷属，泛舟皋亭梅花下度岁。又尝建琵琶馆于吴门，延海内善弹者，品其高下，其逸事大率类此。

舒铁云《瓶水斋诗集》《幺妹》诗有序，略云：“水西土千总龙跃，其先

以从讨吴三桂有功，世袭斯职。茅中苗之畔，幕府檄调领士兵来赴。适跃卧疾，惧逗挠，乃遣其么妹率屯练二百人，驰诣军门从征，前后凡二十余战，禽馘最夥。岁除葺事，奖以牛酒银牌，令还本寨，而加跃军功一级。妹年十有八，形貌长白，结束上马，出没矢石间，指挥如意，亦绝徼之奇兵也。凡苗以行第最稚者为么云。”

陈裴之撰《舒君行状》云：“君客黔西观察王朝梧幕，会南笼苗反，大将军威勤侯勒保檄观察从征，君为治文书，侯大赏之，数召至军中计事。苗女从征者曰龙么妹，欲以归君。君辞曰：”非所堪也。“侯益深器之。夫么妹诚奇女子，附铁云而名益显矣。”

偶阅王仲瞿诗，自注：“南笼之役，妖巫黄囊仙旗鼓最盛，时檄调云南土练中，有龙土官之么妹者，美丽善战，冒其兄品服，矛枪所及，槩一毙十，黄氏所部遂不能成军，乃至成禽。囊仙者，蛮语谓姑娘也。”

据此，则当日么妹所献之俘，亦一女子，尤奇。

有清一代，得三元二人。一长洲钱湘，一临桂陈莲史，传为科第盛事。常熟孙子潇以乾隆乙卯二名乡举，以嘉庆乙丑二名登礼榜中式，殿试二甲二名进士，舒铁云、王仲瞿赋诗赠之，同用“臣无第三亦复无第一”之句，窃疑三元尚有二人，若孙原湘者，殆未必有二。

嘉兴沈匏庐《交翠轩笔记》云：“宋何执中微时，从人筮穷达，其人云：”不第五否？‘曰：“然。’其人拊掌大笑，连称奇绝。因云：“公凡遇五，即有嘉庆，何以熙宁五年乡荐，余中榜第五人及第，五十五岁随龙，崇宁五年作宰相。每迁官或生子，非五年即五月，或五日‘。见《梁溪漫志》及朱《可谈》。

金田彦实，所居里名半十，行第五，以五月五日生，小字五儿，二十五年，乡、府、省、御四试，皆中第五，年五十五，八月十五日卒。见《困学斋杂录》。“

句吴钱梅溪《履园丛话》去：“有杨沂秀者，贵州定远人，嘉庆甲戌进士，幼时应童子试，县、府、院考俱列第五，后乡会榜亦俱中第五，挑选陕西县知县，制签亦第五名，人称为‘杨第五’。

三事相符，古今如出一辙，尤奇。

清制：凡乡试主考、会试总裁，皆朱笔亲除。乾隆末年，有满洲京卿名八十者，每科必膺简命。时纯庙耄期倦勤，取其名仅四画，便于宸翰也。

吴缶庐言，十数年前有湖南廪生乐乐乐，曾嘱缶庐刻印。此印姓名三字皆同，章法殊难布置。

今湖南巡按使刘幼丹，前于光绪中叶由翰林一麾出守，领袖益部，政号廉

平。有妾虐婢案，尤脍炙人口。先是，州别驾某，侨寓蓉会，室某氏，某官执拂妓也。官死，某纳之，恃宠而骄，权侔女君焉。蓄一婢，姿首明丽，惧夺己宠，日凌虐之。辄鞭扑以百数，火针烙之无完肤，死而密瘞诸野。事闻于邻，邻白诸官，往验之，鳞伤宛然。太守闻之怒，将拘氏穷治之。适氏有身，弗即讞。既免，坐堂皇，廉得其情，搥之二十。饬别驾领归管束。按：《南史》：“豫章内史刘休妻王氏甚妒，帝闻之，赐休妾，敕与王氏二十杖。”太守执法，毋乃类是。一时舆论所归，谓夫五马之威能伏六虎。其风力得未曾有，而拄杖落手者流或感恩托庇于无形云。

吴县王惕甫夫人曹墨琴像印，椭圆形象牙印，直径八分，横径六分强。左方刻时装< 门为> 秀小像，右近边刻“墨琴”二字，朱文。边款云：“墨琴淑妹小影，菽子作。”按：陈文述撰《王井菽传》云：“继娶曹，字小琴，墨琴夫人弟梧冈女。”据此，知墨琴有弟字梧冈，而其兄不可考。

近人撰述有名《绛云楼俊遇》者，专记河东君事，顾多所阙佚，虽载在《牧斋集》中者，亦弗能翔焉。偶阅昭文顾虞东所撰《周翁传》，得一事绝瑰伟，亟节录如左，以饷世之好谈河东君逸事者：翁字伯甫，姓周氏，芝塘里人。形体魁硕，修八尺馀，不持寸铁，以徒手搏人，出入千百群中，如无人也。然翁自谓以手攫搏，非能者事。尝拱手鹤立，而侮之者倏忽颠蹶，头肿鼻豁，若有鬼神呵之，未知何术也。又尝谓以力驾人，无力者当坐受困乎，因力于敌，而我无所用其力，斯至尔。邑中推大力者为陈氏子，能立水中以只手迎巨舰，当风急浪涌，饱帆扬ぎ，如矢直注，触陈手辄止，无勇怯皆慑其力。嫉翁之能也，欲得而甘心焉。仓卒遇诸隘，避之弗及，陈遽蹶翁，致锐前扑。翁率绕陈左右，盘辟回舞。陈足蹴拳举，尽力挥斥，卒不能近。久之，翁倏攫身空际，如疾鹰急隼倒攫凡鸟。陈惊顾，目未承睫，翁已举身撞其胸，陈遂不支，颓然就倾，乃匍匐稽首，愿称弟子。大将某者，号万人敌，闻翁名，延致之，愿与角技，翁固逊。强之，笑曰：“请以数十氍毹藉地。”问何用，曰：“恐公仆尔。”大将怒发，一击不中。翁复笑曰：“公毋再击，再击仆矣。”大将者愈怒，再击翁。翁大呼曰：“倒！”应口伏地，然未见翁之举手也。由是延为上客，欲尽其技，顾弗能，乃厚赠遣之。时钱宗伯受之负海内望，卜居红豆庄，客翁。翁止其庄者数岁。河东君者，宗伯之爱姬也，才名甚噪。宗伯故豪侈，重以文章致厚贿，投遗无虚日，所受金悉贮河东所。会宗伯适邑居，剧盗数十辈谋劫河东，因致其资。夜围庄，势张甚。顾重畏翁，欲先制之。翁方浴，闻变遽起，右足入裤中，左未遑也。浴所仄，门半掩，盗数人挺枪入，翁携尺许布擲其枪，数枪并落。徐约衣结带，持枪奋呼出。盗震失气，兔脱鼠窜。翁尾之，连刺数盗中要害。宅辽阔，盗众，家人伏匿不敢动。盗益猖，或抉垣

毁户，直闯其室，凡四五处所，叫嚣室中，索河东急。翁舍前所追盗，还击室中盗，盗纷藉，杀一二人不止，后至益众。翁计河东倘被劫，虽强力者无能役矣。遂排闥负河东决围出，匿之善所，还逐盗。盗失河东，莫能发所藏金，去囊衣数十篋去。值翁还，争弃掷道际，泅水脱命。盗既去，徐呼其家人收之，迎河东还，实不失一物。宗伯捐馆，河东缢，翁去钱氏，浮沉里间，最后客虞东大父所，年九十余矣，两目尽盲，犹倔强不扶杖，每饭尽升粟。翁言初得异僧指授，积二十年乃成。尝属虞东录其法为《拳谱》一卷，后失去。又数年卒于家。无子，族子某嗣。虞东论曰：“钱宗伯以文章毁誉人，顾不一及翁，或谓宗伯欲秘其盗劫之事者近是，余为表之，无使没没焉。”

蕙风曰：周翁诚大勇，其自谓因力于敌，而我无所用其力，未足为其至也。其应变之识与智，不尤难能可贵耶。翁计河东倘被劫，虽强力者无能役；负之决围出，匿之善所，而后还逐盗。当危机眉睫间，何轻重缓急之权衡至当也。夫河东信非寻常巾幗者流，其于精徒央夫，必有以使之魄慑而不敢犯。然而挺兰玉之芳洁，万一稍激烈而遽摧陨，则后日劝忠、殉节两大端，不获表见于世，讵不重可惜哉，微翁孰拯于危而成其美也。嗟乎，岁月不居，英雄老去，翁当蔽明收视、却杖强饭时，而回首昔年喑呜叱咤、千人辟易之雄概，殆将何以为情耶。

又《虞东文录》有书任三杀虎事，亦瑰伟可喜，略云：岁壬戌，余馆大台庄黎氏。一夕，主人饮客，客皆短衣科跣，箕踞作牛饮，撞搪号呶，如沸羹焉。有任三者，年七十许，头秃齿缺，犹胜酒数十斗。酒中，自言滦州杀虎事。

滦猝有虎入村舍，自晨至食，杀十九人，或折手足断颡破腹出肠，旋弃去。复择人噬，咆哮篱落间。民键户窜伏，道无行者。三适有约，将过其里，亲故咸尼之。三慨然曰：“虎为患若此，虽无事，犹当赴之，况与人约而更为虎避耶。”遂挟二矢往。遇虎，发一矢中足。时虎方蹲大树下，被矢怒甚，奋牙爪扑三。三竦踞树巅，虎昂首望树吼，叶堕地如密雨。三两足帖树枝，以手擦去其翳，徐抽矢注射，志其喉，镞出喉间者数寸，虎掙地陷尽余毙。三跃下树，操空过所约者。门闭不得入，亟叩之，大呼虎已毙，始启门。备言杀虎状，不即信。其邻里数十辈，相约执械覘虎所。见虎伏地，犹惴栗莫敢前。一二悍者稍即之，辄反走。已而侦其果死，因共舁至隙地，剥其皮，脔分之。于是知三之能杀虎也。

方三言时，客共屏气注目，属耳于三。三掀髯抵掌，且饮且谈。余壮之，且喜其静客喧也，为之浮一大白。

《文录》又有《中书舍人赵君行状》：“赵君讳森，字再白，一字素存，籍常熟，雍、乾间人。卖文长安中，来乞者肩踵相望，新故纸积几案间以千

计，岁用墨丸数斤。有欲罗致门下者，啖以好语，笑不应。尝大书榜其壁云：“圣贤豪杰，是我做出来的，不干命事；功名富贵，是命生成就的，不干我事。”“

昔人卖文托始子云、相如。相如得千金，售《长门赋》；子云作《法言》，蜀富贾人赍钱千万，愿载于书，子云不听，曰：“夫富无仁义，犹圈中之鹿，栏中之羊也，安得妄载。”见《论衡》。又《潜居录》云：“子云以卖文自贍，文不虚美，人多恶之。及卒，其怨家取《法言》益之曰：“周公已来，未有汉公之懿也，勤劳则过于阿衡。”“云云。自唐已还，卖文获财，未有如李邕者。邕早擅才名，尤长碑颂，虽贬职在外，中朝衣冠，及天下寺观，多赍持金帛，往求其文，前后受纳馈遗，多至巨万，见《旧唐书》本传。杜少陵计《闻斛斯六官未归》云：“故人南郡去，去索作碑钱。本卖文为活，翻令室倒悬。荆扉深蔓草，土锉冷疏烟。”何斛斯翁之生涯寥落，一至于此。其无当于圈鹿栏羊，视子云殆有甚耶。若韩退之谏墓中人得金，则訾次如苴何难矣。

萧山汤纪尚《文甲集》有书二侠，略云：侠者孙据德，芜湖人，工画山水，与萧尺木为友。少偕某客扬州，某以事系狱。据德思脱其罪，无资，悬所画于市，连不售，愤甚，裂焚之。有过者于烈焰中攫一幅，委金而去，据德追还之。徒步归芜湖，尽斥产，得千金，卒出某于狱。遂焚笔砚，终身不复画。同时歙人周翼圣亦工画，居芜湖，少负技击。尝独行泰山，遇盗，行且及，周飞仆盗堕水。纵之，投邸店。夜剥扉急，启门，盗也。盗固逆旅主，周念无可逸，出劳之。盗喜，置酒，请为弟子。酒酣，周刺刺述生平任侠事。盗益喜，出金为周寿。晨熹微，周辞盗，履去，盗尾送数十里，喜极而悲，泣请曰：“某无赖，幸遇君，不然死矣，自今愿易行。”周与指陈大义，且曰：“大豪杰无他，不讳过耳。”盗竭诚听受，郑重而别。

向来侠士皆勇夫，若孙据德者独能以艺事行其侠，乃至斥产脱友罪，近于敦励庸行者所为。即以侠论，亦加人一等矣。若夫周翼圣所遇之盗，何其迁善改过之果且速也。人孰生而为盗，甘心为盗者，往往老死不闻德义之言，乃至陷溺，终其身而不克自拔，讵不重可哀哉！

偶阅《延绥志》，有云：“崇祯癸未仲冬，闯贼陷延安城，留贼将河南人张某据守。明年五月，张某叛，闯遣悍贼名小瞎子者，率兵万余围城。城破，将屠之，令已下矣，则索故所狎妓妙玉儿出，告之故。玉儿泣请收回成命，弗许，因尽出其所赠绣襦珠璫，蓬发囚首，匍匐以死请。贼意解，乃得免屠，城赖以全，坐罪张某一人而已。”此与光绪庚子联军之役，吴娘赛金花，自过于德帅瓦德西，保全东南宦族及厂肆书籍事略同。国变后，赛犹沦落沪滨。甲寅六月，婴疾几殆，方沉顿间，其老母年逾七十矣，为祷于某女巫。巫托神

语决无患，谓夫夙种善因，事在十数年前。巫固馥妇，绝不省北都事，漫为无稽之言，乃与事实暗合。未几，赛亦竟占勿药，绝奇。

沔尹言，有人传诵宗室瑞臣近作诗钟句，帝时燕颌云：“高帝子孙龙有种，旧时王谢燕无家。”何言之沉痛乃尔。又沔尹旧作《黄山谷蠹鱼分咏》云：“特派纵横不羈马，书丛生死可怜虫。”亦浑雅。

相传吴郡某方伯，清之季年，开藩江右。一日，在签押房接见僚属。值春阴，室稍暗，见方伯两足一靴一鞋，咸骇异。明日再见亦如之。或审谛，则非一靴一鞋，乃袜一黑一白耳，顾袜黑特甚。微询之侍者，则数日前甚雨初霁，方伯散步后圃，误插足泥淖中，泥污其袜及胫，尚未经更易也。辛亥已还，方伯避地沪上，僦居一楼。方伯不轻下楼，非位望与方伯若，亦毋庸上楼。某日卓午，某巨公过访，值方伯晨兴，近案坐，着袜未竟，案陈寒具二。客至，方伯辍袜，起迎客，随手置袜寒具上。客坐定，方伯从容着袜竟，自手一寒具，而以其一囑客，客亟敬谢弗遑云。

常熟相国翁叔平，相国文端公子，济宁大司寇孙文恪，大司徒文定公子，翁孙固通家，谊夙厚。同治壬戌，两公子同捷礼榜。文端以状头期相国，顾文恪，劲敌也。方意计间，俄文恪造谒，文端亟出见，礼貌弥殷恳。因语文恪：“世兄寓京日浅，于廷试规则或未尽谙悉。小儿幸同谱，曷暂移寓敝斋，俾晨夕互切磋。老夫公余获暇，亦贡愚一二也。”于是文恪移居翁邸，与相国共砚席，每日练习殿试卷，或作试帖诗。文端辄奖藉指陈，不遗余力。未几，殿试期届。先一日，辍课休息。既夕，相国入内寝，文恪宿外舍。甫就枕，则文端出，与深谈试事逾时许，始郑重别去，文恪又就枕。顷之，则又出，问笔墨整饬未，笔堪用否耶。则就所书殿试卷馀幅，亲为试笔，蝉联如干行。每毕一行，辄自审谛，谓老眼幸无花也。久之，试笔竟，又从容久之，乃曰：“明日试期，当及时安息矣。”匆匆竟去，则夜已逾丙矣。文恪仍就枕，稍展转反侧，俄闻传呼，促庖人进馔矣，促圉人驾车矣，兼从伺者皆起，语声纷然。文恪竟不得寐，匆匆遽起，食毕，登车而去。是日以精神较逊，弗克毕殫能事。洎牖唱，得第二人，而相国以第一人及第矣。清之季年，朝野竟尚科第，尤醉心鼎甲，乃至耆臣硕望为继体策显荣，不恤诡道达胜算，晚近世风不古，不亦甚可慨哉。

乾隆壬子科，侍郎吴省钦典试江西。榜发，士子有“少目岂能观文字，欠金切莫问科名”之联。见高安朱铁梅《江城旧事》。

《江城旧事》引《续表忠记》云：刘乡廷家居，尝乘画舫，将之旁郡。岩上有少林僧自矜拳勇，索敌无偶。乡廷船尾一老妪呼僧曰：“吾船上第七娘子来。”忽少妇帕首绉褶，面微紫，年可十八九，登岸与僧周旋者三。僧舒左臂

从后高举少妇，聚观者大噪。妇曰：“少下。”僧如其言；妇曰：“再少下。”语未毕，忽旋身以足尖蹴僧喉，仆地几死，少妇神色不动。乡廷在船中凭几大笑。妇从容回船，解缆去。有识者咋舌曰：“此南昌刘大刀也，门下多蓄异人，秃乃敢捋虎须耶。”

又引《明季北略》云：无锡秦灯，力举千斤，闻滁州武状元陈锡多力，往与之角。将柏木八仙台，列十六簋，果盒悉具，设酒二爵。秦灯只手握案足，能举而不能行，陈锡则能行，力较大矣，然仅数步而止耳。唯刘乡廷绕庭三匝，而爵簋如故，其力更有独绝者。

又自注有云：乡廷姬妾二十余，极燕赵之选，皆善走马弹械。乡廷每出巡，诸姬戎装，着小皮靴，跨善马为前导，四勇士共举刀架继之，乡廷在其后。旁观者意气亦为之豪。

据此，则岸次蹴僧之少妇，属虎帅拥紈之列矣。莺燕导前，貔貅拥后，求之古名将中，得未曾有，而莺燕即貔貅，尤奇。

《江城旧事》又有“叶节母以诗择婿”一则，尤雅故也。略云：汪鞏云《鱼亭集》有《纳征》诗，自序云：轲孤且贫，卖文无所售，有南昌节母叶孺人者重予诗，延课二子。予病疫滨死，命二子谨护予，获更生焉。越一岁，察予之恪也，托媒氏字予以女，且曰：“吾以诗择婿，请仍以诗为仪，他无所需。”于是敬赋《纳征》诗二章，因盛水师熊浣青往聘焉：镂金作凤凰，两两张奇翼。欲尽兹鸟神，颇费工人力。

相许在高枝，桐花为结实。好风万里来，文彩共相惜。○东南有嘉木，上生连理枝。云中有好鸟，息此育华姿。

朱阳深照耀，锦翰互参差。请看双飞翼，翱翔度天池。

世人择婿多计家资，故贫士往往不得妻。若其破庸俗之见，别具藻鉴，虽丈夫难之，况妇女乎。轲为一时名下士，而贫不自振，怜才如叶母，可谓巾幗中之绝特者矣。

钱塘戴文简数理最精，满屋列小泥人，暇则为之推算，云其成毁，亦如人生死也。相传明万历年间，内廷造观音像大小各一，命日者推算：大像寿命不甚绵长，小像合受数百余年香火。神宗敕大者供养禁中，小者龕置前门外市庙。迨崇祯甲申，大像为闯贼所毁，而市庙之像，俗传签卜最灵。乃至清之末年，犹香火甚盛，膜拜者踵相接也。则推算泥人，明人有能之者，不自戴文简始。

北京前门城楼，相传有狐仙居之。楼前窗，今日此开彼阖，明日彼开此阖，累日未有同者。曩余常川入直，前门为必由之路，留心覘之，诚然。窃意地高风劲，窗未经牢闭，自必因风开阖，无庸故神其说也。

有清一代，天泽之分綦严，往往繁文縟节，近于苛细，然亦有礼行自上者。故事：虽内臣奏事，主上不冠，则不进见。盛暑除冠，则有一小内侍捧立于旁，见臣下亦不用扇。俟一起毕，稍挥数扇，仍纳于袖，再见一起。

内阁汉票签处，壁悬横幅一纸，为“攀龙鳞附凤翼”六字。字径三尺，而不署款，白纸黑字，印画甚真。阅蒋苕生《忠雅堂集》，知为虞永兴书。碑二片，在赵州ヤ林寺，列东西墀。寺壁尚有吴道子画水，赝笔也。又“攀龙附凤”四大字，在今西安贡院，为虞世南书，系明时所翻。原刻四川中江岩上，曾访之未得。按：已上二家所记，未知是一是二，当是永兴此书，翻抚不止一处。韩氏云云，或误夺“鳞、翼”二字耳。

金陵随园有二，扬州亦有随园，见前话。又关中罗贤亦有随园。其自记云：余辟地诛茆，偶有怪石，便叠为山；偶临水，便浚为池；偶折柳，植而环之。有草不除，落花不扫。读《易》其中，喟然叹曰：“随之时义大矣哉，随地而安之，亦随地而乐之。孔子曰：”乐亦在其中矣。‘“遂自号曰随园云。

见《无事为福斋随笔》，则随园有四矣。

昆山朱以载《多师集。杨九娘庙歌自序》略云：“《嘉定县志》：”杨九娘性至孝，父命守桔槔，苦为蚊啮，不易其处，竟以羸死。土人立庙祀之。

‘“按：此与露筋祠事绝类，彼以贞，此以孝，后先辉映矣。

诸葛武侯在隆中时，客至，嘱妻治面，坐未温而面具，侯怪其速。后密覘之，见数木人斫麦，运磨如飞，因求其术，演为木牛流马云。此说绝新，见明谢在杭《五杂俎》，不知其何所本也。

名士有洁癖者，至米海岳、倪云林，殆蔑以加矣。闺阁中人亦多有洁癖。其尤甚者，《五杂俎》云：“汪伯玉先生夫人，继娶也，蒋姓，性好洁，每先生入寝室，必亲视其沐浴，令老姬以汤从首浇之，毕事即出。翌日，客至门，先生则以发辞，人咸知夜有内召矣。”似此洁癖，殆复不能有二。设令易钗而弁，庶几驾米、倪而上之矣。

《五杂俎》云：“汉卜式、司马相如皆入资为郎，则知古者鬻爵之制其来已久。盖亦当时开边治河，军国之需不足，而取给于是也，然止于为郎而已。至桓、灵时，始卖至三公。”按：清制，捐纳一途，京官亦至郎中止，庶几媲美西京，贤于东汉末造远矣。然而桓、灵时之三公，特诵言卖耳，君子谓其直道犹存也。

机器制造，吾国古亦有之。璇玑、玉衡，以齐七政，万世巧艺之祖，无出历山老农矣。皇帝之指南车，周公之欹器，其次也。公输之云梯，武侯之木牛流马，又其次也。南齐祖冲之因武侯有木牛流马，乃造一器，不因风水，施机自运，不劳人力；又造千里船，于新亭江试之，日行百里，及欹器、指南车之

属，皆能制造。北齐胡太后使沙门灵昭造七宝镜台，三十六户各有妇人，手各执锁，才下一关，三十六户一时自闭；若抽此关，诸门皆启，妇人皆出户前。唐马登封为皇后制妆台，进退开合皆不须人，巾栉香粉，次第迭进，见者以为鬼工。元顺帝自制宫漏，藏壶柜中，运水上下。柜上设三圣殿，腰立玉女，按时捧筹。二金甲神击鼓撞钟，分豪无舛。钟鼓鸣时，狮凤在侧，飞舞应节。柜两旁有日月宫，饰以金乌玉兔。宫前飞仙六人，子午之交，仙自耦进，度桥进三圣殿，已复退，立如常。今广州犹有铜壶滴漏，亦元人制，第略仿其意，不能如宫漏之精美耳。

上元梅伯言先生《柏枧山房文钞》有标题曰《记闻》者，事绝奇伟可传，文尤简重，足以传之，移录如左：杜奎炽，昌黎狂生也，以狂死。嘉庆戊辰应乡试，书策后千余言。言直隶官吏不能奉宣德意，旗民买汉人田，免租，汉人买旗民田，没其田，且治罪，非普天下王臣王土之意。又民遇饥馑，毋得携族过山海关，非古人移民移粟之道。又言后之人君不以一权与人，大小事必从中覆，臣下皆无所为作，委成败于天子；不能给，则委之律例，故权之名出于天子，而其实则出于吏。与其权出于吏，无宁分其权于臣。书闻，大臣讯之曰：“当年少，不知为此。”言指使者免罪，奎炽大言曰：“奎炽所言，皆忠孝事。天生之，孔孟教之，何者为指使。奎炽生十八年，今乃知孔孟为千古忠孝讼师。”讯者皆噤且怒，或叱曰：“汝沽名耳，何知忠孝。”奎炽曰：“然。奎炽诚沽名，然奎炽今死矣。公等为宰辅受大恩，万一树牙颊，论列是非，朝廷念大体，当不死。轻者罚一岁俸，至款段出都门，极矣。公等爱一岁俸不沽名，奎炽以性命沽名，奎炽诚沽名。”遂罢讯。

按：杜生之论，得之百数年前，虽朝阳鸣凤曷逮焉。

清有两张国梁，一雍正朝，云南提督赠右都督张国梁，谥勤果。一咸丰朝，江南提督帮办军务张国梁，谥忠武，见《谥法考》。

前话记塔忠武战马，又有陈都督义马，亦可传也。道光辛丑，英舰犯广州，都督陈建升御之沙角之炮台，死之。马为英军所得，饲之他顾不肯食；乘之，蹶是弗克止；弃之，悲鸣跳掷而死。三水欧阳双南为赋《义马行》云：有马有马，公忠马忠。公心唯国，马心唯公。

公歼群丑，马助公斗。群丑伤公，马驮公走。

马悲马悲，公死安归。公死无归，马守公尸。

贼牵马怒，贼饲马吐。贼骑马拒，贼弃马舞。

公死留车夸，马死留髀。死所死所，一公一马。

沪上愚园有长短人各一，短人非甚短，长亦未足为长。按：宋岳珂《呈史》云：“姑苏民唐姓者，兄妹俱长一丈二尺。”又《五杂俎》云：“明时口西

人，长一丈一尺，腰腹十围，其妹亦长丈许。”倘愚园之长者见之，殆犹不敢望其项背矣。

欧洲各国，僧皆娶妻生子，与常人无异。吾国亦有之。《五杂俎》云：“天下僧，唯凤阳一郡，饮酒食肉娶妻，无别于凡民，而无差徭之累。相传太祖汤沐地，以此优恤之也。至吾闽之邵武汀州，则僧众公然蓄发，长育妻子矣。寺僧数百，唯当户者一人削发，以便于入公门，其他杂处四民之中，莫能辨也。按：陶《清异录》谓僧妻曰梵嫂。《番禺杂记》载广中僧有室家者，谓之火宅僧，则他处亦有之矣。又《百粤风土记》云：“僧多不削发，娶妻生子，名曰在家僧。”

《四库全书总目存目。交友论》一卷，明利玛窦撰。万历己亥，利玛窦游南昌，与建安王论友道，因署是编以献。有云：“友者过誉之害，大于仇者过訾之害。”此中理者也。又云：“多有密友，便无密友。”此洞悉物情者也。自余持论醇驳参半。西洋人入中国，自利玛窦始。利玛窦所著书，又有《二十五言》一卷。西洋宗教传中国，自《二十五言》始。

东坡乐府《菩萨蛮。咏足》云：途香莫惜莲承步，长愁罗袜凌波去。只见舞回风，都无行处踪。偷穿宫样稳，并立双趺困。纤妙说应难，须从掌上看。

按：诗词专咏纤足，自长公此词始，前乎此者，皆断句耳。

吾国人精建筑学者，尝汇记之得数事。宋时木工喻皓以工巧盖一时，为都料匠，著有《木经》三卷，识者谓宋三百年一人而已。皓最工制塔，在汴起开宝寺塔，极高且精，而颇倾西北，人多惑之，不百年平正如一。盖汴地平无山，西北风高，常吹之，故也。其精如此。钱氏在杭州建一木塔，方两三级，登之辄动。匠云：“未瓦，上轻，故然。”及瓦布，动如故。匠不知所出，走汴，赂皓之妻，使问之。皓笑曰：“此易耳，但逐层布板讫，便实钉之，必不动矣。”如其言，乃定。皓无子有女十余岁，卧则交手于胸，为结构状。或云《木经》，女所著也。

明徐杲以木匠起家，官至大司空，尝为内殿易一栋，审视良久，于外别作一栋。至日断旧易新，分毫不差，都不闻斧凿声也。又魏国公大第倾斜，欲正之，计非数百金不可。徐令人囊沙千余石置两旁，而自与主人对饮。酒阑而出，则第已正矣。以伎俩致位九列，固不偶然。

又唐文宗时有正塔僧，履险若平地，换塔杪一柱，不假人力。倾都奔走，皆以为神。宋时真定木浮图十三级，势尤孤绝，久而中级大柱坏欲倾，众工不知所为。有僧怀丙，度短长，别作柱，命众维而上，已而却众工，以一介自随。闭户良久，易柱下，不闻斧凿声也。明姑苏虎丘寺塔倾侧，议欲正之，非万缗不可。一游僧见之曰：“无烦也，我能正之。”每日独携木楔百余片，闭

户而入，但闻丁丁声。不月余，塔正如初，觅其补绽痕迹，了不可得也。三事极相类，而皆出游僧，尤奇。

至于浙人项升，为隋炀帝起迷楼，凡役夫数万，经岁而成。楼阁高下，轩窗掩映。幽房曲室，玉阑朱，互相连属；回环四合，曲屋自通；千门万牖，上下金碧。金虬伏于栋下，玉兽蹲于户旁。璧砌生光，琐窗射日。工巧之极，自古无有。人误入者，虽终日不能出。帝大喜，因以迷楼目之云云。则虽失之导淫逢恶，然其经营缔造之穷工极致，要亦迥乎弗可及矣。

窃意西人之于建筑，唯是高坚巨丽，是其能事；若夫五步一楼，十步一阁，钩心斗角，藻周虑密，则吾中国古之良匠，殆未遑多让焉。乃至喻皓、徐杲辈之神明变化，不可方物，不尤古今中外所难能耶。

世俗称美人之材勇，辄曰十八般武艺，无一不精。斯语也，传奇演义家多用之，盖在百年或数十年前。迄今沧桑变易，火器盛行，往往一弹加遗，乌获孟贲无能役，快剑长戟失其利，即斯语亦等诸务去之陈言矣。考明英宗正统乙巳夏，诏陈怀井源等练京军备瓦剌，招募天下勇士。山西李通者，行教京师，试其技艺十八般，皆无人可与为敌，遂膺首选。十八般之名，一弓、二弩、三枪、四刀、五剑、六矛、七盾、八斧、九钺、十戟、十一鞭、十二筒、十三槁、十四笏、十五叉、十六耙头、十七绵绳套索、十八白打。

平南黎谦亭，乾隆戊子举人，官涇州知州，著有《素轩诗集》梓行。其《瓮玉行》有序云：“于阗贡大玉三，大者重二万三千余斤，小者亦数千斤，役人畜挽拽，率以千计，至哈密有期矣。嘉庆四年，奉诏免贡，诗以纪事。”诗云：于阗飞檄驰京都，大车小车大小图。

轴长三丈五尺咫，堑山导水堙泥途。

小玉百马力，次乃百十逾。

就中瓮玉大第一，千蹄万引行踟躇。

日行五里七八里，四轮生角千人扶。

又云：诏书宝善不宝玉，嵯峨巨卜轻鎚铍。

所到之处即弃置，毋重百姓罹无辜。

又云：大玉雕琢镌其瑜，小玉铲凿为龟趺。

大书己未恤民诏，金寒石泐玉不渝。

按：贡玉大至二万三千余斤，殆古昔所未有。此诗足备掌故，因节录之。

俗谓妒妇为吃醋。按“吃醋”二字见《续通考》：“狮子日食醋酪各一瓶。”世以妒妇比河东狮吼，故有此语。尝闻北地橐驼嗜盐，日必饲以若干斤，否则远行弗健。以橐驼吃盐例之，则狮子吃醋，亦事所或有。

临桂倪云癯《桐阴清话》：阮文达平蔡牵，得其兵器，悉铸秦桧夫妇铁像

，跪于岳忠武庙前。好事者戏撰一联，制两小牌题之，作夫妇二人追悔口吻，其一系秦桧颈上曰：“咳，仆本丧心，有贤妻何至若是。”其一系王氏颈上曰：“啐，妇虽长舌，非老贼不到今朝。”公谒庙时见之，不觉失笑。

按：《檐曝杂记》：“李太虚，南昌人，吴梅村座师也。明崇祯中为列卿，国变不死，降李自成。本朝定鼎后，乃脱归。有举人徐巨源者，其年家子也，尝撰一剧，演太虚及某巨公降贼后，闻大清兵入，急逃而南。至杭州，为追兵所蹶，匿于岳坟铁铸秦桧夫人胯下，值夫人方入月，迨兵过而出，两人头皆血污。此剧已演于民间，稍稍闻于太虚。”云云。据杂记，则岳坟铁像明末清初已有之，倪云阮文达所铸，未详何本。

《桐阴清话》又云：“秦淮旧院教坊规条碑，余尝见其拓本。略云：”入教坊者，准为官妓，另报丁口赋税。凡报明脱籍过三代者，准其捐考。官妓之夫，绿巾绿带，着猪皮靴，出行路侧，至路心被捩勿论。老病不准乘舆马，跨一木，令二人肩之。‘“云云。此碑入金石话，绝新。

某观察号凤楼，行五。光绪乙巳、丙午间，薄游江南，参某督幕。公暇陶情丝竹，为秦淮名妓小五宝脱籍。其友某赠联云：“小楼一夜听春雨，五凤齐飞入翰林。”署名“凤倒鸾颠客”。扁云“二五为偶”。按：宋陈藏一《话腴》：“昌黎伯《和裴晋公东征》诗云：”旗穿晓日云霞杂，山倚秋空剑戟明。‘盖以我之旗，况彼云霞；以彼之山，况我剑戟，回鸾舞凤格也。“凤倒鸾颠，略与回鸾舞凤，体格暗合。又小五宝之姊名小四宝，亦擅艳名，或赠以联云：”小南强，大北胜。四美具，二难并。“亦工巧典雅。

钱唐张勤果由军功起家，官至河南布政使，为御史刘宝楠所劾。疏有“目不识丁”语，竟对调潮州镇总兵，旋擢广东提督，转山东巡抚。勤果夙工书法，模《圣教序》，得右军神髓，自被劾后，刻“目不识丁”小印，凡为人作书辄于署名下钤用之。

江宁诸生李仙根，名光节。咸丰间，阖门殉发贼之难，仅以身免。仙根工诗词，擅丹青，跌宕饶风趣。有小印，文曰：“自成一家”。凡绘事惬意之作，辄钤用之，殊忍俊不禁。

宋时庐陵永和市，有舒翁以陶器著称，工为玩具。翁女尤善，号曰舒娇。其垆瓮诸色几与柴哥等价。按：专书谈瓷故者，世不多觐，间见数种，亦不具舒娇之名，亟记之。

前话载清乾、嘉间于闽国贡大玉，重二万三千余斤。自来玉之大者，殆无逾此。相传内廷节慎库有大银，犹为明代遗物，其重几何，弗可得而考也，陟其巅必以梯。曩余客京师，闻之友人云云。

黄伐檀集《妒芽说》：“客有语予，人有以桃为杏者，名曰接。其法断桃

之本，而易以杏。春阳既作，其枝叶与花皆杏也。桃之萌亦出于其本，蓊然若与杏争盛者。主人命去之，此妒芽也。”又《蜀语》：“七夕渍绿豆令芽生，名巧芽。”妒芽、巧芽，语并绝新。

蕙风曰：“吾广右花匠最擅接花之技，如以樱桃花接垂丝海棠，则先植樱桃花于盆，其本必蟠偃有姿致，仅留一二枝条，壮约指许。届清明前，则就海棠撰其枝气王者，壮相若者，与樱桃之本姿致宜称者，审定长短距离，削去其半，约寸许，同时于樱桃枝近本处，亦削去其半，亦寸许，速就两枝削处，密切黏合，以苧皮紧束之，外用海棠根畔土，调融涂护，勿露削口。若所接海棠枝距地较高，则植木为架，支樱桃盆，务令两花高下相若，无稍拗屈强附。迨至夏初，两枝必合而为一，苧皮暂不必解，于海棠枝削口稍下，徐徐锯断。俾两花脱离，即将削口稍上之樱桃枝锯弃，则本樱桃而花叶皆海棠矣。他花接法并同。比见日本樱花绝佳，窃意可以中国海棠之本接之。

宋人称他人妻曰阁中，孙覿《鸿庆集。与惠次山帖》云：“忽闻阁中卧病，何为遽至此也。伉俪之重，追恻奈何。”元人称妾曰少房，黄汭晋为义门郑氏撰《青莲居士郑君墓铭》云：“娶傅福，字世昌，少房徐伟，字妙英，皆前君卒，同葬县东金村。”又宋濂撰《宣政院照磨郑府君墓志》云：“越四年，夫人吴氏卒。越一十五日，少房劳氏又卒，葬府君之穴。”

渔洋山人《诗话》云：“李沧溟先生身后最为寥落，其宠姬蔡，万历癸卯，年七十余矣，在济南西郊卖胡饼自给。叔祖季木考功见之，为赋诗云：”白雪高埋一代文，蔡姬典尽旧罗裙。“沧溟清节可知矣。《西山日记》云：”李于鳞解组后，构白雪楼，楼三层，最上其吟咏处，中以居一爱姬，最下延客。四面环以水，有山人来谒，先请投其所作诗文，许可，方以小舫渡之；否者，遥语曰：“亟归读书，不烦枉驾也。‘山人所记卖饼蔡姬，岂即第二楼中人耶。”又于源《铎窗琐话》云：“嘉兴张叔未解元尝寓西埏里酒肆，其姬人母家也。后寓饼店内翟氏别业，有句云：”不妨司马当垆客，来寓公羊卖饼家。’“是亦雅故关于卖饼者，而于鳞蔡姬事，尤令人枵触。

徐东痴隐君居系水之东，高尚其志。李容庵为新城令，最敬礼之，与相倡和。李罢官，侨居历下。继之者东光马某，亦知东痴之名，然每有诗文之役，辄发朱票，差隶嘱其结撰，稍迟则签捉无差限比。隶畏扑责，督迫良苦，东痴亦无计避之。时傅彤臣侍御里居，数以为言。马唯唯，然终不悛也。容庵知之，乃遣人迎往历下，及马罢官始归。此与周青士馆嘉善柯氏园，月夜吟诗，被郡丞季某杖逐事绝类。雅流遇佗父，冰炭齟齬，率非情理可喻，思之令人轩渠。

清时以科举取士，往往文人遣兴，棘闱游戏之作，或诗词散曲，虽备极形

容，大半俚词滑调，不足登大雅之堂。偶阅《柳南随笔》，载陈亦韩《别号舍文》，吐属雅近名隽，风趣亦复乃尔，其辞曰：试士之区，围之以棘。矮屋鳞次，百间一式。其名曰号，两廊翼翼。有神尸之，敢告余臆。余入此舍，凡二十四。偏袒徒跣，担囊贮备。闻呼唱喏，受卷就位。方是之时，或喜或戚。其喜维何，爽垲正直。坐肱可横，立颈不侧。名曰老号，人失我得。如宦善地，欣动颜色。其戚维何，厥途孔多。一曰底号，粪溷之窝。过犹唾之，寝处则那。呕泄昏仆，是为大瘥。谁能逐臭，摇笔而哦。一曰小号，广不容席。檐齐于眉，墙逼于跖。庶为僬侥，不局不脊。一曰席号，上雨旁风。架构绵络，藩篱其中。不戒于火，延烧一空。凡此三号，魑魅所守。余在举场，十遇八九。黑发为白，韶颜变丑。逝将去汝，湖山左右。抗手告别，毋掣余肘。

陈作是文之年，丁雍正癸卯，是科受知北平黄昆圃少宰，联捷礼部试，偶病足未与廷对而归。益读书讲学，肆力古文辞云。

《带经堂诗话》又云：“朱相国平涵《涌幢小品》载其尝馆一贵人家，其人奉斋。一日怒厨人，凡易十余品，俱不称意。朱笑谓之曰：”何不开斋？“兹语诚足解颐。相传乾、嘉间，京师某大丛林方丈某僧，以高行闻于时，尤善围棋，某枢相亦有棋癖，过从甚密。其香积所供素面，风味绝佳，枢相食而甘之，辄命庖丁仿制。弗若也，则扑责之，屡矣，庖丁窘且愤，变姓名佣于僧。久之，乃得其法：则选鸡雏肥美者，擘析其至精，缕而屑之入面中，故汁浓而无脂，味鲜弗膩，盖自是而高僧之誉骤衰矣。又辇下诸宅眷，一日，集某尼庵，为礼佛诵经之举，虔诚斋洁。庖人以饌蔬至，经婢姬辈露索，然后入，虽涤器之布，亦必易其新者，而不知此新布之两面，即满涂鸡脂。入厨后，沃以沸汤，可得最浓厚之鸡法，盖非此则笋菌瓜瓠之属，不能使之悦口。凡兹之类，皆甚可笑也。

金陵张可度，字筏。《庐山》诗云：“父居黄阁女崆峒，流水桃花石室中。多少男儿沦落尽，神仙却让李腾空。”见《渔洋诗话》。腾空者，林甫之女。李太白有《送内之庐山访女道士李腾空》诗。相传李林甫有女六人，各擅姿态，雨露之家，求之不允。于厅事壁间，拓一窗棂，障以茜纱，日使六女戏于窗下。每有贵族子弟来谒，即使诸女于窗中，自择当意者，托蹇修焉。若腾空固得道者，当不在此六女之列，其殆鸡群之鹤耶。又茆山有秦桧女绣大士像甚灵异，居人不敢托宿，见《蒋说》。又王安石女最工诗，见《觉范》诗云云，此浪子和尚耳，见《能改斋漫录》。又蔡卞妻，亦安石女，工文词。何权奸之多奇女子也。

烟草名淡巴菰，又名金丝薰，明万历时始有之。崇祯严禁弗能止，《樊榭山房词》序云：“自闽海外之吕宋国移种中土。”按：“姚旅露书，关外人相

传本于高丽国。其妃死，国王哭之恸，夜梦妃告曰：“冢生一卉，名曰烟草，细言其状，采之焙干，以火燃之，而吸其烟，则可止悲，亦忘忧之类也。

‘王如言采得，遂传其种。“云云。烟草之生，其事绝韵，后人更美其名为相思草云。

前话载梅巧玲义侠事，兹又得程长庚轶事一则，亦可以风励薄俗，愧当世士夫，亟记之。方长庚之掌北京三庆班也，有道员某，以非罪被劾，当褫职，旨将下矣。某愤不欲生，兼仰事俯蓄，唯一官是恃，挽回乏术，则冻馁随之，实亦无以为生也。戚友来慰问者，为之百计图惟，殊未得一当。友人某，尤踌躇久之，忽拍案而起曰：“道在是矣！”则群起亟问之，友曰：“兹事回天大不易，非枢府斡旋不为功。方今黜陟大柄，操之恭王。唯程长庚，为王所最赏识，最信任。得其片言，冤可立白，曷姑试求之？”某亦瞿然曰：“诚然。幸尝与长庚通郑重。”则亟偕友往，婉切白长庚。长庚曰：“仆溷迹软红，唯曲艺进身是愧，自好益复，向于王公大人，虽促膝氏掌，未尝干以私，尤不敢与闻官事。矧人微言轻，言之亦未必有济，敢敬谢不敏，幸原谅，勿以谗卸为罪也。”某固请不已，友亦为之陈恳，至于再三。长庚曰：“幸被劾诚非罪，差可措词，当勉效绵薄，视机会何如耳。”则亟谒恭邸，值王憩寝，良久，仅乃得达，王则诤者，谓将命胡迟迟也，并为长庚道歉仄。长庚白来意，主始有难色，谓旨已交拟，恐不易保全。既而曰：“尔固不轻干人，事虽难，吾当尽力图之。”长庚称谢肃退，王曰：“少休，勿亟，吾正欲与尔闲谈也。”诘朝，谕旨下，竟无某道褫职事，则参折已留中矣。某德长庚甚，赍厚币，自诣谢。长庚拒弗见，馈物悉返璧，命侍者出传语曰：“请某官还以此整顿地方公事，毋以民脂民膏作人情也。”且从此不与某道相见。有人问此事者，长庚力辨其必无云。长庚字玉山。

梅巧玲名芳，其孙名兰芳。按：王右军父子，名并用之，例可通矣。

《赌卦》，清初王先生戒子弟之作：赌凶，无攸利。彖曰：赌，妒也。妒人之有，而先罄其藏。胜者偶而败其常，获者寡而失不可偿。是以凶，无攸利。君子赌而业隳资亡，小人赌而离于桁杨，赌之为殃大矣哉。象曰：上慢下贼赌，后以严刑惩慝。初九，童蒙之嬉吝。象曰：童蒙之戏，渐不可长也。义方有训，用豫防也。六二，诱赌以迷，往即于泥凶。象曰：诱赌，朋之伤也，往入其类，自戕也。六三，燕乐ㄅㄅ，乃赌乃战，士以丧名亏行。象曰：燕乐ㄅㄅ，赌起争也。丧名亏行，大无良也。六四，迷赌，晡不食，费亡有疾。象曰：迷赌，夜以为明也，既亡其费又疾，无常也。六五，夫迷不复，妇嗟于屋，良友弗告。象曰：夫迷不复，妇用伤也；良友弗告，不可匡也。上九，鉴赌有悔，出涕沱若，戚嗟若吉。象曰：自鉴其祸，断用刚也，中心有悔，易否为

藏也。正义曰：赌者，小人之事，阴之类也。童蒙之嬉，阴未甚盛，有义方之训以豫防之，则初吝可以终吉。鉴赌有悔，来复之象，故初上皆阳爻。

西藏灯具，状如弓鞋，俗传为唐公主履，见《卫藏图识》。夫曰俗传，则其由来亦已久矣。是亦谓唐时已有弓鞋，不自南唐始也。

凡人有专长，则众长为所掩。右军善画，而唯以书名；李白工书，而仅以诗显。至如朱紫阳画，深得吴道子笔法，则尤世所罕知矣。

巫山神女朝云暮雨之说，向来词赋家多用之，艳矣，然而褻甚。按：路史《集仙录》云：“云华告禹曰：”太上愍汝之志，将授灵宝之文，陆策虎豹，水司蛟龙，馘邪检凶，以成汝功。‘因授上清宝文，又得庚辰虞余之助，遂导波决川。奠五岳，别九州，天锡元圭，以为紫庭真人。‘虞余庚辰，据《楚辞》，乃益稷之字。云华者，云王母之女，巫山神女也。据此，则巫阳之灵，上清庄严之神，讵可以褻语厚诬之。曩余作《七夕》词，用银河鹊驾等语，端木子畴前辈见而规诫之，评语云：”牛主耕，女主织，建申之月，田功告毕。织事托始，故两星交会，明代谢以成岁功。世俗传说，以妃偶离合为言，渎甚矣。“余佩服斯言，垂三十年未尝赋《七夕》词也。

阮吾山《茶余客话》云：“毛氏汲古阁藏书甚富，模刻亦多。王驸马以金钱犖之去，其板多在昆明。驸马者，平西婿也。”按：王名永康，苏州人，钱梅溪《履园丛话》云：“初，三桂与永康父同为将校，许以女妻永康，尚在襁褓。未几父死，家无担石，寄养邻家。比长，飘流无依，年三十余，犹未娶也。有亲戚老年者知其事，始告永康。时三桂已封平西王，声威赫奕。永康偶检旧篋，果得三桂缔姻帖，遂求乞至云南，书子婿帖诣府门。越三宿，乃得传进。三桂沈吟良久，曰：”有之。‘命备公馆，授为三品官，供应器具立办，选日成婚，奩赠甚盛。一面移檄苏抚，为买田三千亩，大宅一区，在齐门内拙政园，相传为张士诚婿伪驸马潘元绍故宅也。永康在云南，不过数月，即携新妇回吴，终未接三桂一面。永康既归，穷奢极欲，与当道往来，居然列公卿间。后三桂败，永康先歿，家产入官，真如邯郸一梦矣。“按：据钱氏云云，永康在滇仅数月，阮云书板多在昆明，殆未必然矣。

杭县徐女士《彤芬室笔记》云：“长沙芙蓉镜照相馆曾为柳某摄影，其已故之妾，亦现影身侧，形容宛肖。十年前，芙蓉镜尚重摄以出售，湘人类皆知之。”兹事绝奇，其信然耶，则古者李少君、杨通幽、稠桑王老、赵十四辈召亡之术，何难能可贵之有。

明高则诚撰《琵琶记》，演蔡中郎赘入牛府，属假托非事实，前人辨之详矣。或谓其骂王四，因琵琶二字有四王字，亦臆说，无确据。按：唐卢仝《玉泉子》“邓广”一则略云：“广初比随计，以孤寒不中第。牛蔚兄弟，僧孺之

子，有气力，且富于财，谓厂曰：“吾有女弟，未出门，子能婚，当为展力，宁一第耶。‘时厂已婿李氏矣，有女二人皆善书，厂之行卷，多二女笔迹。厂顾已寒贱，私利其言，许之，既登第，就牛氏姻，不日挈牛氏归。将及家，给牛氏曰：“吾久不到家，请先往俟卿。’泊到家，不敢泄其事。明日，牛氏奴驱其辎橐直入，列庭庑间。李氏惊曰：“此何为者？‘奴白夫人将到，令某陈之。李曰：“吾即妻也，又何夫人？’即拊膺哭顿地。牛氏至，知其卖己也，请见李氏曰：“吾父为宰相，兄弟皆在郎省，纵不能富贵，岂无一嫁处。其不幸岂唯夫人乎？夫人纵憾于邓郎，宁忍不为二女计耶。‘时李氏将列于官，二女共牵挽其袖而止。后厂以秘书少监分司。黄巢入洛，避乱于河阳，其金帛悉为群盗所得。’据此，则再婚牛氏，实邓厂事。而院本以诬中郎，其故殆不可知。

唐苏聪悟过人，才能言，有京兆尹过父环，命咏“尹”字。乃曰：“丑虽有足，甲不全身。见君地口，知伊少人。”即灯迷之拆字格也。

江淹梦五色笔事，自昔艳称。按：马总《大唐奇事》：“廉广者，鲁人也。因采药于泰和，遇风雨，止大树下。及夜半雨晴，信步而行，逢一人若隐士，问广曰：“君何深夜在此？‘仍林下共坐。语移时，忽谓广曰：“我能画，可奉君法，与君一笔，但密藏焉。’即随意而画，当通灵，因怀中取一五色笔授之。广拜谢讫，此人忽不见。尔后画鬼兵能战，画龙能致云雨，画大鸟能乘之而飞，寻复见神还笔，因不复能画”云云。此又一事也，特彼文笔此画笔耳。

《千字文》“律吕调阳”，“吕”当作“召”。按：唐《南阜羯鼓录》云：“玄宗洞晓音律，由之天纵，凡是管弦，必造其妙。若制作调曲，随意即成，不立章度。取适短长，应指散声，皆中点指。至于清浊变转，律吕呼召，君臣事物，迭相制使，虽古之夔旷，不能过也。”律召，即“律吕呼召”意。

道光季年，京师有人制联云：“著、著、著，祖宗洪福穆鹤舫，是、是、是，皇上天恩卓海帆。”扁曰：“如何是好”。盖二相饶有伴食之风，造膝时绝鲜献替，唯阿容悦而已。然穆相尝汲引曾文正，每于御前称曾某遇事留心，可大用。一日，文正忽奉翌日召见之谕，是夕宿穆相邸。及入内，由内监引至一室，非平时候起处。逾亭午矣，未获入对，俄内传谕，明日再来可也。文正退至穆宅，穆问奏对若何，文正述后命以对，并及候起处所。穆稍凝思，问曰：“汝见壁间所悬字幅否？”文正未及对，穆怅然曰：“机缘可惜。”因踌躇久之，则召干仆某，谕之曰：“汝亟以银币四百两，往贻某内监，属其将某处壁间字幅，炳烛代为录出，此金为酬也。”因顾谓文正，仍下榻于此，明晨入内可。泊得觐，则玉音垂询，皆壁间所悬历朝圣训也。爰是奏对称旨，并谕

穆相曰：“汝言曾某遇事留心，诚然。”而文正自是向用矣。

曾文正初入翰林，僦居绳匠胡同伏魔寺，自颜所居之室曰藏云洞，盖寓出山为霖之意，及何桂清丧师失地，江南京僚联衔请公督师，卒成伟业。故文正于江南人至为契合云。

曾文正官翰林时，亦日书小楷，以备考差。适介弟忠襄读书京邸。一日，有友荐仆至，文正不欲留用，而仆固求不已。文正曰：“此仆殊纠缠，吾竟无术遣之。”忠襄曰：“但以所书白折示之，彼必愬然舍去也。”文正怒之以目，所谓善戏谑兮，此固无伤怡怡之雅。

咸丰初年，左文襄以在籍举人就张石卿中丞之幕。张公去位，骆文忠继之，信任文襄尤专。文忠每公暇适幕府，值文襄与幕僚数人，慷慨论事，援古证今，风发泉涌。文忠静听而已，未尝置可否。世传文忠一日闻辕门鸣炮，顾问何事。左右对曰：“左师爷发军报折也。”文忠颌之，徐曰：“盍取折稿来一阅？”当缮发之前，未尝寓目也。当时楚人或以“左都御史”戏称文襄，意谓文忠官衔不过右副都御史，而文襄权尚过之也。文襄练习兵事，智深勇沈，感激文忠国士之知遇，为之集饷练兵，选用贤将，两败石达开数十万之众。复分兵援黔、援粤、援鄂、援江西，而即以为屏蔽吾■之至计。文忠得以雅歌坐啸，号为全楚福星。天下不患无才，患知才不能用，用才不能尽，若文忠之有文襄，信乎能尽其才者矣。

咸丰初年，蜀中童谣云：“四川军务恶，硝磺用不着。若要川民乐，除非马生角。”末几，朝命萧启江、黄熙先后筹办防剿，迄无成绩。萧黄、硝磺同音，所谓“硝磺用不着”也。迨骆文忠开府，内而蓝朝鼎、李短衲成擒，外而石达开授首，星周甫易，而全蜀肃清。骆字从马从各，蜀音各与角同，所谓“马生角”也。华阳王息尘廉坊云：“文忠之薨也。先数日寝疾，息翁之居，距督署只赤。某夕深坐，俄闻灵风飒然，声振屋瓦，若龙阵之骤惊也。顷之，闻节辕鸣炮九，知驂鸾腾天矣。”生为屏臣，歿为明神，可知传说骑箕，诘谬悠之说耶。相传文忠督川时，蜀民见其摧陷廓清，用兵神速，以为诸葛复生。其后双目失明，僚属来谒者，或手扞其面目，耳听其声音，辄辨为某人，与之谈论公事，百不失一云。

石达开，广东花县人，与骆文忠同县。相传达开被擒，有幼子，求文忠宥之。文忠留养署中数年，虽教诲备至，颇桀骜露圭角。或与之言志，则曰：“唯有为父复仇耳。”或以告文忠，乃挥涕密鸩之。达开固英物，擅文武才，甚可念。文忠之未能愬然，非必推情桑梓也。

合肥相国李文忠，生平未膺文柄。光绪乙未春，由直督召入，寓贤良祠。令人于厂肆购《讲义》、《制艺》等书，为会试总裁之预备。乃竟未得简，亦

缺憾也。

李文忠之封翁，讳文安，道光戊戌进士。官刑曹时，为提牢厅坐办，著有《提牢纪事诗》，盖旨在恤囚也。吴县潘尚书文勤为开板于京师。论者谓文忠位极人臣，为积善之余庆云。

李文忠督直隶时，某年，以“麦秀两歧”入告，御史边寿民劾之，有“阳为归美于朝廷，阴实自誉其政绩”之语，文忠致函谢过焉。

李文忠任直督时，某年寿辰，僚属制锦称祝，天津守某领衔所撰寿文，先呈文忠阅定，文集葩经，用“我公东归”句，误作“我公西归”，文公戏作公牋语批其后云：“本部堂何日西归，仰该守查明禀覆。”太守见之，主臣无已。

苏州潘蔚如中丞初以巡检需次保定，每衙参，恒以市车往，有御者某姓辄受顾，习矣。某日，值某御者不在，潘遂顾用他车。越日见而问之，御者言：“因妻病，弗遑执鞭也。”问何病，则绊恋愆期。圜的不施，数阅月矣，于妇科为险证，往往弗治。潘固夙谙岐黄家言，谓御者：“我善医，曷御我往诊？”御者亟鞠躬跪谢，御潘至家，为诊之。方再易而病愈。明年，潘补芦沟桥巡检，时那文诚总督直隶。一日，潘忽奉五百里札调，大惊，不解其故。星夜晋省，面谒首府探询，亦不知所为。第为先容，则立予传见。盖文诚之女公子，已拴婚恭邸为福晋，嘉礼将届，乃婴疾，与某御者之妻同，{比土}历诸医，悉穷于术。适某御者执役督署，知潘之善医也，辄称道弗去口，辗转达于文诚，故亟札调。洎入诊，益复澄思研虑，竭尽所长，盖未几而霞侵鸟道，月满鸿沟，女公子当浣濯矣。及既为福晋，德潘甚。旋恭邸枋钧，潘蒙不次迁擢，竟开府贵州，所谓一艺成名者矣。

武进汤贞愍由荫生起家武职，工诗善画，笃嗜风雅、著有《琴隐园集》。咸丰初年，官江宁副将，日与赳桓者处。有寅僚某，好读《三国志演义》，自诩知兵。一日谈次，谓贞愍曰：“凡人作善，子孙亦必善人。故孔子之后，生孔明也。”忠愍微笑曰：“或亦未必尽然。孔子下便是孟子，何孟子之后，乃有孟德耶？”闻者为之忍俊不禁。

相传胡文忠抚鄂，长白文恭领兼圻，两公稍不相能。既而文恭欲媾解，顾未得当。会文忠太夫人板舆就养，文恭亲自督队郊迎，文忠感其礼意，成见冰释。由是事无巨细，悉锐身任之，遂成中兴大业云。

王逋《蚓庵琐语》云：“崇祯甲申，有吴江薛生号君亮者，能李少翁追魂之术，又善写照。其法书亡者生歿忌日，结坛密室，悬大鉴于案南，设胡床于案下，床黏素纸，持咒焚符七七日。视鉴中烟起，则魂从案下冉冉而升，容貌如平生。对魂写照毕，魂复冉冉而下。亡四十年外者，不能追矣。此可与长沙

芙蓉镜照相事消息互参。

沪上熟肉店不下数十家，无一非陆稿荐者。相传陆氏之先设肆吴闾，有丐者日必来食肉，不名一钱，主人弗责偿也。后竟寄宿店庑，亦不以为嫌也。丐无长物，唯一稿荐，一日，忽弃之而去。久之，店偶乏薪，析荐以代，则燔炙香闻数十里，因以驰名。继此凡营是业者，即非陆姓，亦假托冀增重云。

从沔尹假观秀水王仲瞿《烟霞万古楼时文》，奇作也。其《弥子之妻题》一首尤藻采斑连，如古蕃锦。甚惜。福州梁氏《制艺丛话》中乏此珍秘，亟录如左：幸臣得其女妻，怨耦也。盖弥子嬖人，而妻则颜氏子也。妻者齐也，何其遇人不淑耶。尝谓妇人从夫，淑女而竟适弄臣，亦闺房不幸事哉。腐木不可以为柱，卑人不可以为主，辰子狡童，袒腹而登女之床，君子读《诗》至“雉鸣求牡”，鲜不叹静女仳离，而乃有东家之子，且为蛩蛩巨虚，负而走者。卫灵公，炀灶之君也，狎比狡童，老而好色，爱弥子瑕者，一朝众蔽。而其时颜雠由，实有季妹，待年未嫁，瑕一美丈夫也。矫驾君车，入门布币，爰是御轮三周，居然牢食，终成妇礼。卫人丑之，以为聘则为妻。弥子瑕之乡里也，男子而行妇道，则淫而不交，人笑其臀无肤也。弥子私后车之情，岂不曰与为鸡口，宁为牛后耶。妇人吉而夫子凶，君子不与艾<豕>庆家人之卜。丈夫而荐男欢，则女而不妇，人笑其尻益高也。弥子恋前鱼之爱，岂不曰与为雄飞，宁为雌伏耶。子南夫而子皙美，君子且与娄猪伤归妹之穷。夫弥子，以色事人者也，万岁千秋之后，且乐得身蓐蝼蚁，于妻何爱。则鱼网鸿离，安知为弥子者。不巽在床下，而弥子妻者，不鹑鹑鰈鰈，东家食而西家宿也。乌鸟宠雌雄之爱，马牛奔臣妾之风，此狡兔三窟，所谓高枕而卧者，亦弥子莫须有之计，而妻亦危矣。拔茅茹以其汇征，使二难可并，何不贯鱼而并宠，况鰈梁笱敝，君妃亦爱少男，则尤物移人，臣敢独修其帷薄。而妻则愀然忧曰：“是谓我不祥人也，妾自明诗习礼以后，绝未尝私遘狐绥，岂今日履两双，忽欲乞国母禁裔，分骊姬之夜半乎。”密云不雨，命蹇而遇其配主，则怒呼役夫。一与齐而终身不改，此贾氏如皋，三年不笑者也。太甲戒比顽之箴，而女欢尝不敝席，食含桃以其余进，使两美可合，何妨啮臂而同盟。况宋野人歌：“君淫又多外嬖，则鸡晨家索。”臣敢不献其衾曰衣。而妻则戚然悲曰：“彼何其不丈夫也。妾自施衿结缡以来，绝未始偷干吠，岂今日荅黄桑落，复欲托雌兔迷离，续枯杨之衰梯乎。”童牛不牯，色荒而见此金夫，则泣讪良人。吾见怜而何况老奴，此息妨生子，三年不言者也。丹朱为朋淫之祖，而鸟兽犹不失俪。噫，连称媵仲妹于宫，而颜氏弃其良娣，则当日鸩媒不好，亦宜如向姜绝莒而归，而何以鹑雀无良，必欲同偕其老。声伯嫁从妹于人，而颜氏爱其裔婿，则当日羊无{亡血}，亦宜如纪姬宁卽而去，而何以F 2 9 髦难弃

，不能自下其堂。由此观之，宋司徒女赤而毛，尚得自求佳配；徐吾犯妹喜而艳，犹能自择良姻。颜非敝族，何至使静女包羞，失身箕帚，反不如婴儿子至死不嫁，为北宫氏之老女也。向使弥子瑕者，色不衰，爱不弛，灵公虎欲逐逐，蒙鞅归闾，则亦若齐懿公纳阎职之妻，命其故夫驂乘，而弥妻脱簪珥待罪永巷，速蒯聩操刀之祸，乱岂不自婢子始哉。故曰：“幸臣得其女妻，怨耦也，非嘉耦也。”或曰：“弥子，贱臣也。室有伉俪，俨然与鸡冠剑佩之大贤，争良娣袂，夫亦何幸。”《诗》云：“琐琐姻娅，则无无仕。”妇人从夫，而后人伤其失身，此士君子不求巷遇，大丈夫不肯枉尺而直寻。

康熙六十年辛丑，台湾民朱一贵作乱。先是，一贵于康熙五十二年之台湾，居母顶草地，饲鸭为生。其鸭旦暮编队出入，愚民异焉。相传一贵能以兵法部勒其鸭，此视虾蟆教书、蝇虎舞凉州，尤为奇绝。

咸丰辛酉十月，贼陷诸暨。有包立身者，县之包村人，倡集义团，远近附之。贼屡以大队击之辄败。同治壬戌三月，伪侍王约湖州贼伪梯王，由富阳进攻包村，环数十里为营。立身善以少击众，相持数月，先后杀贼十余万人。是夏大旱水涸，汲道为贼所遏。村中人众，食不继，贼又绝其粮道，势危甚。然主客万余人无一降者。七月朔，贼由隧道攻之，村陷，立身与妹美英率亲军溃围出。贼追及之，立身中炮死。美英手刃数贼，知不免，自刎死。中兴以来，世多知有包立身之名，乃诸暨人所传，则其事甚怪。立身本农家子，形体甚长，高于常人者几二尺许，有膂力，且善走。年二十许时，往往兀立田间，若有所思，见者咸以为痴。咸丰庚申六月，夜宿场圃，闻有呼其名者，视之，一老翁也。翁问：“识我乎？”曰：“不识。”翁曰：“某年月日，汝甫七龄，为墙所压不死，我救汝也，颇忆之乎？汝他日当为大将，我汝师也。某日迟明，我待汝于绍兴昌安门外石桥上，毋爽约。”言已别去，行数武，忽不见。明日，询之父母，则幼时墙压不死固有之。届期，立身欲赴约，父母不可，是夜转展不成寐。同榻者闻之，曰：“欲至绍兴访友，苦无舟资耳。”其人探枕底钱予之。鸡初鸣，携钱去，至山阴刘龚溪，适有小舟，遂乘之往。至昌安门，天未明也。自包村至绍兴郡城，地近百里，亦不知何以迅速如此。而老翁已待于桥上，曰：“俟子久矣。”拉之行，至一山中，有庐，导之入，有二少年在焉。老翁出酒肴共食，酒色赤，肴则皆白。食毕，延入后堂，见西阶下有大刀。翁曰：“试举之。”力弗胜也。翁命一少年举刀舞，光闪闪如电绕室，寒风肃然。翁曰：“余初授彼刀，彼亦如汝卞匡怯。天下事苟不畏难，自能胜之，汝曷再试一举乎？”立身如其教，果轻如一牟句金矣。翁乃授以刀法及咒语曰：“此先天一目斗咒也。”立身辞归，则父母已遣其兄往寻之，至刘龚溪，问舟子，咸曰：“今晨无放棹者。”兄乃返，而立身已在家中矣。具道其事

，共怪之。越日，又失立身，次日而返。询之，谓翁引至诸暨南乡斗子岩，楼阁院宇，迥非人世。有数儒士读书堂上，数武士角力堂下，皆翁之徒也。翁以香与之，曰：“焚此可降上界真仙。”又曰：“吾白蜚仙人也。明初助战有功，受封金井。上帝使我掌雾于此，又使至岩巅望气，见诸暨一邑，四面皆黑气，惟东面稍淡。曰，此杀气也。淡处当小减耳。汝归，宜劝世人勉为善事。”自是邑人皆呼为包神仙，遂缘此起义兵，临阵白衣冠而出，贼辄披靡。战前一夕，必焚纸钱，曰阴兵也。又或贼至不出战。曰：“天香未发，非战时也。”俄而曰：“可矣。”各乡兵亦如闻异香，勇气百倍。故战无不胜，贼中讹传包神仙能飞竹刀断敌人头云。

《续眉庐丛话》 清。况周颐

《续眉庐丛话》 清。况周颐癸丑、甲寅间，蕙风赁庐眉寿里，所撰《丛话》，以眉庐名。乙卯四月，移居迤西青云里。客问蕙风：“《丛话》殆将更名耶？”蕙风曰：“客亦知夫眉寿之谊乎？眉于人之一身，为至无用之物，此其所以寿也。蕙风之居可移，蕙风之无用，宁复可改。”抑更有说焉：《洪范》：“五福：一寿二富。”蕙风之旨，将使二者一焉，其如青云非黄金何。孔子曰：“富而可求也，虽执鞭之士，吾亦为之。”如不可求，续吾《丛话》。

咸丰初年，太考翰詹，诗题《半窗残月梦莺啼》。万文敏时官编修，有句云：“九重开曙色，万户动春声。”拔置第一，盖题近衰飒，而句殊兴会也。

临川李小湖侍郎著有《好云楼集》，尝集经句为试帖，绝工巧，《卖剑买牛》题句云：“又求其宝剑，谁谓尔无牛。”《善旌谏鼓》题句云：“见羽毛之美，毋金玉尔音。”

前话载水洗水之法，谓水之上浮者轻清，下沉者重浊。按：《水经》云：“太宗朝，李季卿刺湖州，至维扬，遇陆处士鸿渐。李曰：”陆君善茶盖天下，扬子江南零水又殊绝，今者二妙，千载一遇，何旷之乎？‘命军士信谨者挈瓶操舟，诣南零取水，陆挈器以俟。俄水至，陆以杓扬水，曰：“江则江矣，非南零，’似临岸者。使曰：”某掉舟深入，见者累百人，敢给乎？“陆不言，既而倾诸盆至半，陆遽止。又以杓扬之，曰：”自此南零者矣。“使大骇，驰下曰：”某自南零赍至岸，舟荡半，惧其鲜，挹岸水以增之。处士之鉴神鉴也，其敢隐欺乎？“据此，则又以下沉者为佳，二说未知孰是，然而陆说古矣。

常州府属县八，唯靖江介在江北。清之初年，某亲贵出守常州，声势赫，僚属备极严惮。一日，以寿演剧，七邑皆来称祝。靖江令独后至，惧甚，囑阍者为画策，遂重赂伶人。时方演《八仙上寿》剧，七人者先出，李铁拐独后，七人问曰：“来何暮也？”铁拐曰：“大江风阻，故尔来迟。”阍人即于是

时，以靖江令手版进。太守大喜延入，尽欢而罢。

常俗有摇会之说，其法数人釀钱，取决于琼，色胜者得之。相传庄殿撰存与，将计偕入都，苦乏资斧，不得已，纠合一会。届期，戚友咸集，仆告主人有疾，不可以风，请诸客先掷，而主人于帐中掷之。盖殿撰仿狄武襄两面钱故智，预置一骰盆同式者，布置六赫，俟移盆帐中，故为一掷，俾众闻声，则亟易预置之盆，出以示客，弗疑也，咸称贺，遂得资。洎客散，视顷间故掷之盆，则亦六色皆绯，殊自喜。是科以第一人及第。

萍乡文道希学士，夙负盛名。壬辰廷对，误书“闾阎”为“闾面”，经读卷大臣签出。而常熟翁叔平协揆言：“‘闾面’二字，确有来历。”或犹稍争曰：“殆笔误耳。”协揆曰：“曩吾尝以闾面对檐牙，詎误耶。”廷式竟以第二人及第。

宁波招宝山为浙海形胜地，中法之役，敌舰来犯，知府杜冠英、参将吴杰施巨炮击中之，并有歼其大将孤拔之说。当是时，朝命旌二臣功，得画像紫光阁。未几，吴为某营统领，而提督欧阳利见，竟劾罢之。适宁绍台道薛福成奉召入都，将出使，力言吴之功，得旨送部引见，赏还游击，荐升总兵，终于管带宁波炮台之任，不竟其用，时论惜之。杜亦未闻通显。

瓷器之有窑变，旧矣。曩北京仓场，有廩变之说，亦异闻也。南漕供各官食俸，而京仓红朽实多。相传御膳房所供玉食，或为某廩某仓所变，则一廩之米，悉成洁白圆匀。仓丁白坐粮厅，粮厅白仓督，取以进御。而各官于此廩中演剧称庆，相沿为故事。盖廩之变屡矣，非若窑变之偶然也。或曰：“直隶玉田县所产米，较南漕所运，实更粲美，先期储寺廩中也。”

世传张文敏晚年右臂不能书，易以左臂，书尤遒劲。又高西园能左手书，大氏皆行草耳。唯张涇南司寇，方奉敕书《落叶倡和诗》，俄坠马伤右臂，遂用左手作小楷，极端凝蕴藉之致。张南华学士赠以诗云：“骤马天街一蹶中，险将折臂兆三公。翻身学士疑成瓦，擎掌仙人不是铜。漫笑庄生虚攫右，早夸杜老妙书空。断碑半截浑难补，天遣重完赖国工。”

万文敏官尚书时，自起宅第，高其闳。其对门旗人某所居殊卑隘，惑于风水之说，嫉万宅轩峻，势若凭陵已也，日必詈于其门。公子辈欲与校，文敏则设几门内而坐镇焉，谕阖宅人等毋许出外与人争。久之。詈益肆，语侵及所生。公子曰：“至是宁尚可忍乎！”文敏曰：“彼所詈者若而人，我非若而人，则彼非詈我也。何不可忍之有？”公子辈闻之释然，所谓非义相干，可以理遣者也。

吾广右灌阳唐氏，薇卿、文简、禹卿当同治朝，同怀昆季，先后入翰林。其封翁犹应礼部试，屡下第，辄愤懑无已。每值考试试差，封翁则几于门而坐

焉，尼公子辈毋许赴试，恐获分校会闱，则亲父须回避也。未几，遇覃恩，膺诰命，封翁则盛怒，索大杖，杖三太史。亟走避，并浼同乡数辈为之缓颊再三，仅乃得免。

朝邑相国阎文介，光绪初年告归里门，屡征不起。其谢折中有云：“宋臣王安石，小官则受，大官则辞，况臣不及安石万一乎？”名臣引退，在昔多有，乃以拗相公自况，绝奇。

明初，秀才祗阑衫，飞鱼补，骑驴，青绢伞。永乐朝，教习庶士甚严，曾子启等二十八人不能背诵《捕蛇者说》，令拽大木。何秀才之幸，而翰林之不幸也。按：明祝允明《猥谈》云：“谚语起于今时者，永乐中取庶吉士，比二十八宿，已具。周文襄公乞附列，时称挨宿，遂乞今名强附丽者。”曾子启等二十八人，殆即上应列宿者非耶。乃拽大木，何前荣而后辱也。彼附列之周文襄，容亦不得免焉，不甚悔多此一乞耶。

比年沪上行院中人竞效男装。按：《路史后纪》云：“帝履癸伐蒙山，得妹嬉焉。一笑百媚，而色厉少融，反而男行，弁服带剑。”此女子男装之初祖也。

洪北江《外家纪闻》：“瓿香馆为颖若字启宸从舅氏宅中临溪小筑，恽南田居士贫时常赁居之，故所作书画，多署瓿香馆。余幼时曾于外祖父乱书帙中，得南田居士《乞米帖》，今尚存。字仿褚河南，古秀入骨，故世传南田三绝”云云。据此，则瓿香馆并非南田所自有。近人江浦陈亮甫撰《雅》，谓馆名瓿香，是瓿香，非茶香，殆未必然也。《乞米帖》可与雅宜山人借银券并传，惜未得见。

王仲瞿以“烟霞万古”名所居楼，楼无梯，饮馔皆缒而上。客至，则仲瞿跃而下，与立谈；稍不入耳，耸身遽上，不复顾客，客逡巡自去。或片言契合，则臂挟与俱升，必倾谈屡日夕，然后得去。去亦仲瞿挟与俱下。仲瞿之兴未尽，客欲去，未由也。相传顾梁汾诣纳兰容若登楼去梯，深谈屡日，两事皆可喜。容若款深，仲瞿豪宕。

小姐非宦女之称，说见前话。以小姐称宦女，不知始自何时，按：明杨循吉《蓬轩吴记》：“孟小姐，校官澄女，尝过慧日庵访某女冠，书其亭曰：”矮矮围墙小小亭，竹林深处昼冥冥。红尘不到无余事，一炷香消两卷经。‘此诗殊雅。’云云，则明时有此称矣。

咸丰戊午科场案，诸家记述详略不一，兹贯穿其说如左：戊午顺天乡试，监临梁矩亭、提调蒋霞舫，甫入闱，即以供应事，议论不合，互相诋讪其。八月初十日，头场开门，蒋贸然出。各官奏参，蒋褫职，梁降调，识者已知其不祥。榜发，谣诼纷起，天津焦桂樵时以五品卿充军机领班章京，为其太夫人

称寿湖广会馆，大僚太半在座。程楞香，本科副主考也，谈及正主考析公有改换中卷事，载垣、端华、肃顺，皆不满于柏，思中伤之，以蜚语闻。适御史孟传金奏，第七名举人平龄，素系优伶，不谙文理，请推治。上愈疑，饬侍卫至礼部，立提本科中式朱墨卷，派大臣复勘，签出诗文悖谬之卷甚多。载垣等乘间耸动，下柏相家人靳祥于狱，旋褫柏职。特派载垣、端华、全庆、陈孚恩会讯，又于案外访出同考官浦安与新中式主事罗鸿绎交通关节。鸿绎对簿，吐供不讳，而居间者乃鸿驿乡人兵部主事李鹤龄也，于是并逮鹤龄。时罗织颇严，都城内外，无敢以科场为言者。未几，察出程楞香子炳采有收受熊元培、李旦华、王景麟、潘敦俨并潘某代谢森墀关节事，程父子亦入狱。讯程时，程面语孚恩曰：“公子即曾交关节在我手。”孚恩嗒然。翌日具折检举，并请回避。得旨逮孚恩子景彦，孚恩勿庸回避全案。孚恩以儿子事甚不乐。潘某者，侍郎某之子，孚恩知潘与程往来密，遂以危词挟侍郎自首。侍郎恐，如其教，而某亦赴狱中矣。李古廉侍郎告病在籍，程供牵连其子旦华，解京审办，古廉忧惧病剧死。己未二月，会讯王大臣等，请先结柏与鸿绎等一案。上御勤政殿，召诸王大臣入，皆惴惴，麟公魁竟至失仪。旨下，柏与浦安、鸿绎、鹤龄同日弃西市。刑部尚书赵光偕肃顺监视行刑。是日，柏相坐蓝呢后档车，服花鼠皮褂，戴空梁帽，在半截胡同口官厅坐候谕旨。浦安等皆坐席棚中，项带大如意头锁，数番役夹视之。肃顺自圆明园内阁直庐登舆，大声曰：“今日杀人了！”钱揆初中翰在直庐亲聆之。抵菜市下舆至官厅，与柏携手寒暄数语，出会同赵公宣旨，意气飞扬，赵唯俯首而已。先是，是年彗星见，长亘天，肃顺等建言必杀大臣以塞天变。及狱成，文宗流涕曰：“宰执重臣，岂能遽杀耶？”肃顺言：“此杀考官，非杀宰相也。”阳湖吕定子编修乃道光丙午科，柏相与赵蓉舫尚书同典江南乡试所取士也。赵告吕曰：“皇上昨日问我，曩与柏同为考官，柏之操守如何？”光对：“柏身充军机大臣，何事不可纳贿，必于科场舞弊，身犯大辟乎。”文宗颌之，方冀柏之可邀末减也，诂谈次忽接孚恩密柬，言某人骈首，朱革职，缺明日放，赵持柬恸哭，即嘱定子往为料理云云。秋七月，庭桂父子案结，载垣等以刑部定拟未平允，奏称送关节，无论己未中，均罪应斩决。孚恩先乞怜于两王，乃先开脱送关节之陈、潘、李诸人，而以程父子拟斩决。旨下，决庭桂子炳采，发庭桂军台效力。庭桂出狱，暂寓彰仪门外华严寺。孚恩飞舆来候，一见即伏地哭不起。庭桂曰：“勿庸勿庸，你还算好，肯饶这条老命。”孚恩颜而去。此案主考柏正法，程发遣，唯朱仅褫职，旋即以侍讲学士衔，仍直书房，兽清名素著也。同考监试及收掌、弥卦、誊录、对读等官处分殆遍。自是，孚恩一意谄事肃顺。及文宗升遐，端、肃等伪诏顾命，逆谋叵测。俄两宫内断，雷霆骤惊，肃顺大辟，孚恩遣戍。肃之就

戮也。赵尚书仍为监斩官，遣人邀柏相之子，侍郎钟濂，载诸车中，同往菜市。俾目睹元恶授首，少纾不共戴天之恨，事之相去仅二年耳。其陈孚恩新疆遣戍之日，即程庭桂军台赐环之日，天道好还如此。

陈孚恩之人直枢廷也，江宁何慎恪尝汲引之。某日同侪暴直，何步履稍龙钟，行时偶触铜炉，锵然作响。孚恩于慎恪固谊托师门，徐曰：“老师，只有人让火炉，火炉不能让人也。”何知陈将排己，遂伊郁遘疾。昔人有句云：“直到天门最高处，不能容物只容身。”慨乎其言之已。

近人所撰新小说，有名《九尾龟》者，书中某回自述命名所由，盖托谊罕譬。不知九尾龟，固确有是物。明吴郡陆粲《庚己编》云：“海宁百姓王屠与其子出行，遇渔父持巨龟，径可尺余。买归，系著柱下，将羹之。邻居有江右商人见之，告其邸翁，请以千钱赎焉。翁怪其厚，商曰：”此九尾龟，神物也。欲买放去，君纵舆成此，功德一半，是君领取。“因偕往验之。商踏龟背，其尾之两旁，露小尾各四。便持钱乞王，王不肯。遂烹作羹，父子共啖。是夕，大水自海中来，平地高三尺许，床榻尽浮，十余刻始退。明日及午，翁怪王屠父子不起，坏户入视之，但见衣衾在床，父子都不知去向。人咸云，害神龟，为水府摄去杀却也。吴人仇宁客彼中，亲见其事。

鸟名绝韵者，如绿毛幺凤，桐花凤，词赋家向来艳称。又桃花出仪征，桃花盛开，辄来翔集。又有鸟长尾五色，如锦鸡而小，每于盛夏菱叶冒水时，因丛叶之凹，伏卵出雏，人谓之菱雏。

明清末季皆禁烟，特烟之品类不同耳。明王逋《蚓庵琐语》：“烟叶出自闽中，边上人寒疾，非此不治。关外人至以马一匹易烟一斤。崇祯癸未，下禁烟之令，民间私种者问徒，法轻利重，民不奉诏。寻令犯者断，然不久因边军病寒无治，遂停是禁。”云云。

长洲徐俟斋《居易堂集》有《讨虬虱檄》，典赡可诵，移录如左：尔{麻骨}虫虬虱者，身惭蚊睫，质细暝。夤缘线索以为生，依附毫毛而自大。聚族而处，岂知蛾子之君臣；迁徙不常，讵有蜂王之国邑。纪昌善射，悬之而贯心；王猛雄谈，扞之以挥尘。固垢秽之滋孽，实锋镝之余生。将军有血战之功，汝依甲冑；穷士贵蠖藏之用，尔处裤裆。厥有常居，毋宜越境；苟为曼衍，必致侵渔。故设汤镬之严刑，重捕获之功令。十日大索，五丁穷追，尔无捍兹三章，人亦宽其一面。尔乃头足方具，便尔鸱张；耳目未定，胡然作孽。惨人肌肤以为乐，吮人膏血以自肥。腹既果然，贪饕未已；形同混沌，蹒跚可憎。投隙抵纤，无微不入；呼朋引类，实烦有徒。时寻蛮触之争，罔睹蜉蝣之旦。以鞞衣为兔窟，高枕安眠；望毛孔为屠门，朵颐大嚼。但知口腹，不畏死亡。尔常噬脐，人犹芒背。遂使袍之士，手不停搔；伏枕之夫，卧难帖席。不耕而食

，徒知膏吻磨牙；剥床以肤，自侈茹毛饮血。犹恨天衣之无缝，生憎荀令之薰香。嗜肤比于割鲜，矢口矜其食肉。蠕蠕蠢动，曾玷叔夜之龙章；点点殷红，时污麻姑之鸟爪。朗诵阿房之赋，正如苍蝇之泄赦文；僭登宰相之须，何异妖狐之升御座。罪维满贯，恶极滔天，诚罄竹难尽，续发莫尽者也。兹者，渠魁既获，斧钺将施，事急求生，乞怜恨其无尾。计穷就戮，大患以我有身。或愤燃其脐，或戏切其舌。或咀其肉以雪恨，若刘邕之嗜痂；或数其罪而甘心，若张汤之磔鼠。然而未为合律，不足蔽辜。乃选五轮以为兵，排左车以为阵，敛衽成甲，褰裳作旗，巨擘若博浪之椎，利齿同斩蛇之剑。雷訇电击，风扫云驰。夫以槐安国之岩城，犹然馘丑；兜离国之形胜，尚尔犁庭。况乎乌合一旅之师，群居四战之地，裸身无蜃甲之蔽，脆弱无螳臂之搏。将视斩级功多，众拟长杨之献兽。血流漂杵，惨同云梦之染轮。仗我爪牙，穷其巢穴，无易种于新邑，必殄灭之无遗。提汤趣烹，杀之无赦。

都门三闸地方，虽在软红尘中，饶有水乡风趣。每值春光明媚，游女如云。其地有灵官庙，香火称盛。道光时，住持女冠广真者，姿首修雫，幽肩梵呗，徒侣綦繁。其居室则绣幕文茵，穷极侈丽。往还多达官贵人，而庄邸与容贝子过从尤密，物议颇滋。往往巨公宅眷，入庙烧香，辄留饫香积，罗列珍羞，咄嗟而办。尤奇者，其酒易醉，醉必有梦。庙中器具，率容贝子喜舍。相传有榻名幻仙，机括灵捷，殆出鬼工，则醉者憩焉。事秘，弗可得而详也。广真又交通声气，贿结权要，朝士热中干进者，日奔走其门，冀系援致通显。或师事母事之，勿恤也。有御史冯某，久困乌台，亦竭蹶措资，嘱广真为道地。某日通谒，适广真以事它出，其徒二尼留御史饭，意殊殷恳。酒数行，尼忽愀然曰：“以君清秩令名，而顾为是齷齪行，诘倚吾师为泰山耶。幸不可长，恐冰山弗若耳。”冯愕眙，亟请其说。尼曰：“君为言官，宁不能_レ奸发伏，以直声邀主知，致卿相耶？”遂举广真奸状，及贿赂各节，均有记录，悉以付之，且曰：“止此已足，君幸好自为之，毋瞻顾。幸得当，毋相忘。御史果幡然变计，促驾归，炳烛属稿，待旦封奏。事闻，上震怒，有旨派九门提督、顺天府尹拿问广真情实，立正典刑。庄王褫爵，容贝子圈禁高墙。御史冯某以直言敢谏，不避亲贵，得晋秩跻九列，亟辄转为二尼营脱，置少房焉。

沪上药肆，辄大书其门曰“杜煎虎鹿龟胶”，或问余“杜煎”之意，弗能答也。沔尹言，杜煎，犹杜撰，即自煎，吴语也。苏州蹋科菜有二种，本地自种曰杜菜，自常州来曰客菜。客菜佳于杜菜，以“杜”对“客”而言，可知与“自”同意。

《台湾志》言，其地产金沙，然金沙出则地必易主。曩邵筱村抚台时，金沙遍地，土人淘金者赴抚署领照，每人纳制钱二百文，岁可赢十余万云。

蜀友某言，四川省城外有隙地数十亩，附近居民专以金叶锻红，槌成金箔。计金一两，可成箔阔如三亩，无论何官卤簿经过，砵訇之声，未尝或辍，唯总督过，则停让三槌以致敬。此专门工业也，亟记之。

蜀南产墨猴，大如拳，毛如漆，性嗜墨，置之案头，砚有宿墨，则舔咂净尽，可代洗涤。

相传闽县王可庄修撰会馆课，赋题《辅人无苟》，押“人”字韵云：“危不持，颠不扶，焉用彼相；进以礼，退以义，我思古人。”触阅卷者之忌，以竟体工丽，得置一等末云云。按：钱塘梁晋竹《两般秋雨庵随笔》“四书偶语”一则，有《拄杖铭》云：“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藏，惟我与尔有是夫；危而不持，颠而不扶，则将焉用彼相矣。”晋竹道光朝人，时代在可庄之前，可庄赋句，殆构思暗合耶？又某说部云，当时阅卷者，为吴县沈文定，颇赏其寄托遥深，并无触忌之说。可庄之一麾出守，盖别有为。

阅四川《巴州志》，载一事绝艳异：巴州，隋之恩阳县也，县治有恩阳山，山有高低三峰，其最高峰上建一阁，环阁植梅，因名曰红梅阁。巴州刺史王，有子名鸮，读书山下，每课余游览，步至阁前，忽见阁上窗棂悉启，有一红衣女郎俯眺山下，盖绝代姝也。鸮以此阁终年扃，四无居人，心颇异之。潜谋移居阁中，了无所见。唯闲步山坳回时，每于窗畔，见女郎在焉，及入室则阒无其人。值梅盛开，鸮流连树下，见梅一树，花独繁密，鸮因折取，插于瓶中。一日偶自外归，见案上素纸题句云：“南枝向暖北枝寒，一样春风有两般。步上高楼莫吹笛，大家留取倚阑干。”下署款张笑桃，墨沈未干，袖香犹。鸮讽诵再三，极意艳羨，香祷之。越日薄暮，鸮自外归，蹑迹登楼，果见女郎拈毫伏案，鸮突前抱持，极道爱慕。女郎亦不避匿，自道姓名为张笑桃，由是两情欢洽，再易庚{帅虫}。某日，鸮与笑桃携手游行，俯视山下，笑桃神色忽异，顾谓鸮曰：“君知黑雾弥漫者何也？”鸮谓此或云气使然。笑桃曰：“嘻，吾两人情缘殆将尽矣。”鸮亟问其故，笑桃曰“此山有洞，名为巴洞，蛇精名巴潜者居之，修炼数百年矣。能幻形为人，觊觎妾貌，强委禽焉。以彼蕴毒之尤，纯阴之类。实生深山大泽，习居丰草长林。妾诚蒲柳之姿，亦何至为芰萝之托。巴潜涎甚滋恚，必欲得妾而甘心。今知侍君巾栉，益复妒冒，以故喷薄妖氛，冀堕君五里雾中，因而摄妾。君以血肉文弱之躯，万不能当其狂焰，宜速下山谨避。明年大比，君必连捷成进士，外授峨嵋县令。倘不忘故剑，抵峨嵋时，暂缓赴官，迂道峨嵋山下，见铁冠道人跌坐蒲团，君以情哀告，当得援手。或使我两人破镜重圆也。”言次，雾益腾涌，蔽山谷，笑桃促鸮速行，鸮挥泪下山，数十步间，回首瞻恋，犹见笑桃凝颦伫立，凄黯如雾中花也。逾日再至，则林壑依然，人面不知何处去矣，懊丧垂绝。爰谢绝人事，闭

帙攻苦，翌岁登第授官，悉如笑桃言。往访峨嵋山下，果道人铁冠者在焉。鄂陈意敦恳，道人曰：“巴潜何敢乃尔，吾念汝至诚，今付汝宝剑一，灵符三。汝即至恩阳山下，斩荆辟莱，觅得巴洞，以一符置洞门，又一符焚化吞之，仗剑入洞，必得与意中人相见也。”鄂如其教，入其洞，绵亘数里，豁然开朗，有屋舍华美，珠帘四垂，则笑桃在焉。相见之下，悲喜交集，问知巴潜外出，亟挈笑桃以行，之官四年，燕好綦笃。一日晨兴，笑桃忽谓鄂曰：“妾近屡心悸，若有奇警，恐巴潜讵知所在，未能漠然于怀也。”属鄂剑勿去身，戒阁人：“有巴潜者来，务拒勿纳。”无何，鄂在典室，有投刺者，未及置词，而客已闯然入，厉声语鄂曰：“吾巴潜也，王鄂何人，夺人之室而据为己有，久而不归，直是理乎？”鄂急起索剑与斗，而巴潜已入内室，指顾腥霾四合，只赤不辨面目，虽兼卫毕集，举徨惑无能为力。顷之，雾消客去，而笑桃亦杳矣。鄂竟弃官再访峨嵋，则空山无人，曩道人铁冠者，亦无复踪迹。虽真真万唤，唯有空谷应声，泉咽云荒，怅惋而已。

右据州志原文，润色十之四五。窃意笑桃，其殆仙乎。其于王鄂，殆有前缘，缘到则合，缘尽则离，巴洞蛇精，峨嵋道人，举非真有，大抵仙家幻化之妙用。所以澹鄂之感恋，而振拔之情网之中也。不然，巴潜之初摄笑桃，何必待二年之后；再摄笑桃，何必待四年之后，矧笑桃固有道者，素纸题句，不昧慧根，登第授官，更能预决。何独对于巴潜，略无自卫之力，欲摄则竟摄之耶，是皆可寻之间也。夫笑桃知鄂之必感恋，而预示幻化以澹之，何情之一往而深也。事具志乘，未必为无稽之谈，梅阁之遗址尚存乎，殊令人低徊欲绝已。

光绪中叶，吏部有二雷：一名天柱，陕西人，一名祖迪，广西人，皆官文选司主事。陕西雷之夫人奇妒，常恐外子或有藏娇谬举，别营金屋，爰是外而仆御，内而婢姬，日必屡谆饬。稍有可疑，必讵以闻。仆媪辈夙严惮之，微特罔敢徇隐，或犹欲因缘以为功。广西雷早断弦不复续，一妾随侍京邸，寓城西羊肉胡同。都门旧习，曹司揭红笺于门，题曰某署某寓。二雷之门，则皆曰吏部雷寓也。陕西雷之仆某，不知其主同官别有广西雷也。偶过羊肉胡同，见门笺而疑焉。亟询诸比邻，则曰：“吏部雷老爷亦太太之居也。”则亟归报夫人。夫人震怒，趣驾车往。广西雷之如夫人，以谓女宾至也，亟整衣出迎。诂来者一见即痛搯之，重之以辱詈，绝愕眙不知所为。来者益孛文叫呶，弗容辩，辩亦弗闻，沸腾久之。俄广西雷自署归，来者觉有异，稍镇静，因谕白得其情，始自知误会，窘怍几无所容。如夫人者徐曰：“夫人幸息怒，主人固在是，请鬯叙伉俪情。继自今，贱妾不敢当夕。”则垂首至臆弗能仰，汗出如沈，继之以泣。广西雷尤局促难为情。俄陕西雷衣冠至，盖亦甫自署归。门者以告，遽踉跄奔赴，欲更衣未遑也。二雷寅好故款洽，而是时相见，不无强颜

，道款仄者，觉向来无此歉仄；致逊谢者，觉兹事难为逊谢。情至不平，不能怒，不怒何以堪；一堪发噓，不能笑，不笑不可忍。幸如夫人者谨而愿，客至敛抑遽入，夫人者亦为佣姬牵挽登车。陕西雷稍从旁促之行，第声色弗敢厉也。既媾解，二雷复枝梧数言。泊客去，广西雷仍门送如仪焉。尤足异者，陕雷妻之始肆也，粤雷妾颇顺受。盖粤雷妾，固量珠燕市者，性又近温婉，颇疑粤雷旧有嫡室，向或匿不以告，今乃至自南中，其忍辱弗与较，盖亦由于误会。然而贤矣，倘并事白之后，揶揄之数言，而亦无之，詎不理厚而庄乎。唯是绿衣抱衾之俦，何能以纯特之行为责备也。此事绝新奇，当时传播殆遍，软红香土中，往往茶余酒半，资为谈柄云。

同治朝，吴文节直谏垣，以乌鲁木齐提督成禄纵兵戕戮平民数千，具折严劾，有“请斩成禄之头，以谢无辜百姓；并斩臣头，以谢成禄”等语。廷议以谓讥刺时政，飭回原衙门行走，而此折为时传诵，朝野想望风采。同时有云南举人谢焕章年逾六十，甫捷乡闈，入都会试，其复试题“性相近也”二句。谢文理境深奥，阅卷者李某几不能句读，以为文理欠通，竟坐褫革。谢固滇中名宿，有及门八人，同上公车，咸愤不与试，群起揭控。事闻于朝，特派大臣复阅，谢得开复，作为本应罚停会试一科，而开复已后试期，应无庸再议，然谢之文名由是盛传日下。人言李某诚疏陋，话以玉之于成焉。而菊部名伶十三旦者，亦于是时以色艺特闻。时人为之语曰：“都门有三绝：吴侍御之折，谢焕章之文，十三旦之戏也。”

清文宗之季年，东南沦胥于太平，京津见逼于英舰。内忧外患，宵旰靡宁，驾幸热河，以“且乐道人”自号，帝王处境一至于斯，自古罕有。

清时“宫门钞”，有“某日推班”云云。考旧制，部院衙门当直日，堂官各将衔名书牌进呈，是日召见何人，即将其牌提出，奏事处即遵照名次宣入。直日次序：首吏部翰林院侍卫处，次户部通政司詹事府，次礼部宗人府钦天监，次兵部太常寺太仆寺，次刑部都察院大理寺，次工部鸿胪寺，次内务府国子监，次理藩院銮仪卫光禄寺。每九日一转，若奉旨推班，则本日当直者，推下一日。翰林院直日，侍读学士递牌，缘掌院学士，乃兼官也。满称翰林院为笔帖黑衙门，称侍读学士为笔帖黑答，翰林院之长也。

同治初年，丁文诚抚山东，俄同监安得海由都南下，在德州登陆，仪从喧赫，并有女乐一部，载之以行。时德州知州为赵晴岚，具禀以闻。时安已过东昌，文诚飞檄截留，并专折纠参，有“查例载凡内监出京六十里，即斩罪。该太监如此喧赫，水陆登程，公然南下，显违祖制。必矫诏所为，可否由臣拿获，就地正法，抑解内府，请旨办理”等语。时恭邸暨相国文忠枋枢要，奏入，亟请示慈宫。玉音第云：“如所奏。”殆竟欲杀之耶。则遽出拟旨，着山东

巡抚及江督苏抚一体截拿，就地正法，如有疏虞，惟该抚等是问。旨下，安已行抵泰安。知县何毓福，诡词诱之到省，其辎重凡大车八辆，轿车二十辆，均留泰安。安至省谒文诚，仅立谈数语。文诚曰：“吾已具奏，汝第归寓所候旨可耳。”文诚以月之初八日拜折，十五日奉批，中间一来复，寝不安席，食不甘味，虑或奉谕解京，则安固侧媚工谗，充其造膝之陈，切肤之诉，其为祸殆不可测。时德州赵牧密晋省，夕诣节辕，为文诚谋：“安若奉谕解京，则文诚三月内必乞退，万不可留。”文诚曰：“汝将奈何？”赵言：“新一小知州，渠未必介意，唯是除恶务尽，宁我谋人，任彼跋扈飞扬，不容越山东一步。”盖赵已决策，不即梟者，必鸩之矣。文诚嘉其能断，与赵约为昆季，迨就地正法之旨下，则亦以侥天之幸交相庆也。初，安之至德州也，索供张无厌，且呵斥官吏。赵禀有云：“其在舟中，品竹传歌，连宵达旦。尤敢陈设龙衣，招摇震炫，两岸观者如堵。其自泰安至省，何令躬伴送之；在逆旅中按牙谱曲，宴饮甚欢，并言回京后当令超迁不次。”又言：“渠曾求帝御书，帝书‘女’字与之。‘女’乃‘安’字无头，意者非佳讖耶。”而不知即应于目前也。安正法后，文诚并令暴尸三日，途人好事者，辄褫其下裳观之，则信蚕室之刑余也。其辎重车辆，押至省城，文诚派委员八人，在济南府署查点，宝器珍玩，多目所未睹。有良马日行六百里，身纯黑而四银蹄，其尾间别生毛一簇，以红丝绾之，步视神骏，据称得自内厩。及其女乐一部，小内监四名，悉解回京，保镖者八人。当地发落。是役也，文诚丰采动宇内，同时曾、李诸贤，尤极意推重云。

谥法“襄”字最隆重。咸丰三年十月，寿阳祁相国文端面奉谕旨：“文武大臣或阵亡，或军营积劳病故，而武功未成者，均不得拟用‘襄’字。”自是无敢轻拟矣。同光重臣，如曾忠襄，岑襄勤，左、张二文襄，皆美谥也。考《谥法。臣谥》：“辟地有德曰襄，甲冑有劳曰襄，因事有功曰襄。”

嘉庆朝，强克捷子逢泰之妻徐氏，道光朝，方振声之妻张氏，陈玉威之妻唐氏均蒙特旨予谥节烈。有清一代妇人得谥止此，方仅佐萃，陈尤未弁，夫妇双烈，诚佳话也。

清制：内阁拟谥，旧隶典籍厅。咸丰初，卓相国改归汉票签，只遵饰终谕旨褒嘉之语，每谥撰进八字，选用二字，唯“文正”不敢拟，悉出特旨，得者以为殊荣焉。凡圈出之二字，列第二第三者居多，亦故事也。

朝鲜国王谥号向由内阁撰拟，后因所拟之字有误用该国王先代名讳者，改由该国自行撰拟八字进呈，恭候钦定。又凡诰敕文字，向亦阁臣所司。光绪甲午，万寿覃恩，总税务司赫德频年宣力，屡晋崇阶，至是依例具呈，请领诰轴。内阁以无故事可循，其制词由典籍厅移请总理衙门撰拟，取其敦素娴，篇中

命意遣词，易合客卿性质，于恩礼之中寓怀柔之旨焉。

清制：大学士及翰林授职之员，始得谥文。至庶吉士、翻译翰林，并由部郎改官翰林者亦不谥文，盖隆重之至。按：《谥法考》：“康熙朝，赐号巴克式领侍卫内大臣，一等公索尼，谥文忠”有清二百数十余年，文臣谥武多有，武臣谥文，仅此一人，诚异数也。巴克式即笔帖式，为满人进身之初阶。然索尼以上公之尊，而膺此赐号，则亦郑而重之矣。又顺治朝，文馆大学士达海，额尔德尼本游击副将世职，以精通国书，追赠巴克式，后改笔帖式，亦见《谥法考》。其笔帖式夷为末秩，大约自雍、乾后矣。

相传纯庙于岁暮偶微行至内阁，见一典籍官，独宿阁中，寒瘦如郊岛，彼不识圣颜也。问何不回寓度岁，对曰：“薄宦都门，妻子均未至，重以档案填委，职掌乏人，惧万一疏虞，因留宿阁中耳。”纯庙颇重之，详询其籍贯科分，并志其年貌，于次日召见。某趋入，天颜温霁，知即昨与接谈者，屏营之下，蒙赐一封口函。谕云：“速持至吏部大堂，但有堂官在，即传旨面交。”某叩头遽出，亦未喻何意。将出东华门，俄腹痛奇剧，僵仆道旁，屡求耆拄弗能兴，虑封函关机要，脱迟误干未便也。傍徨无策间，适同官某经过，呼而告之，托其将封函投交，千万毋误。及部堂启视，乃朱谕：“本日如有知府缺出，即著来员补授。”于是吏部遵旨铨注。越日谢恩，乃并非其人，问之，始据实陈奏，纯庙喟然曰：“《语》云，君相不能造命，其信然耶。”

右据近人笔记，润色入《丛话》，窃意兹事未必尽然，召见面交之软件，何能付托于同官，典籍虽末曹，亦尝簪豪中秘，何至模棱乃尔。当雍、乾全盛时，此等事容或有之，中间情节或传闻异词，无庸丁确而求其必是也。

翰林院例于编检中，奏派四人办理院事，谓之办事翰林，遇京察，皆保列一等，此道府之基也。每议派既定，掌院以名柬延请，使者曰：“请赴清秘堂，不以公牒。”尊而重之也。清秘堂，办事处也。有高尚其志不屑外任者，则先事辞之。又道、咸以前，翰林传御史，亦薄为小就，其志趣高迈者虽掌院保送，往往考试届期，谒假弗与。晚季四五十年，绝不闻此高风。至于清秘堂，尤百计营谋不可得，亦断无不营谋而得者。

《池北偶谈》载归熙甫与门人一帖云：“东坡《书》、《易》二传，曾求魏八不与。此君殊俗恶，乞为书求之。畏公作科道，不敢秘也。”渔洋山人以借书亦须势力为叹，鄙意窃不直借书者，昔人有豪夺，此非豪借耶？

阮文达尝教习庶吉士，大课诗题《天下太平》，皆不知出处。纳卷后，方悟是《礼记·孔子答子张问政》：“君子力此二者，以南面而立，夫是以天下太平也。”又某年，金台书院开课，诗题《冰与水精比玉》，亦无知出处者。诗皆类于咏物，不知出《孟子序说》，程子曰：“且如冰与水精，非不光，比

之玉，自是有温润含蓄气象，无许多光耀也。”六经之文，甚非秘籍，读者往往忽略，自不记省耳。

世俗祀神，案上正中设炉焚香，炉之两旁设台燃烛，不知何自仿也。宋人小说载司马温公在永兴，一日，国忌行香，幕中客某，有事欲白公，误解烛台，倒在公身上，公不动，亦不问，知北宋时已然矣。

前话载北京节慎库有大银，自注：“即俗所谓元宝。”以元宝字俗不入文。按：《续通考》：“至元三年，杨上言，平淮行用白金，出入有偷盗之弊，请以五十两铸为锭文曰元宝。”元宝之名始此，亦已古矣。

海棠木瓜，出南京明孝陵卫，花如铁梗海棠，实较寻常木瓜大者约十分之二。香淡永，微酢涩，以{山黑}鼻烟陈干者良。比阅《抔沙拙老日记》：“木瓜必偕铁梗海棠对栽方茂，否则结实不繁，且易陨落，闻之曹州人说。”据此，则木瓜之于海棠，信有气类相需之雅，乃至旧京嘉植，能兼华实于春秋，几与化工而竞巧。世谓草木无知，草木无情，殆犹格致之学，有未至耳。

唐熙朝有两于成龙，一字北溟，山西永宁人，官至两江总督，谥清端。一字振甲，汉军旗人，官至河道总督，加兵部尚书，谥襄勤。古今同姓名者夥矣，两公时代官位并同，殊仅见。

清时各直省军府，例称绿营。缘其旗纛通用绿，唯于边际以红缯饰之。

同治甲子克复金陵，曾文正建议开科。于十一月中，举行乡试，上下江士子，北闱下第者悉赴试南旋。有人于台儿庄旅店见题壁诗云：“万山丛里驾双F 3 0，断涧危梁次第过。落日牛羊西下急，秋风鸿雁北来多。霜余村屋留红叶，获后田园覆絳莎，此去果然归故土，年华且喜未蹉跎。”十一月初五六等日，和煦如仲春，至初八日，群集龙门下，则渐闻淅沥声，知已雨雪，至初十日晴霁。是时贡院新修，朱阑绿曲，明蟾照映，多士角逐文坛，复睹承平景象。虽严寒砭骨，亦欣欣若挟纩焉，则五十年前之天时人事，固如是也。

同治癸酉，顺天乡试，都下喧传荧惑入文昌，科场有不利。是科中式第十九名徐景春，以策内不识《公羊》为何书，竟将《公羊》二字拆开，为广东梁伯器所磨勘。梁初签出，礼部查则例，徐景春应罚停会试三科，主考官降二级留任，同考官革职留任。照此办理，片咨吏部。诂吏部咨行礼部，必欲将徐景春褫革。礼部覆称，如革徐景春，则主考皆应降调。时吴县潘文勤署吏部右侍郎，一日，文勤到署，司官持稿回堂。潘怒，投稿于地曰：“吾知有人图全小汀缺耳。”盖其时全文定为协办，而宝文靖官吏尚也。方齟齬间，文靖适至，问司官因何遗稿在地，司官以潘语质告，文靖默然。未几，景春竟斥革，同考陆编修亦革职，主考全文定、胡总宪、童、潘侍郎皆降二级调用。适潘文勤管户部三库，三库印忽失落。事觉，文勤革职留任。至是又得降调处分，遂无

任可留，因而革职，旋特旨赏编修，仍在南书房行走。胡小蘧总宪降调后，又因与江西巡抚刘忠诚以田赋事互揭，部议刘革职，胡再降四级调用，终鸿胪寺少卿。

徐景春既因磨勘褫革，内帘各官降革有差，是科各直省试卷磨勘綦严。于是江南则革去举人杨楫，以其《春秋》题，集经为文，语欠联贯，谓为文理荒谬。而江西全榜中式墨卷，其第二开，首行之首，末行之末，皆各涂改一字。若人之名号拆开者然，谓是笔误，何以每卷皆同；以文理论，则又必无误书此二字之理，情弊显然，无可徇隐，因请旨暂行斥革。一面行文确查，实则士子与誊录生为识别，嘱其加意精写，唯恐目迷五色故也。然此事颇难斡旋，兼值功令森严，几无复保全之策。嗣监临抚臣覆称：“该省试卷纸质最薄，其红格两面一式，而印卷官关防在卷后幅，士子入闱，匆遽之中，往往反写，故领卷后，即各于第二开写此二字，以别正反。历届相沿，亦不自本科始，实属无关弊窦。”云云。奏入，事乃得解。是由抚署司章奏者善于措词，否则一榜皆占泽火之象矣。

光绪朝，扬州陈六舟京兆巡抚安徽，条陈便民如干事，有“令民称贷公家，春借秋还”一条。得旨中饬，谓直是宋臣王安石青苗法矣，以是改任浙江学政。当是时，合肥伯府族人某擅杀人，知县宋某必欲置之法，伯府大哗，宋竟罢斥。太邱适于是时改官，人咸谓得罪巨室使然，而不知其别有为也。施转顺天府尹，称疾南归，颇极林泉颐养之乐。

都门各衙署，旧有小禁忌。三十年前，落拓软红，犹及闻之。内阁大堂有泥砚一方，相传为严分宜物，胥役人等般弄无妨，唯官僚切忌入手。新到阁者，前辈辄申诫焉。翰林院衙门，大门外有垒培，高不逾寻，环栅以卫之，置隶以守之。相传中有土弹，形如卵，能自为增减，适符阖署史公之数，或有损坏其一，则必有一史公赴天上修文者。又有井名刘井，新到馆庶常，或俯而照影，则必无留馆之望。刑部衙门有“顺天无缝，直隶不直”之说，顺天司中门终年扃闭，司务厅每日必以纸黏之，如稍漏缝，则印稿必获处分。直隶司向不设公座，设则必兴大狱。又刑部大堂为白云亭，亭前影壁有一方孔，每早晚司務必躬自扫除之。据云，其中或留纤芥，则不利于堂官。又刑部当月司员，监管堂司各印，印各缄F 3 1，千万不可启视。如启视，则必有监犯病毙，屡经试验，其理殊不可解。

合肥龚芝麓尚书女公子卒，设醮慈仁寺，一士人寓居僧寮，僧倩作挽对。集梵二语曰：“既作女子身，而无寿者相。”公询知作者，即并载归，面试之。时春联盈几，且作且书，至溷厕联云：“吟诗自昔称三上，作赋于中可十年。”乃大咨赏，许为进取计。按：《两般秋雨F 1 6 随笔》：“魏善伯徵士题

范觐公中丞厕上对云：”成文自古称三上，作赋而今遇十年。‘“即僧寮士人之作，仅有数字不同耳。

无锡邹壮节初授广西桂林知府，荐擢巡抚，以发逆之乱罢归，掌教东林书院。偶因细故与诸生齟齬。某日，忽见厅事题一联云：“部院难为为掌院，桂林不守守东林。”公曰：“是不可一日居矣。”遂出而从戎。后殉难，易名壮节，并开复原官，人谓诸生一激之力也。

咸丰间，有广东运使钟建霞者，起家寒微，以卖油为业。时漕运方盛，日必担油赴粮艘沽售。一日，以索值往，适司帐者方句稽款目，盘珠格格不已，钟<司见>其旁久之。司帐者问何人，以索油值对，并谓君帐某某等处有误，故不符合。司帐嘱钟代算，其数悉付，则大喜，询其姓名里居，留之舟中，相助为理，月酬辛金，视担油丰且逸矣。数年后粮艘裁撤，司帐者言：“吾今亦无所事，我二人盍业贾？”遂托以三千金，往来贩运，赢利倍蓰。其人欲与均分，钟不可，但计月取辛资，固与而固辞焉。因为纳粟得巡检，选授湖北副底司。未几，胡文忠驻兵新堤，饷糈支绌，钟以随办捐输，保升沔阳州同，旋擢知州，积官至广东运使，养尊移体，以精明综核见称。其余事尤兼工染翰，新堤州同署中有所书“无愧我心”四字，笔力遒劲，非寻常俗吏克办，而谓出自锥刀竞贸者流，鲜不目为齐东野人之语矣。

武进刘葆楨检讨，光绪戊子会元。于会试前，自更此名，同人莫之知也。及榜发首捷，报录至青厂武阳会馆，馆人曰：“吾武阳无此刘可杀也。”由是人辄以“可杀”戏呼之，刘每忽忽不乐，常揽镜自照曰：“吾名詎真成讖耶？”庚子拳匪乱作，葆楨先已出京，俄复折回，乱后踪迹杳如，传闻于通州遇害矣。

同邑王半塘侍御，光绪庚辰应礼部试，诗题《静对琴书百虑清》，得“清”字，乃末联用“离、尘”二字叶韵。卷经房荐，而堂批谓此卷拟中三日，复阅诗末出韵，摈之可惜。半塘雅擅倚声，夙研宫律，四声阴阳，剖析精审，乃至作试帖诗而真庚混淆，詎非咄咄怪事耶。半塘尝曰：“进士者，器之贵重而华美者也。是有命焉，不可幸而致也。”

李文忠于曾文正为年家子，甫通籍，即赴曾营，文正每言李志盛气锐，思有以挫抑之，俾成大用。洎削平发逆，文正由直督调两江，文忠竟代其任。文正之督直隶也，因法教士丰大业一案，以天津守令遣戍，颇不满于众望。湘籍京官联名致书诋讪其，并将湖南全省会馆中所有文正科第官阶扁额悉数拆卸，文正郁郁无如何。及调任两江，与知交书，有“内疚神明，外惭清议”语。值六旬寿诞，方演剧称觞，忽递到一封口文书，亟拆阅之，仅诗一首云：“笙歌鼎沸寿筵开，丞相登坛亦快哉。谁念黑龙江畔路，漫天风雪逐人来。”文正

亦不究所从来，亟纳诸袖以入，自是目疾增剧，俄薨于位。文正笔记曾力辨泰西教堂中刳眼剖心之事之诬，著为论说，惜其稿失传。当时亦以丰大业案，有为而发也。

宋云州观察使杨业，戏文中称杨继业，又称业妻曰余太君，不知何本。按：《辽史·圣宗纪》及《耶律斜轸传》俱作杨继业，镇洋毕秋帆尚书《关中金石记·折武恭公克行神道碑跋》云：“折太君，德之女，杨业之妻也。墓在保德州折窝村。”折、余殆音近传误。又《续文献通考》云：“使枪之家十七，一曰杨家三十六路花枪。”《小知录》曰：“枪法之传，始于杨氏，谓之曰梨花枪。”小说家盛称杨家枪法，盖亦有本。

无锡朱氏，相传其先世业农，偶掘地，得一人头，乃金所铸成，不知何代物也。朱氏因居积致富，族姓蕃蕃，号为“金头朱家”云。

回教之初入中国也，所订教规曰诸肉不食。嗣徒党不能遵守，乃改为猪肉不食。或驳是说，谓回语名彘，不曰与诸同音之猪。然对于中国教徒而言，固宜作中国语矣。凡由回籍服官者，荐擢至三品，即须出教。以例得蒙赏吃肉，不能辞也。

朱竹《静志居琴趣》，《绣鞋词》云：“假饶无意与人看，又何用描金虫绣。”语意刻深，令人无从置辩，罗泌《咏钓台诗》云：“一著羊裘便有心。”通于斯旨矣。

九言诗，昔人间有作者。长句劲气，于古体为宜，若作九言律体，亦如七言律之妥帖易施，则求之名人集中，殆亦仅见。明杨升庵《咏梅花》云：元冬小春十月微阳回，绿萼梅蕊早傍南枝开。

折赠未寄陆凯陇头去，相思忽到卢仝窗下来。

歌残水调沈珠明月浦，舞破山香碎玉凌空台。

错认高楼三弄叫云笛，无奈二十四番花信催。

是诗余旧喜诵之。

相传赵次山尚书开潘皖省时，访闻有伪造关防者，以象箸合并镌刻成文，无蚩发炙F 3 2。箸凡二十一，不用，则二十一人分藏之，亦防其败露也。尚书侦得其钤用之顷，掩捕之，无一脱者，皆自知罪重，涕泣莫敢仰视。尚书第令立尾其箸，其人则发往书局，供剞劂之役，皆巧工也。

更阳托活络尚书忠敏生平撰著，以考订金石为大宗，其它有韵妃丽之文间见一二，率工整熨帖，甚似词流藻构，不类屏臣政暇之作。《游盘山》诗云：十万松声夕吹哀，稠云大雾一时开。

方知雨后凄凉绝，悔不花时次第来。

垒石成棋天景巧，结松如笠化工才。

田盘仙去田畴老，空见岿然般若台。

黄鹤楼集句楹联云：“我辈复登临，昔人已乘黄鹤去；大江流日夜，此心吾与白鸥盟。”

康熙十六年，内廷始设南书房，凡供奉之员，不论官职崇卑统称南书房翰林，内廷供奉，唯南书房翰林称之。上书房行走者，不得同此称也。

清制：各直省儒学廩膳生员岁支廩饩。翰林院庶常馆，月之所支亦曰廩饩。雍正十年，张相国文和议奏：“庶吉士廩饩银每人每月四两五钱。”盖庶常未经散馆，官未真除，其隶翰林院亦犹夫肄业生也。

友人广德李晓暎奉其先德忠壮公家传书后，嘱节要入《丛话》。公讳臣典，先是，从曾忠襄吉安军转战数省，每上功辄首列，屡拯忠襄于危。从攻江宁，围合，久不下。时苏、常俱复，忠襄耻独后，愤欲死之，再凿龙膊子地道，募死士先登，公与诸将誓如约。地道火发，城揭二十余丈。公冒烟火砖石直进，伤及要害，城克而病，遂死。去城破仅十许日，曾文正上公首功。奉谕：“李臣典誓死灭贼，从倒口首先冲入，众军随之，因而得手。实属谋勇过人，著加恩封一等子爵，赏穿黄马褂，并戴双眼花翎。”而公已先殒，不及拜命。忠襄咨于文正，奏请优恤。有旨将战功宣付史馆，并于吉安、安庆、金陵建立专祠。一时公私记载咸无异同。云南鹤丽镇总兵朱公洪章者，先登九将之一也。后诸将死，落不偶，与刘公联捷，为忠襄檄留江南防营，阴以报之。刘死，朱留营如故。甲午，张文襄权江督，令朱募十营守吴淞，以创发卒于军。朱在江南久，郁郁不自得，念昔与李公誓死登城，李独膺懋赏，身犹录录与偏裨伍，所奉主帅及同列诸将无一在者。思倾李为己地，昌言于人。谓“曩者之役，余实先登，李资高，适猝死，主帅与朝廷务张之，以励将士，故李独尸大名。李克城次日伤殒，忠襄慰己，以李列首。后谒忠襄，语稍不平，忠襄出靴刀授之曰：”奏名易次，吾兄主之，实幕客李某所为，盍刃之？‘又言王氏运《湘军志》乖曾氏旨，后嘱王氏定安改订，亦沿官书未改“云云。其尽屏文正原奏，及公私纪载，为此系风捕影之词，甚可骇怪。夫攻金陵，提镇效命者甚夥，何独于公以死旌伐。文正手书《日记》云：”至信字营见李臣典，该镇为克城第一首功。日内大病，甚为可悯。“又云：”闻李祥云病故，沉弟伤感之至。盖祥云英勇绝伦，克复金陵，论功第一。“据此，则奏名列首固忠襄意。幕客李者，中江李鸿裔也。论功之奏，核及殿最，李安敢以私见挠之。又王氏定安修《湘军记》时，忠壮子孙不在显列，无所顾忌。湘潭之志，既乖曾旨，本非官书，东湖覬再起，一意媚曾，又何不可改之有。凡此皆不考情实之过也。

蕙风按：薛福成《庸庵笔记》：“曾威毅之围金陵也，既克伪天堡城，即所谓龙膊子者，在太平门外。高踞钟山之巔，俯瞰城中。提督李臣典与曾公密

商，排巨炮三层于其上，昼夜对城轰击，此发彼贮，无一息停，城堞皆颓。贼不能立足，始下令军士各持柴草一束，掷之城下，高与城齐，若为恃此登城者，贼并力严备，不暇他顾。又隔于柴草，不能望。山下旧有隧道，乃前数月所开，被贼觉察而中废者。至是，贼不复防此道，派遣千人，接续开掘，至于城下，实火药三万斤于其中。筑完以土，封固以石。口门留一穴，以大布若干匹，包火药入粗竹为导线。竹长数丈，贯穿穴中。及期，各军严阵以待。火始入时，但闻地中隆隆若殷雷，俄而寂然，众以为不发矣。顷之，砰訇一声，震撼坤轴，城垣二十余丈，随烟直上。大石压下，击人于二三里外，死者数百人。诸军由缺口冲入。”云云。据此，则掘隧轰城，发策实由忠壮，何止奋勇先登而已。故朝廷亦有谋勇过人之谕，推为功首，孰曰非宜。

晓墩嗜歌，歌者乐得而从之游，遂亦善歌。某夕，兴之所至，竟结束而登沪张园之歌台。余愧非知音，幸此曲之得闻焉。宁乡程子大赋长句赠之，有云：“有时举酒歌莫哀，酒酣还上海边台。天吴象罔作俦侣，乃自惊涛落日之中来。”晓墩之歌之声情激越，吾得而闻之，而其中之所蕴蓄，则吾子大知之矣。

阅近人某笔记，有“二百四十年前之孙文”一则，略云：“水月老人，姓孙，名文，字文若，水月其号也，会稽人，明末诸生。”盖隐逸者流而狷介之士也。见王文简《池北偶谈》及吴谷人《祭酒诗集》。按：《明外史·俞孜传》：“孙文，余姚人，幼时父为族人时行捶死，长欲报之而力不敌，乃伪与和好，时行坦然不复疑。一日，值时行于田间，即以田器击杀之，坐戍。未几，遇赦获释。”此又一孙文，嘉靖间人也。见《图书集成·氏族典》。

又《图书集成》引《陕西通志》：“黄种，隆德人，永乐中贡士，除户科给事中，资性鲠介不苟合，久居清要。及归，行李萧然。”按：今日所称黄种，明朝人心目中，断无此等词意，当是读作种植之种耳。

晚季春明巨公往往有戏癖。光绪庚寅、辛卯间，户部有小吏曰魏耀庭，能演剧去花旦。似闻其人年近不惑，及掠削登场，演《鸿鸾禧》等剧，则嫣然十四五门为娃也，惜齿微涅不瓠犀耳。南皮张相国文达极赏之。相国书画至不易求，有人见其赠魏耀庭精Ψ，一面蝇头小楷，一面青绿山水，并工致绝伦。

光绪初年，朝邑相国阎文介，南皮相国张文达同入军机。阎字丹初，年六十八，张字子青，年七十二。时尚书乌拉布，孙毓汶查办江皖赣豫事件未归，乌字少云，孙字莱山，有人集杜诗为联云：“丹青不知老将至，云山况是客中过。”绝浑成工巧。

冬月所鬻之牡丹、碧桃等，宋周公谨《癸辛杂识》谓之马塍塘花，今都门

名曰唐花。“唐”即“塘”之本字，可通也。

癸丑、甲寅间，余客沪上，始识长沙叶奂彬。素心晨夕，一见如故，穷不见疑，狂不为悟，是在气类，弗可强为谋也。奂彬有书癖，书在长沙，其收藏如何美富，余未得见也。所著《藏书十约》，无一语不当行。又《书林清话》尤澹博精审，稿将及寸，余曾暇观。当时尚未卒业，刻未审锲行否矣。阅近人某笔记，载有《奂彬买书行》一首，书痴面目，刻书妙肖。余喜诵之，移录如左：

买书如买妾，美色自怡悦。妾衰爱渐弛，书旧香更烈。
二者相颉颃，妄念颇相接。有时妾专房，不如书满篋。
买收如买田，连床抵陌阡。田荒防恶岁，书足多丰年。
二者较得失，都在子孙贤。它日田立券，不如书易钱。
吾年已半百，终日为书役。大而经史子，小者名家集。
二十万卷奇，宋元相参积。明刻又次之，嗜古久成癖。
道藏及佛经，儒者偶乞灵。藏本多古字，佛说如座铭。
百川汇巨，不择渭与泾。来海舶通，日本吾元功。

时有唐卷子，模刻称良工。新法颇黎版，貌似神亦同。
俾我肆饕餮，四库超乾隆。又有敦煌室，千年藏秘密。
忽然山洞崩，光焰烛天日。鲁殿丝竹遗，汲冢科斗迹。
疆吏诚贖聋，坐令怀宝失。西儒力搜求，传钞返赵壁。
此事颇稀闻，朝士言纷纭。轩使者出，残篇稍得分。
我友王柯辈，持赠殊殷勤。列架充远物，岂是坊帕群。
譬如豪家子，恋色拌一死。粉黛充后庭，复重西方美。
更嬖东都姬，爱听橐橐履。书中如玉人，真真呼欲起。
又如多田翁，槁卧乡井中。一朝发奇想，乘槎海西东。
胡麻获仙种，玉树来青葱。不问谁耕种，仓廩如墉崇。
买书胜买妾，书淫过渔色。朝夕与之俱，不闻室人谪。
买书胜买田，寝馈在一毡。祈谷长恩神，报赛脉望仙。
吾求仙与神，日日居比邻。有枣必先祀，有酒长先陈。
导我琅环梦，如此终其身。一朝随羽化，洞犬为转轮。
世乱人道灭，处富不如贫。买书亦何乐，聊以酬痴人。

相传吴淞间，有巨蜃吐珠之异。崇明与吴淞相隔百里，一水相望，海上屡见珠光，见则数日内必有风雨。其色紫赤，上烛霄汉，倏忽开阖，不可名状。其光若此，珠之大不知凡几，蜃之巨更不知凡几也。海舟篙师，长得见之。见光而已，不见珠与蜃也，谓之野火。见则三二年中，其地必有涨沙，成沃壤焉，屡验不失。考之志乘，唐武德中，海上巨蜃吐气成紫云，即有涨沙，名以天

赐，实为崇邑所自始。天蜃楼海市，皆幼境也，乃至涨沙，因而置邑，则真而非幻矣。龙之灵可以兴云雨，蜃之气更能拓幅员。充类至义，则夫鳌戴四维，知非谬悠之说矣。

昔人以诗得名，如崔鹦鹉、郑鹧鸪之类，载籍多有，唯闺秀殊仅见。长洲李纫兰著有《生香馆集》，其《秋雁》诗最佳，名李秋雁，见钱塘陈云伯《颐道堂》诗自注，《秋雁诗》二首云：无端燕市起悲歌，带得商声又渡河。

千里归心随月远，一年愁思入秋多。

水边就梦云无影，天际惊寒夜有波。

屈宋风流零落尽，那堪重向洞庭过。

又：谁倚高楼一笛横，凭空吹落苦吟声。

能鸣未必真为福，有迹多嫌累此生。

入世岂容缴避，就人终觉羽毛轻。

越凫楚F 3 3从题品，识字何曾为近名。

见完颜恽珠《闺秀正始集》。又长洲陈琳箫《秋雁》二首云：洞庭昨夜逗微霜，回首天涯合断肠。

蹙眼无非黄叶渡，安身除是白云乡。

流年逝水催何速，病翻西风怯乍凉。

一宿荒池菱芡密，双栖犹得傲鸳鸯。

又：一行秋影渡银河，又向沧江尾棹歌。

缴有人何太急，稻粱昔岁已无多。

忽惊葭苇花如雪，正是关山月始波。

早识天南萧瑟甚，回峰斗绝悔经过。

其第二首，用纫兰第一首韵，当是纫兰嘱和之作，诗亦工力悉故。

《正始集》撰录钱塘江允庄诗，有《秦沟粉黛砖砚歌》，序云：皖涇某氏藏古砚，澄泥也。红白青翠，斑剥错落若珠玑，上有建业文房印，余忠宣铭注，以为秦阿房宫沟，宫人倾粉泽脂水所成，诚异物也。纪之以诗，句云：“四园错落珠玑细，粉晕斑斑黛痕翠。临波想见卷衣人，玉姜艳逸文馨丽。”

曩余藏《绝妙好词》初印本，每词皆用脂粉相和圈断句，自始至终，不遗一阙。盖出闺人手笔，香艳绝伦。惜不获与此砚并陈几案间也。汪允庄，陈云伯子裴之室，著有《自然好学斋诗集》，曾选《明人三十家诗》。

秦淮古佳丽地，楼台杨柳，门巷枇杷，丁明季称极盛。李香君以碧玉华年能择人而事，抗却奁之义，高守楼之节，侠骨柔情，香艳千古。康熙间，曲阜孔东塘撰《桃花扇》院本以张之。唯其兼通词翰，则向来记载，未之前闻。《正始集》有香君诗一首，亟录如左，《题女史卢允贞寒江晓泛图》：瑟瑟西风

净远天，江山如画镜中悬。

不知何处烟波叟，日出呼儿泛钓船。

唐王之涣《出塞》诗，可作长短句读。彼特七绝，随意读作长短句，词谱固无是调也。《正始集》有张芬《寄怀素窗陆姊》七律一首，回文调寄《虞美人》词，声调巧合，尤见慧心。诗云：明窗半掩小庭幽，夜静灯残未得留。

风冷结阴寒落叶，别离长望倚高楼。

迟迟月影移斜竹，叠叠诗余赋旅愁。

将欲断肠随断梦，雁飞连阵几声秋。

词云：秋声几阵连飞雁，梦断随肠断。欲将愁旅赋余诗，叠叠竹斜，移影月迟迟。楼高倚望长离别，叶落寒阴结。冷风留得未残灯，静夜幽庭，小掩半窗明。

芬字紫蘩，号月楼，江苏吴县人，著有《两面楼偶存稿》。

红闺吟咏，大都颖慧绝伦，故凡杂体之作，尤为可喜。《正始集。吴学素小传》云：“字位贞，江苏娄县人，编修顾伟权室，著有《荫绿阁诗草》。位贞诗才敏捷，相传徐澹园尚书雅集东山，以《闺怨》命题，限溪、西、鸡、齐、啼韵，中用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百、千、万、两、丈、尺、半、双等十八字。一时名宿均棘手，顾太史以语位贞。援笔伸纸，立就一律，艺林传诵。诗云：百尺楼头花一溪，七香车断五陵西。

六桥遥望三湘水，八载空惊半夜鸡。

风急九秋双燕去，云开四面万山齐。

子规不解愁千丈，十二时中两两啼。

又《正始续集》载蓝燕同题同体一首，自注见茅应奎絮吴羹，诗云：六七鸳鸯戏一溪，怀人二十四桥西。

半生书断三秋雁，万里心悬五夜鸡。

蚕作百千丝已尽，鸟生八九子初齐。

谁怜方寸愁盈丈，刀尺抛残双玉啼。

又许琛《和闺词》八音体云：金乌乍坠到窗西，石径清幽碧草萋。

丝管谁家风细细，竹床深院月低低。

匏尊灯下三更酒，土鼓声敲半夜鸡。

革得尘心无一事，木棉花底听鹃啼。

琛字德瑗，号素心，福建侯官人，著有《疏影楼稿》。

又张嗣谢《拟闺情用花名》云：踟躕闲庭思悄然，合欢无计祇高眠。

夜残子午迷蝴蝶，花谢长春怨杜鹃。

流水空传桃叶渡，归人何处木兰船。

抽将碧玉簪头凤，卜当金钱问远天。

嗣谢字咏雪，号小韞，安徽桐城人，著有《茧松阁遗稿》，见《正始续集》。

又汪纫兰《晓起》五平五仄体云：木落野鸟散，天高寒风鸣。

远树日未出，重楼山初晴。

塞外雁影乱，江边芦花声。

晓起有静趣，凭阑新诗成。

纫兰字佩之，号畹芬，江苏吴县人，著有《睡香花室诗稿》，见《正始续集》。

又黄卣《咏愁》一字至七字体云：愁，旅馆，吟楼。闲处惹，冷相句。曲传心孔，重压眉头。鹃啼黄叶雨，虫语碧梧秋。葺策军中按拍，琵琶江上停舟。金钗暗卜人千里，玉杵敲残月半钩。

卣字香，浙江富阳人，见《正始续集》。

又无名氏《闺怨》，以霜、飘、枝、结、泪、花、落、蝶、含、愁十字仿离合体，选录其二云：雨滴空阶落井梧，木兰枝上咽啼乌。

目中愁见清秋景，霜染枫林落叶枯。

木樨花发奈秋何，十幅鸾笺写恨多。

又向红阑闲处立，枝头风露湿轻罗。

见《正始续集》。自注：“见女史完颜兑《花果丛谈》。”

又女史杨继端《口占漫成》云：十二阑干水半溪，千红万紫六桥西。

两峰黛黯三春梦，一院花飞五夜鸡。

鹤到九霄双翮健，书分四体八行齐。

道人殷七归何处，百尺高枝莺又啼。

此诗亦限溪、西、鸡、齐、啼韵，中用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百、千、万、两、半、双、尺等十七字，视前吴学素、蓝燕两媛之作，仅少用一丈字耳。见《杂体诗钞》。继端字古雪，四川遂宁人。

又范姝《闺怨词》调寄夏初临《集药名和周羽步》云：竹叶低斟，想思无限，车前细问归期。织女牵牛，天河水界东西。比似寄生天上，胜孤身，独活空闺。人言郎去，合欢不远，半夏当归。徘徊郁金堂北，玳瑁床西。香烧龙麝，窗饰文犀。稿本拈来，绡囊故纸留题。五味慵调，恹恹病，没药能医。从容待，乌头变黑，枯柳生尸。

姝字洛仙，江苏如皋人，著有《贯月舫集》。此词见《众香集》。

又汤莱《春闺词》调寄满庭芳《集美人名》云：晓雾非烟，朝云初霁，枝头开遍红红。莫愁春去，梨雪未飞琼。谁控双钩碧玉，见小小，檐雀窥笼。伤

情处，无知小妹，琴操弄焦桐。

东东，却浑似，琵琶抱月，箫管风。奈鸳鸯语涩，燕燕飞慵。欲写丽春无计，正桃叶。飞下花丛。红桥畔，芳姿灼灼，清照碧潭中。

莱字莱生，江苏丹阳人，著有《忆蕙轩词》见《众香集》。

芝草无根，醴泉无源，即闺秀何莫不然。吴荔娘，字绛卿，福建莆田人，本庖人女，幼敏慧，有洁癖，著有《兰陂剩稿》，《春日偶成》云：瞳瞳晓日映窗疏，荏苒韶光一枕余。

深巷卖花新雨后，闲门插柳嫩寒初。

莺儿有语迁乔木，燕子多情觅旧庐。

那用踏青郊外去，芊芊草色上阶除。

见《正始集》。又蒋氏，安徽和州人，《水曹清暇录》，称氏父业缝皮匠，夫业箍桶，而氏独通文墨，殆天授也。《昭关怀古》云：溃楚复亲仇，当年气吐不。

英雄知父子，臣道失春秋。

山自无今古，祠谁定去留。

不知经此者，又白几人头。

见《正始续集》。

《三峰集》：“李固言未第前，行古柳下，闻弹指声，问之，曰：”吾柳神九烈君也，以柳汁染子衣矣，科第无疑，得蓝袍，当以枣糕祀我，‘固言许之，未久状元及第。’《正始集。周瑶小传》云：”瑶字蕙卿，浙江嘉善人，尚书姚文田室，文田嘉庆己未状元。蕙卿未笄时，尝梦柳汁染衣袂。于归后，姚果大魁，与古事合，亦佳话也。“蕙卿《寄外诗》云：”香拨金猊冷，春深子夜中。一襟杨柳月，双鬓杏花风。鸳绣此时倦，鱼笺几日通。娇儿方睡稳，緘意托飞鸿。“殊婉丽可诵，末联尤情景逼真。

诗题有绝艳新者，《正始集》录邱卷珠诗，有题云《拾花瓣砌情字，忽被东风吹去》诗云：为情憔悴兰言情，聊把闲情付落英。

香雨团成丝一缕，雪泥证到梦三生。

芳菲已谢空怜惜，飘泊难禁易变更。

寄语封姨更吹聚，前生元是许飞琼。

卷珠字荷香，福建闽县人，著有《荷窗小草》。

张船山夫人林氏性奇妒，事见前话。据《正始集》，夫人名佩环，顺天宛平人，布政使女，有《夫子为余写照，戏题绝句》云：爱君笔底有烟霞，自拔金钗付酒家。

修到人间才子妇，不辞清瘦似梅花。

曩余撰《蕙风{移}二笔》，一则云：尝记某说部云，毛西河夫人绝犷悍，西河藏宋元版书甚夥，摩挲不忍释手。夫人病焉，谓此老不恤米盐生计，而般弄此花花绿绿者胡为也。一日，西河出，竟付之一炬。又云，西河五官并用，尝右手改门生课作，左手拨算珠，耳听门生背诵，目视小僮浇花，口旋答门生问难，旋与夫人诟谑。夫人告门生曰：“汝辈谓毛奇龄博学乎？渠作二十八字诗，辄獭祭满几，非出自心裁也。”又西河姬人曼殊，为夫人凌虐致死，此事尤于记载中屡见之。比阅《闺秀正始集》，乃有夫人诗一首。夫人姓陈，名何，萧山人。《子夜歌》：“一去已十载，九夏隔千山。双珥依然在，如何不得环。”又：“白露收荷叶，清明种藕枝，君行方岁暮，那有见莲时。”夫人既能诗，何至为焚琴煮鹤之事。各说部所云，殆未可尽信耶，抑西河不止一夫人，有元妃继室之殊耶？当再详考。

兹以张夫人事例之，大抵能诗自能诗，妒自妒，妒才非必不能诗，容或能诗乃益妒，未可以常情衡论耳。

《众香集。顾媚小传》云：“媚字眉生，号横波，秦淮名校书，归合肥龚尚书芝麓。尚书雄豪盖代，视金玉如泥沙，得眉娘佐之，益轻财好客，怜才下士，名誉盛于往时。丁酉岁，尚书挈横波重过金陵，寓市隐园。值夫人生辰，张灯开宴，召宾客数十辈，命老梨园郭长春等演剧。酒客丁继之、张燕筑及二王郎串《王母瑶池宴》。夫人垂珠帘，召旧日同居南曲呼姊妹行者与宴。时尚书门人楚南严某赴浙监司任，逗遛居尊下，褰帘长跪捧卮，称贱子上寿，坐客皆离席伏。夫人欣然，为罄三爵，尚书意甚得也。陈其年、吴园次、邓孝威、余曼翁并作长歌纪其事，艺林传为佳话。按：朱远山夫人有《千秋岁词》，题云《别横波龚年嫂南归》。据此词题，知横波当日，俨然敌体端毅。严某之造膝称觞，盖礼亦宜之矣。远山南昌宗媛，侍郎李元鼎室，尚书振裕母，著有《镜阁新声》。

在昔闺秀撰述，有但闻其名，而其书不可得见者，殊令人作沧海明珠之想。据《正始集》小传，如皋董小宛有《奁艳》，满洲完颜悦姑有《花果丛谈》，并哀集古今闺帏轶事。金匱杨蕊渊曾辑古今闺阁诗话，为《金箱荟说》。安岳蔡玉生选录古才媛百人，各系以诗，名《百玉映》。已上各书世间容有传本，亦可遇不可求。比岁冒鹤亭刻《冒氏一家集》，亦未能得《奁艳》，付诸手民也。

曩嘉、道、咸、同间，往往湖山胜处，名流雅集，有西泠七子，明湖四客，黏湖十子等名目。《正始集。林以宁小传》：“以宁字亚清，钱唐人，与同里顾启姬、柴季嫻、冯又令、钱云仪、张槎云、毛安芳倡蕉园七子之社，执骚坛之牛耳，传彩笔于娥眉，尤艺林佳话也。

古今闺秀以材武著称者，间见载籍，若能诗而兼有勇，则尤罕觐。《正始集·小传》云：“毕著，字韬文，安徽歙县人，布衣王圣开室。韬文年二十，随父宦蓟邱。父与流贼战死，尸为贼掳，韬文身率精锐劫贼营，手刃其渠。众贵，舆父尸还，葬金陵之龙潭。于归后，夫妇偕隐。”沈来远序其诗稿，有“梨花枪万人无敌，铁胎弓五石能开”云云。又许氏，奉天铁岭人，镇平将军一等男谥襄毅徐治都夫人，精韬铃，善骑射。偕襄毅出兵，每自结一队，相为犄角，以故战功居最。康熙十三年，吴逆犯湖南，襄毅往援彝陵，夫人驻防江口。十五年，镇将杨来嘉叛应谭洪，夫人脱簪珥犒师，晓以大义，沿江剿杀，屡却之。八月，猝犯镇署，夫人中炮歿。将军蔡毓荣等具状以闻，特旨优恤，予云骑尉世职，以次子永年袭。又高氏，四川华阳人，大将军威信公谥襄勤岳钟琪夫人，娴弓马，善理军政，亦能诗。襄勤著有《姜园蛩吟》二集，多与夫人唱和之作。考《正始集》二十二卷，《续集》十二卷，著录闺秀，最一千五百二十六家。据《小传》所称，兼精韬略，仅此三人。其确有事实可纪，尤毕、许二氏而已。盖才兼文武，求之须眉犹难，况巾帼乎？毕韬文以绿鬓韶年，手刃悍贼，舆返忠骸，孝女奇才，尤不可及。其自作纪事诗云：吾父矢报国，战死于蓟邱。

父马为贼乘，父尸为贼收。

父仇不能报，有愧秦女休。

乘贼不及防，夜进千貔貅。

杀贼血漉漉，手握仇人头。

贼众自相杀，尸横满坑沟。

父尸舆榇归，薄葬荒山陬。

相期智勇士，慨然赋同仇。

蛾贼一扫尽，国家固金瓯。

读之凛凛有英气。徐夫人《马上吟》云：快马轻刀夜斫营，健儿疾走寂无声。

归来金镫齐敲响，不让须眉是此行。

蜀锦征袍，桃花骏马，亦复英姿飒爽，不可一世。

闺秀王瑶娟，汉军人，有《断炊日读书歌》，悦其风味与余略同也，亟录如左：尘世浑浑兮俗眼茫茫，乾坤浩大兮各有行藏。

至人存诚兮不在色庄，大道昭昭兮修之吉祥。

我心自许兮坦然顺适，冰霜贞洁兮堪比圭璋。

莲葆馥郁兮名方君子，不染污泥兮岂并群芳。

谁能识我兮与我无与，不是知音兮于我何伤。

恕人责己兮能耕方寸，去短存长兮何用不臧。
境之不足兮惟富与贵，志不在此兮饥饿何妨。
包函宇宙兮人天莫测，乐我诗书兮发其古香。
诗境冲澹，求之闺阁中，未易多得。

闺人幼慧者，多灵秀之所钟毓也。阳湖恽清于，年十三即作画，花卉瓴毛，能传南田翁家学，作已辄题小诗，风韵苍秀。

桐庐笈墨姑，七岁通《孝经》，九岁能诗。年十五，随父母入九峰山，制《步虚词》，有“多缘误折琼枝树，谪下琼台十五年”句。

兴化李韞庵，九岁赋《落花诗》，有“莺声唤转梦中人”句。

钱塘陆纘任，七岁《同父母兄姊送呈公锦雯司李吴郡》绝句云：自怜娇小不知诗，执手临行强置词。

盼煞归鸿传锦字，吴江枫落正愁时。

钱塘顾重楣，年十二，即能应声咏梅花云：“小阁月初斜，东风透碧纱。枝头应有信，春意在梅花。”

太原张羽仙，十岁为《采莲赋》，兼工绘事。

桂林刘智圆，十岁能背诵《全唐诗》千首。

娄县王蕙田，七岁作《夜坐偶成》诗，有“月上千峰静”句。

钱塘周吉媛，年十二，呈其戚某公归林下者云：久辞荣禄赋归田，潇洒林泉志渺然。

一路云山寻胜景，小园灯火话当年。

消寒最好三杯酒，扫雪刚逢二月天。

窗外梅花开遍否，草堂今夕卧诗仙。

常熟苏纫香，知州去疾女。去疾字园公，有文名。纫香幼而颖悟，九岁时，值中秋夜月，园公抱置膝上，命即景赋诗，应声成绝句云：秋宇极高迥，月华明且清。

琼楼在何处，昨夜梦瑶京。

钱唐孙碧梧年八岁，父春岩出对云：“关关雉鸣。”即应声曰：“鸣雁。”大奇之。

德州宋素梅，乾隆十六年，圣驾南巡。素梅年甫十二，迎銮献诗。召入内帐，又面试一律，赉赐甚厚。《迎銮诗》云：海晏河清代，尧天舜日时。

不辞川路远，肯慰士民思。

紫气钦皇辇，黄云护圣骑。

迎銮来献颂，万寿浩无涯。

《应诏诗》云：山左群情切，江南望幸频。

九重深保大，五载举时巡。
浩荡韶光丽，葱茏物色新。
彩云晴有象，瑞霭静无尘。
淑气迎仙仗，祥风绕御轮。
衢歌欣击壤，共祝万年春。

吴县董绮琴十岁时，塾中以“阑中兰”属对，即应声曰：“帘外莲。”顷之，又曰：“篱外梨。”

钱塘汪允庄著有《自然好学斋诗》，其卷首十六章，皆十岁已前作。七岁《赋春雪》云：寒意迟初燕，春声静早鸦。

未应吟柳絮，渐欲点桃花。
微湿融鸳瓦，新泥钿车。
何如谢道韞，群从咏芳华。

吴县戈如芬，诸生载女，《咏凤仙花九岁作》云：凤在丹山穴，仙寻碧海家。

如何谪尘世，偏作女儿花。

临桂况月芬，蕙风词隐之女儿也。年十二三，作楷仿率更，手抄《尔雅》全部，秀劲可。尝秋日侍先母疾，夜半起煮茗，仰见彩云如折叠扇，绕月不周半轮，赋诗云：冰轮皎洁彩云开，疑是嫦娥倚扇才。

我欲笔花分五色，瓣香低首祝瑶台。

闺秀擅清才者夥矣，而唯具卓识者仅见。蔡琬，字季玉，汉军人，尚书谥文良高其倬夫人，著有《蕴真轩诗草》。夫人才识过人，鱼轩所至，几半天下，文良名重一时，奏疏移檄，每与夫人商定，闺阁中具经济之才者。《随园诗话》载文良与某要津不合，屡为所撼，尝咏白燕至第五句云：“有色何曾相假借”，沉思未对。夫人至，代握笔云：“不群仍恐太分明。”盖规之也。

明徐文长撰《四声猿》院本四折。其第三折《替父从军》演木兰事。据曲中关目，木兰立功宁家，与王司训之子成婚。王中贤良、文学两科，官校书郎云云。按：嘉兴沈向斋《泮源问答》云：问：《木兰词》，说者谓唐初人记六朝事，别有事迹可征否？答曰：少闻之吾乡前辈诸草庐先生云：木兰，隋炀帝时人，姓魏，本处子，亳之谯人也。时方征募兵，木兰痛父耄，弟妹皆稚，慨然代行。服甲胄，操戈跃马而往。历十二年，阅十有八战，人莫之识。后凯旋，天子嘉其功，除尚书郎不受，奏恳省视。及还，释戎服，衣女衣，同行者骇然。事闻，召赴阙，炀帝欲纳之。对曰：“臣无媿君之礼。”拒迫不已，遂自尽。帝惊悯，赠孝烈将军。土人立庙，以四月八日致祭，盖其生辰也。

据此，则院本云云，唐突已甚矣。惜沈氏所引草庐之说，未详何本。

吴槎客《拜经楼诗话》引初白庵主云：高邮露筋祠本名鹿筋梁。相传有鹿至此，一夕为白鸟所嘬，至晓见筋，故名。事见《酉阳杂俎》及江德藻《聘北道记》，不知何时始讹为女郎祠也。初白诗曰：“古驿残碑幼妇词，飞蚊争聚水边祠。人间多少传说事，河伯年年娶拾遗。”诗见《敬业堂手稿》。

按：露筋祠有米海岳所书碑，则兹事沿讹，亦已久矣。

明时自称香光居士者有二。一董文敏，夫人知之矣。《拜经楼诗话》云：明明秀上人，号雪江，嗣法于海盐天宁寺。尝与朱西村、陈句溪诸老结社唱和。予尝得其手迹《萝壁山房图诗并记》，略云：“《萝壁山房图》，乃香光居士为元津济公所绘，笔法精妙。国初诸老宿皆赋咏之。若干年，为西宗意公所得，亦有纪识。复若干年，传于大云庆公。今归东启昕公，昕因号之曰萝壁，盖有慕于昔人者也。呜呼，未百五十年，此卷不知几易主，慨时异世殊，而人生犹梦幻也。然则此卷阅人，诚一传舍耳。东启聊亦坐香光之境，观诸老之言，而进于清净法性中，则斯卷之功不为少矣。嘉靖七年三月，题于嘉会堂。”记中所谓香光居士者，王叔明也。

按：元王蒙，字叔明，吴兴人，号黄鹤山樵，赵松雪之外孙也。素好画，师巨然、王维，秀润深至，以黄鹤山樵著称，其一号香光居士，世殆鲜有知者。

《拜经楼诗话》云：“唐诗人李，本名虬，将赴举，梦名上添一画成”虱“字。及寤，曰：虱者，也。乃更名，果登第。可补《唐诗纪事》之遗。”按：昔人命名，取用麟、凤、龙、虎等字夥矣。即龟字，宋已前人犹多用之，不以为讳。至降而用么眇之昆虫，若氏蛙，范蠡、田，大都近古朴质之风，即亦不甚多见。唐则仅有高蟾、韦蟾，宋有刘蛻，“蛻”从虫旁，非虫名也，此外无闻焉。更名必托意于“虱”，詎非奇绝？且必更名与“虱”同训之字，乃得登第，其理尤不可解。考今字书，“”亦无“虱”训。《玉篇》云：“珠名。”《书·禹贡》“淮夷珠暨鱼”疏：“是蚪之别名，字又作‘蚘’。”《韵会》又作比。《广韵》、《集韵》并同《玉篇》，无它训。李唐人，当时所据字书，容有训“”为“虱”者，今其书已佚矣。

在昔科举之世，士子因梦兆更名，往往擢高第，记载非一，绝无理解可言。意者，适逢其会，因而故神其说，藉惊世骇俗耶。吾邑陈哲臣先生嘉庆癸酉以第一人举于乡，名守<睿圣>。迨庚辰春，更名继昌，亦以梦，是科遂捷会状。有清一代，三试皆元者，唯先生与长洲钱二人而已。邑故因山为城，东北曰伏波门，有山曰伏波，山下有洞濒江曰还珠。明正德二年，云南按察司副使包裕石刻诗云：岩中石合状元征，此语分明自昔闻。

巢凤山钟王世则，飞鸾峰毓赵观文。

应知奎聚开昌运，会见庐传现庆云。

天子圣神贤哲出，庙廊继步策华勋。

后注云：“伏波岩有石如柱，向离石二尺许。讖云：”岩石连，出状元。‘先生大魁之岁，石果相连，盖滴乳积渐黏属也。’先生名与字之四字，见于包诗后四句者凡三，亦奇。又先生初应童子试，县府院试皆第一，时谓”大小三元“云。

王昭平先生寄内书见《拜经楼诗话》，朴而雅，语浅而情深，读之令人增伉俪之重，离合之感。书云：深秋离家，今又入夏，京中酷暑，五月如伏。每出门灰汗相并，两鼻如烟，黏涂满面。冷官苦守，殊可叹，殊可笑。屈指归期，尚须半载。日望一日，月望一月，身则北地，梦则家乡，言之则又可悲也。你第二封书久已收，第一封目下才到，寄物尚未收。每欲寄你书，动笔增凄楚，勉强数字，真不知愁肠几回，故不多寄，非忙也，非忘也。你当家辛苦不必言，况未足支费。我一日未归，遗你一日焦心耳。新儿安否？善视之。计我归，已周岁，可想离别之感。老娘常接过，庶慰我念。只简慢不安，夜间失被，且念及新儿之母，何况于儿，不相顾奈何。我自拜客应酬，强亲书籍之外，唯有对天凝思，仰屋浩叹而已。近来索书者甚多，案头堆积，总心事不舒，皆成烦扰。幸我身如旧，不必念我。唯愿你善摄平安，胜于念我。八姑好否？常随你身伴，勿嬉笑无度，勿看无益唱本。

先生少倜傥，脱略边幅，攻诗古文，能书，嗜词曲，雅擅登场，举天启辛酉经魁。榜发，方杂梨园演《会真记》“草桥惊梦”出，去张君瑞，关目未竟，移宫换羽间，促者屡至，遂着戏衣冠，周旋贺客，时目为狂。见查东山《浙语》。

韩冬郎《香奁诗》：“蜂偷崖蜜初尝处，鹦啄含桃欲咽时。”槎客谓即古乐府“宁断娇儿乳，不断郎殷勤”意。思之思之，诚艳绝腻绝致绝，非三生阅历，半生熨帖不能道。

向来艳体诗，无过“束皙补白华，鲜侔晨葩，莫之点辱”二语。描摹美入姿态，无过曹子建《洛神赋》“动无常则，若危若安；进止难期，若往若还”四语。

马鸡出秦州，大倍于常鸡，形如马，遍体苍翠，耳毛植竖，面足赤若涂朱。宋荔裳观察在北平时，署中尝畜之，为之赋诗。钱塘李考叔和作云：珍禽元不产龙城，陇右携来司五更。

种并岐阳丹凤出，名同天厖血驹生。

耳毛削竹青骢立，距汗天桃赤兔行。

我亦不甘终伏枥，披星拥剑待伊鸣。

按：“马鸡”可对“麋鸟”。郭卜《翡翠赞》：“翠雀麋鸟，越在南海。”

杂剧、传奇之属，元人分若干折，后人作< 齿句>。明王伯良校注古本《西湘记》凡例，谓：“元人从折，今或作出，又或作< 齿句>。出既非古，< 齿句> 复杜撰，字书从无此字。近讠令《痴符传》，以为‘< 齿句>’盖‘< 齿台>’字之误，良是。其言谓牛食已复出嚼曰< 齿台>，音‘答’，传写者误以‘台’为‘句’。‘< 齿句>’、‘出’声相近，至以‘出’易‘< 齿台>’。”又引元乔梦符云“‘牛口争先，鬼门让道’语，遂终传皆以‘< 齿台>’代折。不知《字书》‘< 齿台>’本作‘< 齿司>’，又作‘司’，以‘< 齿司>’作‘< 齿句>’，笔画误在毫厘，相去更近，非直‘台’、‘句’之混已也。即用‘< 齿司>’，元剧亦不经见。故标上方者，亦止作折”云云。盖元明人制曲以通俗为得体，遣词且然，何论用字。必欲一一订正之，或词意转不可晓，声调亦复失谐，大氏梨园传读之本，讵可与若辈谈小学耶。

东乡罗提督战功见于魏默深《圣武记》详矣。相传罗公临阵不避枪炮，所服战袍为铅丸火烧圆孔无数，然卒不死。尝云：“自顾何人官爵至此，若得死于疆场，则受恩当更渥，苦我无此福分耳。”以不能死于兵为无福，诚忠勇之言也。富阳周芸皋述其逸事一则：公尝率兵入南山搜余贼，村人苦猴群盗食田粮，晨发火器惊之。公问故，令获一猴来，剃其毛，画面为大眼，备诸丑怪状，衔其口。明晨，俟群猴来，纵之去，皆惊走。猴故其群也，急相逐，益惊，越山数十重，后竟不复至。兹事颇涉游戏，然亦足征智计云。

同、光朝状元：戊辰洪钧、辛未梁耀枢、甲戌陆润庠、丙子曹鸿勋、丁丑王仁堪。都门有人出对云：“五科五状元，金木水火土。”或对云：“四川四等位，公侯伯子男。”蜀人膺爵赏者，威信公岳钟琪、昭勇侯杨遇春、壮烈伯许世亨、子爵鲍超，男爵未考。

查伊璜识吴顺恪于风雪中，迨后因史案罹祸，顺恪为之昭雪，仅乃得免，兹事艳称至今。然据伊璜所作《敬修堂同学出处偶记》，似乎并无是说。岂当日以其既贵，而故为之讳耶？记云：己亥，余客长乐，潮镇吴葛如以厚币邀余至其军，为语南鄙夙昔艰难诸状。方在席无所指顾，而境内不轨，猝缚至阶下。告余曰：“吾征发而彼遁矣。吾密行内间，不失一矢。未几，而不轨之所恃豪，为戢它不靖几围，奉飞符报命。”葛如曰：“是又内间之转行也。吾左右尚不知之。”葛如能诗，自比武侯，故以六奇为名。大率用兵以计胜，顾名知之矣。时令其长君启晋，晋弟启丰，偕侍余座。晋字长源，启字文源。长源

已登丁酉贤书生，而韶秀玉立，工诗，所至辄流连兴怀古昔，疾行五指，篇什繁富，不胜举也。余尝叙其为文，有关戢安之大者，嗣余诗可之选，凡仕宦游历所赋无不及之。专帙东粤，遂入葛如《浚阳峡》一诗。别久之，投余远问，则葛如病而长君晋已修文去矣。葛如随物故，世相传余初有一饭之德，葛如方布衣野走，怀之而思厚报，其实无是事也。

顺恪字葛如为它书所未见。按：某说部云：吴兴庄某作《明史》，以查伊璜列入校阅姓氏。伊璜知即检举，学道发查存案。次年七月，归安知县吴某，持书出首，累及伊璜。伊璜辩曰：“查继佐系杭州举人，不幸薄有微名。庄某将继佐列入校阅，继佐一闻，即同检举，事在庚子十月。吴令为庄某本县父母，其出首在辛丑七月。若以出首早为功，继佐之功当在吴某上；若以检举迟为罪，则继佐早而吴某后，吴某之罪不应在继佐下。今吴某以罪受赏，而继佐以功受戮，则是非颠倒极矣。诸法台幸为参详。”各衙门俱以查言为是。到部对理，竟得昭雪。遂与吴某同列赏格，分庄氏籍产之半。

据此，则伊璜连系，缘庭辨得脱，信无顺恪为力之说矣。窃意当时文网峻密，奉行者尤操切，苟非强有力者为之斡旋，虽欲置辩，讵可得乎？矧英石峰岿然尚存，是其一证矣。

闺秀陈翠君，海盐马青上室，工长短句。《蝶恋花过拍》云：“郎似东风依似絮，天涯辛苦相随处。”为吴兔床所击赏。曩阅清初人词，有《减字浣溪沙换头》云：“妾似飞花郎似絮，东风搅起却成团。”语非不佳，惜风格落明已后，视翠君词句浑成不逮也。

前话录闺秀诗，有限、溪、西、鸡、齐、啼韵，嵌用数目、丈、尺等字，作者极见巧思。检《杂体诗钞》，又有徐兆奎《闺怨》二首，亦仿此体：万里三州百粤溪，楼台六七画桥西。

八千书寄九秋雁，十二肠回五夜鸡。

何日半帘双膝半，几时一案两眉齐。

纤纤丈室寻刀尺，散四愁还娇泪啼。

又：儿童六七戏前溪，二八佳人住阁西。

尺素梦来千里鲤，半床愁绝五更鸡。

九秋十稔期难定，四达三条路不齐。

百万回肠绕丈室，一抬两眼泪双啼。

明余姚朱先生，字鲁，号舜水，谥文恭。系出玉牒，避地日本，客于水府以歿。遗命必俟清室运终，然后归骨中土。比岁癸丑，克践斯言，卜佳城于杭之西湖。翌岁甲寅，日人犹有来拜祠墓者。北总原善公道号念斋者，彼都绩学士也，著《先哲丛谈》，专录日东耆宿嘉言懿行，先生与焉。所录凡十三条

，节录如左：舜水家世宦于明，父正，字存之，号定寰。为总督漕运军门。舜水生万历二十八年，早丧父。及渐长从朱永、张肯堂，吴钟峦学，遂擢恩贡生。寻屡征不就，以故被劾，乃避之舟山，而始来此邦。移交趾，复还舟山。是时国祚既蹙，舜水知事不可为，将之安南，而风利不便。再来此邦，不久又还舟山。其意素在得海外援兵以举义旗，乃三来此邦，而援兵不可得。去复至安南，欲寻归故国，以察民情。时清既混壹四方，义不食其粟，四来此邦，终不复还，时万治二年也。

又云：至安南日，馆人供张甚盛，舜水从容不挠。安南王召见，欲令拜，而长揖不屈。其人或以为不解事至此，画沙作一“拜”字以见之。舜水即加“不”字于其上。于是怒囚之，遂将杀，而守死自誓，王终感动赦死，以嘉其义烈。此事舜水自录之，名《安南于役纪事》。

又云：舜水冒难而辗转落魄者十数年，其来居此邦，初穷困不能支，柳河安东省庵师事之，赠禄一半。久之，水户义公聘为宾师，宠待甚厚，岁致饶裕，然俭节自奉无所费，至人或诮笑其啬也。遂储三千余金，临终尽纳之水户库内。尝谓曰：“中国乏黄金，若用此于彼，一以当百矣。”新井白石谓舜水缩节积余财，非苟而然矣，其意盖在充举义兵以图恢复之用也。然时不至而终，可悯哉。

又云：在彼与经略直浙兵部左侍郎王翊同志，偕谋恢复，而翊与清兵战败而死，实八月十五日也。数年后，舜水闻之于邑，作文祭之。从是，每岁中秋，必杜门谢客，抑郁无聊。《答田犀书》曰：“中秋为知友王侍郎完节之日，惨逾柴市，烈倍文山。仆至其时，备怀伤感，终身遂废此令节。”

又云：“舜水有二男一女，长大成，字集之，次大成，字咸一，共殉节不事清，而先舜水卒。大成亦举二男，曰毓仁，曰毓德。延宝六年，毓仁慕舜水而来长崎，义公遣今井宏济往通消息，然终不得与舜水相见而归。

又云：安澹泊《湖亭涉笔》曰：“文恭酷爱樱花，庭植数十株，每花开赏之，谓觉等曰：”使中国有之，当冠百花。“乃知或者初为海棠，可谓樱花之厄。义公环植樱树于祠堂旁侧，在遗爱也。

又云：舜水居东历年所，能倭语，然及其病革也，遂复乡语，则侍人不能了解。

又：“安东守约”一条云：岁在乙未，朱舜水来长崎，时人未及和其学，唯省庵往师焉。时舜水贫甚，乃割禄之半赠之，至今称为一大高谊。其详见舜水《与孙男毓仁书》中，曰：“日本禁留唐人，已四十年，先年南京七船，同往长崎，十九富商连名具呈恳留，累次不准。我故无意于此，乃安东省庵，苦苦恳留，转展央人，故留驻在此，是特为我一人，开此厉禁也。既留之后

，乃分半俸供给我，省庵薄俸二百石，实米八十石。去其半，止四十石矣。每年两次到崎省我，一次费银五十两，二次共一百两。苜蓿先生之俸，尽于此矣。又土宜时物，络绎差人送来。其自奉敝衣粝饭菜羹而已，或时丰腆，则鱼弱数枚耳。家止一唐锅，经时无物烹调，尘封铁锈。其宗亲朋友，咸共非笑之，谏沮之，省庵夷然不顾。唯日夜读书乐道已尔。我今来此十五年，稍稍寄物表意，前后皆不受。过于矫激，我甚不乐，然不能改。此等人中原亦自少有，汝当铭心刻骨，世世不忘也。此间法度严，不能出境奉候，无可如何。若能作书恳恳相谢甚好，又恐汝不能也。”

武林陈元ど，字义都，号既白山人，丁明清之间，亦避地日本，客于尾藩。《丛谈》云：元ど不详其履历，生于万历十五年，崇祯进士弗第。及其国乱，逃来此邦，遂应征至尾张，乃后时时入京。又来江户，与诸名人为文字交。初，万治二年于名古屋城中，与僧元政始相识，契分尤厚。其平生所唱酬者，汇为《元元唱和集》行于世。

又云：元ど能娴此邦语，故常不用唐语，元政诗有“人无世事交常澹，客惯方言谭每谐”句。

又云：元ど善拳法，当时世未有此技，元ど创传之，故此邦拳法，以元ど为开祖矣。正保中，于江户城南西久保国正寺教授生徒，尽其道者，为福野七郎左卫门，三浦与次右卫门，义贝次郎左卫门。国正寺后徙麻布二本贾，多藏元ど笔迹，尾于火，无复存者。

夫日本，以其所谓武士道雄环瀛，不图其武技，有创传自我者，出于彼都儒者之记载，是诚信而有征矣。我则放废所自有，历久而并不自知，则夫积强弱之势，匪伊朝夕之故矣。

向来劬学嗜古之士，大都孜孜，唯日不足，其心力有所专营，其精神无暇旁鹜，乃至人情物曲，辄昏然若无所知，当时传为笑谈，后世引为佳话。比阅《原氏丛谈》，不图中东耆宿，乃有异地同符者。赵鼎卿《林子》云：尝闻莆田学士陈公音终日诵读，脱略世故。一日往谒故人，不告从者所之，竟策骑而去。从者素知其性，乃周回街衢，复引入故舍。下马升座曰：“此安得似我居？”其子因久候不入，出见之曰：“渠亦请汝来耶？”乃告以故舍，曰：“我误耳。”又尝考满当造吏部，乃造户部。见征收钱粮，曰：“贿赂公行，仕途安得清？”司官见而揖之曰：“先生来此何为？”曰：“考满来耳。”曰：“此户部，非吏部也。”乃出。

《原氏丛谈》云：仁斋自幼挺发异群儿，始习句读，已欲以儒耀一世。稍长，坚苦自励，而家素业贾，故亲串以为迂于利，皆沮之，而其志确乎不变。尝过花街，娼家使婢邀入，仁斋不肯。婢曰：“小憩而去，于事无害，郎君其

勿辞。”直牵袂上楼。仁斋固不知为娼家，心中私揣：“是非内交于吾，又非要誉于乡党朋友，盖轻财敷德，施及路人也。”啜茶吃烟，厚致谢而去。渠亦见其状貌，殊不类冶郎，不强留也。仁斋归，谓弟子曰：“今日偶过市，一家使小女迎余途，延上其楼。则绮窗绣帘，殆为异观，书幅琴箏，陈设具趣。而妇女六七人，盛妆艳服，不知其内人耶，将其闺爱耶，出接余颇款洽。临去间其庖中，亦美酒嘉肴，备办宴席。不意今之世，有乐善好施如此者。”

又云：东涯经术湛深，行谊方正，粹然古君子也。尝谓集会弟子曰：“昨买一匣于骨董肆，置之几侧，以藏钞册甚为便。”乃使童子取之，陈于前曰：“余欲令工新制如是器者有年，不意既有鬻者也。”弟子视之，则藏接柄三弦之匣也。于是，互相目而不答。奥田三角进曰：“先生未知耶？此物娼妓藏三弦之匣，请却。”东涯正色曰：“小子勿妄语，三弦柄长，奈何藏此短匣？”

原氏所述两伊藤先生逸事如此，则吾国陈先生之流亚矣。之三君者，时代不甚相远，模棱阔疏，亦复相类。设令云萍遇合，晤对一堂，则夫周旋酬答间，必有奇情妙论，超轶耳目恒蹊者。其在如今，此风已古，凡号为惺惺者，其乃滋甚，即彼都亦何莫不然。

雍、乾间，漕督施公，靖海侯施襄壮之次子也。先是，历守扬州、江宁，子谅正直，不侮鳏寡，不畏强御，所至民怀。将去任，士民遮道乞留，不得请，乃人投一钱，建双亭以志去思，名一文亭。又大兴朱竹君编修督学福建，于使院西偏为小山，号笥仙山，诸生闻之，争来，人致一石，刻名其上，凡九府二州五十八县咸具，刻名地三百余人，因名其山之亭，曰三百三十有三亭，而为之记。两事相类，皆可传也。

光绪季年，闽人某太史督学中州，卸任回京，道出保定，宴于某方伯衙斋。太史与方伯旧交也，酒间，方伯笑问：“此行宦囊几何矣？”太史则据实以二万金对，盖应得之数，无庸讳者也。又问：“将何所用之？”对曰：“冷官清苦，回京后，十年樵米资取办于此。十年之内，或冀续放差。否则比其罄也，亦去开坊不远矣。”方伯觉怫然，摇其首者再，仍笑谓曰：“幸勿责冒昧，吾兄殆无志于大有为也。”言之，又重言之。太史瞿然请问：“如尊旨奚若？”方伯曰：“一言以蔽之，曰：”花‘，且以速为贵。“太史曰：”奚为继矣？“方伯曰：”公独未知花之为道，与其效耳。举二万而花之，则四万至；又花之，则八万至。循是有加无已，花无尽数亦无尽。则推行尽利，左右逢源，得心应手之妙，有非可意计言诠者。第患花不胜花耳，而于为继乎何有？“语毕，仍摇其首而笑谓曰：”吾兄殆无志大有为也。“太史生于世家，才具发皇，襟抱开展，而方伯颇不满之若是。方伯由七品官，五年而荐陟兼圻

，凡其所言，皆得自躬行实践，而非漫为阔议也。唯是壶觞谈宴间，片言而心传若揭，虽曰微旧交之谊弗及此，要犹有直谅之风焉。曩张相国文襄督鄂日，尝考官僚月课，策题《问理财之道开源与节流孰优》，试卷中凡注重开源，力辟节流者悉高第，是亦以花为宗旨者也。

乾隆时，海宁故相陈氏之安澜园，圆明园中，曾仿其景而构造之。迨后圆明园被外兵焚掠，安澜园亦芜废，房廊树石，为其后人拆卖几尽，论者谓园囿之兴废，关家国之盛衰。观于两国之已事，有若铜山西倾，洛钟东应，是亦奇矣。又鄞县范氏《天一阁书目》阮元序云：其藏书在阁之上，阁通六间为一，而以书厨间之。其下乃分六间，取“天一生水，地六成之”之义。乾隆间诏建七阁，参用其式。乾隆三十九年六月奉上谕：“浙江宁波范懋柱家所进之书最多。闻其家藏书处曰天一阁，纯用砖瓷，不畏火烛，自前明相传至今，并无损坏，其法甚精。著谕寅著亲往该处，看其房间制造之法若何，是否专用砖石，不用木植，并其书架款式若何，详细询察，烫具准样，开明丈尺呈览。”云云。

当时尚方营缮，取裁于闾阅旧家，盖建筑胥关学术，丘壑别具胸襟，乃至缥緗藏去F7之精，尤非悉心研究不办。若夫名园如梦，杰阁仅存，则右文稽古之流泽孔长也。

古今人命名绝奇，无过两宋宗室。尝阅《宋史·宗室世系表》，其命名所用字，属字书所无，不可识无音义者，尤触目陆离，指不胜俚矣。即以其命意审之，亦多反常触讳，微特无当于雅训，抑且大拂乎世情。姑略举如左，不具十之一二也。如希莹、希怨、希伪、希吝、希褻，伯迫，师仆、师裙、师桌、师枪、师辱、师崽，与驼、与挤、与拚、与溢，善诅、善讬、善眚、善俘、善拐、善ㄥ、善斫、善终，孟逝，崇俘、崇{死土}、崇扒、崇掠，必跛、必扯、必滚、必{死土}，汝坑、汝彘、汝花、汝卞昏、汝臭、汝怵、汝扑，亻台夫、鄙夫、否夫、闹夫、诳夫、怒夫，溷夫、诅夫、莠夫、若洩、若逃之类，皆甚足异也。盖当时玉牒宗亲，子生，则入告宫府而赐之名，大氏幡字书，随检一字与之，而于字义奚若，未经斟酌选择耳。

宋叶梦，建安人，应聘赴临安，少帝北行，遂隐于西瓯，以讲学为事。有《经史旨要》及文集。明董轰，字文雷，奉化人，博通经史。永乐朝为承天门待诏，有集三卷。此二名亦甚新。

《玉茗堂四梦》，明临川汤苦士撰，曰《牡丹亭》、曰《紫钗记》、曰《邯郸记》，曰《南柯记》，蜚声曲苑久矣。明上虞车尼斋亦有《四梦》，曰《高唐》、曰《邯郸》、曰《南柯》、曰《蕉鹿》，特玉茗《四梦》系传奇，而尼斋所作杂剧耳。

日本有所谓倭歌者，彼都人士能为之。《原氏丛谈》中不一见，而曾经自译者二首。“鸣凤卿”一条云：“锦江又善倭歌，传自冷泉公，其集名曰《密郁讷捺密》，言三代波也。盖历泉家三代点定，故以名云。屋木歇独木，兮笃讷袜{薛足}昵袜，葛及栗遏栗，质葛刺屋速谒郁，遏蔑贲质讷葛密。斯枯捺儿屋，亻密木儿笃吉结跋。捺匿<走>笃木，葛密匿亻密葛斯儿，密谷速鸦斯结列。”移录如右，备洽闻者参考焉。

在昔狭斜才女，铜街丽人，其香奁中物流传至今，令人摩挲想望不置。据余所见闻，以马湘兰之物为最多。一阿翠像砚，高六寸七分，宽四寸四分，厚一寸五分。背面刻阿翠像，左方题“咸淳辛未阿翠”六字，分书。右侧题云：“绿玉宋洮河，池残历劫多。佳人留砚背，疑妾旧秋波。己丑三月得此砚，墨池鱼损去之，背像眉目似妾，面右颊亦有一痣，妾前身耶。阿翠疑苏翠，果尔当祝发空门，愿来生不再入此孽海，守贞记。”“马”字朱文椭圆小印，余藏有拓本。一薰炉，铭曰：“薰透鸳衾，香添凤饼，一点春犀管领。”回环刻于盖侧，贵池刘葱石藏，余有词咏之，调《绿意》。一“听鹧深处”印，石方径一寸弱，高一寸七分强，白文，边款：“五百谷先生索篆赠湘兰仙史，何震。”今年五月，吴T庵购得于杭州，余有词咏之，调《眉妩》。一星星砚，砚背有双眼，并王百谷小篆“星星”二字。湘兰自铭云：“百谷之品，天生妙质。伊以惠我，长居兰室。”钱塘项莲生《忆云词乙稿》有《高阳台》咏之。一“浮生半日闲”印，寿山石，方径寸四五分，厚三分余，瓦纽，白文，边款“壬子谷日，偕蓝田叔、崔羽长、董元宰、梁千秋社集西湖舟中，女史马湘兰索刊，雪渔。”见南昌彭介石《搏沙拙老笔记》。一牙印，余侣梅以唐兰陵公主碑宋拓本，就赵晋斋易马湘兰牙印，钱塘陈云伯有诗赋其事，见《颐道堂集》，至湘兰所画兰花，近人书画记，著录非一，兹不具述。

南陵徐积余得小铜印，文曰“石家侍儿”，白文方式，以拓本见贻。报之以词，调《四字令》：石家侍儿，绿珠宋。当年毕竟阿谁，捺银笺紫泥。香名未知，乡亲更疑。愿为宛转红丝，系裙腰恁时。

宋陈无己宿斋宫骤寒，或送绵半臂，却之不服。按：宋子京不敢着半臂事，人皆知之，此事罕有知者。